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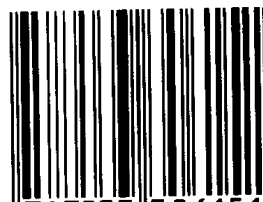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五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2/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五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五三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奇賞三十四卷奇賞齋廣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四續古文
奇賞五十三卷明文奇賞四十卷(二)

(明)陳仁錫選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啓刻本

.....一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
奇賞三十四卷奇賞齋廣
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四續
古文奇賞五十三卷明文
奇賞四十卷(二)

〔明〕陳仁錫選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

啓刻本

古文奇賞卷之四

西漢超絕一代才子之文

賈誼陳政事疏

古吳陳仁錫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

太息者六若其他青理而偏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

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

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

執何以異此本末外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其有

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

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

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

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何奴肩

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

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

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

有恩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于明也以陛下之
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之之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之所以前也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
下計所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
上數喪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
為賈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之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
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
侯權力且上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
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
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
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
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
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庠夫以天子
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
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令諸侯而匡天下。庠臣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說天下如曩時。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處臣有以思之
 下之不能也天下清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次
 室之執以陳席之也諸公幸者遇竊中涓其次雖得
 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
 位剖膏腴之地以上諸公多指百餘城少者數十
 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
 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其王王濟陰王
 古文奇賞
 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
 位能爲治庠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
 爲臣實自有布衣兄弟之心處以不帝制而天子自
 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今不行也
 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今之不肯聽存之安可致庠幸
 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
 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以隨其側矣
 陛下雖有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從親者必勲已然之
 效也其與姓負解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
 所以然門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微矣其幾盡又復然

殃既之發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
如之何斤牛迺一朝解十二牛而芒月不煩者所排
擊剝割首衆理解也至於饒解之所非斤則斧去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月也惟執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
諸侯王皆衆饒解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月臣
以爲不取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
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賈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純兵精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川淮南則又反盧紹最弱
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
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最令樊鄴絳灌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
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
直臨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
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
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令天子雖在細民且
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制地定制令齊趙楚
各爲若干國使悼忠王幽王元上之子孫畢以大各

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
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制頗入漢者爲徒其侯國及封
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
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
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
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
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蒙將軍開章之計不萌細民解
善大臣政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世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恬道服朝衣表裏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
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
執方病大瘡一照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
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情身慮以聊失今不治必爲錮
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病也又苦踈整元
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忠王親
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
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
又苦踈整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
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譬夷者天下之足何也
下也今匈奴嫪毐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已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矣。秋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者。意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重困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瘵夫辟者。一面病。瘵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箭。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因於一

古文奇賞

卷之五

本

漢書

卷之五

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耽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綠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綖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妻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之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賞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貧家貧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耜耜。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僂。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止幾耳。然并心而起。時猶日麗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其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

古文奇賞

卷之五

七

集

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蠶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盜者。剽竊戶之簾。塞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筌子曰。禮義廉恥。是

古才奇賞

西漢紀事

八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筌子愚人也。則可筌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異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七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

宋奇賞

九

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盡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過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後提有議。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過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養。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

陳涉世家
其所置
死其後
還其王
相見者
相見者

古文奇賞

卷之五

十

十

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
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
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
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
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誨誨之木敗諫之鼓警
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
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
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
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驚和步中采齊趣中
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殲其死聞
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
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
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
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
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
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

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大
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于太
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
論教則化易成也問於道得智童之指則教之力也
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
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
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
論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
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
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
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
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
無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
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
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
所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
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

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嚴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已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効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政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以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

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不戮辱是以黜則之舉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楚其獨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舉不如其身者尊君之敬也此所以爲主上深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黜削見刑皆傷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以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辱廉恥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臣而有徒隸恥之心庠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其履夫當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夫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繼之輪之司冠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大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

士風之起

一第中第
升封此處
大臣所居
節侯所居

陳大官
其時之

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頻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樂而不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大馬。彼將大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頭顱恥。恥矣。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

古文奇賞
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有大過大阿之域者。

呵。則白冠。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舉耳上不執。綽。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池上不使人頭盤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倅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

古文奇賞
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畏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生之文至矣。樂書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賈生之文也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文辭苑文選 文體明辨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而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生之行與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生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

古文奇賞

卷之五

賈誼

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蠅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率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通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揚而爲梁王立後割淮揚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司徒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鄆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

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背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順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誼論積貯書

文辭苑文選 論議類

古文奇賞

卷之五

賈誼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繼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匱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諸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計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

胡以相佐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觀之兵早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于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敗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耕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諫放民私鑄疏

古文奇賞

卷之五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難以鉛鐵爲他巧者其舉驟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其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驟舉日報其執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治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辜積下今公錢驟舉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立吏急而壹之庫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

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非其咎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於不承鋤耨日蕃釋其耒耨治錢文與奸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休而爲奸邪愚民陷而之刑戮刑戮無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奔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嚴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罰可除而七禍可致也何謂七禍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爲錢不審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非此三矣

古文奇賞

卷之五

賈誼

銅畢歸於土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民困六矣制吾邦財以與匈奴逐乎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禍而行博罰臣誠傷之

新書

由仇數動彼必將有恤者生焉禍之所生豈可豫知故甚非所以安土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以今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不

其力垂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嬰鐵鎖
 鉗而子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
 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具然
 而權力不足以徵幸勢不足以行逆故亡驕心亡邪
 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亡上下相疑之
 禍活大臣全愛子執持於此諸工巧而志欲之唯
 冒上軌主上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
 情不異而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
 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方衣服號
 令也亂且不息滑曼亡紀天理則同人事全別然則
 古未奇賞西漢書卷之五
 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將面形而
 膚之耳等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
 權力疑者是謂爭賞等級亡限是謂爭尊是以天
 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季人定其心
 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祗卑
 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
 之與星服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
 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
 地制不得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
 既撫天下野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廿發然

亦之勢身勞於兵間紛然幾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
 韓王信陳稀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
 也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怪也地里蚤
 定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
 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其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
 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猥之數也不
 逐利乎口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劉大父矣
 則大母矣蹀躞矣刺兒矣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
 拊寡知欺愚勇劫悞壯凌衰攻擊奮者爲賢貴人善
 突盜者爲忻諸侯設詔而相飭設輶而相紹者爲知
 古文奇賞西漢書卷之五
 天下亂至矣今者何如進取之昔去矣并兼之勢
 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
 節爲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爲祭尊顯則者攘臂
 而爲政行爲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枕肝視而爲天
 子耳唯告舉見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
 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
 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
 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
 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
 與兄弟非富太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

想您嗎

古又奇賞

主
頁
五

卷一

不淨能帶
家不元且
久不可不
其天士
以青

古文奇賞

三
貨

此篇與
封典下
碑指同
類大異

陳古
自述

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
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爲之奉地雖秦之遠邊過
此不遠矣今此不輸將不奉王非奉地義也尚安用
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
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家民貧鄉也縣使長安者自
悉以補行中道衣行勝已贏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
慮非假貨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躋不數易不足以
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牽縣令丞相歸休者
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
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

古文奇賞

卷之五

五

來縣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
欲王類至甚也通逃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
之蚤定毋以資奸人遠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
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貸貧民且
飢天時不收請賣宅鬻子既或牽耳糞項不雨令人
寒心一雨兩慮若更生天下無畜若此甚極也其在
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
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亡人者何謂也有天
下而欲其安者豈欺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以誰偷
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上弗自省憂然事困

古文奇賞

卷之五

五

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亡如憂之何及
方今始秋時可善爲陛下少閒可使臣從丞相御史
計之臣議謂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臣計勿厚
疏殆亡傷也有時矣今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
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鄰非鄰雖有長
辭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若甚矣中地左戍
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饌至難矣邊長不寧中長不
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晉高帝起布衣而
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
足慮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千
一人五六千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
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
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
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
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
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吒犬馬行理勢然也將
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
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吏
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
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

志決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臣等聞匈奴當今遂
 處此其示武殊利之者也而帝威不遂心與臣等聞匈奴當今遂
 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動靜皆出奇而奇者以
 責漢不大與已勞乎是急數十萬之衆積於此方
 天下安得食而請之臨事而困則難爲工矣臣
 且以事勸天子之言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
 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詐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
 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昔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
 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論矣所振莫不行
 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論陛下之愛匈奴之自視
 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猶若
 子之遇慈母也若此則愛論矣此謂一表臣又且論
 陛下之好今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
 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論矣此謂二表愛人
 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
 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
 不可以均賞均則困窮而尚薄不足以勸人故善賞
 者踴之駭轢之從而時厚之今視之足見也誦之足
 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
 則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

漢書
 卷之五
 匈奴傳

聖

錦將爲銀車五乘大副書之駕四馬戰綠蓋從數騎
 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鄙此矣令匈奴降
 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奉之者見之者希心而
 相告人莫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
 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
 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哉腹炙肉且醢醢
 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百數在旁
 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
 今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奉之者見之者垂
 決而相告人徐悼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
 壞其目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
 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
 人傳白纁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精
 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俾樂吹簫鼓鞀
 倒掌而更進舞者踰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
 莫時乃爲成樂攜手胥疆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持
 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奉
 之者見之者希相告人人悵悵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目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
 約致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具有高堂邃宇善

厨處大因京院有編馬庫有車奴婢諸嬰兒畜生
具今此時大其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今官助之具假
之樂令此其居處樂度因今之有皆過其故工處出
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
人人極極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
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相循而後得入官夫
胡大人難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
上必召幸人數十人為此端夫好閑且出則從居則
更付上即嬰兒胡人也大殺抵也客胡使也功士武士
同近得胡嬰兒得近付個故貴人更進得佐酒前
上乃幸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人為閒則出歸
衣其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即幸相胡嬰兒持適之
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為賴之上
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
綬貴人而立于胡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
者希叶而欲人人極極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
其心一餌故幸其目牽其耳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
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松也此謂五餌若夫
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次策固宜而行不可務形尊翁
上重相室多其長吏眾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

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遞繙
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得若此故三表已論五餌既
明則匈奴之中垂而相疑矣使單于疑不聊寐食不
甘口彈劔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為盡仇
也彼其羣臣雖欲奔走若虎在後眾欲無來恐或軒
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後也其庸而
而歸漢也猶弱于之慕慈母也其眾之見將軍猶幸
迂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軍單于亡
臣之使亡民之守夫惡得不繫頸項願請歸世下之
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畧且引衆而遠去此有
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願建遺使厚
與之和已不以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
為鑿開眾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太尉下關屠
沽者賣飯食者美服炙臘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
人著於長城下矣是正將殲世之必攻其主矣以句
奴之飢飯羹啗膾齏囉洛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
也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
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某萬入至者
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
期二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甚或曰建三表明五

何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爲邊患也使上下踈路逆天下竊貧盜賊舉人蓄積亡已此二族爲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憚人民慮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儲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儲渠大舉

古文奇賞

卷之五

三

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休人。之民哉。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銓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人頭以草膝行。頌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羅屬國之官。臣賜歸休屠。不復淹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鬼。所獵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繁細是虞。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一竊恐陛下接主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來。亦赴千乘之君。陛下爲難。賴

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譙讓。赦留之。罪亡如身者。舍人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迫而赦之。吏曾不省捕王人於天子園。橫行不辜而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佗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心跡從而費用也。皇帝之令。咫尺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爲之相。吏王僅不踏璫而逐耳。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待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以發書。天下孰不知聚舉人奇。倚少

古文奇賞

卷之五

三

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爲之神。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以王之死爲不當。陛下亡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謫於天下耳。亡解細於前事。且世人不以肉爲心。則已。若以肉爲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厚狀。是立咫尺。泣治於臥。咫尺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知是非人也。陛下治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然爾。特曰

故未信也。今我王不敢言若誠其心。豈思天下
哉。自公勝所為。父報也。考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今
尹子西司馬子基。皆親羣父也。亡不盡傷。皆者。自公
之為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為發憤快志。爾故欲七
首以衝仇人之匈。因為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
今淮南王雖小。豈布常川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使
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
未異也。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
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
有白公之衆也。閻閻富故然。使鯁諸利。吳王僚。燕太
古不奇實。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德之
人與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
中者。即疑有鯁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
此所謂假賊兵為扇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稱春秋而為之。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
知上下之則。宣或為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
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淳氣。教之語。使明於上
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
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知萬官之職。任而知
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疎戚而隱比。馴焉此所

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
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
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
仁。明儻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
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教。此所謂教
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
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
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教篤以固之。忠信以
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非
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論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
民之道。不見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
傳不聞於威儀之教。詩書禮樂亡經。天子學業之不
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
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亡
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
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子修於左
右近臣。去愛於疎遠卑賤。不能應念室欲大行大禮。
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
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
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

河漢能傳
河漢能傳
河漢能傳
河漢能傳

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亡容視瞻俯仰周旋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瑟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太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並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采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唯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道小義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五
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飢而憊暑而渴寒而秋夜而莫省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為閉戶自取玩好自執罷士而願還而而御器之不舉不減拆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謂謠聲者不中律燕樂雅誦頌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省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傳明堂之位曰厲仁而好學多費而賄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故斷輔者而

相義者謂之克克者克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學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則四聖維之是以應亡失記而來亡過事傳博學則必壞精薄則必裂器薄則必毀酒薄則必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者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棘絲漆之藍則青漆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連晉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予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亡與馴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與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與處亡禮即上下踏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其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開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殺燕拜之禮志有四典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

之志。論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喪紀
之志。鬱然漼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
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帥然翼翼然整以
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淵然
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恻然愔然若不還容經也視
有四則朝廷之視端平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
族之視固植廟張喪紀之視不抔垂綢視經也言有
四術言敬以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
屏風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
也固順正視平肩正背譬如抱鼓足間二寸端而擲

古文奇賞

卷之三

禮記集說卷之三

古

綴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
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
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
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
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
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颺然
翼然肩狀若不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
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回復也旋如濯絲辟旋之容也
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專
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

前以舉項衡以下。牢速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訓存。劍之緯欲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跋坐而踡。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踰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踰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古文奇賞

放非辟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入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傳之道。既美且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全人之化也。

容
輕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醒何也。賈君對曰。此博喻也。大者在人主中者。爲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喑然。然悟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怵怵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

志飯不餐
清也

好道不厭惠然獨力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
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
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
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
晉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
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艸而施教
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
壞微天子失制宋鄭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
鄭伯肉袒牽羊奉饗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
整之服則令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
古宋奇賞西漢書卷之五
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
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
食申侯請舉曰臣齊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
請舉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舉也吾聞之曰其君賢
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
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
莫若不殺不殺恐亡自憂也吾幸之世不絕賢天下
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
大國義從諸侯威然憂恐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
得賢佔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醒所以存亡此

先醒也 晉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鳥
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
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
內不養吾過吾是以至此吾田宜矣於是革心易
衣其布食黜後書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萃於
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亡矣而
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晉者雍君驕恣自伐諂
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號人
不守號君出走至于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
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脯脯梁糗糗君喜曰何給
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
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
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說亡雍君
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間君曰吾之亡者
也其御曰君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
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
自夫疾君君之獨賢也故亡雍君喜據式而歎曰
賢中賢固若是苦邪遂徒行即於山中居飢倦枕御
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
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也

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上而死爲命。狼
食烏乎成之哉。先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間攸遠
亡人雖重襲石中而其必知之乎。若順誅伐順理
而當辜殺三軍而不辜殺一匹夫其罪
脊皇天故曰天之處其其牧其其察其其
自行不不謹慎也。紂作紂數千脫諸侯之不
已者杖而格之。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
武王克殷既定今殷之民投微桎梏而流之於河民
輸饗者以手撒之弗敢墜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
昔者文王常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枯况其法教
乎耳。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
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
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
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權
衡。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
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
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進而守之。
君有難則進而歿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
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憊於卿。曲道語談說不憊於朝。
廷。知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

君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
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洩
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歿持之。憔悴有
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僕。唯諛之行。唯言
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
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
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
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
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
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
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伎藝之人。不
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伎藝之人。不
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
人管者。南榮跽聽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金冒
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聖
若慈父。雁行避景。雙立弛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
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勸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
思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齒與福也。非降在天
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
要也。自古至于今。與民爲仇者。有速有速。而民必

勝之。夫為人臣者，以實事君，功以實苦民，是

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若民者，是謂愚敬士安民者

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者，故夫民命者，本族也

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易使

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辜者，宜為

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洩不可以得士。故欲以

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

簡洩得士，辟其猶以張休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

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

與敬思與信。古今亡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固枯，士

矣。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千人

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

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

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大黃帝曰

道若川谷之水，其出亡已，其行亡止，故服人而不為

仇，分人而不諱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

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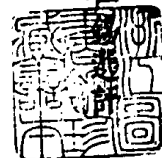
於山。修政

古文奇賞卷之六

西漢應制之文

公孫弘答武帝冊書

古吳陳仁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牧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牽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金石之類，歲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弘聞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充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昔當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綈，足履華舄，以帶帶劍，充滿為席，兵木亡刃，衣綴亡文，集上書，蒙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閣，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上衣綺繡，狗馬被繒罽，宮人祥璫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東方朔劇武帝對

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升嚴子為衛尉，皋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

古本齊實

二 東方朔

子贛使外國，頗聞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李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典官，羿為苑頭，宋萬為式道侯，對。

東方朔劇羣臣

臣觀其兩齒牙，封頰，肢吐，唇吻，握項，願結股，腳連，雁尻，遺蛇其迹，行步，偶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

東方朔伯夷叔齊對

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木中之見與波俱遊，天子殺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上，啜然句奇。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被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

古本齊實

二 嚴安

也侈而亡節，則不可勝。民雖本而微末矣，未不可徒得故，綴紳者，不憚為許帶，劍者，今殺人，以矯率而世不知，媿故好，執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權，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膏，艸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嘗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

古文音賞

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
 常佐天子典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
 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
 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
 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令從連衡馳車
 騶擊介胄生蟻民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
 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
 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
 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卿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
 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伎巧變風易俗化於
 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
 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政峻調諛者衆日
 聞其美意廣心軌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非
 攻胡辟地進境成於北河飛羽輓粟以隨其後又使
 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
 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
 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皮越當是昔秦禍非構於胡
 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
 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
 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

古文音賞

赴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鄒周市舉魏韓廣舉
 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
 之後非長官之吏也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
 晉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地進至乎
 伯王皆殺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
 者窮兵之禍也故勝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覺之患也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樊畧葭州建城邑深入匈
 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
 也今中國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
 家非所以子民也行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
 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
 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矯箭
 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肯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
 而發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
 十形束壤制有膏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
 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
 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
 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
 矜之用也以遺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

京房考功課吏對 元

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者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中居剛賢良策 之野平 唐文選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奸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舉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六

六

漢書卷之六

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亡舊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衡亡舉久廢不錄或處窮偶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亡賢愚莫不怨奸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處今之

伊伯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

衷不令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危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振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敵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更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六

七

漢書卷之六

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竊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恐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徵發奸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王册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遠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迷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衡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止安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西漢薦舉之文

魏無知薦陳平

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願其計成。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疑乎。

公孫弘請廣賢才議 武

謹與太常城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

古文奇賞 卷之六

西漢薦舉之文

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與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今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借請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

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聾。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人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

有司不舉孝廉罪議

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

古文奇賞 卷之六

西漢薦舉之文

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罪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張敞自請治盜賊書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大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晝夜羣臣。

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
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畧如
此臣敢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
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奉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
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
綱紀奸軌不禁臣敢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
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
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

魏相請尊張安世封事

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十一

三

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
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
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
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
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
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
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
勳領宿衛臣

蕭望之請選用諫臣疏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

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併亡爭臣則不知通國
亡達士則不登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
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
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急成車之道其庶
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劉更生使人上事

文苑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亡私欲致大治忤
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
毀謗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
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十一

三

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專至於夷滅後赦以為
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
辜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
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復用之
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
也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
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
與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
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
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

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何武請建三公官奏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

古文奇賞

何武

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受政以考功效

杜業錄功臣後奏

晉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周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卜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太孝之隆於是為至及其役也世主歎其功亡民而不思所

急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于繼弟及歷載不墮豈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懸絲或為轉尸以徃况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遶束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九功

陳湯上初陵封事

古文奇賞

陳湯

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哀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

蕭育薦馮野王封事

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

何武薦辛慶忌封事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

立朝折衝、厥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大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奸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虞忠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率。乃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寂，春秋大災未至，而豫備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何武論傳喜書

喜行義修，聚忠誠愛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臣，古文奇賞。

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還百客，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親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效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小朝大臣遂其如好，心外由若焉。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文并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錄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

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鐵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歷數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能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

孔光舉尚書令成公啟奏

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亡尺寸之效，幸免罪。

古文奇賞

諫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大馬齒，誠恐一旦顛仆，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蹕絕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敬公正勤，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西漢郡守相之文。

張敞請勅長吏奏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縣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中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孝子弟貞婦者為一，並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

三不何處
五月

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
時臣雖舍有鴟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
數百人邊吏多知鴟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
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典化條皇天報下神
雀後知從臣敵舍來乃止邵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
知畧微信奇怪也。督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
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
蚤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
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
臣敵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去

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機並
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
行讓畔則路道不指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
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軟於京
師非細事也。漢家承嚴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
如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賢臣明飭長吏守不歸
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
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
名與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原章太守廖奏

舜封象於有鼻。象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
太祖海昏侯賀正。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充國死復上
弟奉親奉親復歿。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
雖舜於象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有
司議。

王尊告安定屬縣教

國

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
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
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慎所職。毋以身
試法。元之民。天絕之。尊豈不哀哉。宜恩廣澤。以是為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古文奇賞

卷之六

七

三

王尊勅掾功曹教
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毋久妨
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攸千里。園內不理。亡以整
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貴人
百萬不足。與計事。管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
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
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獎矣。今將輔送獄
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成之戒之。相隨入
獄矣。

薛宣上成帝疏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農庶是故卿黨闕於嘉賓之禮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

古文奇賞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三

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候以愆都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肯宜明申勅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漢書四年詔衆青幽冀部尤制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陽朔二年詔先帝部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其令二千石勉勵農桑出入所階致勞來之

薛宣與楊湛書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焉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亡其事復封還記時君分明之

薛宣移檄陽令謝游書

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責實聽任富吏買數不可知諮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按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薛宣勞勉薛恭尹賞書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勝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業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薛宣移池陽令

古文奇賞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三

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閎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拒以顯其魂

薛宣下賊曹掾張扶教

蓋禮賓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有請鄉里一吹相樂斯亦可矣

陳咸移郡長吏書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朱博請復刺史奏

哀

漢家至德溥大字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與
州督察視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
有異才功効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
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準二千石位次
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
效陵夷奸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王嘉薦公孫光等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
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
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六

王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
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
尚坐事繁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
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
內史骨肉以安張敖爲京兆尹有辜當免黜吏知而
在赦赦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劫赦賊殺人上
請赦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赦拜爲冀州刺
史卒復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
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
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

郡縣志
足便意對

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
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
發場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
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
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
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
肯伏節次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
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
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六

王嘉

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効事留中會赦壹解
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
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
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
有才行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
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
大夫使逐問狀皆見大夫亡可使者召整屋令尹達
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
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事事倉卒乃求非
所以明朝廷也

西漢彈駁之文

張釋之論齊夫文選因

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
豈數此齊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
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
寔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
下以齊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
口辯而亡其寔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
審也

袁盎抑絳侯

古文奇賞下漢彈駁之文

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王亡與
亡方呂后嘗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皆
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誅諸
呂太尉主兵連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
如有驕王色陛下諫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

袁盎規文帝大序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衛聖王不
乘危而微幸今陛下騁六驂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
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丞相青翟劾趙錯奏

臣

吳王及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
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
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子吳
錯不稱陛下德信欲欲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子吳
亡臣子禮大逆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
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

公孫弘上邪吏疏

武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亡
先聖之吏是以執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
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

古文奇賞西漢彈駁之文

使邪吏行弊政用能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
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
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汲黯欲爲中郎

臣自以爲墳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
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
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

汲黯諫太乙神馬歌

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
詩以爲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

漢丞相公孫弘曰

汲黯貴張湯

公為正卿上不能衰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亡種矣又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汲黯諫妄誅

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歟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

古文奇賞

漢書卷之六

汲黯

王

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由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闢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底其罪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汲黯使李息論張湯

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

漢書卷之六

為天下言卑阿主意生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王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之公與之俱受其保矣

武安譖魏其

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朋而心諂不仰視天而俯蓋地睥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

古文奇賞

司馬相如諫獵書

漢書卷之六

司馬相如

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責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咀陷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豈有銜枚之變而況涉爭達蒿馳爭丘墳前有和談之樂而內無有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重

正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妃
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
危於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魏相上霍氏封事

臣

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
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豪宰今光死
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振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
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

古文奇賞

霍氏之盛

三

驕奢放縱恐震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陰謀以
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張敞言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

田完有功於齊皆膺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
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
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
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
於掌握方其隆盛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
冥宵光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

可勝計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

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問費輔

臣願收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

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侍時存問召見

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

後許入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

氏世世亡所患也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

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所侯以非人情不相遠以臣

心度之人司馬及共校尉必存畏懼之心夫近臣自

危非完計也臣敢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

古文奇賞

霍氏之盛

三

路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

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

得通死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蕭望之駁耿壽昌奏

故御史屬徐官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

老皆言武帝昔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

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

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由二萬萬餘有動衆之

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祿之事其

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

諸葛豐謝上書

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猥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亡以報厚德使議論士譏臣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命而斷奸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辜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機

古文奇賞

卷之六

三

濁洞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頗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永光元年免豐詔不內省諸事無詔之詞暴揚難驗之罪發覺意不願前言

石顯治楊興賈捐之奏

興捐之懷許倡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舉欲得大位漏

洩省中語周上不道書曰諛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

薛廣德諫獵書

竊見關東田林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貢禹言風俗書

孝文皇帝嘗貴廉賤食污賈人貨墜及更坐賊者皆禁錮不得爲吏實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

古文奇賞

卷之六

三

誅疑者以與民亡賄辜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斯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開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殺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誨而善書者尊於朝諛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

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監制而見鉅者稱復懷實
為政於世行雖犬統家富執地目指氣使是為賢耳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
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此察其所以
然者皆以犯法得贖舉求士不得其賢相守崇財利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
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減者輒行其誅仁但免官
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實廉而天下
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
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
古文奇賞
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乘萬乘之權因天地之
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
於決流抑陽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
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
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
之治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侯放
出關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
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
三王可作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古文奇賞
卷之六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
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常
者也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
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
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弑其君剽季氏八佾
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微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
尹氏弑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
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
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
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建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
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
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甚危殆賴范雎之
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
有間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
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
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亡厭
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
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

亭用惟五侯七貴。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而
寄治身私而詔。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
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
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
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
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
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
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替互。歷
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
泰。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
古文奇賞
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皆冠石立於泰
山。什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
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椽。垂地中。雖
立石起柳。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
氏亦且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
卑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
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
權。所以全安之也。天明者起福於亡形。銷患於未然。
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

漢書
卷之六

接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別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
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
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
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
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
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
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同幾密。覽往事之戒。以
折中取信。居尊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
幸甚。梅福書。方今見本。衣乃漢家之祿。見聞而起
大節。求富貴。及山陽亡。諸令之。皆諸呂大臣
無所畏忌。國家之權。悉取。夫欲與上爭衡也。又曰。自
古文奇賞
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又曰。王章非有
反畔之辜。而族及家。又曰。漢興以來。建譽三危。呂霍
上官皆母后之家也。
王尊劾丞相匡衡等奏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畧。
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謂者令顯等專
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所畏忌。爲海內患。害
不以肯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陷下罔上。懷邪迷國。
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不自陳不忠之舉。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極失大

臣能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衛南鄉賞等西鄉衛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衛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衛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衛安坐不變色改容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京房計行考功事

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古文奇賞

事縣官十餘年又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鈞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

譙玄諫專寵書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亂嗣故易幹蠱之義詩詠累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瞻望而不唯社稷之計專念微臣之事愛幸用于所惑曲意留于非正竊恐后官皇子產而不育臣聞之

恒然痛心傷氣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聖嗣下傳患生非常忽有醇酒狂夫今爭道路既亡尊嚴之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于轂下而賊亂發于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亡窮之福幸甚幸甚

谷永諫微行疏

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幸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猥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輕亡誼之人以爲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鳥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沮者亡別閑勉遊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官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胥號公爲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爲失國祥而况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後上災異疏三上封事然見夫由珣殿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又曰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河清京師王通微絕之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顯

梅福論王氏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遜趙秦歸

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其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為言也晉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謀者轉圖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今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昔天下幾平諒是言之術高祖之法則治不術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

古文奇賞 卷之六 禮廢樂崩王道不

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陛下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輩蹈藉名都大叩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

論衡

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艸萊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嘗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轡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

古文奇賞 卷之六 禮廢樂崩王道不

賈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衆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門以為漢殿除創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趣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崇伯樂之闕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

獲其諫晉文召天子齊桓用其警亡益於世不顧逆
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
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
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載
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聞者愚
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
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
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誠
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
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
古文奇賞

陰盛陽微金鐵爲病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
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不當與
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佞授以魁
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大親親之大害也臣若火
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懼此也臣若火之賢不能爲
始庸庸執陳於君權降於主然後臣之加亡及已
解光劾趙昭儀奏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
子于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舉驗問知狀者掖庭
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斬嚴官婢曹曉道房
張桑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
曉子久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諱授皇后房與宮
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
中見宮腹大問宮官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
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詔盛綠綵
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
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
獄官曰善臧我兒胎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
詔記與武問兒來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
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

帝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
陛下未有繼嗣子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
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卿會東交接門武因
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慙也武以兒付卿卿受
詔內兒殿中為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
舜擇藥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
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
予獄中婦人武自靡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
曉告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
能即當官讀書已日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

古文奇賞

卷之六

解

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
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
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
氏使天下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
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
中簾而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絨卦及綠囊報
書子嚴嚴持篋置飾室簾而去帝與昭儀坐使客
子解篋絨未已帝使客子偏刺皆出自閉戶獨與昭
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刺使絨卦篋及綠囊方底
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
丞印曰告武篋中有女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
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
侯家婢王業任繼公孫習前免為廢人詔召入屬昭
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
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
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亡道我家
遺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
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亡可與詔者獨欲與武有
所言我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

古文奇賞

卷之六

解

中御幸生子者輒歿。又飲藥傷。墮者亡。數欲與武共
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
得聾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歿。前所語事。武獨不
能為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
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
皇帝下詔曰。此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
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
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
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
今昭儀所犯尤許逆。罪重於謂。而同產親屬。皆在尊
貴之位。迫近帷帳。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
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

解光劾王根王况奏

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世。秉政天下。輻輳
自效。根行貪邪。滅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
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
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
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奸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
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
僭上。壞亂制度。按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

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使庭女樂五
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指忘先帝厚恩。背臣子
義及根兄子成都侯况。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
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亡人
臣體大不敬不道。

楊宣言王氏封事

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
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
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幼
今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為之隕涕。况於
古文奇賞

杜業言王氏書

王氏世權日久。朝夕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多為其
囚亡。異自佐。典以上至於太吏。皆權臣之黨。曲阿侯
恨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自奏。反中
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講趙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諸
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弟。紅陽侯立。
淳于氏。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
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感亂
廷使先帝。負謫於海內。尤不可不憐。陛下初即位。

讓未遑。孤獨特立。莫可據依。惟臣易世意。若探湯宜。發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此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傳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奸臣笑矣。竊恐如憂勞國家。枕義堅固。其可哀也。

御史中丞象等劾薛况奏

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佐。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

古文青賞

蕭望之文

卷之六

而公今明等迫切宮闕。要進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愚泰聰明杜絕論議之端。禁黜亡所畏忌。萬衆譁譁。淹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况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片奏市。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管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其若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

孔子處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籙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陽虎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亡。所因襲。皆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惟有易。上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

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如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昔。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昔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疑未及施行。及春秋。

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閣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康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調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

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上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謹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御命將以輔弼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邇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

往者博士皆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息夫躬詆公卿大臣疏

方今丞相王嘉健而畜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壽古文奇賞
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宜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驂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趨不足數卒有疆圉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樂諱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跡而狎至小夫懷臣之徒憤恥不知所為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毋將隆請收武庫兵奏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

見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國之左
遷海國
鄭都尉

成錢大司農錢自乘與不以給共養勞賜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通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減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室臣請收還武庫

鮑宣諫哀帝書
文選卷之四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四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臆墨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

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盤食亡服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逃六亡也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饉六死也昔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四

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私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親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鉅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傳商亡功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
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
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強可用獨立奸
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肯罷退及外親初重未
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傳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
領外親故大司容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
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
化圖安危能勝爲司節節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論官
不敢爲奸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
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其衆曾不能忍武等
古文奇賞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移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
而巳
鮑宣論並賢貴

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他於三始誠可畏懼小
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自
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支素餐
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
免官遣就國衆庶歎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
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不雨此天
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寒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
賢本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官賜亡度竭
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
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家有會

極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
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
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
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
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
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噫然
使民易觀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尚門
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
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髦髦之思退入三泉
死無所恨

王嘉上黃賢封事

竊見黃賢等三人始賜爵祿庶何何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驚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迂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恩望厚恩也

古文奇賞

卷之六

王嘉

封事

三

六

王嘉論黃賢封事

文

王嘉

三

六

臣聞谷永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害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惡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于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

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皆外威貴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

古文奇賞

卷之六

王嘉

封事

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有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撈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譴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皆好詩書上儉節後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同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綠絳繒而已共王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玉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尉給

王嘉上林苑北此何

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成奏御通行或
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
寶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
者讓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誰譁羣臣惶惑詔
書罷免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
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警被
髮狂走而求馬者馳大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
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
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
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

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卿察衆人之所共
疑違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慶逸豫亡厭小人不
勝情欲卒陷皇幸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
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鄧惲請王莽歸漢神器書

臣聞天地重其人情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
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為赤
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
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發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
位轉禍為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

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于禍位
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
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
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陳崇劾陳遵奏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
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
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誦詠
遵起舞跳梁頃什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
飲酒飲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涵着亂男

古文奇賞

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敢惡不可忍聞臣請
西漢乞休之文

石慶乞骸骨書

慶幸得待皇丞相罷駕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
多流亡皇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
骸骨歸避賢者路

彭宣乞骸骨上書

三公典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
年齒老耄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
印綬乞骸骨歸鄉里族寘溝徑免冊紛紛而賜孔光

錢入省中用杖賜餐上七物錄公孫
弘后詔則日內自克約而外從制

馬宮避位上書

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謚希指雷同詭經僻說以惑誤
主上為臣不忠幸蒙酒心自新誠亡顏復望闕庭亡
心復居官府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
侯印綬避賢者路免孔光蒙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
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
聞焉然則安得不琅瑯以去
西漢理財之文

鼂錯論貴粟書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古文奇賞

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穀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
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上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
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
不農則田地著不地者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

聖王在上

民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
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
實倉庫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
之趨利如水委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
食寒不可衣然而聚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
今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地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

古文奇賞

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
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
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
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勤亡日休息又私自送
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嘗朝令而暮改當其
有者牛買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
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生列
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
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

有。得。恒。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効。以。利。
有。傾。千。里。游。放。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繚。此。商。
人。所。以。兼。井。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
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
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
惡。乖。逆。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
民。勤。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如。此。富。人。有。餘。農。民。有。錢。粟。有。所。漂。夫。能。入。
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
古。文。奇。賞
卷。之。六
五。人。四。三

量錯入粟免租奏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寒
卒之食不足用大漂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
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省赦勿收農民租如
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肯有軍役若遭水旱民
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汲黯矯詔發倉還報奏

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
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
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

古文奇賞

卷之六

五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奏宜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
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
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舉當
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皆用之宜惟民
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
下垂意黎庶憂水患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
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
蓋交通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
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

相不能悉陳味成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漣被災害民飢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排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限秋收欲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密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貢禹言錢幣書

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

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昔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稅和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中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稅又出粟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日猶賤賣

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未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未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王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者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

貢禹言賦算書

唐文選

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上節儉

古文奇賞卷之六

師丹建言井田議

哀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國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營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政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許宜畧為限

古文奇賞卷之六

古文奇賞卷之七

西漢議禮之文

公孫臣上書

因

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

袁盎規慎夫人同坐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憂乎

古文奇賞

中屠嘉議文帝廟樂奏

景

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

按景帝元年立孝文廟樂舞詔曰蓋孝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

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酌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孝惠廟酌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省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斂不誅亡辜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悲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

古文奇賞

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

○

又按文帝議除收斂

詔曰法正則民怨卑富則民從議賑貸詔曰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議佐百姓詔曰將百官之奉養或廢亡用之事或多歟告和親詔曰和親已定人不足以益眾廣地未央宮遺詔曰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悲之有及諸詔書皆以籀赤心吐金石論鳴謙貞吉於鑠哉稱昭德之舞矣○又按文帝賢良策問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管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

之內丹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
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此善戮力以翼天子是
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桀高帝親除大害去亂
從正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諍輔天子之剛二
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
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
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
奏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
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
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六

三 中唐書

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
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
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
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
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閑之與自朕躬大夫
其正論毋枉執事焉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
怠至哉言也故曰君之仁者善養士○又李將軍
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
乎子不遇昔如令子當高帝貴萬戶侯豈足道哉

其愛材如此○文帝聖主也稍信機祥而治亦
衰太史公微意蓋如此

兒寬正朔服色議

武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
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昔也臣等聞學偏陋
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爲三統之
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惟陛下發
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
爲萬世則

張敞上寶鼎議

圖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六

四 見前漢書

臣等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豳公劉發迹於豳大
王建國於邠梁文武興於鄴鎬由此言之則邠梁鄴
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
出於邠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邠邑賜爾旂
常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
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
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宮廟
也皆寶鼎之出於汾脰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
祭后土祈爲百姓蒙豐年今穀稼未報鼎焉爲出哉
傳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脰上

今此器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于宗廟

匡衡封殷後議

元

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舉者絕而更封它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七

孔子世為湯後

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詔蓋聞王者必有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為殷紹嘉侯

韋玄成等罷郡國廟議

臣等祭非自外至者也縣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

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亡修臣請勿復修

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其思焉又罷初陵勿置縣邑詔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亡聊之民

韋玄成等毀廟議

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土宜瘞園孝惠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七

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亡復修

韋玄成孝文孝昭太后寢園奏

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于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

匡衡議郊祀奏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子也因其所

都而各鄉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畤，祠后土，取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溪谷中，阬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鄠，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

古文奇賞

西漢書之文

七

卷五

三十八

建始二年，郊報詔曰：「乃者徙泰后土於南郊北郊，皇天權應神光，並見三輔長亡，共張繇役之勞。」

匡衡等郊祀再議

文粹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建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亡法之議，難以定吉。臣太誓曰：「正稽制而以爲不宜亡法之議，難以定吉。」臣太誓曰：「正稽制而以爲不宜亡法之議，難以定吉。」

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於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郊，爲萬世基。

匡衡其奏時壇議

文粹

甘泉泰畤，紫壇八縣，宣通象入，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驛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享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娛天

古文奇賞

西漢書之文

卷五

三十八

神歌太族，舞咸池，以娛地祇，其牲用犧，其薦藁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難修精微，而備厥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驛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匡衡五時議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廊、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自黃

聖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委
造王者不當長遵及非時未定皆所立不宜復修

劉向請興禮樂疏

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
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
有司請定法則則刑筆則筆救時務也至于禮樂則
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放於養人也為其組豆箎弦
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
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
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

古文奇賞

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急所助非所以致太平
也自京師有詩遊不順之子孫至是而大辟受刑戮
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秦周繼暴
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聞義理不示以
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
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
卒為漢備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平當請復太上皇寢園書

晉者帝奔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
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

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
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
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
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
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
德孝之至也書云罔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
亡窮

平當請興雅樂疏

古文奇賞

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
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育大儒
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
鄉射作於學官希閑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
聳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亡由是以
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華等守習孤學大
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
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閭廬
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長至于今猶之况
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

此等事立於民者更簡而動

劉轉諫立趙使仔書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立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見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序雖以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宗妙選有德之君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祖心塞天下望猶恐晚莫今乃窮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如欲以不肖不肖下不愧下不愧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

古文奇賞

卷之七

七

死唯陛下深咎

師丹為其皇立廟議

文獻堂 唐文選 卷之七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福祿尊卑者所以正大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更車服與太皇太后並

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其立立後奉承祭祠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

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泰祖不墜之祠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古文奇賞

卷之七

七

孔光等請定迭毀議

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旨定非令所為損益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

劉二毀廟議

文獻堂 唐文選 卷之七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狠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震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

孝以繼

孝以繼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與冒頓始強破東胡匈奴并其土地廣兵疆為中國害南粵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亡寧漢一有之三面叔之是天下皆動而後其害也孝文皇帝原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簡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亡安寧之計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羌胡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亡事斥地遠境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

之祀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亡逆孽之心至今累世稱之舉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日中宗武丁日高宗周公為母後之戒奉殷三宗以勸成王是言之宗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與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德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

其道而毀其名與實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
載芣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
宗其德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亡殊功異
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亡
明矣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
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
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
立之如此不宜毀

按元光五年武帝策諸儒制曰蓋聳上古至治畫
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

古文奇賞

西漢文選卷之七

三五

露降風雨昔嘉禾興朱少生山不童澤不涸靡風
在郊數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
哭第非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跋
行嘆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
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議論洽澤有聲乎
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
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
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
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
議詳具其對者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夫

計效宏濶開封禪之漸矣太史公曰今上封禪其
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
人入海求蓬萊終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所
以大人之跡爲解亡有效天子益忌厭方士之怪
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
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師丹上哀帝書

文選卷之七

古文奇賞

西漢文選卷之七

三五

古者諱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亡改於父之道前大
行尸樞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
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
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訟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
亡漸臣縱不能明陳人義復當不能牢讓爵位相隨
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問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
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彌令不
定法度失理陰陽涸竭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
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
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
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思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
之功也臣聳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
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

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傳故亡功德。而備門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而遇而令廢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舉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

西漢皇太子之文

四皓說建成侯

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

古史奇賞

使太子將之。此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亡功必矣。臣輩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驟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等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後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后立

大臣謀立代王

虛侯首。先斬呂產。于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于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以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

中尉宋昌議

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統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惠。德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舉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

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有司請建太子奏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于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

御史光等請立三王疏

古文奇賞

西漢書太子之文

有司

奏

御史臣光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太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臯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墊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聚樂損節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亡錡位師備官陛下恭讓不邱學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下詔有司因盛衰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諱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

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固以宜恩乃追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憤而不逮事方今盛衰吉昔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立臣閔臣旦臣介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莊青翟等請立三王奏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惟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

古文奇賞

西漢書太子之文

有司

奏

顯伯禽以周公立成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罔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之後於鄒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子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賜諸侯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侯失序不可以垂統千萬世臣青翟臣閔臣旦臣介爲諸侯王

莊青 翟再請立三王奏

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
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
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
蓋爵命之貴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
淮夷之亂晉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貴
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
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綬緇而立為諸侯王奉
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
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

古文奇賞

卷之七

三

討強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與
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月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
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
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
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
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執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
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閼臣旦臣胥為諸侯王

莊青 翟再請擇日立三王奏

陛下謙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
其術或諡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

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以為尊卑
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
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
儀上御史奏與地圖它皆如前故事
此日擇日朝

戾太子謝江克書

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脊之以教勅亡素者惟江君
寬之

趙王彭祖訟太子丹書

充通逃小臣苟為奸譎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
復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
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

亞闢三老救太子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
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
陰陽不和則萬物天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昔者
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讒伯奇放流
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
子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
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

間。間之。隸臣。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皇太子。造飾。奸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臣獨。寬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尤恐。懼。逃。子盜。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臣。聖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缺鉞之誅。古文奇賞

罪建章閣下

霍光請立病已奏

臣

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嘗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授討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

丙吉上霍光奏記

臣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蚤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服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廷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才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耆龜亟宜褒顯先使入侍今入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古文奇賞

臣

臣

臣

定陶王謝書

臣

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克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

帝每留神藩國河平三年慰楚王詔楚王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今離於惡疾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爲國者將何易哉益封庶戚縣四千三百戶○又復東平削地

詔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其復所。創縣如故。○谷永請勿治梁王疏。為宗室刷污亂之耻。可謂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布德意甚盛矣。

西漢藩國之文

趙王饑歌

高后

諸呂用事。劉氏危迫。脇王侯。強授我妃。我妃既妬。予誣我以惡。護女亂國。予上曾不寤。我無忠臣。予何故棄國。自決中。墊。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予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予誰者憐之。呂氏絕理。予託天。

古文奇賞

西漢藩國之文

趙王

三

報仇召趙王至邸。弗予食。其羣臣或竊餽餽。請論之。

厲王報仇請罪

臣母不當坐趙事。其言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

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大

唐之選文館明

竊莽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其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

古文奇賞

西漢藩國之文

漢書

三

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老。大王不肖。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後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放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術。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號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虔修貢。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不望戰。攻城身被創。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亡。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貴之勇。常出入危亡之

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國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
及國秦始皇殺兩弟還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
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
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
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
諸侯游宦事人及含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更主
者生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
出入殿門者衛尉主諸從變夷來歸諸及以亡
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亡與其禍不

古文奇賞

西漢諸國之文

卷之七

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與論相以下為之奈何
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
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
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
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皇
恩恐思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
繫獄于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
願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吳王濞約膠西王卬書

圖

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亡已因以此發謀

諸侯亡足與計謀者膠西王勇好氣喜
與諸齊皆悍畏于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亡
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
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與于奸飾於
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微
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祗懼及米吳
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
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亡以自白
今脅有累足猶思不見釋竊幸大王以前事有適所
牽諸侯削地舉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

古文奇賞

西漢諸國之文

卷之七

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
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
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王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
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
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
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
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計外隨大王後車彷彿天下所
知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
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蒙陽敖倉之粟距

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
兩王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
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而結之羣臣或奪王
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人王與吳西鄉弟今事成
兩王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
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當
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
呂勿與事定分之耳

吳少將桓將軍說王

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七

吳少將

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倉敖粟
阻山河之險以今諸侯雖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
大王徐行留于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
敗矣

枚乘重諫吳王

文選卷之四

晉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作
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
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
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
也今漢據全秦之地撫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

朝羌戎此其與秦地相背而民相背大王之所明知
也今夫說談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
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福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
舉吳兵以嘗於漢譬猶螳螂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
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皆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
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
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不諸侯之位而當
於天子而有隱敗之名東有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
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錯出方輶而輸軍行數千
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吳王轉粟西鄉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七

吳王

陸行不絕水行滿沛不如沔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
離宮積聚玩好園囿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
上路不如朝夕之池臨壁高壘副以開城不如江淮
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
十牛不然漢知吳也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
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饌
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
餽大王雖欲友都亦不得已矣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
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因邯
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

於此也。知張_羽將北地_{在吳軍弓高縣}宿左右_{宿軍左右}兵不得下_{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孰察焉。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聳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關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趙責於河間六齊_{悼惠王}望於惠后城陽_王願_王於廣博_治濟北_王三淮南之心_{三子}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_名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根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聳蛟龍_{驍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_愚智_卑議_易精_極慮_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

古文奇賞

卷之七

鄒陽諫吳王書

三

願大王亡忽察聽其至臣聞驚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_{趙后分}武力_{勇士}之士_服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_{呂后}淮南連山東之俠灰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責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未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哀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督臣恐周勃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事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散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替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_愚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具使荆軻衛先生復

古文奇賞

卷之七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三

趙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執察之管王人獻寶楚王

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與避世

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

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與所笑臣聳此干剖心子胥
錫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執察少加憐焉語
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
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奮去齊之魏臨城
自剄以却齊存魏夫王奮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
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
古文奇賞

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駭驥白圭願於中

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授以夜光之璧何則兩王

二臣剖心析肝相信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亡美惡入

宮見妒士亡賢不肖入朝見嫌管者司馬喜臆脚於

宋卒相中山范睢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
者皆信必然之畫指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
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
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至上
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

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坐如膠漆

見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
管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
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說而二國以危何則衆
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齊用越人子臧而彌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
繁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
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
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
古文奇賞

伯不足侔三王易爲比矣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

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

業覆于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

僇伯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

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
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
謀禽助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
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聚肝膽施德
厚終與之窮達亡愛於士則樂之犬可使吠堯而跖

意者寄家
出入意者

更有一通
更有味

意者寄家
出入意者

之客可使判由何况因鳥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播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投劍相盼何則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低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寄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術快能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亡根抵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棄按劍相盼之迹

古文奇賞
卷之七
意者寄家
出入意者

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泰信左右而臣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牽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章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避桓公

意者寄家
出入意者

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號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孫月峯評其意悽愴其詞瑰瑋其氣象宏真千古奇作雖使字太多間有重複然急迫中求動人主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要自不為冗史公美其比物連類誠然大約亦微似賦體耳

龍錯說上削吳書

晉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薛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避禍大

六年減管詔曰加管者或至死而管未畢朕甚憐之又曰管所以教之也其定筮令不敢于管而敢於殺失刑之中歟○龜策傳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卜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

古文奇賞
卷之七
意者寄家
出入意者

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聖見而不能令。衛子言。言事不全。至身而擊。當皆不利。又焉事賢。此亦智囊之鑒。

吳王發兵令。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

吳王遺諸侯反書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劫繫訊治

古文奇賞

卷之七

吳王

五言

以僇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奸究。計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書教報。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博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

廟願王勛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浴。洗十八。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令。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代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寡人念錢在天下者。達達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以金錢誘人。其人不久矣。○藩國之文。自有體無。論反書。即如中山靖王聞樂對。自此文王孔子。屬又稱兄。何其無禮。

古文奇賞

卷之七

吳王

五言

莊正告淮南陰事書

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亡罪。擯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

膠西王端淮南舉議

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焚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亡將將而誅。安舉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

以上及此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殺
當皆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其非吏它贖死
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舉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
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

主父偃推恩疏

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
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注亂急則阻其疆
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最
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
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
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
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燕王旦爲丁外人求爵書

子路喪姊甚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
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
王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待之外人宜蒙爵號

燕王旦欲橋邪防非章聞揚和誰欺乎

燕王請宿衛疏

管泰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
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

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
帝覽蹤跡愧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運
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
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
之想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聳
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置
爲典屬國今大將軍長史敞亡勞爲搜粟都尉又將
軍都郎羽林道上移蹕太官先置臣旦願歸符璽入
宿衛營好臣之變

王吉戒昌邑王書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
哭泣悲哀而已慎亡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
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
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聳事孝武皇
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
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
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
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
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
願留意常以爲念

吉。雖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又曰。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皆非國家之福也。

張敞諫昌邑王書

孝昭皇帝蚤崩。亡嗣。大臣憂恩。選賢聖。承祖宗東迎之日。唯恐屬中之行。是今天子。萬歲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西轡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霍光廢昌邑王奏

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獻皇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終一海內。

古文奇賞

卷之七

漢書卷九

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養服。斬哀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累。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置行壘。太行前就次。發壘。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賜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閤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莫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

古文奇賞

卷之七

漢書卷九

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車首鼓吹歌舞。悉奏樂。癸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唱。駕法駕。皮軒轅。旗驅馳北宮。桂宮弄。毘闕。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官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洩言要斬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劒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後飲湛汚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復詔太官。趣具。具。眾官不敢具。即使從官。用雞豚。詔殿中。所以為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主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薄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節。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勃。

案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
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
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
出居于鄭錄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
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
當奈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大常臣昌
與太祝以一大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

張敞傳昌邑王奏

臣

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
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庫吏一人爲領錢

古文奇賞

臣敞

臣敞

臣敞

臣敞

臣敞

物市買朝納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徵循
營選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迴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
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
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年少須蒼身體
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尉惠文冠珮玉環
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問妻子奴婢臣敞
欲動觀其意即以恩爲感之曰昌邑多暴故王應曰
然前賀西至長安妹亡暴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聲泉
聲臣敞聞至于女持婢故王晚日持婢母嚴長孫女
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緇前爲故

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晚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
二十二入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或奏名籍及奴
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
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
等摺留以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請罷歸故王
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
令亟疾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
見仁義如此

張敞諫膠東太后書

臣奔秦王好淫聲樂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

古文奇賞

臣敞

臣敞

臣敞

臣敞

臣敞

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
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
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傳母進退則鳴
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欲制不從恣
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垂而
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章亦未宜也唯觀覽於
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
誦臣敞幸甚

許皇后上成帝書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其所曰
故事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妾尚貴

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斯言也何其不自欽制

淮陽王欽復報張傳書

遇者詔止諸侯朝者寡人憐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誠武之智子貢之辯下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

王鳳為東平王求諸子太史公書對

國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

古文奇賞

西漢書

卷五十五

怪太史公書有駁國從橫構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且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邪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何武論內史奏

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令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一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

而推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

方賞移梁傳相中尉書

國

王背策戒詩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調置辭驕慢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主璽經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匣中是誰之

古文奇賞

西漢書

卷五十五

過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傳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論相以下

西漢災異之文

魏相表采明堂月令奏

宣

唐文選

臣相幸得備負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

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
以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
五帝所司各有肯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
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秋與震治則華
冬與離治則洩夏與坎治則雲明王謹下享天慎于
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若動靜以
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
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中木茂鳥獸蕃民
不天我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
不違禮讓可興大風雨不害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奸宄所生也臣愚
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
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
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太謁者臣章受詔長樂
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
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
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
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
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體
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充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

賈禹舉冬四人各獻一書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

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

軍卒祠祔事者頗非昔節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

家今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

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昔者也願陛下選明經

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書時至明言所獻以和陰

天下幸甚

蕭望之雨雹對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皆季氏專權卒逐昭公

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

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

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權廢矣

劉向條異封事

久鈔 大略 卷之六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徵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明或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

加以舊恩不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思未

引詩書
我易論
凡二十二
絕無繁
之形
之形
之形

報忠臣之義一杆愚意退就農畝歎亡所恨臣等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埜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昔武王周公繼政朝臣
和於內萬國歡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
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
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七

卷之七

福穰穰又曰飴我薏薏薏薏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
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
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
而從邪議欲欲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欲飲嘗嘗
亦孔之哀謀之其誠則具是違謀之不誠則具是依
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劬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
怨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辜無辜護
口咎咎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亡光其詩曰朔日辛
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
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內不用其行四國亡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七

卷之七

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
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
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昔其詩
曰正月繁霜我心愛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
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多也
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幽王
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
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
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
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
五山林崩弛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
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
康有蜚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
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凋八月殺菽大雨雷雨雷霆
失序相乘水旱飢饉螽蟥螟螣並起當是時禍亂輕
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
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賈戎伐其
如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
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
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

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
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
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謀臣忠義並進章交公草
人滿北軍朝臣外午膠戾乖利更相讒惡轉相是非
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亂所以營惑
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相將同
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
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
心者也夫乘權藉執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
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

古文奇賞

卷之七

七

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
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利而
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
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
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按猶不能解紛况甚於
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諛邪並進也諛邪之所以並
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諧之
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求諛賊之口
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諛邪進則衆賢退羣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

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消
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
詩又云雨雪靡靡見艱事消與易同義管者鯨共工
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
告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克成王能賢
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
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皇
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
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
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

古文奇賞

卷之七

七

其大彌言謗今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
能驗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
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
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
則如拔山如此望隆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
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
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恤也替孔
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
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
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

馬氏以上
許一應

兩漢人論
事多如此

理論

古文奇賞

卷之七

四

三

衆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衆
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
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依邪與賢臣並在交
競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欲歛訛訛數設危險之
言欲以傾移至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
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亡誅而治者
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心然後聖化
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遠察
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
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
之禍以探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衆
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
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
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
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教今事一二條其所以
不直宣洩臣謹重封昧死上

劉向論星字山崩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
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
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

古文奇賞

卷之七

四

三

三：時下留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
食三十六次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
訖哀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
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
食率二歲六月而一食古今罕有異有小人希稠
亦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晉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
下故歷失則日月薄食山陵崩亡辰星出
秦始皇之末至二世嘗日月薄食山陵崩亡辰星出
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
月彗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墮
于東都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
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
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
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嘗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
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
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土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投木之變能思其

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
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
明之德莫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
狠狠數奸奴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李東井攝提炎
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
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
而復說義書曰俘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
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京房上封事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

古文奇賞

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
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
已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臣出
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歿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
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
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巳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
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京房翼奉皆諳陰陽房云試弟子不若試師奉云
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耳亡乃
自多乎哉

京房上封事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
惡為邪若乃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
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
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
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于
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
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
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吐方之情樂
也樂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

古文奇賞

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
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物雖衆何幸而不諱豈况
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
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
西南來未主奸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
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
辰加邪皆辰為客皆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
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杜欽日食地震對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

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思。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圖。三垂蠻夷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皆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

古文奇賞
卷之七
七

谷永復上災異疏

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日頃之患。高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士與是燕梁之執。百官益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亡重合安陽。悼陸之亂。三者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慄塞大異。皆替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曉昧之替說。歸咎乎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復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士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醒。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與長恩。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尚求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當字。毋論年齒。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

古文奇賞
卷之七
七

詔一句。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聳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爲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咎。孰念厚爲宗廟計。

按成帝亦似能文。知學之主。如陽朔二年勸農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勸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七

成帝紀

卷之七

之書不云乎。服田力耜。乃亦有秋。其易之哉。是知急農桑也。○永始四年勸列侯近臣省改奢僭。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嘗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寔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勅有司。以漸禁。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七

成帝紀

卷之七

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是。知砥礪風俗也。○綏和元年立太子。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成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是知天下大本也。○復東平削地。詔曰。蓋養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養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是知恤藩國也。○賜翟方進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饉。加以疾疫。溺死關門。杜絕失國。守備盜賊。黨輩更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惶。奸朋黨。

相爲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問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寮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從城郭墮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更變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正。未盡月復奏。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六

帝

帝

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執念。詳計塞絕。奸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是知察下也。○報許皇后書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豈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食。大自漢興。日食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探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衷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有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官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與廢氣於後宮。視后妾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六

帝

帝

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爪。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鈞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冷乃大決。沒源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連經絕紀之應也。乃管之月。鼠巢於封。望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於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西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其巢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

必。號。而。亡。及。也。百。姓。喪。其。若。若。牛。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惡。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板。樹。木。頽。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食。東。井。轉。旋。且。索。與。既。亡。異。已。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已。虧。若。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未。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敗。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

古文奇賞

西漢文選

卷

卷

卷

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是。知。災。禍。之。本。也。惜。乎。飲。醉。吏。民。之。家。亂。始。女。寵。獄。興。炮。烙。陵。寢。宮。室。一。音。並。興。而。漢。祚。迄。以。不。振。矣。

谷永黑龍見對

唐文選

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

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三。月。三。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隆。祖。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溺。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通。逃。多。辜。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衰。似。滅。之。易。曰。濡。其。首。有。乎。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參。奉。終。康。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悲。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亡。

古文奇賞

西漢文選

卷

卷

卷

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王。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舉。建。治。正。吏。多。繁。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人。以。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上。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宇。崇。聚。無。輕。無。義。小。人。以。爲。容。數。離。深。宮。之。間。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雞。

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媒娼洞滑無恥聞
免通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
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
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
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
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
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
起邑並治宮館大興徭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
乾谿費貳驪山靡散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
野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

古文奇賞

西漢文選卷之六

卷六

盡愁恨感天災異妻降飢饉仍臻流散完食餓死於
道以百萬數公家亡半年之畜百姓亡旬日之儲上
下俱匱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
下追觀夏商周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
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統之主七
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于
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亡繼嗣之
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
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
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

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恩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
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
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嬙出之具克已復禮非敢
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誅除掖庭之
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
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
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振捄困乏之人以弭
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毋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
以次貫行固執毋違風夜草草妻省毋怠舊愆畢改

古文奇賞

西漢文選卷之六

卷六

新德既章繼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
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
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
失得警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王章日食對

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
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
下安百姓此正讓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
之發為大臣專政者也今登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
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專擅朝

事以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誦君之德。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與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出節。隨風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人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日羗問尚殺首子。以盪賜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

王音雄雄對

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謠告人。其甚微。而者。雄者。聽察先聲。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雄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雄以博上行禮之日。大眾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地以徑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

王音雄雄對

陛下安得亡國之說。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訖。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眾。不待臣言。復闢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今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漢法。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決行流。幸海內傳之。甚于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音獨有極言待死。命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尚。師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于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異尚可消也。

古史之新對

王音雄雄對

本尋災異對

王音雄雄對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惓惓憂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界。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承。唯棄須臾之間。宿留昔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

日初出
陽日中
入以日
主

傳聞異
不傳聞
不傳聞
不傳聞

日月

陳所聲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行經陽之
長輝炎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長也故日將出青風
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奉於色日初出炎以陽言登
朝依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
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
失其度曉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皆
陰雲邪氣起者法為幸於夕謂有所畏難日出後為
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入為妻妾役使所
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耳蛇數作本
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痛小臣不
百文奇賞
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
有以守正直言而得舉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
陛下執乾剛之應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譖諸
保阿乳母其言悲辭之訛斷而勿聽勉彊大節絕小
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移以官位誠皇
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榮
得作闇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轉臣
卷月者衆星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
里連紀如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絕
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

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楊光輝犯上將
近臣列星皆失色服厭如滅此為妨后與政亂朝陰
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
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
賢士亡懼所惡以崇社稷尊體本朝臣聞五星者五
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
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
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謀相留
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焚惑往來亡帝周歷兩宮作態
低卑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
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焚惑入天門至
房而分欲與焚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
靈故禍亂不成也焚惑厭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
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
以告解其憂以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
毋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孽以盡滌濁消
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皆當效於四仲
四皆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五天所以譴
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
不見而為彗并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為家

說者謂西
月今月
今公卿大
夫咸不
除禍而
小之所
謂多過
也

於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
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成威欲速則不達經曰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攝令不順四皆既住不咎來
事之師也問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
收季夏舉兵法昔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
封爵其月土溫與恐後有雷電之變夫以喜怒賞罰
而不顧告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
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
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豈不得也易曰肯止
則止肯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
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
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抱鼓之相應也今朝廷
忽於昔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
之意嚴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昔者當知爭
之以順昔氣臣等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
地也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
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
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
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穎伏滄皆川水漂踊與雨水
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

古文奇賞

卷之四

字

字

老
子

也其咎在於皇甫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
言少於外親大臣臣奔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
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
位應庶民離叛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
連因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問者關東地數歲五星
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
閉絕私路拔進英儒退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朝則
精簡所選不弱則效致為邪謀所陵問往者淮
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
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下比而尚見輕何況亡
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
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
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
不可以超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
下乘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則於四境殆開之
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和君
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
小過亡求備以博聚英傑如進世貢禹以言事忠切
蒙尊榮富此之貴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

古文奇賞

卷之四

字

字

以泉及京兆尹王章生言事誅滅智者結邪邪偽並
與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此行事
之朕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切后之家非一日之
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
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戚選
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
以輔聖德保帝位永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
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亡女卿皆宜皆使就南宮以
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林君子於以垂朝尊君滅諸致
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避死亡之誅唯財

古文奇賞

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爲人主爲人臣豈可不日讀數遍○尋之談天謨
之談河漢文未易屈指行能亡異不通一藝博士
亡文雅者皆就南宮廟堂之上恐虛亡人耶分文
析字煩言碎詞保殘守缺挾恐見破學校如此仕
宦可知漢猶爾也後則何如

李尋與王根論災異書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
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照四海少
微處士爲此焉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

書

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而正朝憂
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
秦穆公說說談之言任佐佐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
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百或德列
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七貴則家之大實
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族二十未輪漢興以來臣
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貴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
覆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
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
辰行伍按山川變動參人民羣俗以制法度考禍福

古文奇賞

卷之七

李尋

李尋

李尋

李尋

李尋

舉錯諱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
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教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
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
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祭大寇之引也此
二者已顯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土城朝廷驚駭
女孽入宮此獨未效聞者重以水泉湧溢旁宮闕仍
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
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
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
食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

水乃欲盡澤流。乃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
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猶日月光。精而氣應。此皇天
右漢亡已也。何况致大改之宜。急傳求商隱。援擢天
士。任以大職。諸聞非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
奉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禍起邪
陰。湛溺太陽。為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
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錢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木連
泉。務通利之修。備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
按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微備放。採周
古文奇賞

敵王望可與圖之

王嘉應天對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
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
教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
得矣。雖止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曆。虛造句奴烏
有。先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
其卑卑。車馳詣關。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
功安之危。辨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
諛。傾腹。辨慧深刻也。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

辨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晉秦繆公不從百里
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
髮之言。名垂於後世。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
以先入之語為主。

焦貢易林

目睽足動。喜如其願。舉家蒙寵。乘龍上天。兩蛇為
輔。踴躍雲中。游觀滄海。民樂安處。河伯大呼。津不
得渡。船空亡人。往來亦難。為季末婦。家在東海。水
長亡船。不見欣歡。張伯以婚。抱布自銀。棄禮急情。
卒罹悔愛。三夫共妻。莫適為雌。子無名氏。翁不可
知。

古文奇賞

爰凋被霜花葉。不長非肯為事家受其殃。山
林麓藪。兆人所有。鳥獸亡禮。使我心苦。佩玉藻兮
亡所繫之旨。酒一盛。莫與笑語。教羊牧兔。使魚捕
鼠。任非其人。費日亡功。文巧俗弊。將反大質。僵死
如麻。流血漂植。皆知其母不識其父。桑葉螟蠹。衣
弊如絺。女工不成。絲布為玉。子鉏執麟。春秋作陰
元。聖將終尼父。悲心孤翁寡婦。獨宿悲苦。目張耳
鳴。亡與笑語。季姬踟躕。結袵待時。終日至暮。百兩
不來。上與山連。終身亡患。天地高明。萬歲長安。
鹿得美。少嗚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飢乏。灼灼泉

游釣鯉山巖魚不可得火不肯然。寄生亡根如過
浮雲本立不固斯須落去更爲枯樹。朝生夕死名曰
嬰鬼不可得配。十鳥俱飛昇射九雌雄得獨全雖
驚不危。望驛不來相塞爲憂山驚我心風感我飢
欲殺勁疾如猿升木形弓雖調終不能獲秋風牽
手相提笑語伯歌季舞魚樂以喜。魚如白雲一國
獲鯉。龍開求泉置雲影從河伯林鰲跳進酒漿疏
潦滂滂。火雖熾在我後寂靜多在我右身安吉不
危殆。與福俱坐畜水備火終亡災禍。視日再光
與天相望長生懽悅與福爲兄。江河洎海天之都

古文奇賞

卷之五

五十九

市商人受福國家富有。晨風文翰隨音就溫雌雄
相和不憂殆危。多虛少寔語不可知尊空亡酒飛
言如雨。登耆上堂見我父兄左酒右漿與福相迎
六人俱行各遺其囊鴻鵠失珠亡以爲明。蛸飛
蠕動各有配偶小大相保咸得其所。陽不制陰男
入其家。顧小失大福逃牆外。隋和重珪衆所貪
有相如睨柱趙王危殆。東門之墀如鷹在坂禮義
不行與我心反。鳬遇稻廬其樂難餉雖驅不去
驪儼誠前後相違言如鶩咳語不可知。四馬共
轡東上。山驛驢同力亡有重難與君笑言。鳬飲

舜舞禹拜上酒禮樂所豐可以安處保我淑女。織
淒未就針折不復女工多態亂我政事。千雀萬鳩
與鶴爲仇威執不敵雖衆亡益爲鷹所擊萬事俱失
符左契右相與合齒乾以坤利季生六子長大成就
風言如母不利爲咎。六羽長翼夜過射園羿氏亡
得。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茂盛鸞鳳
以庇召伯避暑翩翩偃仰各得其所。西鄰小女未
有所許志如委衣不出房戶心亡所處傳母何咎
三奇六耦各有所主周南召南聖人所在德義流行
民悅以喜。蝦蟆羣聚從天請雨雲雷集聚應肯輟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六十

與得其所願。履行素德卒蒙祐福與堯脩食君子
有息。陸居少泉山高亡雲車行千里塗不污輪渴
我爲怨。門燒屋燔爲下所殘西行出戶順其道理
虎臥不起牛羊歡喜。雌單獨苦歸其本巢羽毛憔悴
悴志如死灰。鳥鳴呼子哺以酒脯高栖水起來歸
其母。大推破穀長舌亂國床第之言三世不安
耕石不生棄禮亡名縫衣失針襦袴不成。燕雀衰
老悲鳴入海憂在不飾差池其羽頽頽上下寡位獨
處。乘風禹橋與飛鳥俱一舉千里見吾愛母日月
之塗所行必到亡有患悔。三杞亡東家亡積秀使

鳩求婦。頑不我許。剛柔相呼。二姓爲家。霜降既同。
 惠我以仁。和氣所生。物皆不朽。聖賢居位。國無凶。
 咎。河伯娶婦。東山氏女。新婚三日。浮雲酒雨。躡。
 華顛。觀浮雲。風不搖。雨不薄。心安吉。患無咎。愛子。
 多材。起迹空虛。避害如神。水不能濡。養鵝生鵝。畜。
 馬得駒。明堂太學。君子所屈。伯主東行。與利相逢。
 出既遭時。孰不相知。東南其戶。風雨不處。瞻。睨仁。
 人父子相保。明月照夜。使暗爲晝。國有仁賢。君。
 子故。烏孫氏女。深目黑醜。嘗欲不同。過昔無耦。
 心得所好。口常欲笑。公孫蛾眉。鷄鳴樂從。鷄鳴同。
 古文奇賞
 舉思配無家。執佩持鳧。其使致之。敵鏡亡光。不見。
 文章。少女不嫁。棄于其公。履不容足。南山多葉。家。
 有芝蘭。乃無病疾。雨師娶婦。黃岩季子。成禮既婚。
 相呼南山。膏潤下土。年歲大有。鬼舞國社。歲樂民。
 喜。臣禮于君子。孝于父。十雉百雉。常與母俱。抱雞。
 搏廟。誰官爲娛。龜厭江海。陸行不止。自今枯槁失。
 其都市。憂悔無咎。破筐敝管。棄捐于道。不復爲寶。
 遠視千里。不見所親。離妻之明。亡益于耳。牛耳。
 聲。噴不曉。聲味委以鼎俎。治亂潰潰。濟深難渡。濡。
 我衣。袴王子善。濯決亡他故。龍渴求飲。雲景從。

河伯捧醴。晚進酒漿。苞梅零蒂。心思積憤。亂我雲。
 衣。鹿求其子。虎廬之西。唐伯李耳。貪不我許。穿。
 袍。挹水。搨錢。然火。勞疲力竭。飢渴爲禍。

古文奇賞卷之

古文奇賞卷之八

西漢籌邊之文

古吳陳仁

是錯言兵事書

唐文苑

以精思
夏漢文木

臣聳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敗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奔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

常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勝之民有勇快刀將吏之帥也故兵法曰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日卒服習三日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常丘阜少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之常上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望此車騎之地也步兵之常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知兵而

也。鈞柝三不當。一。荏草竹蒿火木蒙龍支葉茂接此。不銑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鈞柝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聳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整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卧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以皮作如木蓬以木板非能支

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
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
多發遠縣繞至則妨又已去聚而不能為費甚大罷
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
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其大惠也然今遠方
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
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而城深塹其間石城
布渠築一城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
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為中周虎落以
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舉人及免徒復作
古文奇賞
今居之不足募以下如婢媼舉及輪奴婢欲以拜爵
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于冬夏
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
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四敵不能
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神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
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牛予之縣官為
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
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真東方之成卒不習地
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肯從民實邊使
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

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龍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
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
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
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
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審其水泉
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
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
一堂二內房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
古文奇賞
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
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
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
之心也臣又查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
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也假大四里一連連有假
五百連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
之能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
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
勿令遷徙勿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
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

如此而觀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次不還踵矣所徒
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
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
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誠立威者始於折膠
來而不能附使得氣去後和勢也愚臣亡識唯陛下
下財察

馮唐論任將文序

臣嘗上古王者選將也雖而推設曰關以內寡人制
之關以外將軍制之軍功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
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八

李牧

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發騎萬
三千四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
林西抑瀛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
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譏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
為秦所滅今臣竊開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
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
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
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天
下所任符節日加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

如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
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
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竹之縣此言之陛下雖
得今牧不能用也臣誠愚陋忌諱死罪

司馬相如喻已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計之日久矣時使犯邊境
勞士大大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
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
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八

司馬相如

怠情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遠
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顧者已誅而為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蒙恬往賓之賓伏發巴蜀士民各五百
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
今奔其乃發軍興制驚恩于第憂患長老郡又擅為
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
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
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遠慮急國

故其
出就其
亡地自
殺者其
政弊一
亡中實
犯上

家
所以不
知如此
者上心
者上心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楚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從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

古文奇賞

卷之八

同治四年

以不忠歿亡之舉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昔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溪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檄到亟下縣道吏日有使威諭陛下之意唯亡忽也

唐蒙上通夜郎書

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定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查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亦奇士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文辭廣文選卷之六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置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割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夷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未七十二年吳越大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同治四年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嘗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叢其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地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隔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若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收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也。且越人愚，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賢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陰發，挖舟而入，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散作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首，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粵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也間忌人姓名，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

下天書賞

卷之六

七

漢書

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檣未戰而疾疫者過半。望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詎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萬物，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瘞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附晏，附朝不及，如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

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皆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遠城守候，誠謀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無力薄材，不能陸戰，又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嘗越甲卒不下數千，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饒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溽，返夏瘴熱，暴露水居

古文奇賞

卷之六

七

漢書

蝮蛇蠚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滅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勢切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族，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

罷食糧乏。男子不得耕稼樹植。婦人不得紡績。織部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亡食。行者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誅。盜賊必起。臣奔長老言。秦之貴。當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綠擊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當。外內騷動。百姓靡散。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器。一有。而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

古文奇賞

卷之八

漢書

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傾汙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智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徐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嚴助諫淮南王

古文奇賞

卷之八

漢書

其事。王居遠。事薄。遠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要。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今閭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情。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閭。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惑於

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表忠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預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皆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華心易行身使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第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以十萬之師爲一處之生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

古文奇賞

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上之有也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韓安國與十愷擊匈奴議

御史大夫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亡怨嫉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百世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令和親。

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恨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墮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畏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自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緒。務政必由中。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

古文奇賞

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矢射獵。逐獸隨草。居處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肯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非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

則非發月氏可以得而臣也。臣故曰。學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是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靡城。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莫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陁。難以爲功。從行則迫。有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乏。餘則後種。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大軍未道。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非。是

古文奇賞

卷之八

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然。而人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還。泉駘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悉除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

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

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大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

取問其蹤。大夫曰。晉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謀。十餘年。遂湧溢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及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條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討。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卜式上出財佐軍書

古文奇賞

卷之八

臣莽主媿臣。久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傳昌習船者。請行。效之以盡臣節。

莊青翟奏舉國奉師。與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食。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

桑弘羊請田輪臺奏

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皆孰。其勿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具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請故田。以

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使以
昔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
事有便宜因騎置以奉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
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
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從事
臣昌分部行邊嚴勅太守都尉明焚火選士馬謹斥
候畜養少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

魏相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教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

古文奇賞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勝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太裕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問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若諸將軍欲與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
子具八羊之食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
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皆案今年

於手第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十人臣愚以為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
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
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
者詳議乃可

蕭望之單于朝位議

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
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
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
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鼠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

古文奇賞

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

黃霸單于朝位議

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
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解風慕化
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
在下

賈捐之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亡忌諱之忠敢昧
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便故

此篇開結
延伏前篇
其體亦可
謂也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盡美。曰：亡聞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欽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須臾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採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與兵連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清靜，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古文奇賞

卷之八

之文

王制之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開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皆有獻千里馬者。詔曰：營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皆逸游之樂，絕奇麗之勝，塞鄭林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營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

之事。錄骨頰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南，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寨，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聞傷於後。女子乘亭，朝孤兒號於道。老婦寡婦飲泣，老哭，遺設虛祭，想冤平游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聚久陷，連年流離，盡其城郭，相枕席於

古文奇賞

卷之八

之文

王制之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惟恤之，念欲驅士衆，拯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室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餓，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遠乎？駱越之人，父同川，而浴相引，以鼻飲，與禽獸共，其本不足郡縣置也。雖獨居一海之中，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之害人，未足慮也。自死又非賜珠，非有珠犀，瑤瑤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介也。臣竊以名義為重。若羌言。其暴師。曾未一年。兵出。踰千里。費。一。餘。萬。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積。之。夫。一。國。之。不。善。其。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所。帶。之。馬。當。及。春。秋。所。治。皆。可。且。亡。以。遂。願。遂。棄。珠。厓。專。用。饑。困。東。為。夏。

侯應龍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下。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木。日。墮。墮。于。依。間。其。中。治。竹。弓。矢。來。出。為。寇。是。

古文奇賞

其苑。同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微。起。亭。障。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塞。北。地。平。少。水。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邇。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知。恩。不。忘。之。恩。猶。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固。則。然。也。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

其。眾。不。犯。約。計。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變。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輒。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肯。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聚。眾。羣。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

古文奇賞

或因山岩。石。水。柴。價。落。山。樹。枯。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如。欲。以。一。切。省。從。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障。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畢。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諸。求。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漸。開。夷。狄。之。隙。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示。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杜欽論還賓使

前副賓王隆未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

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通厚蠻夷恩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阨非關所不能越也其鄉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侯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皆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真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八

臣

臣

食得以自贖國或貧小不能食或祭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食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阻者尺六十寸長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十餘里乃到縣度高隊木半脫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亡用非長久計也使業者

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答永杜欽受伊邪莫演降議

文選卷之八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誦稱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與于什嘗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費其通逃之臣是命一失之得而失一此之謂也臣而絕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臣等恐其詐也單于自疏不親過吏或和談為反計欲歸而生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而責此誠寇境安危之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八

臣

臣

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議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郭舜罷康居議

文選

本匈奴盛皆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安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尚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國中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稱臣訖不拜使者都護更至其國生之烏孫請使下丁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使故為

亡所都。以夸旁國。以此處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買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附。今事漢甚備。開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駱駝絕遠之國。非計也。

息夫躬伐烏孫奏

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早爰處強盛。居強煌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

古文奇賞

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早爰處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惟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巳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者。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

嚴尤諫伐匈奴書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亡策焉。當周宣王。嘗獵狝內侵。

王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蟲之螫。敗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根涿入遠。成雖有克獲之功。胡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資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晝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其寒。春夏其風多。賁。舖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皆。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輜重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川民力功。

古文奇賞

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資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晝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其寒。春夏其風多。賁。舖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皆。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輜重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川民力功。

不。可。以。立。其。人。之。兵。宜。縱。先。至。者。令。其。先。入。其。地。以。為。之。文。

西漢將帥與絕國之文

陸賈說尉佗

。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其。定。今。足。下。反。大。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大。子。抗。衡。為。敵。料。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王。信。約。自。立。為。西。楚。伯。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王。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也。天。

古文奇賞

卷之八

王

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使。君。臣。印。剖。符。通。使。君。臣。宜。郊。迎。北。而。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風。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漢。如。反。覆。手。

將軍請使匈奴書

國

。橫。州。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拔。堅。銳。當。矢。石。啟。前。行。弩。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若。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

。盡。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充。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

郭吉詰單于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前。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單。于。立。身。者。留。郭。吉。下。逐。而。終。不。能。有。加。于。漢。

衛青不誅蘇建

。青。幸。得。以。肺。腑。待。舉。行。間。不。患。無。威。而。周。勃。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雖。常。斬。將。以。臣。之。尊。寵。而。

古文奇賞

卷之八

王

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蘇。建。盡。其。罪。周。勃。等。

張騫論烏孫

。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何。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墊。烏。噉。肉。盡。其。上。狼。乳。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與。昆。莫。令。長。守。于。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遣。匈奴。擊。不。勝。以。為。神。而。漆。之。囚。羈。屈。之。不。大。攻。今。單。

于新開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減以此。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兄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人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

李陵置酒說蘇武

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木車。從至雍城。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劫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猶知從祠河東。后上官騎與黃門騎馬爭船。推隨騎馬河中溺死。宜

古來奇賞

李陵置酒說蘇武

李陵

李陵

騎亡。詔使稽留追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者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第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肯忽忽如狂。自捕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辜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

李陵置酒說蘇武

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弩怯。今漢且貴。陵幸

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營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渡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與武決。按陵武所往來書并樂府多屬作錄此二首以存其真耳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文選卷之八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袂罔不被靡。因朝冉從。馳定竿存。叩畧斯

古來奇賞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

為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按以西夷百姓刀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焚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

則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
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
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
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權
焉及陳厥或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淬出汜濫衍溢
民人登降移徙隨履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
決江陳河漉沈翫當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未寧當斯
之時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亡肌膚
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赫濯決乎于茲且夫賢君
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
古文奇賞
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
就驚乎兼容并包而勒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
蒼天之下其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
之內八方之外浸澤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
者賢君耶之今昔對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
闕遺矣而夫世殊俗之因違絕異黨之域舟輿不通
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數內之則犯義侵禮於
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
序文兄不辜切孤為奴繫獄號泣內擢而怨曰蓋聞
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易

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豈夫為之垂常况
乎上聖又惡能已故非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
動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歸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
億計故乃關沐若微軀何錢零山梁孫原劉道德之
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迷不閉
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懼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
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
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
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
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
古文奇賞
合在於此矣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
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
鷄鳴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
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
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
之激厲靡徒因遷延而辭避
幸武賢擊罕開奏
縱兵皆屯備南山非邊空虛豈不可久或曰至秋冬
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期今虜在境內土地寒苦
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

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齊三十日糧分兵並出
張掖酒泉合擊罕開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
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豈奪其畜產虜其妻
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入兵仍出虜必震壞

趙充國屯田事對

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一
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皆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
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和帝五年先零蒙封前等通
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
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匈奴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

古文奇賞

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
一世也問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
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弟妻欲
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
地出鹽澤過長阮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
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連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

趙充國議羌擊奏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間遠千里以一
馬自佐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
兵兵器難以追逐動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

馬牛羸弱
食不飽

此羌先與
匈奴合

大子孫
漢朝

逐水少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
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羌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
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
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其塞有通水少恆恐匈奴
與羌有謀且欲入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
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他種翹舉故臣愚
冊欲捐罕開闊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
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
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

趙充國陳兵利害疏

古文奇賞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論
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
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十也故遣開豪
雕庫宜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
楊王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鞬騎五千阻
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
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
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逆擊勢取勝之道也今恐二

兵少不足以爭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虜欲爲背畔故與罕開解仇結然其私心不能不恐漢兵罕而罕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起罕開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堂合精兵二萬餘人而罕諸小部附著者稍衆其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實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縣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八

三

趙充國

趙充國上屯田奏

文

趙充國

文

趙充國

文

趙充國

文

趙充國

文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芻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

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匹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應州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木而行繕繕亭浚溝渠治墜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至經水左右田事出至春人賦與人二十畝至四月草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八

趙充國

趙充國上屯田奏

文

趙充國

文

趙充國

文

趙充國

文

趙充國

文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其威畏其勢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藁芻藁於寄託遠近骨肉之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順天。當因地。利以待。可勝之。勝雖未。即伏。幸兵。決可。
 春月。而整。老。勝。元。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
 受。九。州。去。者。凡。七。十。載。此。坐。支。解。老。勝。之。具。也。臣。謹。
 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枝。吏。士。萬。人。留。
 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終。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老。
 勝。今。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老。勝。相。呼。之。
 漸。二。也。民。得。耕。田。作。不。火。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
 食。度。支。田。士。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
 士。沿。河。海。漕。船。至。臨。危。以。示。老。勝。揚。威。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以。間。服。皆。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克。入。金。
 古文奇賞
 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呼。之。老。勝。於。威。德。
 之。地。離。霜。露。非。疫。疾。墮。之。患。而。生。得。必。勝。之。道。
 七。也。亡。經。阻。道。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
 外。不。令。老。勝。得。乘。間。之。機。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州。
 并。使。生。亡。變。之。憂。十。也。治。陸。陸。中。道。橋。令。可。至。無。水。
 以。制。西。賊。傳。底。千。里。從。枕。席。上。遊。師。故。也。十。一。也。大。
 費。既。省。後。除。息。以。成。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
 便。出。兵。大。十。二。仲。臣。克。國。材。下。犬。馬。尚。衰。不。識。長。風。
 唯。明。訓。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趙克國上屯田奏三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老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夫。地。遠。客。分。散。無。事。早。開。莫。須。又。頗。
 暴。略。其。羸。弱。高。山。昨。還。者。不。絕。皆。開。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當。臣。愚。以。為。老。勝。破。壞。可。日。月。莫。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可。期。月。而。整。竊。見。北。邊。自。敬。皇。至。遼。東。萬。一。千。
 五。百。餘。里。乘。寒。列。隊。有。吏。卒。數。千。人。老。勝。數。大。衆。攻。之。
 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
 望。之。便。部。曲。相。保。為。營。壘。木。樵。以。望。敵。校。不。絕。便。
 兵。卒。飭。關。具。火。幸。通。就。及。并。力。以。速。待。老。勝。兵。之。利。
 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古文奇賞
 騎。兵。雖。罷。老。勝。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其。其。土。崩。歸。德。
 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老。勝。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
 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
 萬。人。終。不。敢。復。將。其。衆。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
 以。度。老。勝。必。死。解。其。衆。不。戰。而。自。破。之。册。也。至。於。老。
 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
 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
 零。老。勝。今。老。勝。絕。不。為。小。寇。則。此。兵。可。也。即。今。同。是。而。
 詳。中。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
 斯。事。而。自。計。其。所。以。觀。老。勝。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

復留邊中亦不可空如是。後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餉我。不虞之用。以濟。於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論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管。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引軍。雖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雖亡尺寸之功。餘得避。惟之使。而亡後。各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恩臣伏計。執其不敢違。斧鉞之誅。昧死。

陳愚惟陛下省察

趙克國請罷屯兵奏

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渴河邊。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筆黃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

初克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請未央宮成。帝嘗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克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克國圖。而頌之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

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裕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妻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皆周之宜。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克國作武。趙趙桓桓。亦紹厥後。

谷吉上書

元

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卷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存。捐不畜。便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亡。古文新實。

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宜論厚恩。不宜敢桀。若。禽獸。加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塞。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

甘延壽陳湯上疏

臣等。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大夏之西。以為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願陛下。

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吸隔陳克敵斬却支花及
名王以下宜縣頭素街蠻夷邸開決萬里昭昭
漢者雖遠必誅

西漢夷虜之文

關氏止冒突圍帝

兩王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
王亦有神單于察之

南越王佗報書文帝

發夷大長老佗佗味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
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

古文奇賞

漢書卷九十八

南越王

臣昔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
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
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子壯姪
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
罪使內使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章上書謝過皆不
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其第宗族已誅論
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不得自高皇故更
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
大怒削去南粵之藉使使不通老夫猶疑長沙王諫
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濕火中西有西

斷其衆牛麋南而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大亦稱

王西北有長沙其牛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

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南西北數千萬

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

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夜

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

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

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敗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

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

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

下

古文奇賞

漢書卷九十八

南越王

南越王

南越王佗去帝制令

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
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纓漢通不先

冒頓單于遺書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亡恙前嘗皇帝言和
親事稱書意合驩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聽後義盧度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
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
加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
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
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
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戍其長者得安其處世
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庫淺奉書請獻
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
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

南越王胡上書

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聞越與兵侵

臣臣不敢與兵唯天子詔之

狐鹿姑單于遺書

南有大漢北有疆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
自煩今欲與漢開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藥酒
萬石糴米五千斛雜繒萬匹他如故約則邊不相盜
矣

中行說說匈奴

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
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
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

裂敝以示不如胡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
示不如醢醢之便美也匈奴勤心歸漢矣

中行說折漢使

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
屯戍從軍當養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
膏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
功為事其老弱不能關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養
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次相保何以言匈奴輕
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父死妻其後
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亡冠帶之飾闕廷之禮中

古文奇賞

中行說折漢使

中行說

行說口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
飲水隨畜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亡事
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
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慈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
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害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
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
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繁城
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于作業嗟
一室之人顧亡多辭令謀謀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
之後漢使欲辨論者中行說曰漢使亡多言願漢

所輸匈奴糴米。糴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
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若惡則候秋熟以騎
馳蹀而稼穡耳。

烏孫公主上書

〔元〕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惟天
子救之。

傳介子持節使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不煩
師衆鉤町侯毋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
虜有功立為王並昭帝朝事。

烏孫公主上書

〔宣〕

年。老土思願得歸葬漢地。

烏孫昆彌上書

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
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世之治也匈奴之言簡世之亂

世之亂

烏珠留單于上書

〔元〕

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
盛德。

呼韓邪單于上書

〔元〕

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

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代誅。願入朝見。

伊秩皆對呼韓邪

〔元〕

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
祐也。我安得力。既以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
為單于侍使。汗漢不敢聽命。

古文奇賞卷之八

古文奇賞卷之八

伊秩

古文奇賞卷之九

古吳陳仁錫選評

西漢議律之文

張蒼等議律奏

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舉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仁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春當劓者劓鉗爲城旦春當剕者剕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

古文奇賞

西漢議律之文

卷之九

張蒼等議律奏

命復有笞舉者皆棄市舉人獄已決完爲城旦春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辜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行城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春歲數以免臣昧死請

張蒼之論法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貴上使立禁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

民安措其手足

胡建斬監御史奏 武

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伸先士大夫允大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奸人奸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辜以罪二千石以下行法焉承於用法疑執事不該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

路溫舒尚德綴刑書

古文奇賞

卷之九

胡建斬監御史奏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五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作之患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

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
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收前
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漸頒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
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
之時差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
者謂之誹謗遇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忠諫之聲日滿於耳虛美壅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積
古文奇賞
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
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
死者不可復生劉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賊以刻為明深者
為公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惟人
死也道在人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不忍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捕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所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秦豈從

財銀鏹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錄聽之徒以
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舉明也是以獄吏
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嫌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
大戚也故俗語曰責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
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臣竊為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
舉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數歲決川澤納
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詭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
古文奇賞
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
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鄭昌請刪定律令奏
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
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
斷不偏延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
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
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
龍首矣

張敞入穀贖畢書

臣

日八部州
有原

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
轉輸田事頗廢素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
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
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
入穀此入郡贖罪務益致殺以預備百姓之急

張敞入粟贖罪議

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
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
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舉人出財減舉以誅之
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典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者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九

五

張敞

張敞

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匪見知縱所不
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酌除今因此令贖
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篇小過赦薄舉贖有
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故備早衣二十
餘年嘗養舉人贖矣未嘗有也為憐涼州被寇
方秋饑苦民尚有飢乏病死道路況至來春將大
困乎不蚤應所以振救之策引常經以難愚後焉
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信也敞幸得備列邪以
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西漢書卷之九

蕭望之

蕭望之

民而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

竟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
好義也雖禁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
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
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
生食者得食是食富異財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
兄因執奔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
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
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
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九

六

蕭望之

蕭望之

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
戶賦口斂以贖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
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惠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
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蕭望之入粟贖罪再議

西漢書卷之九

蕭望之

蕭望之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經垂法為亡窮之規永惟邊
竟之不贖故金布令甲日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
天年父子相失今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
事也豈天漢四年常使死舉人入五十萬錢減灰舉

一。豪強吏民請奪假貨。至為盜賊。以贖其後。奸邪橫暴。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戍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哀止。愚以為此使死辜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西漢項寃之文

張湯謝舉書

張湯謝舉書

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今坐法當刑。妾傷夫。夫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得。雖復欲以過自新。其避十。也。妾願入為官婢。贖父刑。舉侯得自新。

張湯謝舉書

國

古文奇賞

西漢項寃之文

張湯謝舉書

湯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

鄭昌頌蓋寬饒書

鄭昌頌蓋寬饒書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張敞詣公車上書

圖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幸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

大臣素所厚。更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亡狀。枉法以誅之。臣敢賊殺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亡所恨。

劉更生論甘延壽等疏

古文奇賞

劉更生論甘延壽等疏

臣又聞于四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不常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詔指仰。神靈總百蠻之君。盡城郭之兵。出百步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塞欲戾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

古文奇賞

西漢項寃之文

張湯謝舉書

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臣服。莫不慕。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鄭昌頌蓋寬饒書。臣之勛莫大焉。晉周大大方叔。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燁燁焯焯。如雲。允方叔。征。公。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義曰。其。言。美。誅。之。人。而。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易之折。詩之雷。不。能。大。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

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
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
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晉齊桓前有尊周之
功後有滅項之舉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武
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
勞而屢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
以復費其私辜惡甚多考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
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
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舉甚下留邸而
古文奇賞
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還獲皆裂
受爵故言威武勳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功覆過
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
本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
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陳湯上疏
臣與史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
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
讐也

士伍尊請復丙吉後爵邑
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
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亡辜吉仁
心感動涕泣懷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
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
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
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
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
與郭微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尚夫白吉日
食皇孫亡詔今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
古文奇賞
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
組微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放湯數奏其養食物所
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豈豫知天
下之福而後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
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
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剛去臣辭專歸美於組
微卿組微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
不得比組微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莫欲終不言恐
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
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

杜欽訟馮奉世前功疏

臣等謹言

前沙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
侯便宜發兵誅沙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
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
故不得戾今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
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
為列侯臣愚以為此罪則到支漢量敵則沙車衆用
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
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
而奉世獨不封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旱鈞刑殊

古文奇賞

卷之九

杜欽

則百姓惑疑生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
立不知所從則百姓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信
命殊俗成功白者為世使表獨抑厥而不揚非聖王
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谷永訟陳湯疏

臣等謹言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
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
敢南鄉沙幕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
重也蓋君子聳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
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亡道聞于誅之

不加策慮偏倚義勇奮發卒與師奔近橫斷無

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讎計雪邊
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揚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
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皆不決
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管白起為秦將而殺鄧都非
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墮涕
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置之死地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
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焉言事為舉亡赫赫之惡周
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
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

古文奇賞

卷之九

杜欽

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
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存秦民之恨非所以厲
難之臣也永災異尤數計內則為深官后庭皆有駭
難之中臣妾之家由開之虞微舒崔行之亂外則為
諸侯下土將有與並蘇今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又曰
願存尚愛羣小不有為耳

谷永請勿治梁王疏

臣等謹言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
八閭門之秘聽中書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
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
陵驗既亡事實而發閭門之秘非本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猥彊劫立。博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臆斷。微亡益於治道。汗職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宜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季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招攷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按之。非人情疑存所。而誤失言。文吏尋不得轉移。萌牙之肯。加慰勿治。也。既已案驗舉寔。宜及王辭不服。語近尉選。上惠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若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

古文奇賞 卷之九 西漢書 卷之九 三

德爲宗室刷汚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

公乘與訟王尊書 之辭 國史遺 文部刊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浸強。吏氣傷沮。流毒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肯。有能捕斬。不受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畧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司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蜀除民反。農業

附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鵠。城西。萬華。窮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奸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計。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誅。尊以正法按。許皆伏其辜。奸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撻刺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乎。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是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承楊輔故爲尊書。作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醢過尊。太奴利家。利家梓博。

古文奇賞 卷之九 西漢書 卷之九 三

其姪兄子閔。拔刀欲刺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書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管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成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譖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賤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止。尊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暴。下不得

蒙料水之難。獨掩怨。誓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罪。亡
所陳怨。想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
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
身三期之間。下賢作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
士議。即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失誅之舉也。
請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
之誅。故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復選
舉之舉。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譏。以愬亡舉。亦
宜存誅以懲。詭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王參詳使
白黑分別。書奏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古文奇賞

西漢列傳之文

卷之九

公案典

辛慶忌等訟劉輔書

臣等以王垂寬容之聽。崇諫諍之官。廣開忠直之路。

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寮在位。竭忠盡謀。不愚後患。
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咎。竊見諫大夫劉
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
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于此。旬日之間。收下秘微。臣
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
士。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舉宜隱忍。
而已。如有大惡。宜恭治理。官衆共之。管趙簡子殺其
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

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肯也。而行慘急
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
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
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微公卿以
下。見陛下進用輔。而折傷之。暴人有恩心。精銳銷
滅。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
也。臣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政育訟甘陳書

延壽湯為聖漢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

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

古文奇賞

西漢列傳之文

卷之九

公案典

辛慶忌等訟劉輔書

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亡窮。應是

南郡獻白虎。邊陲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
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
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
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亡
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
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
不能自明。卒以亡辜。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
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
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

西漢書

之盛。大。揚。人。之。功。以。慰。敵。人。之。身。以。快。諸。不。病。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器。又。亡。武。帝。薦。延。皇。後。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風。家。進。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實。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逐。使。亡。逃。分。崩。成。無。處。所。遂。鑒。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還。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復。糾。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傷。辱。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申咸為師丹上書

古文奇賞

丹。經。行。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情。慙。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洩。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唐林亦請復丹爵邑曰財覽衆心有以慰復師丹之臣

孫寶救鄭崇書

臣。聞。疏。不。隔。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舉。刺。不。敢。避。貴。幸。之。勢。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解。究。疑。昌。與。崇。內。有。緼。介。浸。潤。相。附。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寬。譴。虧。損。國。家。為。謫。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

六信少府猛議王嘉罪奏

哀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皇。探。意。立。情。故。奴。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辜。明。王。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舉。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予。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為。舉。舉。惡。雖。者。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答。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焉。

西漢治河之文

延年治河書

武

古文奇賞

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今。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戍。防。備。塞。于。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塹。之。患。天。下。常。簡。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

鄭當時請穿漕渠

武

興。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懸。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

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

番係請作渠田 武

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

或言通褒斜道 武

抵蜀從古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

古文奇賞

兩漢書河之文

十卷

四

百里而褒水通河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河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河亡限便子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

河決歌 國

大體明詩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臨河決兮開彈為河彈為河兮地不得寧功亡已昔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通道絕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汎濫

不止兮愁吾人藹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一曰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迂兮浚流難塞長芟兮流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臯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舊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塞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亡水災

馮遂治河奏 降賦

隄承河下流與兗州東縱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需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

古文奇賞

兩漢書河之文

十卷

四

川煎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決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需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今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洩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昔郭昌穿直渠三歲河水更從歲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且直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其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平當治河奏

九河今皆寔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李守論治河疏

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于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勝計。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而勿塞。以觀水勢。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賈讓治河奏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效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而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

古文書賞

平當治河之文

賈讓

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溢。皆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皆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隱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堤。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順直。南與故人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千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此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堤。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在餘里。開河再西。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次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汎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皆大禹治。

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此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好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避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

古文奇賞

西漢河之文

三

七

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避害亭高四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之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避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水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

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隅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不道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牛失作業水行地上涇潤上徹民則病涇水皆立枯而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漕則鹽鹵下墜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代買薪石之費數歲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種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

古文奇賞

西漢河之文

三

七

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免師丹築山崩地震河決東涌司空之職猶廢王延世隄防三句立塞其以年爲河平正得下策

西漢侯王之文

項羽責宋義

圖

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芋菜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以救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

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韓王信說漢王

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吐。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敝。恐不能予。此所謂婦

古文音義

西漢書之文

項王

王

人之仁也。項王雖伯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王。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於威。置耳。名雖為伯。寔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已封。少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二十萬。惟獨邯欣。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亡不恨者。今大王舉兵東來。可傳檄而定也。

張良說沛公

秦兵出關。未可轉。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豈易動以利。願沛公日留。韓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戰諸山上。為疑兵。令鄒食其持重寶。秦將九江王。黥布。楚泉將與項王有怨。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

存亡故不

古文音義

西漢書之文

張良

王

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此而即欲指之指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張良遺項王書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取復東。

陳平說漢王

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于行功。當也。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附。然大王能使人以廉節之士之頑鈍嗜利。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知。棄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願楚有

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昧龍且周。雖之。屬
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指數萬斤金。行反間。問其
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諛必內相。誅。漢因
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諸侯王請定帝號疏

楚王韓信。韓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衛山王
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
昔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秦
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德厚
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手抄本

位號比。儼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宜

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韓王信上書

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

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陛下摧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
不能。及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
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及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
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蠶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
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憤於吳世也。今僕亡匿山谷。

間旦莫乞貸。蠻夷僕之恩。歸如。渡人不忘起。盲者不
忘視。執不可耳。而助

田橫耻見高帝

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
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
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
獨不觀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
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
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

西漢策士之文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手抄本

陳餘遺章邯書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
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
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
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
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
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
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
秦。無恩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
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

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執與身伏
鉄質妻子爲僇乎

表生說漢王

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顧君已出武關項羽
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泉間且得休使韓信
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陽未晚也如
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

蒯通說范陽令及武信君

竊竊公之將歿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
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

古文奇賞

卷之九

表生

一

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
慈父孝子莫敢刺辦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
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
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
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
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
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
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
不戰而略地傳檄而下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
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

表生說漢王

畏威貪而重富貨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
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
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
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
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
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
而千里定者也

蒯通說韓信

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
響應魚鱗櫓選燦至風起當此之昔憂在亡秦而已

古文奇賞

卷之九

表生

一

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
骨於中壘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關逐北至于榮
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間迫西山
而不能進者三年于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
維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
榮陽傷城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
夫銳氣挫于險塞而糧食竭于內府百姓罷極怨望
容容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
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于足下足下爲漢則
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

不

夫

古

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四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于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探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齊矣。蓋齊天與弗取，反受其咎。皆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執應之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

古文奇賞
古之所謂
古之所謂
古之所謂

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智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蠶蠶之致螫；騏驎之踟躕，不如驚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拙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

廣武君說韓信

方今爲將，君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

內

內牛酒，日以至以饗士大夫，解兵北首，燕路而後遣，燕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諛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鮑生與蕭丞相。

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止必益信君。

召平說蕭何

古

古

古

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發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謹謝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

田官賀高祖會韓信

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就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

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齊王矣。

柴將軍遺韓王信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舉急自歸。

隨何說黥布

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非卿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越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衆日夜會。

古文奇賞

漢書卷之九

宋書

卷之九

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度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資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阜榮陽下蜀漢之衆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輸千里之外楚兵至榮陽成阜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危。

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命

漢書

鄒奇說呂祿

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

古文奇賞

漢書卷之九

宋書

卷之九

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

西漢奏記之文

陸賈與諸子約

周

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還來過它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亡久思公為也。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 國

竊慕不肖貴以禮屈類之游不以遠近為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昌黎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士大夫相如何必接應而游垂髮齊年假伏以日教哉

東方朔與人書

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

深山中

高遂說魏其

古文奇賞

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歿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毋類矣

司馬相如答犍牯盛覽書

竊者合羣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寶一經一緯一

鄒長倩遺公孫弘賢良書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

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入如

五絲為繩倍升為絙倍絙為緇倍緇為紀倍紀為

縷倍縷為終倍終為少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

効名節亦復如之少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

君素絲一緇僕滿者以土為器以布錢具其有人寶

而亡出數滿則撲之土蟲物也錢重貨也人而不此

積而不能故撲之士仰聚歛而不能故者將存撲滿

之敗可不戒歟故贈君撲滿一枚倚壁盛與山川阻

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勛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

知弘與慶等猶知乞骸骨

司馬遷與摯伯陵書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

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

玉潔不以細行苛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

司馬遷任安書

文選 司馬遷 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未嘗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能爲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傾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鬱悒而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執令聽之蓋鍾子期歟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

古文奇賞

西漢書

司馬遷

卷七

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舉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雅忍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過僕拳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耻辱者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詎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下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管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

古文奇賞

西漢書

司馬遷

卷七

表絲髮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才之人事關於官豈莫不傷氣况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畢輩數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亡一遂苟合取容亡所短長之效可免於此矣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皆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閭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貧不羈之才長亡瘠曲之譽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素薄伎出入驥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越舍異路未嘗啣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

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而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蚩謔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效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血飲泣。張空拳。自白刃。非死敵。陵未沒。昔使有來報漢公。

古文奇賞 卷之九 司馬遷 李陵書 卿工侯皆奉。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恐。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但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效。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

以自順。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再之。繫獄重罪。為天下所笑。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丹剖膏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罪。當此九牛亡一毛。與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許與。故節者比。特以為為智窮。舉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古文奇賞 卷之九 司馬遷 蘇武傳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不誣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受辱其次剔毛髮。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計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勵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有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昔。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

也。相與里李斯相也。其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解張紫獄具畢終戾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卸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譽鄰國。及舉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凌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計已也。今僕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九

三

一

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義何處不勦。焉僕雖怯。與欲苟活。亦願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綆綆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倣儔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伯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斷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今秦說難。抵憤詩三百篇。大抵賢

夕飯不飽
信人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九

三

一

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明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章。略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二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誹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戮笑。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在。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霜衣也。身直爲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岩穴邪。故且從容浮沉。與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餘樂云。文字最惡。弱所謂弱者。襲前人之句。弱也。樂前人之氣。亦弱也。續前大夫之招者。多矣。不如子云。反離騷。自成一言。只襲與不襲之辨耳。

李陵與蘇武書

子卿名聲冠於國籍分義光于二國形影表于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亡窮之寵永明白于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厄坎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二千餘里雖身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邪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為禍先忠者義本今為重患是以彭越赴流屈原沉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邪行矣子卿思若一體分為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為思人殊俗異處生斷絕何由復達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九

李陵

李陵

李陵再報蘇武書

文選卷之九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省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勲勲有餘骨肉陵離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亡暗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九

李陵

李陵

益復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舉小不蒙明答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亡益適足增羞故每懷臂忍辱報復荷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其方之樂極令人悲增切也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皆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裏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驍之馬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果帥使三軍之士視歎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皆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拔乘創痛死命爭首死傷積墊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于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痍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

人無足鐵猶復徒首奮乎為先登當此也天地
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卑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
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晉高皇帝
以三十萬眾困于平城當此之昔猛將如雲謀臣如
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
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效然陵不效也子卿
視陵豈餘生之士而惜歟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捨
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
乏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效不如立節滅名不如
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效三敗之辱
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
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
仰天推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
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醢錯錯受
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
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譏並受禍敗
之辱卒使懷才受諷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
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
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
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皆以單車之使適

乘之虜遭皆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
別北之望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惟
此天下所希聲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
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
千乘之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
子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爵
侯祿祿會侯之類悉為卿大夫子卿如此陵復何望
且漢厚誅陵以不效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
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
思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效如歸陵誠
能安而主豈復能春春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并
其文墨和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
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必為異域之鬼長
與足下生永辭矣幸謝故人勛事聖君足下胤子無
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昔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
首
蘇武報李陵書
冀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還夷作逆封豕造孽豺狼
出爪推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藏於胡塞之地

取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昔。生不足。死不足。所以忍困強有。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降爵厚寵黃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承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刷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縛。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無異向使。若服節衣。難書功竹。傳各千代。茅上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

古文奇賞

西漢書之文

卷之九

古文

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脫重遣。義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予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道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致生隔絕。皆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

杜延年奏記霍光

吏縱舉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其亡狀。延年愚以爲承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過。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

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譴。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丙吉與魏相書

朝廷深知翁行直方。且大用。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不顯其能。

張敞與朱邑薦士書

固

明王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胃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

古文奇賞

西漢書之文

卷之九

古文

陳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執異也。管陳平雖下魏情。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張敞與嚴延年書

管韓盧之取狡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少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嚴延年答張敞書

河南天下喉咽。二川餘弊。秀盛承穢。何可不鋤也。丞相史與韋玄成書。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于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掩而不宜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閒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妙在合盟

王生予益寬饒書

唐文苑文體明詩

以刑餘為名以法為名以法為名以法為名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古文奇賞

西漢書紀之文

注

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辭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遜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言之權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訕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楊惲報曰方當盛漢之際願効旃無多誤○四子講德論亦多義矣

鄭朋奏記蕭望之

五

唐文苑文體明詩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

東晉書紀之文

黎庶莫不惟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阜修農圃之囿畜鶴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踐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道業親口父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蘊錄錄奉萬分之一

杜欽奏記王鳳論馮野王

竊見今日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

古文奇賞

西漢書紀之文

注

谷永謝王鳳書

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子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罰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舉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

兄覆育子弟。誠亡以加。晉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與齊客。陷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或子。何况將軍之門。

谷永與上音書

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晉善將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審著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占故能遷咎。延舉轉禍為福。永始四年。勅列侯近臣。省以奢僭。詔制吏民。恭效。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

谷永與王諱書

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委委象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慨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發揚。前分局間。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主威賢舅。執管輪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同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閤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為君侯安此。

谷永戒段會宗書

足下以乘遠之今。德復興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吝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止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承運。亦足以復雁門之騎。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

李尋奏記程方進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奔。角弓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愼朝莫。上亡惻怛濟世之功。下亡推讓避賢之効。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勑。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專作。威福。臣所厚聞。惟君侯。後北公報私橫。願無以畏。臣。以重。天下。

劉歆與楊雄書

非子雲。澹雅之才。沉鬱之思。不能經年。問志。以成此書。歆曰。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又曰。書。歆曰。就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

班婕妤報諸姪書

記言屬見元帝所賜婕妤好書以相比元帝被病無
但鍛鍊後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
謝實若家人夫婦相予書矣故畧陳其長短令汝曹
自評之

班嗣答桓生借老莊書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不結聖人之
網不綰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
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羶鎖伏周

古文奇賞

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華既繫學於世教矣何用大
道為自眩曜筭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
復失其故道遂匍匐而歸恐似此類故不進

古文奇賞卷之十

論衡

王充

故為善于不欲得善之望雖善不見愛為不善于欲
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作無益之能納無補
之說以夏進鑑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
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
名為遇猶拾遺于塗撫棄于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
輔禽息之精陸慶鮑叔之魂歟若是者乃遇耳遇
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

古文奇賞

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
俗固常通人所護嫉也篇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
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
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
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
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
長壽乎篇夫今雄雀施氣于鴈鵠終不成子者何
也鴈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
意苴之軀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
形乎燦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

夏商周

為季子分

記太煩然
于此歸不
於過其
尚論之若
也

二會其初

漢書之

漢書之

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跡之人一鼎之鑠銅也。
 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
 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
 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妣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
 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奇怪季
 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于地季
 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
 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于塗明矣既不耻取
 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
 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
 古文奇賞
 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于
 路非季子之操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實
 也言其恨悲驅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
 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為濤世人必
 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蘄子
 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
 能發怒于鼎鑊之中以烹湯茹汁灌從旁人子胥亦
 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于鑊
 湯勇于江水哉。人若恨悲也仇讐未死子孫遺在
 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為會稽立置太守子

不亦不

胥之神復何怨苦為濤不止欲何求索。秦始皇渡
 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
 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
 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精為風也。昔虛景公出
 三尊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官復下歲紂紂宜
 為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紂皆近百載是
 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
 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禰當君若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
 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變虛傳
 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
 古文奇賞
 冥人馬不見于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
 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于是風霽波罷此言
 乃虛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
 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過瞋目
 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已之惡也風
 何有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貫之乎
 如風天所為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為瞋目麾之故
 止。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
 之日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
 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為變動然尚未可

良辰不
對街

古文奇賞
卷之十

論衡

漢王充四
四

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今日反使聖人
麾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 夫人哭悲
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
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動也夫雍門子能
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
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
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
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
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
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
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
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
二子感動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
夫燠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
庖厨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
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
鑊水庖厨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天之易

古文奇賞
卷之十

論衡

漢王充五
四

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與怨痛使
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
熱乎 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
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癰病傳書之家信以爲
然世人觀見遂以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
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
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
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 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閭
虻能不入其舍乎閭虻不能避賢者之舍理蟲何能
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閭虻異夫寒溫亦災
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
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
感虛 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
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
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
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
則武王德賁舉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
立 傳語曰紂沉酒于酒以糟爲血以酒爲池牛飲
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其甲子夫紂嗜酒亦欲
以爲樂今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

在深室之中。閉窓舉燭。故曰長夜。令坐于室中。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為樂耳。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贊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論增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繫。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儒增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黃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古文奇賞。論增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黃光上書于漢。漢為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為實事也。藝增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于齊。猶段干木。不仕于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

金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為二子見誅之故。不消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餐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樸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閭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賞之。乎賞。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周公問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贊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古文奇賞。論增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為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到而棄之于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刺而棄之于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到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

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于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韓夫文吏更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于職。長于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勅。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儒者寂于空室。文吏詳于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

古文奇賞

漢王充

卷之八

守隘屏氣驅馳。日以巧屏。窺日以拙。非材。頻知不及也。希見闕為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日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上未嘗見。巧女未嘗為。異事。詭手。暫為卒。賄顯露。易為猶憤憤焉。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于法。誠為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合于律。無乖異者。有。學士簡練于學。成熟于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眾石之間。工師鑿掘。鑄

鑄鑠乃成器。未更鑄。鑠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蒙。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徵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

古文奇賞

論衡

漢王充

者有雲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衰。鳥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鳥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于塗矣。少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什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強矣。吳不

以知為力
通一層

冰仁義
力又進

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志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鋪所以能振地者踞蹠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于獵人同樊鄴于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鄴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

古文奇賞 漢王充十

使樊鄴者以入秦收欽文書也。眾將拾金何獨授書坐知秦之形執是以能圖其利害眾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率案儀律之功重于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方所以為力者或學或卑孔子能舉非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

故曰金重
之出無微
以知來
無食也

所卧戶三百盡閉使持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為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于學者尸尚能行者也。子國之往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于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為城夫經傳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于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強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故器空無實饒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關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關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東成令董仲綬知為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別通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

古文奇賞 漢王充十

無所中之
造則虛妄
之語多論
者所以作

古文奇賞
卷之十
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于助思極宵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王公子問于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于下有榮葉于上有實核于內有皮殼于外文墨詞說上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

居屋在其
上大爲此
氣余首屈
大夫而自
宋王以下
皆不錄江
以屈子在

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直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曾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牟開半書疏文義奪于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旣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勸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末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

瑞也。天曷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足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蓮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爲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辟諸瞽言之徒。言事粗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蔽。濇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趙奇賢儒

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繫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告

古文奇賞

論衡

漢王充

宜于用牲。用牲不宜于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于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賜也。賜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于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甚矣。齊晏有楚國之安。夫篇。董仲舒申春秋之雪。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

漢書

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如龍。墻壁繫孟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埽。以盧爲柳。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

古文奇賞

論衡

漢王充

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神在木。人則零祭者之精亦在土。龍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上龍之象。果有狀也。龍變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闊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涕淚伏少久則出行。各恍忽矣。龍能相。桓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相楊者。尚復不能知世。備懷庸庸之知。齋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也。

人有伎術而聚者鳥亦有伎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鸞應宣帝之時俊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鳳鸞聖人不能自免于厄而鳳鸞獨能自全于世是鳥獸之操賢于聖人也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為愚于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鸞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及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使鳳鸞審為聖王見則幸宜皇帝聖人也如幸宜帝非聖則鳳鸞為賢來也為賢來則儒者稱鳳鸞麒麟大其實也鳳鸞麒麟為堯舜來亦為宣帝來矣夫

古文奇賞

論衡

卷之六

如是為聖且賢也指瑞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王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為平矣即屈軼已自生于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于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

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聽訟人斷獄乎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于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于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啟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于西或時晨出于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啟明長庚矣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景星夫如

古文奇賞

論衡

卷之六

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事是應夫曹參為相若不為相汲黯為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謹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為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偽故一見恍惚消散滅亡有為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

久見也。自然 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故

其板木偃禾頗為狀耳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

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

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

雨荀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

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荀謂秋夏之

雷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而為恩

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

喜乎 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

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

古文奇賞

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乎。生聖

人而為雷雨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

角之音風雨暴至荀謂雷雨為天怒天何憎于白雪

清角而怒師曠為之乎。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

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

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

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

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為乎。夫天道無為如天

以雷雨貴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

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與師動軍頓兵傷士

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起敵何天之不憚煩也威

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

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

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

子弟謹良矣齊世 武王伐紂庸蜀之夷左戰牧野成

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燕微戎狄攻周平

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

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

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

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

古文奇賞

室因為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實地

西王母國在絕域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

今哀牢詔書諸降附歸德何如時援遣將機討獲虜

生口千萬數夏禹保人吳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

虞國界吳為荒服越在九夷劉衣關頭今皆夏服褒

衣履易已蜀越得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

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

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于嬖巫楚王英惑于狹客

事情列見孝明三有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逮斯遠矣

楚外家許氏與楚主謀議孝明日許氏有屬于王欲

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于法。隱強疾傳。懸書
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思犯。奪爵土。惡其人者。憎其
骨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自嗣。祀陰氏。二王
帝族也。位為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
已褒矣。隱強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
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賦闕宣帝之時。畫圖。漢列
士或不在。于畫上者。子孫。則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
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
見漢美。後世怪之。源頌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
郎吏。莫能曉。知微。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
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
詔。于吏更當霸。幸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
亦不減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
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適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
多其文也。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
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
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
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為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
能為。子山為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

永平中。神雀羣集。奉明詔。上爵。頒百官。頌上文。皆
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殺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
覽焉。夫以百官之眾。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
何。幸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
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若。山。子
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
成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于。若。千石之官。快
桓。若。山。之書。富。于。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
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
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空為哉。誠見其美。懽氣發于內也。孝明世。好文人。
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
以全。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
邇。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
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于。斯。天。嬰。賜。者。星。辰。曉。
謂。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為。盛。故。文。繁。淡。也。望。
屋。知。名。家。睹。喬。才。知。傳。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
子。相。人。以。眸子。為。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
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思。而。
日。多。采。蹂。躪。文。錦。于。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

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

子

雲作法言。蜀富人賞錢千萬。願載子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園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或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子筆集成。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止僞。安宜妄記。足蹈于地。跡有好醜。文集于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佚文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

古文奇賞

論衡

廣雅

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

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爲鬼。必明于伯有報仇。投讐禍。繫于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無死。則謂無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預死爲鬼者。則將云不預死之人能爲鬼。子產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產不能預死之說。通于伯有塞于子產。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也。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况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爲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之占。自有爲使。使鯀死。其神審爲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

古文奇賞

論衡

廣雅

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管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管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管侯之疾適當自墓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死爲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于水中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漢王充

卷之十

精氣消于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于江屈原善者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平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于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于泗水之側乎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聞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聞也鄭國聞

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大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紀妖諺曰聚口燦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燦金道口舌之燦不言按木燭火必云燦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類也夫深山大澤龍地所生也此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于美色禍難所發由于勇力火有光耀木有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漢王充

卷之十

容貌龍蛇東方木舍火精故美色貌麗勝附于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爲禍難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爲毒酒難多飲蜂液爲毒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小人難近好女說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士致殃四者世之所忌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行自汙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于口舌一因潰亂言毒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大平百災消

滅雖不逐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解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于天地猶毫毛生于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

古文奇賞

論衡

卷五

何而芻蕘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口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械而指之斃于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秦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腥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械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概舉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械指鮑之身矣記高皇帝封吳王送之相其昔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景帝時晁錯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海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諸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實知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臂夏無且是矣荆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于燕邇邇不能爲秦所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賢良且以藥案提荆

古文奇賞

論衡

卷五

軻既而天下名軻為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為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樂棠提劍客益于救主然猶稱實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就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推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為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定賢篇

古文奇賞

論衡

漢書

卷之十

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蕩土人無文則為僕人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為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書解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紀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鳥之卵出王野顧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案書才篇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合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

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而稱師賦義偽之說與城佩紫請虛妄之書對作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為深覆及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于簡札之上藏于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荻露猶玉剖珠出乎燭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聞目聆然若聵之通耳言瞭于耳則事昧于心文察于目則篇留于手自紀篇

虞淳熙序論衡曰仲任以其志鱗慕遠師彪比鳩

古文奇賞

論衡

漢書

卷之十

之學游諛聞之實而隔薄往耳目執人變矣故其紀曰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然若目之聞目冷然若聵之通耳言不可旋縷也洛陽之市豈無縣黎莫難而仲任以其神營魄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乏而予之天下仰掇焉故其紀曰王剖珠出玉剖則鳳璞莫隱珠出則魚骨莫裏言不可襲與強而口中為沽也徵歟中郎匿之帷間白傳匿之帖外焉總匿之林表而宋士匿之櫝中珠沉玉瘞耳目幾廢政也燔竹戎也鑽李茲其埒耳已讀衡八十五篇竟十餘萬言乃喟然稱曰是何能隱哉

處無龍子之跡詩禮並名與世席無禽凡之容進
越皆登秘府仲元伯也猶既况其凡乎上物則
苗神物時苗家變通陽靈族司馬安所祿天真之
服聞其名山而化如婦者夫耶故漢之帷架之林
唐之帷宋之帷簡之帷也量而出之無多斯人彼
遂以爲鏡利子驕泰至則寒明月夜光無因而至
前則匹士按劍遇相與匹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
諸子之不平平之于吾衡焉

中論

東漢徐幹

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烹冰焉久而愈足顧所
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夫獨
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
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
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開鳳鳴
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
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于遠乃學于近故以聖人
爲師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
從之然離儒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于器械矜于
詞藻其學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復先王之
心此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東漢徐幹

徐幹字季子
東漢人
官至中郎
文學之士
著中論

慮而不知道者三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
有檢故對妻妾不可得而驕也雖朋友不可得而輕
也昔宋微辟首于基局陳靈被禍于戲言閭郢造
逆于相誦子公生獄于當寵是故君子若身也謙在
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君子之交人也歡不
不怨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許學而不虛行易說而難
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小人朝爲而夕
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
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
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
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
惡之甚也懷疾者人不使爲醫行穢者人不使畫
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于勝人乎何有不能
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入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似之
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修誰謂華佗之
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修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
矣天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
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
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爲不善

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是而遠所易。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徐偃王知修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管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改役。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行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誦懷乎得亡。假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

古文奇賞

業而寵狎之斯術之于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于身情志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無氣禁竭。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自是而後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于外然其知謂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備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雖語我曰吾為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涓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生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

以偽成紛紛擾擾馳騁不已其流于世也至于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貽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却庭其莒牟夷邪黑肱以上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夫為名者真偽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

古文奇賞

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于殺人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考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不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于職業而不遑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先王取士官人之有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于人也故無交游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

以誠慤姦說不與邪彼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
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
不由于鄉黨。考行不本于閭閻。多助者爲賢才。寡助
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
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虛譁
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藝。不治德行。講
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欺
揚。迭爲表裏。倚杙生華。帷幃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
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
羨慕者前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

古文奇賞

中論

漢書卷之六

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
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餼不暇餐。倦不獲已。殷
服法。伴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
得人自矜。以下士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
卒。傳問炬火。夜行關寺。不閉把臂。振腕扣天。矢誓推
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于官曹。繫囚積于囹圄。而
不遺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講道講德也。
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于朝。而儒門生
于官。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爲之辭。而實以教弟子。亦
不愛然其于事也。至乎懷犬大之容。而襲婢妾之

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覓利仕進。然
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
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敗。乃至于是乎。且夫交游者
出也。或身歿于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乳獨之
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閉門分離。無罪無辜。
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
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况無君命而自爲
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
之情也。交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
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詩云

古文奇賞

中論

漢書卷之六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乎。歲者皆令德
之謂也。天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
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
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
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賢者
之爲物也。非若美嬋麗妾之可觀于目也。非若瑞冕
帶裳之可加于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于口也。
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之名。
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于朝也。且
無食祿之費矣。其弁之爲人也。內實如外。分

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于是資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養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于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爲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東漢荀悅

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修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于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翹翹臺殿也如荏苒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滌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措每無一差彼之惡我也如是其有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始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戢尸此

之謂也

申鑒

東漢荀悅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泗泗水行泗水上也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既不能舟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泗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上無道德曰荒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勿越也不縱不絕爲之限爲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政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况尺乎鐵惡細善不可閱掩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東漢荀悅

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于野也則爲私者寡矣論語掩若亂之墜于渙也則可信者解矣舟之載流橫渡不可信者喻善不可偽也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夫豐貪生私廣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愈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今謂祿曰時賈也祿依食食依民衆相澹澹古給必也正食祿也省閑冗官水災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賣買由已是專地也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漢孝武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

於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王莽更造大錢重十
銖又造契刀錯刀與五銖凡四品並行莽即真刀
契刀錯刀及五銖更造錢貨六品而民便五銖
市買莽下詔禁絕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世祖受
命復五銖曰今廢如之何今謂廢帝時廢者初平元年
也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此制宜復曰錢散矣京畿
一作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
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日散日虛日
錢皆言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
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千左用
之于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言五
得及遠他物以五銖買言五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
古文奇賞

不憂其不行也厥後曹操爲古者天子諸侯有事
相選明五銖說之言驗矣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動爲春秋
春秋言爲尚書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按漢書成敗無
不存焉下及上庶等各有異按漢書作咸在載籍或
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紀以得失一朝而榮辱
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銅賞罰以
鑄法教宜于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盡則集之於尚
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說常爲善惡則書言行
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
朝獻則書皇石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光武則貴人公
古文奇賞

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矣。夫無劍之錯無塞

如使遠者揖讓百拜非禮也。君急者無敬故憂者

弦歌鼓瑟非樂也。愁戚者不和故禮者敬而已矣。謂

百拜樂者和而已矣。瑟歌鼓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

必禮樂存焉。爾敬和斯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

也。身之法象固不可不潔。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

外矣。容止者人之符。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

言行者人之標。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明者心

尤不可不慎。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

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

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公孫子曰。性無善惡

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渾。惡混修其身。篇曰。人之性也善

所通善惡之馬與。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

不獨惡。情惡者性必惡。故曰相應。曰問其理曰。性善

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

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

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

究矣。惟向言爲然。或曰。人之于利見而好之能以

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

情。則情獨行爲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

也。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

親誓而後固。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

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

同于道。化故不可變。量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

而流于俗。俗故易。昭昭。同于道故不與俗浮沉。

道故超俗。或曰。修行者不爲人耻。諸神明其至也

乎。曰未也。自耻者本也。耻諸神明其次也。耻諸人外

矣。夫惟外則惡。積于內矣。故君子審乎自耻。德比

于上。上謂欲比于下。下謂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

下。故知耻耻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

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况其爲愚乎。固陋斯安。况其

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

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雜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贊府。與孔

融及弟或同侍講禁中。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

此中鑒所爲作者。益有志于經世也。然當時政體

顧有大干摠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

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

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

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于詩。無劉向之

憤激而長于諷其穠言等篇頗似楊雄法言雄曲
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為優夫

潛夫論

東漢王符

夫道成于學而藏于書學進于振而廢于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于都巷匡衡自鬻于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東漢王符

隱世亦可
作改否則
不如此矣

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益謙故仁以義貴于彼者天賞之于此以邪取于前者衰之于後本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獨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况乃盜天子得無受禍焉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回弗為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過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是錯雅

為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于君也可謂

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是錯

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大

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

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

則夫子削迹叔嚮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靡

替何敵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上者也

今世主之于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

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

懼失麟鹿而獲艾假奈何其不分者也末遇風之變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東漢王符

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聞耳之聲亦將別矣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吸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節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詰關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兇惡狡猾易相寬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群僚舉士者或以頌譽應茂才以祭逆應至孝以貪饕

論曰
一生之福
盡是為天

論曰
千鈞之
一髮以死

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闇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頑愚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夫生計稊梁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為不若姦佞闇茸諛諛言者

古文奇賞

此其將亡之徵思王莽與漢公卿收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詔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莽之篡位唯安眾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已毀顏諛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真士

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政本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黃賢王以為忠天以為盜。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人常禍傷寵也。忠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貢座繁其狀德侔顏淵冉甯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為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為譏此非其實之効夫說梁斛食肉有好于面因而不若糲粢藜蒸之可食于口也圖西施毛嫱可悅于心而不若醜妻

古文奇賞

陋妾之可御于前也虎張高譽彊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于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于官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昔宣皇帝興于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于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減少戶日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小瀝血于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群臣畏勸兢思其職

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凰而來麒麟天人贊
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
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
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三非獨鄉部辭訟也
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于小吏終重寃于大臣怨故
未嘗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寃結而不得信猾
吏崇姦宄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
以多饑窮也于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俱以人功見事
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
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
古文奇賞
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
人獲餉是爲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
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消太平何
從作孝明皇帝嘗問今日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
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
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
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
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愛
朕脉規規常懷好唯昧目前利不顧廉耻苟且中後
則解奴抵以致禍變者比肩是也非唯細民爲然

自封王侯貴戚豪富尤多宇之俱舉驕奢以作淫侈
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
慙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
啾罵詈晝夜鄢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人于死亡
羣盜攻剽劫人無異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
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
責者必非救饑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
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湎爾春秋之義責知詩率孝文
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日免國
弄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
古文奇賞
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
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欲紀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
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斷假使公卿子弟有被差禍朝
夕切急如遼民者則競言當誅差矣今苟以已無慘
怛寃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陶陶問濟卧
委天聽差獨往來深入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請闕諸
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
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
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閒虜復爲害軍書
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

庶曰式滅覆出爲惡。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況棄人乎。邊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糧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便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疆。破州滅郡。日長炎滅。破三輔。單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騷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今公卿苟以已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餒羸爲謀。若此。未可謂知爲臣若此。未可謂忠議。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東漢書

情僞預禍福之所來。乃能盡羣臣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羌始判。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害。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讐。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已。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疆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

殺也。其爲酷痛甚于逢虜。逢虜。逢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遺。索。奔游。連。地。或殺宗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爲公奴。婢。遠見。販賣。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憾天。致。致。尤。連。且。夫。士。重。還。戀。慕。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代。馬。望。非。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留。雖。知。禍。人。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索。非。此。上。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東漢書

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還劫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號。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依官。吏。家。迫。將。威。嚴。不。敢。有。犇。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饑。遣。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兗。豫。荆。揚。蜀。漢。饑。餓。死。亡。復。失。大。半。還。地。遂。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韓。安。國。能。遣。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斬。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况。乎。末。塗。之。下。相。哉。聖。人。常。慎。微。以。救。其。終。

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
萬億許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柯辭條萬鍾
小夫貪于升食世有可忠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
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
則懼失賢信之明註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
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
夭夫形體骨幹爲堅強也然猶隨政變易又況乎心
氣精微不可養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
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後賢雖有憂君
哀士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沉吟觀聽行已者

也。聖深知之。皆務正己。以爲表明禮義。以爲教和
德氣于未生之前。正表義于咳笑之後。民之昭也。合
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足。以爲仁義之心。廉
潔之志。骨著脉通。與體俱生。而無龕穢之氣。無邪淫
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禮之
行。投之危亡之地。納之鋒鏑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
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亡夫姦亂之民。而加
辟哉。德化

風俗通義

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新祠咨問長老

通和自虎
近屬份通
若世而此
著九針

賢通上泰山者云謂爾處是石又牀難知也殊無有金匱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斃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于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惟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封泰山辭梁父或人問仙楊雄以爲處義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

古文奇賞
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于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
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
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鳥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
豈一事哉葉令初俗說燕太子丹爲質于秦始皇執欲
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
于是建使歸國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
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幽樊
於期之首責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
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
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

今卷上
得卷上

死逃歸耳自為其父所戮手足絕安在其能使用

栗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寶好士無所

愛也故閭閻小論傷成之耳燕太子丹天為雨果

害足井上株劉向曰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

術其治尚清淨無為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

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

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非地都尉殺畧吏

民係虜老弱驕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過長

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慙是時大發與材官騎士十餘

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

古文音賞風俗通義

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胡兵連不解轉

輸絡繹貢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

常至石五百疋不升一錢前待詔買捐之為孝元皇

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

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

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

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震動

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

棗大風壞都雨雹如瓦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

生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

初服今
天英偉大
帝不少假
節況皇子
可以漢傳

萬餘年教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前見天地災及

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

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為升平上曰吾于臨朝執政施

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傳者舊洽聞

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夫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

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悵小疵

耶大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瘡瘻汁見愛操干

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于王

者封君又為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刻襲氈帽

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俱漸臺下馳射

古文音賞風俗通義

狐兔畢雉刺殺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為不宜數從群

國賢良吏出游獵重令此久負名不稱其與及大中

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

位誼又惡通為人數廷議之由是疏遠遷為長沙太

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聞君尊顯

倖得得意以哀屈原離譏邪之咎亦因自傷為節通

等所歎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日中

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教塞天

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于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

奴崩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

卷之三
一第文子

合明妙

廣雅
卷之三
一第文子

卷之三

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于言
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便從
容言止上皆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
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為然文帝之節儉
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明臣子之知此亦過
人難及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
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
及孝宣皇帝孝宣皇帝 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
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
少時數問長老賢通丁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
弄不能持論言為凡庸朔不能持論言為凡庸 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
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茂
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
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機德似隱非夷齊是
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于
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惟
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為輔佐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辯博善為文辭 謹按
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辯博善為文辭武帝以屬諸父
廷尊之招募方伎恠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
力屈無能成獲 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

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
聲遂傳行耳淮南王 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
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
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
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鮮明車馬衣
服亦能幾所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于是
矣王陽能 黃金河南尹大山羊翻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
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翻祖去河南矣子衡
四從子勇慈復為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
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毋季
古文奇賞古文奇賞 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為子衡作吏何制服
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
歷令子失禮僕豫愈古有吊服可依其制因為裁藋
冠幘袍單衣定大為同作所非然穎川有識陳元方
韓元長蔡母廣明咸嘉是焉謹按禮為舊君齊衰三
月謂策名委質為臣使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
惠又非其身翻祖位則亞卿雅有今稱義當綱紀人
倫為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獄一郡朦朧
焉豈不惑哉由卿人失兄子臯為之衰雖失于子衡
歸於勇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儉不得食寒不得衣

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每
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按士相見之禮費川賜雉受
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于施氏
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
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鷓鴣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
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于山中食
粟或問之曰此粟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
異惟其似施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
爲亦其介也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
瓊所辟瓊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既獎負

古文奇賞

風俗通

東漢記

筒井涉癰一盤酸哭于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
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于倚廬哀泣而
已孺子無有謂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
生李璋追詰辭謝終不肯還謹按禮凡吊喪者既
哭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
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于已顧義報乎哭酸墳前
是也訖當卽其帳余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
無違億見微闕教諭可乎如何億忽其于路人皆默
放忽于嗟來然若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
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躬已到便詰憤無介

夫何爲哉孔子稱夫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

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于許以爲直隱以爲義枉
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
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于化者故覆其
違理曰過譽也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
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于上休伎以采名譽末
流論起于愛憎政在陪隸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
爲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
矜好大言而少實行此爲河內趙仲讓書乘人君
者闔門開窓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

古文奇賞

風俗通

東漢記

無異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蕪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
越此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
也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
也宗廟之人或在明詔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
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
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
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于是失政刑矣
宗正劉祖不蜀郡太守穎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
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
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

多所陳說。賡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閒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于鼃。蟬冷。溢比如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致之。明府賞賢得中。令閒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底。不爲關。既不善。是多見議論。夫何爲哉。于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

古文奇賞

風俗通

東漢書

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于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說切。不覺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己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曉。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滯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于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賢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悶。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因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則。甄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子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逐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雖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後始以交爲難。况。客悅。側合。而能申。以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于冠。軍。獲其之客。移于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龍秋。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令禮中平。李廣。因威歸忿。非義。

古文奇賞

風俗通

東漢書

之理。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天下。惟虞卿。遇于。疆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雍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爲融懿也。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瑯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像。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黑殺。誣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誑問。福禍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

安有鬼神能為病者哉予為管陵令以為章本封朱
虛井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禦大災凡在于
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
國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以
率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官宜
常血食于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
農長亂猶惑其侈可念其愚可懲昔仲尼不許子路
之禘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
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禁申約
更民為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還脫爾爾

古文奇賞

原之十

卷之三

不絕主者竟載數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
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
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飲禮祀禮亦宜之于駕
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罷
弊朝廷盱食百姓驚然禮典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
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
設紛華方廉祭之明為身計而復替失罰典上同明
除見處勿後中覺城陽景王制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
國約從連橫奸惡赫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為五

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
然枝亂莫知所從漢興與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為之
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
雖襲龍麟訓詁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
富者矣而至于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
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
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
類聚凡十一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于流俗之過
謬而事該之于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燠地形有
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

古文奇賞

風俗通義

卷之三

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詠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
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于正聖
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觀諸
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季經曰移風
易俗莫善于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
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
上也自鈔

白虎通德論

東漢班固

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德美大稱也時質故德之也
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遠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

成陰。平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沉。何子生。于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子不肖。何法。法四時。火不典。土而典。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于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讐。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東漢書卷之十

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法陰陽共敘共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于君。何法。法歸明于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操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于上也。君子遠了。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而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

何法。法春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木也。不以父命廢王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為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東漢書卷之十

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目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煞也。行一與齊終身不改。此地無去天之義也。子諫父。不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何取法。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操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操之也。木無毀傷也。待放木取法于水。火無金則相離也。諫者何諫。問也。因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

河

古支可賞

美 術

東漢班固六人

古文菁賞

白虎通

東漢五州志

榮玉以象德金以配德。芬香修德以通神靈。玉節其
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
之道。美素德金者情和之至也。王者德美之至也。德
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璫和德乎。車者以配道德
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璫乎。
璫乎。考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璫以徵召璧以聘問
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主功之事也。圭以爲信
者何。珪者允上象物皆生見于上也。信莫著于作見
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
也。上允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

古文奇賞

白虎通

卷之十

方陽見義于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
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
圓外陰繫于陽也。陰德盛于內故見象于內位在中央
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
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璫所以徵召何。璫者半璧位
非方非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
故以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微未可見璫者
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璫璫之爲言
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不
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璫以發兵何。璫半圭也。從

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
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
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
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聚衆何。琮之爲言聖也。象
萬物之宗聚聖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
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內陰出城于外內圓象陽外直
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
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畧舉大者也。合符信者
謂天子執珪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珪之爲
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故觀禮曰侯氏執圭升

古文奇賞

白虎通

卷之十

堂。臣見君所以有贊何。贊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
之悃悃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別
其意。公侯以玉爲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
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朋
黨也。大夫以鴈爲贊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
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
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懼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
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卿大夫贊變君與
士贊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質士賤也
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子見父無贊何。至親也

見無時故無贅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贅
已之誠副已之意故有贅也文王者必一質一文何
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
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
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
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
天文法地也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下之道本
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
也三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綱堅也屬志自堅固
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綱孳孳無已也夫者

古文奇賞

白虎通

東漢書卷之十一

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朋友之交
近則誦其言遠則不相誦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
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
屬死不託故曰大饒為之減食大寒為之不重裘綱
六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
也萬物始生于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何
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
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
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為之候何鼻出入氣
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

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為禮何心
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
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
耳為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于禮上
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
疑惑水亦進而止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變
竅為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
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為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
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為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
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涎液胃者脾之腑也脾主稟

古文奇賞

白虎通

東漢書卷之十一

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勝脾者腎之腑也腎
者主瀉勝脾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腑
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
編下焦若瀆勝者肝之腑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
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目
為心視口為心談耳為心聽鼻為心嗅綱鬼魄者何
謂鬼猶任佗也行不休于外也主于情魄者迫然著
人主于性也稟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
內情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
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綱天道一

時物有變。人生三月日。煦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
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
于祖廟。于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祖主也。

名姓

古文奇賞卷之

古文奇賞

東漢書卷之十四

東漢書卷之十四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應劭

應劭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維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
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曾遣宗室
諸劉及孔氏^{叔孫氏}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子宅賜酒
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
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徙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
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
軍大人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城侯東方諸侯
稚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齊山虞馬第伯
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

古文奇賞

封禪儀記

漢書卷之十四

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
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
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
廣三尺。厚八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
侯。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八二寸。
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
道峻峭。不^下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
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望天關。如從谷
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窄條
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

之曰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
上有項復蘇亦輒齋酒脯處處有泉水自轉爲之明
後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
十餘里其道旁山勝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
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
可見丈石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窅如從穴中
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
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
後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捫石
捫天之難也初上北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
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
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
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
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
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
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比垂圓臺高九
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臺上
有壇方一丈二尺所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
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
見之則詔書所謂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量

古文奇賞

封禪記

漢紀四十七

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

古文奇賞

封禪記

漢紀四十七

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跪拜
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者雞
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
觀者望見會稽觀者望見隴西北有石室壇以南
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陽神飲之極清美利人日
入下去行數環日莫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前則
先知路有人亦足隨之北至天門下使人定矣
華嶠漢書曰陽祖木字川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
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
廷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

古文奇賞卷之十一

手漢公卿書

陳時政所宜疏

之韓 齊文選

東 漢書

古吳陳仁

此等論所
以作也惜
其意不傳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
賢明則後上允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
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
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晉楚莊王問孫叔敖曰
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
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
君驕士曰士非我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亡從
古末奇賞

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
臣不合則國是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
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
威德更與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晉
董仲舒言理國譬如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之
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以是故賈誼以才逐而罷錯
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真敢諫者愚於前事也且
設禁者非能盡天下之知皆合衆人之所欲也且
大抵取便國利事多扣叩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
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

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
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
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
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從家
屬於逐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保其家如是以則
讐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
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
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貸中家子弟為
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勳收稅與封君此入是以眾
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
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滅罪告者如
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寡力弱必歸功田
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
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辜異論奸吏得因緣為市所
欲活則坐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此是為刑開二門也
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
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亡怨謫矣
初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曰新論世祖善焉
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

古文奇賞

與楊廣書

東漢

馬援

更修其
是處之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聞還長安。因留上
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
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懇懇。以致
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詭邪之
說。自謂兩谷以訛。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
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
子。可有子抱三水。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
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
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
古文奇賞
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及薄之。季
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
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給是哉。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
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
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
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
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
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
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誠

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腴。昨
手。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
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
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
留。願急賜報。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一

馬援

昌言法誠篇

東漢仲長統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昔、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戚之賢

古文奇賞

卷之五

五

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勛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管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

即人
之

古文奇賞

卷之五

六

小人、誠至如近世外戚、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皆賈誼感終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乎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劍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入、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舉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管者霍禹、實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嬖近、輪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公九焉、不此之舉、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樂志論
唐文苑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林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燕珍之膳。妻孥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賓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閑房。想老氏之玄虛。呼吸精神。求至人之彷彿。與逯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古文奇賞

道美夫人入帝王之門哉

此以見其
學漢書以
特著其
其而見以
乳母趙氏
程夫人等
禮序序
列其海
對其海
升其海
為其海
子其海
見其海

上漢書十志疏

東漢 蔡邕

朔方兒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實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臨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鉞。截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傾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服重刑。已出殺門。復聽續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邕為郡縣。促遣追于吏手。不得頃息。舍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悉粗見首尾。積

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
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
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
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
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
獨議郎中劉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其參思圖
牒尋釋度數適有頭緝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
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關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
道廢絕不得究竟懷懷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
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旬

古文奇賞

上漢書十志

卷之十一

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
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
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
鋒鏑湮沒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
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路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
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郡書
所宜摺據本奏認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
臣初考述妻子逆竄亡失文書無所披讀加以惶怖
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識者又恐謬誤觸
冒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書參以壁書補

原缺第十葉

鹽鐵雜論

東漢 桓寬

客曰予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
殊路各有所出或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
秦榮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
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
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
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
勇者見其斷辭者陳其詞閭閻焉侃侃焉雖未能詳
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
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
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
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
利長成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
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微切而不燥斌然斯可謂
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
憤憑刺譏公卿介然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
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
正法然巨儒宿學漫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
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師
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以及厥宗車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浮爲國者
張之五言
紀綱中絕
太中彭寵
不相能浮
各承其理
更道其不
從者入食
勝於其不
待事亦非
無其子也

論彭寵書 東漢朱浮

蓋嘗知者順昔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亡賢輔守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祀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貴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即疑浮相潛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勝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與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新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覩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素休令之嘉名造泉鳴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禁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謀讓屢有降托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遣時遠東有豕生于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愁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遠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皆其執各盛廊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

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
下適定海內願安士士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
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
邪之謾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
定海內者亡私譽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領老母勿
弟凡舉事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是讐者所快

通子持
身處之于
引賢后
漢書
續漢書
今明四
海關
司馬公
山陰
人首
下客
能者
非所
所

與申屠驥書

東漢黃忠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並延英俊凡高名盛德
無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
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
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表申郎昭暢懇懇至于再三
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于是慨然失望而
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切論之先生高則有
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
有刑憲賴川荀爽與病在道非郡鄭玄壯面受署彼
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
其時猶放聲絕迹巢棲薇茹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
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興籍襲衣裳行
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
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百陽備託
臭味庶同休戚是假飛書以喻左右

遺黃瓊書

東漢李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
 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
 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樓谷擬
 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
 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
 亡昔矣常奉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
 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其被
 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亡大異而言行所
 守亦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
 耳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李固

書

贈李膺書

東漢荀爽

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為歲知以直道
 不容于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
 無伏嬰病關于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忠臣人鬼
 同謀以為天子當貞親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
 且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
 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賈人望內合私願想
 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
 與時抑揚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李膺

書

鮑出傳

魚 豢

鮑出字文木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畱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還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汝何爲乃據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

古文奇賞

鮑出傳

魚 豢

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姬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

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于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

魚豢曰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于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

為兄上書

曹壽妻班昭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爵列通侯。超之始出。志捐軀命。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相隨士卒。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于歲暮。犬馬尚索。養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究之源。生逆亂之心。如有卒暴。超之氣。加不能從。心上憤國家緊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加之用。誠可痛也。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于沙漠。

古文奇賞 為兄上書 班昭 超老則便捐死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超母衛將軍先請之貨。

自見漢疏典刑。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尸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隔。況于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臣超犬馬尚衰。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今男。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

上獻帝書

東漢 袁紹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罪。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身亡崩城。陷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微臣以負新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臺榭。授戎校常侍。張議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奸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一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諸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懼。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亡。違異忠策。未

古文奇賞 上獻帝書 袁紹 畫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勿冲親遭厄困。皆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罪室。虎叱群。有聲。奮。醜。曾不決。

展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荷惜。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昔卓方貪結。外援招。恃英。故即臣勃。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亡門戶之志。然臣愚所守。志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與師。百。飲馬孟津。飲血漳河。會

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勢絕臣軍糧不得踵繫至使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為然亡哀親亡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殉國之義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踞冀城臣乃旋師奉辭代呼金鼓未幾彼敵知忌故韓馥謝歸臣上張楊黑山同皆乞降臣時慨承制竊比管仲以謀臣當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并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華頗古文奇賞卷之十一聞組豆不習于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勢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恥苟云利國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盡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岐辭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獨除細故與下更新卷之十一善部臣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駿也又臣所上將校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遠登鋒履刃死者過半戰格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

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食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亡勞以誘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譏謫之邪謠使之然也臣竊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觀重禮以布彤弓族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自起獻欬於杜郵也太傅日磬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比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營敵交鋒接刃播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群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儻為戮則桓文常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亡書紂之罪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寧衣就戮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八鳩之平絕邪誦之論亡令愚臣結恨三泉

薦謝該書

文辭 嘉士之

季漢 孔融

博洽多聞
金龜佩
漢人於向
如此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滂衛宏。併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克迓。三年乃論。今尚父鷹揚。少叔翰飛。上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崇弘。防之次宜。得各臨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懷曾史之淑性。秉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議。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嗜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龍三足。入寢。亥有二首。非夫冷聞者古文奇賞。在別錄卷之七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關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神。開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假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赴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臣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薦爾衡表

文辭 嘉士之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瞻咨熙載。羣子增輝。陛下敬聖。恭

魏公知覽
魏公知覽

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以友。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爾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興。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無暫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鸞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盈。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綬。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焉。比如古文奇賞。在別錄卷之七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之尊。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寧伎者之所食。飛兔騶騶。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論盛字章書

文辭 嘉士之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如滿正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季

章尚存其人困于孫氏妻卒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
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和年矣春秋傳曰諸
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卒章實
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于幽執
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子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
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
卒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說
評卒章卒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
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
得賢珠玉無蹊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
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
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
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
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文學體氣高妙如琪花珍草雖不結實自是風塵外物
長書偏宕激越雅興人稱

與曹操理楊彪

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舉不相及
况以表氏歸舉楊公易解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
家之意假使成王殺周公召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
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
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亡辜則海內觀
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
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與張紘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周折
亦未可量也
紘亦大勛也乃李廣之氣倉發益怒樂一節耶子
以盡餘憤乎南非並定世將無事叔孫投戈終灌祖
豈亦在今日但用誰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遂血途
清相見豈復難哉

黃陵廟記 節文寶書 唐文選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御。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超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欽巨石於江中。崔嵬嶺岬。刻作三峰。平治泔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

古文奇賞

黃陵廟記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此記惜是節文。孔明文字絕奇。此亦臥龍之片鱗耳。

陸游云。黃牛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卽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立小石馬。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葉有黑文。類符篆。然葉各不同。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

多虎聞鼓則出

范成大云。黃牛峽上有洛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廟在大峰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崩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

與羣下教 唐文選 文選明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遂覆而得中。猶弄弊。踰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切字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

古文奇賞

與羣下教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履間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前參事于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于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驕。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與李豐教 唐文選 文選明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于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如呼。保仰圖中。非乎昔楚卿屢糾。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部護。勸追前

關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
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煩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
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也詳思
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嘆涕泣而已

正義

昔在項孫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
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
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
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
建萬基奮發卒數十摧莽強族四十餘萬丁昆陽之

市本奇賞

郊夫據道計深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誘勝之凡
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
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
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
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驕荒滔天之辭欲以誣
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煥發翰墨者矣夫
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
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
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干焉者哉

上事

臣先進孟瑛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以二十日出
騎萬人來瑛營臣作車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與兄瑾書

綏陽小谷雖山崖紀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過
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
拔連賊魏使不得分兵東行

與兄瑾書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龍西方
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
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禪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

平陽第二
漢書卷之六

古史考
卷之六

古史考
卷之六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裨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營中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舉議舉寵以為督憲以為營中之事大小悉以諮之使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效節之臣也願陛下繼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人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非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忠言則攸之稭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功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亡軀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愆陛下亦宜自謀以諮善道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臣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源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舉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賢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策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嘗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昔帝亦遣尚書僕射
福省侍因諒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
還意近言語雖爾曰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所問者
公瑛其宜也福復詰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
亮不答文偉即費瑋也初琬為廣都長昭烈嘗奄至
廣都琬眾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
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事修
飾願加咎乃解

遺表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錢

古文奇賞

至于臣在外任別亡調處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
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財外有贏
財以負陛下訖如其言

與張裔書

君曾在柏下管城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遊南海
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
自以與君之交也石交之道也警以相益計骨
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死而後委意於元儉而君不
能忍邪洪不和

與蔣琬重允書

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
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耳不圖復有蘇張
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陳震也時李平坐誣問廢

與兄瑾書

殷札嗣秀才之僑盼者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
此人

與張魯書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矣能尚道所以有澹泊寧靜之

與張裔書

去婦不願門妻非不入國以婦人之性步萊之情猶
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與蔣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李常諸
人不及也其人涼州上士也須先教中扇步兵五六
千人姜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
存心漢室而才兼于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
費傳謂維口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
能定中矣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

與兄瑾書

前趙子龍燒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具閣梁

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
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曰頃大水暴出赤崖以
南橋閣悉壞昔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
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

答法正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
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是以來
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成刑不
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
位極則賤賤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

古文奇賞
此吾今感之以法法行則知恩恩之以義義加則知
榮榮思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答關公

關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
才可誰比類亮知其意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
烈過人一世之傑黔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
未及鼎之絕倫逸羣也羽省書大悅

為法正答帝

工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
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

法孝直為之輔翼今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
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章武二年大軍敗績亮曰法
行就復東行孝直在則能制上今不東
必不爾危矣

說孫權於榮桑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
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
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
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
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

古文奇賞

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
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
胄英才蓋世眾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
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
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
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
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
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
敝豈追豫州一日一夜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
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

臣等謹將
前次所
奏各款
開列於
左

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執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存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率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併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

諫孫權不可顯絕

夏彙孫權僭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為交之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獨曰。惟有偕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

古未奇賞

卷之十一

平定書卷之十一

持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我必深便。將移兵東。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謀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須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孝文用詞。匈奴先帝復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亡上之情。惟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執不倖。故限江自保。惟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土。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

我之北伐。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北之爲利。亦已深矣。惟僭逆之舉。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推約中分天下。

獎姚掾

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舉此

勸將士勤攻己之弱

大軍在祁山。其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滅兵。省將。明罰。

古未奇賞

卷之十一

李鴻章奏

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成功。可躋足而待矣。

悉收孟獲等爲官屬

亮至滇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亡所食。如夷新傷破。父兄夷喪。留外人而亡兵。必生患。又夷累有廢殺之舉。自知衆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今吾欲不留兵。運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不亦可乎。乃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及軍國

七續七書
本傳止以
三篇指之
書之傳報
如此

屯田久駐

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每患粮運不繼使
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
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
出亮遣遺中惲懿之上表請戰魏主詔懿起程必違事
稱加代擊懿故極上表請戰魏主詔懿起程必違事使辛毗杖
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亡戰情所以固
請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
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罷來敏教

古文奇賞

屯田文編
卷之七

聖

實不遠虛
野不隔沈
海不可以
無功取
不可以真
結此語
正所以食
其其身也

將軍來敏封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幣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替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容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今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今上即位吾闇于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旣不能表退臚使閉門思愆

戒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

雖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悅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圜牆。不免於下流也。

戒子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
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
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
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
及也

古文奇賞

戒于戎勿
失之十一

三、

新書

散地則勿戰輕地則勿止爭地則勿攻文地則勿縋
衝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北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
戰行爲陣之法理亦多端管者大聖軒轅作八十餘
軍爲陣之法理亦多端管者大聖軒轅作八十餘
軍陣皆講圖以傳於世罕有知之者其法大槩或以奇
爲正或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不可終窮
也陣間容隊隊間容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遠
奔退無遽走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中則兩頭
俱應變態亡窮不離乎四奇八正以步軍爲正馬軍
爲奇夫四奇者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右角四曰

其有口說
曰古之良
爵求不可
辭之不
遠里不
守固不可
李謀臣方
生於古月
所以勝其
子地行爲
骨肥木化
不亂不度
爲六歲歲
之謂法也

古文奇賞

古文奇賞

戒伯篇曰
國之大計
莫先於成
信賴軍民
將孰不喻
意可不加
慎乎

古文奇賞

古文奇賞

隙生則修文教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射也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則黨失意則相攻居洞
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出奇貨故人
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而西
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墜處米糧少金貝多故
人勇戰鬪難敗自積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
負強狠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繫繫之以內亂則
可破矣或西非狄居亡城郭隨逐水草執利則南侵勢
失則其遁長山廣曠足以自衛飢則捕獸飲乳寒則
裘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為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

古文奇賞
隙生則修文教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射也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則黨失意則相攻居洞
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出奇貨故人
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而西
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墜處米糧少金貝多故
人勇戰鬪難敗自積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
負強狠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繫繫之以內亂則
可破矣或西非狄居亡城郭隨逐水草執利則南侵勢
失則其遁長山廣曠足以自衛飢則捕獸飲乳寒則
裘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為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
可以兵戎服之漢不與戰其器有三漢卒且耕且戰
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
不相當也此不可戰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
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資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
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
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爭地形之勢則騎
或於步遲疾勢懸此不可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
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
而實之設烽燧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
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人不疲而虜自寬矣

諫諸葛亮書

漢 楊 顯

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
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
喘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
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
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
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
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
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官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
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
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附三國之文

三國文字自出師表而外寥寥
矣予故哀集一二附武侯之後

漢

語呂布

王允

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
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
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

品物

陳登

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
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
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

古文奇賞

王伯之。吾敬劉玄德。所教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
瑣。亦焉足錄哉。

諫錄許靖

法正

天下有獲虛譽而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王公始
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
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
以眩遠近。追咎燕昭王之待郭隗。

語張遼

關羽

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
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耳。

答孫權贈寶刀

費禪

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
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受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
東顧。惟數辭。禪問以國事。辭以辭。
退而條答。無所遺失。權甚重之。

答孫權大醉語

董恢

孫權常大醉。問費禪曰。楊儀魏延收豎小人也。雖常
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就不得輕。若一朝
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
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禪愕然未對。董恢曰。儀延之不
協。起於私忿。而亡黥韓難御之心。今方掃除彊賊。混

古文奇賞

三國文

卷一

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
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策也。權大笑樂。諸
葛亮聞之以為知言。

疏漢中王

費詩

殿下以曹操父子。偶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
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晉
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
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
下取也。

諫前將軍

費詩

靜不慮
帶兵則
漢中王
也

大立王業者所非一昔蕭何與高祖少小親舊而
限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曾以此
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
皆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皆一體同休等戚禍
福共之思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
為意也僕一介之使斷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
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耳羽大感德即受拜
此關公所以超逸絕羣也如公而後謂之超逸如
武侯羽扇指揮軍事而司馬謂之名士齒牙可房
借哉

古文奇賞

與諸葛武侯書

馬良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顯
兆見矣天授用雅應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
若乃和光悅遠遠德天壤使時開於聽世服於道齊
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世無相奪倫此乃管
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
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
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州
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綴好以紹昆吾系章之勳其
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

降心存結以慰終命權敬待之

與袁術書

呂布

足下恃軍強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
耳布雖亡勇虎步淮南一昔之間足下鼠竄壽春亡
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
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
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

與蕭建書

呂布

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請開東欲求兵
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

古文奇賞

三國之文

手讀文選

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
爭天東南之地苦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
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管樂毅攻齊呼吸
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
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
共議之

二書氣岸可畏而周練不及喻蕭

與王商書

秦安

虎鼎伏陰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
也觀嚴文章冠冑天下烟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楊子

漢書相如以其多草而力雄健詞論雅麗入自生文辭不以文辭軒人者

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恤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尚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起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思晉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傷微天何兆于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管湯舉伊尹不仁

薦儒士任安

秦宓

不數因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于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厭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比于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所漢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爵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于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公之伯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與郤正論讀書

者遠何武貢二龍雙名竹帛故貪學長之海而忽海仰之嵩樂而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非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陷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

論益州田士

吳雲

霍去病以匈奴未滅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民心

諫討孫權

吳雲

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不篡當因衆心早圖關中於河渭上流以討凶逆則孫權自必恭辭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

與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平解也

論姜伯約

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敝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義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與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植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肯之儀表也

古文奇賞

諸葛瞻父子死節語

鄧艾遣書誘諸葛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歿於陣時長子尚從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死瞻曰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

北地王死節語

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譙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遂自殺

魏

辭先主

徐庶

先主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追破獲庶庶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伯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不帝劉虞

古文奇賞

釋先主

曹操

方今收英雄皆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議東擊漢

為操言玄德英雄

郭嘉

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義信以招俊傑猶思其未也今玄德有英雄之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王公誰與定

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料孫策

郭嘉

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亡備雖有百萬之衆亡異于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料表紹

郭嘉

表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已爲之謀臣必交關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

古文奇賞

三國之文

漢文

不如南向荊州若攻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

料劉表

郭嘉

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表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弑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困遠征公亡憂矣

諫曹操

將清

今有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効之民饑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肯夫欲大興功之君先計其民力而與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以陛下明聖神武之略令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此務在清靜

舉孝廉議

華歆

古文奇賞

三國之文

漢文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爲貴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

與曹操議選用

和洽

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若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救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與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

處中而可繼也。今崇一弊難堪之行以檢殊
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
几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陳末流之弊

董昭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
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
誅建安之末曹氏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
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
畏其權執莫能糾撻段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
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

古文奇賞

三國之文

孝弟清修爲首。凡以趨執游利爲先。合黨連群互相
策數以毀譽爲爵。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
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
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
但當吞之以藥而氣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
藏家人。冒之出入。逞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
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惟諷偉之罪無
以加也。

鍾繇毛玠詰對

鍾繇詰毛玠曰。司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

鍾繇
許其詞

春。案漢律。卑人妻子沒爲奴婢。隸墨之刑。入于古典。
此何以負于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按典謀急恒寒若
舒恒煥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
以爲急邪。急當陰。陰何以反旱。成湯聖世。桀無生州。
周宣令至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黜而
爲相。值不玠譏諫之言。流于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
聽。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盤死。固于石顯。賈子放
外。譏在絳灌。白起賜劍于杜郵。晁錯致誅于東市。伍
負絕命于吳都。斯數子者。或如其前。或害其後。臣垂
暑執簡。果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亡

古文奇賞

三國之文

三國之文

執不絕語。臣以寃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
禁于利。執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譏。諫臣之人。執
不在它。替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
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
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
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曰方之安。駟之贈。賜
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有白玠者。出見諫
臣。玠曰。玠所言曰。使
天不雨者。蓋此也。

吳

報陸遜書

孫權

新使司通
計與此
先公
知見

法口
其
其
其

諸葛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入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報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又曰玄德曾遣孔明至吳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若留從卿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古文奇賞

孫權

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陵曰孤嘗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陵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管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初開議之端也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憤避表術自歸于兄兄

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取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

諫孫權

張耶

晉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屈陛下而以陛下屈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儉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

諫拜公孫淵為燕王

古文奇賞

三國志

漢書

淵背魏恩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敗國欲自明于魏兩使不反不亦取于天下乎

諫孫策勿質子

周

晉楚國初封于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荆陽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足將士用命鋒山為鮮荻海為臨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亡敵有何倨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從使見制于人也極不過一侯印

後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與而稱孤家曰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國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我將自焚將斬勇抗床以待天命仰送質之不謹議是

諫孫權勿迎曹操

周瑜

曹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所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于凱其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亡榮州舉中國士眾遠涉江河之間不水上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遂拔刀所前案曰諸將吏保為將軍破之故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

夜與孫權料曹兵

周瑜

諸人徒見曹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部中軍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

和

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衣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遲近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于孟德決之諸葛瑾步騭胤須寬稱瑜盡節用命視死如歸

徙先王置吳疏

周瑜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策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妃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折蔣幹

周瑜

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

諸京見孫權

周瑜

今曹操新折劬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則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徐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

議以魯肅自代疏

周瑜

瑜以凡才曾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于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

古文奇賞

三國之文

吳文八

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始終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口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或可采瑜死不朽矣

議昭烈不可代

魯肅

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操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借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妙策計之上也

與孫權合榻對飲議

魯肅

昔高帝區區欲尊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兩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亡敵何者北有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則除黃祖進伐劉表竟成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為劉表卒進說

魯肅

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沮山林有金城之固沃植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

古文奇賞

三國之文

吳文九

此加劉備天下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惡其能而不能利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弟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

密議迎曹操

魯肅

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

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情事從吏卒交游士林察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多定大計冀川衆人之議

取荊州

呂蒙

今征虜守南郡潘璋往白帝將軍萬入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于操何賴于羽且羽君臣於其力所在安得不可以腹心恃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肯圖之一旦偪什欲復陳力其可得邪

古文奇賞

三國之文

吳文四十一

論取徐州

呂蒙

今曹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王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阻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裁益固

計取關公

呂蒙

關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微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

拔劍請讓公室貴戚

陸遜

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北逼封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前此敵上報所受而不相顧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于上國家所以伯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備有尺寸可稱恥忍辱負重也任其事豈復得亂軍令有常不可犯矣

救西陵疏

陸抗

臣父遜胥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一郡則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何國乎之臣往在荆州得涉邊跡前

古文奇賞

三國之文

吳文四十一

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備常亦肯差赴自步則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累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歲歲日久難以待受臣愚以爲諸王勿冲未統國事可立立傳相輔導實能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監官開立占募兵民悉從連進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強場受敵常處使臣所訴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

託公安士仁書

吳翻

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知得。知失。可與
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炸
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
又不應之。獨守繁帶之城。而不降。孤戰則毀宗滅祀。
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
塞。案其地形。將軍爲在。箕。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
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士仁得書
流涕而降

晉虞芳

虞翻

虞翻常乘船行。與虞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
避。先聲曰。避將軍。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

古文奇賞

虞翻

人。一賊而稱將軍。可乎。芳聞戶不應。而避之。後翻
東。東。行。又經芳營。吏問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問
友。問當開。友問。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
直。敬有酒。失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
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

放棄南方自歎

虞翻

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辜。當長沒海隅。生無可
與語。死以青蠅爲平客。使天下人知已者。足以不
恨。

與人書

虞翻

虞翻年十二。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
虎頭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

論繼呂岱治交州

薛綜

晉帝舜南巡。卒于蒼梧。泰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
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地起番。馬懷服百越之君。
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吐。刺。史。
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
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
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從中國。舉人雜居其間。稍使
學書。粗知言語。使驛選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

古文奇賞

虞翻

吐刺史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知。冠履。爲
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
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晉客。始至之昔。珠崖。除州縣
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昔男女自相可適。
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吐。廉。冷。九真。都。龐。二縣。皆
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
南郡男女。保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蠻。身。有。醜。
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
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
珍名。珠。香。樂。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瑠璃。鸚鵡。翡翠。

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
在九旬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廢漢昔法寬多自放
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于長吏暗其好髮兒取
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軍以供設
不豐揭殺王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詹明爲妻父周
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
京不肯起歆猶迫強明忿杖歆亡于郡內歆弟苗同
衆攻府毒矢射明萌至物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致
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
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下民黃魚一枚收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三

漢書

稍一解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
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
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咸武不
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章仁謹不
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
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遂出恭求步騭是昔津故將
夷塚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紀治綱紀適定會仍召
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車南征平討之日改置
長史章明王綱咸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緩邊
撫裔是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得也

○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梁宿賊其南海各
結營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休作寇患軍爲亡叛通逃
之數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器
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儀借之抑勒
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後如但中人近守常法亡苛教
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下所
任不可不察也竊思朝廷忽輕其選故致揚惡請以
廣聖恩

爲鄧艾白竟

段灼

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已蜀而受夷滅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三

漢書

之誅臣竊悼之情或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
俗不能協同朋黨故莫官理之臣敢言艾不以之狀
督姜維有斷隨右之志艾修治脩守積穀強其值歲
凶旱艾爲區墾身成爲衣千執未和以率將士上下
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出邊所統萬數而不難漢虜
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諸藩門段谷
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強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躬勝
援以長策艾受命亡身京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凌
雲士衆乘執使劉禪君臣而縛父手屈膝艾功名以
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阿求又誠

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永制權安社稷雖達常
科有合古義原心定舉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
威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
之者垂泣奔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關弘大度釋諸嫌
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管泰民壽白起之無罪受人
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
恨亦猶是也臣以爲一身首分雖捐棄艸土宜收
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閭閻定謚死
無餘恨救冤冤于黃泉收信義于後世葬一人而天
下慕其行埋一鬼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悅者
衆矣

古文奇賞

三國之文

卷之七

王

廣平太守教

王肅

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
此君篤學隱居不與世競以道樂身管絳縣老人屈
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雖懸其耄勤好道而不蒙
榮寵晉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
既往以勸將來

錄三韓表報謝

教子

王昶

頃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
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

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見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
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
托古人以見其意常言亡所寶賤吾故之重之願兒
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識節有大意然性
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
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
讓處不避沔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
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
可以及其用抑先施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
其議論貴無貶其仕進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

古文奇賞

三國之文

卷之七

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
九思如此而已矣吾復何憂哉又曰伐則掩人矜則
矜其自伐好急之咎乎

古文新賞卷之十二

魏文帝

與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

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

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

道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筆順耳

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

白日既隱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

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涼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

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

方今養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

而游北邊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于後車

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

和過行矣白愛不白

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

不自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

東山猶歎其速况及過之思何可支雖云疏往返未

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

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興止則格情

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交奏酒酣耳熱

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

長共相保何則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抵

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足錄追思昔游猶

有心目而此諸子化為黃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

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徐獨懷文抱

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

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

不朽矣德理常斐然有連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

美志不遠良可痛惜問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淚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致為繁富孔璋

字公幹有逸氣但未遒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

人公幹劉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元瑜字仲宣獨

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

無以遠過仲宣王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

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

古人亦自一時之偶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

畏來者難誼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人所

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

已成老翁。但未白頭。卽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
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
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
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得復爲昔日游也。少壯與當勞
加年一過。卽何可禁。古人思秉燭夜遊。良言以也。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
不白。

古文奇賞

典論自敘

曹丕

典論自敘

文選寶符

曹丕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旣困。
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
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
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雲會
萬里。相赴交。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
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
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于海嶽。山
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
郭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予時年五歲。上以
世方擾亂。教予學射。又教予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
以時之多故。每征予。嘗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
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信。從兄安民遇害。時
予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
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棄。逐禽輒十里馳
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
徵詣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莫春。勾芒司節。和
風動物。予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
終日手獲。雉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
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予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

射此實難能。予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佛馬跡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予曰：所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響，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領或拊手曰：善。予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予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勲、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予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予顧嘗好之，又古文奇賞

之事少所喜，惟彈碁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相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勸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予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此篇其爲摹寫小技如畫從鄒叔段巷人之詩得來。或以子桓生而好弄，卽位猶有童心，惟薄葬制能達生慮遠，此未識英雄語也。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二

魏文帝

玄暢賦序

魏晉 仙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而徇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情。楊墨殊義。聊作賦名曰玄暢。

求自試表 二首 七言 寄詩 之能明降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授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二

魏晉 仙

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夷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若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勳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其之說是。以上懸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

滅有尾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

不遠之臣
自命其人
之對

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于輕繳。淵魚未懸于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介不侯。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于君父也。故車右伏劍于明轂。雍門刎首于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主而凌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纆。占其王羈。致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二

魏晉 仙

非關此二臣者。豈好為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于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卽世者有間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擒擒賊。

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
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及世無聞徒榮其軀而
豐其體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
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閣牢之養物非臣之所
志也流聞東軍大備師徒小餽輟食忘食奮袂攘袵
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
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非出玄塞伏見所以行
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
制變者也志欲自効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

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
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
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及世無聞徒榮其軀而
豐其體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
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閣牢之養物非臣之所
志也流聞東軍大備師徒小餽輟食忘食奮袂攘袵
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
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非出玄塞伏見所以行
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
制變者也志欲自効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
古文奇賞 卷之三 九 魏書 卷之三 九 魏書
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
裂而功名著于景鍾名績垂于竹帛未嘗不撫心而
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非敗軍之將
用而秦晉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
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
久常恐先朝靈廟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
騶驥長鳴伯樂知其能勇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
効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
搏兔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
韓國之舉是以於忙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

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
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况魏魏大魏多士
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衛自媒者士女之
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
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聖霧
之微補益山海焚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
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
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又

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
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
昭則可以匡國朝教百揆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
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為滕
臣至賤也呂尚之處漁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湯文誠
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發騶驥于
吳越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子遇之形體不勞
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
之明效也昔段干木修德于閭閻秦師為之輟攻而
文侯以安穰苴授節于邦境燕晉為之選師而景公
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傳賢之

明以顯中興之功

諫伐遼東表 唐文苑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輟車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饒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之。而必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于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于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途不通。道路纖好。東有待擊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越東南。荆楊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三分。兵不解于外。民罷困于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蠶不救。其寒大渴。而後穿井。饒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為當今之務。在于省徭役。薄賦歛。勤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問曾何憂于二敵。何懼于公孫乎。今不息邦畿之內。而勞神于蠻貊之域。竊為陛下不取也。

獻壁表

臣聞王不隱瑕。臣不隱情。伏知所進非和氏之璞。萬

國之幣壁為充貢

獻文帝馬表

臣于先武皇帝。得六宛紫驊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升。今已能又。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表奉獻。

上牛表

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僬僥之微。不知決渚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應。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求通親親表

臣拙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千萬物。可謂弘廣矣。堯克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平管蔡之不成。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

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與而不離。親親之義。

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

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

恩昭九親群臣百僚眷依遇上執政不廢于公削下

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

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

時臣切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

且婚姻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寒慶弔之禮廢

紀之遠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

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閣神明

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

古文奇賞

具衡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

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

遺歲得再通齊義于貴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則古人

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于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

錫刀之用及親陛下之所披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

料度不後于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

青綬駟馬本車迴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叩筆出從

華蓋入侍帶轡水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叩情之至

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

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慕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

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指心

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

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

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赴光然終向之者

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

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

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于聖代使

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夢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

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

古文奇賞

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

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宜輯

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懷之誠竊所獨守是懷鶴立

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聽而垂神聽

也

黃初五年令

夫述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

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

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

愔于羣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叛

俱從書
文獻錄
宋史
文獻錄

顧左右贖然無信大嚼者作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于人乎唯無深瑕潛囊隱過匿愆乃可以為人諺曰殺千驚不如養一驢殺驚養虎大無益也知韓昭侯之弊稔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所以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緊之平功之宜賞于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戲群臣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二

十五

韓昭侯

其覽之哉又黃初六年令曰身輕于鴻毛而蒞重于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達古今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于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庠天使孤心常存伏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釋愁文

文獻

文獻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生坐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于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爲物惟恍惟惚忽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惺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群或黨去來無方亂我情與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于哽咽煩冤勞于酸嘶加之粉飾不澤飲之以兼看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咲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絕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二

十五

韓昭侯

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趨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憊或悴所當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炙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道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撰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迴避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翔翔于是特舉魄散散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妙然不辭而去

與司馬仲達書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歐吳耳無有爭雄于宇角。勝于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為營。壁江淮為城。壘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為慮。因象說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失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收東野之民。恐非至。上授節將之心也。

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

古文奇賞

與楊德祖書

卷之十二

十七

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建發跡于非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該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閒于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讀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

古文奇賞

與楊德祖書

卷之十二

十八

無病僕嘗好人議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敞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摘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嘗九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曾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蓀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

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
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待惠
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寓客坐。雖無飲。猶
日其于別。遂會稀。猶不盡其勢。情也。若夫。觴酌凌波。
于前。蕭瑟發音。于後。足下。鷹揚其。體。虎視。謂蕭
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入。豈非
古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
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
古文音賞

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
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
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
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
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
植白。

光祿大夫荀侯詠

如冰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蕤。百發款。歎。
天子。霑纓。槐女。投杼。農夫。輟畊。輪結。微而不轉。馬悲。
鳴而倚衡。

古文音賞

漢二祖優劣論

有客問予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投命。撥亂之
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予應之
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
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
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歿之後。崩亡之際。果
令。向婦。肆。耽。醉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四。禍。
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危。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
計。淺慮。以致然。彼之。雄材大畧。傲。德。之。節。信。當。世。至
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

之希。翻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功。而遺元勳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鍾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畧以據暴興。義兵以殲賊。神光前驅。威光先游。軍未出于南京。莽已斃于西都。夫其蕩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爾乃廟謀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非之卒。是以群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實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服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聖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跡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得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坤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辯道論

古文奇賞

漢三傳卷之十一

後漢書卷之十一

世有方士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其陵有井。始盧江有左。陽城有郁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蓬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專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耀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鴛鴦載寃。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非。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銕銷所以舒耳。媛妃所以紹光。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也。

藉田說

春明。藉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沒。

謂連使
世去歲
折文字

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特
晴禾黍與田此亦寡人之理政也及其息絕漏底重
陰懷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猶蔡吳蔚
棄之遠邇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
某滋則臣僕小大成反驗焉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
修鈎夫樹之竭者樹得以茂繁中舍人曰不識天下
者亦有竭者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驩兜非堯
之竭歟問曰諸侯之國亦有竭乎寡人告之曰齊之
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竭歟然三國無
輕鑿修鈎之任終于齊篡晉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

古文奇賞

卷之三

伯勞子伯奇

曰不識爲君子者亦竭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
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此亦君子之竭也
天子勤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
以顯令德大農者始于種終于獲澤既時矣苗既美
矣棄而不耘則改爲荒曠蓋豐年者期于必收譬修
道亦期于殒身也

令禽惡鳥論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
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川後妻之說
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山遊于田見鳥鳴

伯勞子
伯奇子
伯勞子

于桑見其聲嗽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
尤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勞乎是吾子樓吾與非吾子
飛勿居鳥羣聲而栖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
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
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
而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鴟鴞
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
畧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有能累
于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果鳥之能不可更者
天性然也昔荆人之梟將巢于吳鳩遇之曰何去荆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二

伯勞子伯奇

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子之聲鳩曰子不能華子之
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頭戢翼
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
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鳥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
者慚唱不善也得善者莫不訓而放之然人也得
惡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其然以名聲
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答臨淄侯牋

魏楊修

魏楊修

修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順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復。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城。徐偉劉公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于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于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宜。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之自然。其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二

魏楊修

孰能至于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語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賜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植曹為賦。修作修辭。不為又命作。伏想執事不知其然。復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猶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子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吉甫周旦。風之嘯為。皆有譽。君侯忘

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邈宗

謂壯夫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

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

害哉。輒受所惠。竊脩牋牒。誦詠而已。敢望惠施。莊子

以忝莊氏。非季緒。樂何足以云。季緒名修。劉表之

子。為樂安太守。故云。文章修故云。及答造次。不能宣脩。脩死罪死罪。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二

魏楊修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婚之
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
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
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于失楚彭寵積望于無
異盧綰嫌畏于已隙英布憂迫于情漏此事之緣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
相舊之恨抑遏劉繇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
無匿張勝賁故之變則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
淮南之譽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
古文奇賞
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
之以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
秦說韓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
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發也言
業已信既懼忠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
事勢遂齎見薄之次計乘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局
提事結盟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于此也
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選盪平天下
收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拔生
降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邪

武取胡之計韓子曰鄭武公伐乃使仁君翻然自終
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
俱榮流祥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
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
周瑜小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殺殲無所復
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
盡與君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
變無傷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
以至情願聞德音往矣在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
至九江貴欲觀湖澤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邪入
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
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于未形達者
所規規于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
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
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者耳
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小力
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
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
戰千計精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真陸

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入然有所恐
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過而自引還今在遠而與
慰納辭遜意狹計其力盡進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
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
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歸終為世笑梁王不
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禍亦隨之願仁君
少留意焉若能內取于布張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
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
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
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姦彼
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太人之賊大雅之人
不肖為此也二人劉備張昭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
心去悞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擒劉備亦
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開荆揚諸將金得降者
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
人兵並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
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
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
昭不勞而定于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

古文奇賞

高帝公與張昭書

卷之三

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延意以應詩人
補衮之數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
良時在茲勛之而已

古文奇賞

高帝公與張昭書

魏略四

與魏文帝牋

大司馬曹子建

魏紫 欽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
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技時都尉薛訪車于年始十
四能喉嚨引聲與笳同音自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
故共觀試乃知大壤之所生誠存自然之妙物也潛
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
美常以聲之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
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等變入節溫胡姓名也變
曲會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
一曲巧竭意置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二

魏紫 欽

勝於優游變化餘弄未盡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
詠其秋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悵入肝脾哀感頑
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袂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
仰觀觀者俯聽莫不泣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
如寒如名倡人信樂也人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
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
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憤異事速託旋侍光塵寓目階
庭與魏斯調宴喜之樂益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魏紫 實

二月八日庚寅臣贊言奉讀手命追于哀思哀之
形于文日月明則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廟坐衆
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
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勞勗力效節同力數年
之間死喪累疊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蔡才學
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于雍
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
至羽檄交馳于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季武之世文
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舉之徒不能持論即阮瞻之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二

魏紫 實

也既而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愼其言
于謀國卒以敗下臣竊恥之至于司馬長卿稱疾避
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韓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
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
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驚龍
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及蕭王年與之
此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星
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處日深實不復若平
生之局也但欲保身勸行不踰有過之地以為知己
之長耳清雲之歎豈可再乎臣實不可追臣

幸得下愚之外。但風雲之會。時適商載。猶欲觸胸舊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懷懷。以深命備。悉故畧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晟

臣質言。前蒙廷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乎代。北隣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沁水漸漬。疆宇喑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古文奇賞

在元城與魏太子晟

卷之三

南望邯鄲。想廉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蒞之。若乃道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于疆畔女工吟詠。于枕杼。問非質之能也。至于奉養利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儔。賦事行刑。資于故實。抑亦懷懷有應。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事。陳咸憤積。思入京城。遺書陸府。彼豈虎談。夢論。詎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

左右之歡。古今一揆。先後不質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宮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古文奇賞

在元城與魏太子晟

與蒲公琰書

應璩

璩白昨者不遠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傾于夷門毛
公受眷于逆旅無以遇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
頑才見誠知己微欣踴躍情無量是以奔馳御僕
軍命周求陽夏命下何楊信說于范武故使鮮魚
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思繁組綺錯羽爵飛騰
牙曠高嶽義渠哀激西戎當此之時仰揣不辭同
產婦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辭白
日傾夕驪車就駕意不宜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
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未諱渠
古文奇賞西戎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
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甘而
不及乎適有事務須自矜營不獲侍從良增邑邑因
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文選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關關有
匪有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接何
曾以後進見拔皆應揚虎斯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
不能追參于高如復欲翼于故枝塊然獨處有難卒
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探之知其

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
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
樂悲風起于閨闥紅塵蔽于机榻幸有表生時步玉
趾無蘇不費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閨于未成和
者毛藩川淵者魚也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
之數豈有恨哉即如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存近故
不虛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文選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鏹草木焦卷處家
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中書雖廣
古文奇賞西戎無陰以慰雲漢之詩何以過此七龍矯首于玄宇泥
人鶴立于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微效明勸教之術非
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臺動赤至
矣昔夏禹之解陽肝股湯之積桑林言未發而水旋
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雨雨霽落而
復收得無豐稔殊品優劣與雲舒髮宜桑榆中書欣望
侵肌乎周和殷而年豐猶伐那而致雨中書否之應中書
于影中書不可以為不然也中書想雅思所未及謹書中書
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文選

高麗分
可以人而
况近

勝假開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
掃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
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有修味踰方丈逍遙
陂塘之上吟咏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花以
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爨
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于虞韶楚人流遁于京
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
處營宅洛陽園子露華思樂汶上發于寤寐昔伊尹
輟耕邱憚投竿思致君于有虞濟征人于塗炭而吾
方欲乘耒耜于山陽流釣緜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二

三

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
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授邑誠
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
有饒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官無金張
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
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簪之勤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清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
無惑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
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
相見在近不復為言盛夏自愛璩報

泰記太尉蔣濟

文選 卷之二十一

魏 阮 籍

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
於是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為探屬辟書始下而下走
為首晉子夏處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節鄒子居於
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年未及壯而位已特立
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謂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
道而有其脫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
陽輸黍稷之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
克堪乞恩以光清舉

答伏義書

晉書 卷之五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阮 籍

籍自承音覽吉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
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亡毛分所能論
哉且夫雲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
興或泥濘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
促節則亡間足以從容是又替夫所不能瞻瑣蟲所
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遯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
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
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外異鸞鳳凌雲漢以舞
翼鳴鶴悅蓬林以翔翔浮八濱以濯鱗鼉娛行潦
而遊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

更帝初欲
為武帝求
婦於高麗
第六十日
不得言而
至所請亦
于亡室者

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閭。
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檢。若良運未協。神機
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據
妙節於九域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踴踴。陵忽慌從。
容與道化。同道道運。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
英祇以等化。上乎亡上。下乎亡下。居乎亡室。出乎亡
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網於太極。撫
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
矧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亡不聞。畧亡不
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君子之趨欲。樹傾城之
古文奇賞
金末百錢之售。製造天之禮。儼膚寸之檢。勞王躬以
役物守。厥穢以自卑。沈牛跡之泥。薄愠河漢之亡根。
其階可憫。其事可悲。究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
且何步於常衢。亡為思遠以自愁。比連珍憤力驗不
多既精白

人物志

魏劉邵

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
能訓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
淡。而後求其聰明。夫色見於貌。所謂微神。微神見
貌。則情發于口。故仁曰之精。慤然以端。勇膽之精。瞋
然以強。然皆發至之精。以勝。勝者實者也。故勝質不
精。則其言不達。是故實而不達。不達而動。而不精。則力
固而不端。則思氣而不清。則起。動而不平。則蕩。是故
中庸之質。異于此類。五常既備。包以滄味。五質內充。
五精外章。性之所盡。尤質之微也。然則平。淡之質。
古文奇賞
在于神明暗之實。在于精。勇怯之勢。在于筋。強弱之
植。在于骨。躁靜之決。在于氣。滲悍之情。在于色。衰正
之形。在于儀。態度之動。在于容。緩急之狀。在于言。
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
微。謂之德。行德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
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微謂之依。微依似。無德之類也。
一至一達。謂之閒。閒。閒無恒之人也。無恒。依似。皆
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畧而不察也。九
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計柔順安恕。美在寬容。
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怯。

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強楷堅勁。用在植幹。失在專固。論辨理釋。能在釋結。失在流宕。普博周給。弘在覆一。失在涸竭。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休動磊落。業在榮躋。失在疏越。沉靜樸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樸密。雖在在中。失在不微。多智。雖在在諸。畧失在依違。學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別其于十也。通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于理。合合而有明。明足是理。理足成家。道義與事。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微。權畧。敏捷。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古文奇賞。人物志。卷之三。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質性梳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屬纖子。則宕往而疏越。拉厲之人。不能迴繞。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指梳理則類。而微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義小則詳。義大則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精。而窮理。則窮。大義則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疏。數則略達。而做博。立事要。則熾炎。而不定。淺解之人。不能深難。一辯說則擬。而愉悅。審精理。則掉轉。而

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溫柔之人。力不休。彊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擬疑難。則濡悞。而不盡。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詞。則個儻。而壞。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有因勝情。夫弱而稍妙。辭已棄。夫自以。跌則倚。跌。已跌。失。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同則相解。反則相非。雜則相悞。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歷之不動。則不說也。倘無聽達。則不難也。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善難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古文奇賞。人物志。卷之三。善攻彊者。下其盛銳。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不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挫其銳意。則氣構矣。善驛失者。指其所跌。不善驛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論。以為難論。則忿構矣。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故善難者。徵之使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凡人心中有所思。則耳目不能聽。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聽已。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了已。意則以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諱。不解則怒構矣。聰能聽

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
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贈給之材。捷能臨
失。謂之權衡之材。守能待文。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
守。謂之推微之材。奪能易子。謂之質說之材。與通
人言則同。解而心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雖明
包衆理。不以尚人。聰敏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已。理
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爲人之所懷。扶人之所
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矧。不以言例。及已之所長。說
直說變。無所畏惡。采蟲聲之善音。贊愚人之偶得。奪
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悌。方其勝難。勝

古文奇賞

人物志

四

卷之三

而不矜。材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
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于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
爲衆材之雋也。材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取同體
也。則核論而相得。取異體也。雖歷久而不知。凡此之
類。皆謂一流之材也。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
言乎。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目。
如是兼也。如陳以美。欲人稱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
是皆偏也。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瞻。則說
不行。瞻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
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瞻行之。雄以其

力服衆。以其勇接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
其所長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
不可以處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
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
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英
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
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
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
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
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

古文奇賞

人物志

四

卷之三

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
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
故能成大業也。其言甚憚。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達
也。其言有達。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
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逼所不
然也。人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夫
以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矇小精微。所以
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敬物任也。
心小所以慎咎悔也。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
寡失。夫繆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故尤

妙之人含精于內外無飾妄尤虛之人願言現姿內
實乖反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為雋矣爭雋未別
則用力者為憊矣是故蘭相如以迴車決勝于康廟
寇恂以不關取賢于賈復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
也

中古文賞

人物志

卷之七

七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碑

魏 嵇 康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於上
世而先生弘謨於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
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言尋妙於萬
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於幽明之極和光同略羣生
莫能屬也確乎不可拔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
時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猶登嶽涉海
蕩然無以究其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旁璞親珪肅
然無不欽其寶而偉其奇也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
不可尚也不履惠連之汙故其道不可屈也遽瑗昇
降於卷舒甯武去就於愚智傾盼二子不亦泰如危
宗廟之犧安不靈之龜故無孤犢之逼而有塗中之
虞觀屈轅鳴鴈是以處不才之間察巨飢緯帶是以
遊有用之際夸大辨而御之以訥資大白而滂之以
辱為無為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而世不能役也訪
垂天之翼於寂寞之域投芒刃之穎於有解之會固
慷慨必有餘地豈若接輿被張以養生於陵灌園以
求實離齠近步餘一作軌輟而已哉尼父議老成於
逝龍衛賜譬重仍於日月揆之先生其殆庶幾乎方

將攀逸駕於洪涯。懇遐軌於巢州。跨宇宙以高揚。凌雲霄以優游。享年若干。遽病而卒。於是遠鑒之士。有識之徒。先生之沒。夫豈不慨然。歸豪傑而存惠子之問。運斧斲而思郢人之力。乃探賸索隱。以叙雅操。使將來君子。知莊生之跡。略舉志碑之曰。我我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山足。胎胞造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崙岳。願神太素。簡邁世局。澄之不清。濯之不濁。翔翔區外。遺物庶俗。隱處巨室。反真歸漠。汪汪淵源。邁跡圖錄。

明膽論

古文奇賞

明膽論

卷之十三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樂。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鑄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艸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達理失機。故子家輒陷於弑君。左師不斷。見通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

疑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析理貴約而盡情。

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于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昭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平王質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則投首陵母。伏劍明果之時。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

古文奇賞

明膽論

卷之十三

不可勝言也。況有觀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迢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阱之間。如盜跖竄身于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憑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聘辭。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情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示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摭撫所見。此爲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

實無及第
論所推一
非而內經
乎神農
一醫而
難其形
無所
不以愛之
而指善不
以爲之而
所其心無
無所而情
清而止
見其
老式
子而信

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鵬聞惑。明所不周。何害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足。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作賦。聞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戰。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賈生闇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索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何難說於荆陵。毋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更詳思不爲辭。賈而已矣。

難自然好學論

大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途。故奔鶩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樂。救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學。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而後教。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于理。僞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則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就此。體樂矣。論又云。有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處在闇室。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况以長夜之冥得。

此語最切
此語最切
此語最切
此語最切
此語最切
此語最切
此語最切
此語最切
此語最切
此語最切

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未來情以本處
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大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
瘡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
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論未
必然之好學則恐以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于
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
矩爲軒駕以講誦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乎其路則滯
遊心極視不觀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戲議
唯學爲貴執書隨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
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虛
空爲內舍以誦讀爲見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
臭腐觀文籍則目眩脩揖讓則變色襲章服則轉筋
誦禮典則齒齟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
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
六經亦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
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于
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
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
恐故得爲蕭蕭耳

七賢傳其進也操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

履順以保天真稽阮竹林之會劉畢芳傳之友馳
騁莊門排督李室松蘿低舉用以優賢若水澄華
茲焉賜隱至于稽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
傳軍諮散髮吏部盜尊且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
臨銀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稽琴絕響阮氣徒
存通其有經必凋風俗召以效宦居然尸素軌躅
之外或有可觀者焉或能符契情靈各惇終始悅
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

與山巨源絕交書 晉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桓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
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
頭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
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謂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
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揚然不喜恐足下
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鷄乃漫之醢醢
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
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預今空
語同知有是人無所不堪外不存而內不失正與
一世同其波流而俯仰不生于世子雖聞吾之師弟
親居踐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昔嘗

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
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
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
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拔輿之行歌，其發一也。仰瞻
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
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入山林，而
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
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亭感傳，慨然慕
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
懶，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累轉乃起耳。又
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
情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
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
從教訓，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縷，赴蹈湯火，雖飾以金
銀，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自不
論人過，吾每思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
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絕疾之，如讐。幸賴大
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
不識人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畫之累，久

與事接疵，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
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
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躍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
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不得搖性，復多睡，把搖無已，而當裹以單服，揖拜上
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
盈几，不相親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
不堪也。不喜爭鬪，而人迫以此為事，已為未見，怨者
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
心順俗，則違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累，如此五
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
聒耳，或虛度良辰，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
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
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
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
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
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
何水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
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
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伯伯

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益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為曲，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而令得其所也。故曰：「凡作業者，各以得志為樂。」唯道為能通之。此足下所問耳。不可自見好章，庸強越人以文，冤也已。嗟！吳磨養鷺，雖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十一已審，若道盡途窮，則已。

古文奇賞

卷之七

王

足下無事，寬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懽，意常悵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牛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勝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若知吾潦倒荒踈，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有廣度，無所不施，而能若吾所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今以保餘年，真所之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其登王。

期于相致，時為催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古文奇賞

卷之七

王

王

獻書袁譚

魏 審 配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國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鮑管蔡之獄季友軟欬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廟賄而立輒廟賄為不道入威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瞶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繼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諸謀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皆臣逢紀妄盡蛇足曲辭諂媚交亂繼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晷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誅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疆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庫府庫之財明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為雁行賦為幣主雖傾倉廩竭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將軍忠赤之誠盡家室財物之計營商清早不相為異為將軍合意同

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率家何圖凶險議恩

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利致令將軍翻然敗國忘孝友之仁聰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徵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掠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鬻野或有屍骸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于幽冥創痍號于草棘又乃圖獲割城許賜秦胡財物豫有分界或聞告今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押節使太夫人憂寡憤懣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致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墮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後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反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言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脫以緩迫之惠而乃尋踪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于嚴行而將軍師旅士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收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仇散鋒放火播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三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三

增毒螫蜂。舛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王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旄。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齊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苦。乃天啟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何庸悲。彌于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鑒。圖頭不諱。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古文奇賞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序

晉郭象

晉郭象

晉郭象

晉郭象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任。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古文奇賞。南華真經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辯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言雅泰。然遺族族而不放。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川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辭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崐嶠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會。

莊子註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得也是以嗣之萬物反取諸身耳且不能以易任成

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

求乳不以耳自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
無定司形貌無主而專山情以制之哉註人之
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
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
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
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
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為之
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
古文奇賞卷之三

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

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
而世莫之覺不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
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亦猶金之踴躍世皆知金之
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
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
亦妄乎註夫工人無為于刻木而有為于用斧主
上無為于親事而有為于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
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
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
古文奇賞卷之三

通者反
二十理達
理者心
半悟明
然者不
物也

卷之六
無所不
有之理

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爛沒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註秋水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古文奇賞。卷之六

以起高議。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常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干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子之喻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尹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

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註讓

古文奇賞
卷之六

龐娥親傳

皇甫謐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體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清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讎之心又聞壽言感激愈深憐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傲倖邪陰市名刀拔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

古文奇賞

龐娥親傳

皇甫謐

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強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

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

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乃令汝輩見之遂棄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平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奔道遂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斷折所持刀壽被斫而死娥親因取壽所佩刀殺壽護乃脫曰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格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

古文奇賞

龐娥親傳

皇甫謐

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離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歎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離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于娥親畢是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臣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強載還家涼

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東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為其作傳。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自號玄晏先生，少患風痺，年二十餘，尚未知學。叔母任氏課之，藝業以隱終焉。

序蘭亭詩後

晉孫綽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以其淳之則清，淪之則濁，耶？故振轡于朝市，則克屈之心生；閑步于林野，則寥落之興永。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于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群于南澗，高嶺十華，長湖萬頃，乃藉芳艸，蔭長松，鑑清流，覽升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成暢，于是仰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然焉。復覽鵬鷁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引系之。徃復推移，新故互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卽所賦詩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

九品議贊

晉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野崇賢所以興治乎位下微卑非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附榮所之門任事之繁而主上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有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萬岳九列則所以信郡守雖輕有利史薦舉之當否實司其事

明爲人自當此應公道大行而和調息矣

荆州刺史束武戴侯楊使君碑

若誕保靈和繼若載德宣哲清明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邦黨服其義而精神慕其風于昔文后歷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成君名馳納字參軍宏略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縣軍深入親薄寇星躬行天討旣而救兵不進衆盡道窮因乃慨然迴慮嚴其衆而爲法受國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王恩其

庾尚書謀

寬而能懷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瞻瞻虛坐翩翩玄幕几席生塵空備寥廓

弔孟嘗君文

人因貴賤士無真偽延入如歸望賓若企山握秦機入專齊政右躬而威強左顧而田競日以造化爲水天地爲舟樂則齊首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項項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囚志挽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馬汧督沐 有片文選實符又謂明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主

維元康六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郿之內屬羌反未解而鄉戶之民又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茲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遷乎大略若夫偏師裨將之閑首覆軍者益以十數割符專城紆青執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借聲更爲魁既已襲汧而前于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上維之城羣凡如蜚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饑寒而虞貨戶而汲木石將盡推蘇乏竭勢蹙蹙絕於是乎發

梁棟而用之。以鉄鑠機。既終。而。又。非。焉。
梁木爲機。關既縱之以發。陳焦之麥。柿相樹之松。此五出。補也。病陳久。川能薪。獨不。人畜取給。也。子命穴。後。真。壺。鉗。瓶。軌。以。偵。之。名。言。以。此。置。器。知。之。或。值。也。中。則。將。穿。擊。作。因。焚。積。火。熏。之。潛。氏。殲。焉。進。以。顯。秋。殊。以。悼。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殺。十。削。考。訊。吏。兵。以。價。楚。之。辭。連。之。言。連。下。之。也。

古文奇賞

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勛。極推小疵。非所以褒。辨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遂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葬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屬有方。固守孤城。危迫復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深士之恭。敬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其。噪。則。皆。如。之。徒。也。嗟。乎。如。之。欺。善。抑。亦。賢。首。之。譽。也。
以。不。言。而。心。害。之。謂。呼。甘。茂。與。博。里。疾。語。焉。質。首。之。譽。質。首。願。以。已。首。易。人。之。首。也。

或戒其子慎毋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曾乘丘之戰。縣責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責父曰。它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亡舅也。遂死之。周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辜也。乃誅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下。都。中。手。劍。父。警。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悅。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七。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未。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未名平。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果富。

古文奇賞

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亡加備。瘡不增藥。焚焚羣狄。豺虎競逐。羣更恣睢。潛跨官寺。齊萬城關。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煽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形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憂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縣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雲恩撫循。寒士挾辦。蠢蠢天羊。阻衆陵寡。潛匿密攻。九地之下。樞樞窮城。氣若亡假。符命縣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瞻。偵以瓶壺。周以長澠。鉅木。其。鋒。火。以。起。燔。薰。尸。滿。窟。拆穴以鉄木。石。圓。竭。其。科。空。虛。然。馬。生。傲。若。有。餘。

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師。
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庚
化為冠。實賴夫子。思慕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
我雖未學。聞之前典。十世有能。表基旌善。思人愛對。
甘棠勿剪。剗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赫蓋鮮。
孰是助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
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間穢鷹揚。曾不戢翼。
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
碌碌高致。發憤困圖。沒而猶眠。嗚呼哀哉。安平出奇。

古文奇賞

馬所曾錄

卷五

三

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
如何客嫉。提之筆端。汧城之人。亦猶齊趙。傾倉可賞。
如云私粟。秋隸可領。泥曰家僕。言雖傾倉。厚及所庸。
况用家粟。私僕。剔子變龜。貫以三木。割李也。雙龜焉。
故雙龜也。三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
糾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
恩。光光寵增。乃牙其門。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而有。
能。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昔馬援以武受封。今所以十斛殺下獄。忠臣義士。所以履戰。
是嘆者。往。錄此。梁王形之。抗疏。滿黃門之。諫斥。大為冤抑。吐氣。

與桓秘書

唐文選

等

習鑿齒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
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
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小。思鳳雛之聲。北
臨樊城。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當千公之賦。縱目檀
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
移日。惆悵極矣。撫乘驢。瞻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
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
事猶存。星列滿目。瑯琊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
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
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朋勝之
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况相去
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古之不相如。
於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始為景升乎。

報羊希書

晉周朗

凡士之置身有三一則雲戶岫寢樂危桂榮林芝浮
 霜剪松沉雪憐肌蓄髓實氣受魄非但土石侯卿腐
 錫良錦實乃矜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刺心掃智判
 命驅生橫議于雲臺之下切辭于宜室之止行主德
 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醜奸猜委玉人而齊聲禮揭金
 出而烹勅寇使車軌一風旬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
 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
 則餐粘而出望旂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
 間俯首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縱橫于四
 古文奇賞

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忤則反而還閑居連官交
 造頓罷捐慕遺憂夷毀銷譽呼喻以補其氣繕嚼以
 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
 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
 之轍穀稼是諒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幃苦積階除
 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曼且室開軒
 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與右頗得宿酒數壺按茲扶
 藿望方校古時復陳局露初真鶴星晚驪然不覺是
 義皇上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
 具似飲之罷俟封勒之畢當敬觀祭鄧肅尋伊鄙俯

眺燕趙邪履遼衛祝我周之齡迹吊他賢之憂天當
 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寔詭固物好交加或微勢而
 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米以此猶見嗤于梁
 人况才減楊子之器物其魏君之意者哉

古文奇賞

卷之七

十

晉周朗

客傲

晉郭璞

客傲郭生曰王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
妄映湖海虛飾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蔭蔭蔭
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爾爾清淵以濯鱗而響不徹
於一臯價不爲乎千金傲岸然之聲如龍魚之
間進不爲諸隱退不爲放言無流臭之辭而希風乎
嚴光徒費思於鑽味慕洞林乎連山前何名乎攀驪
龍之髯撫琴會之毛者而不得經書跨天津者未
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鶴鶴不可以論雲翼井
蛙難與量海龜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木情其可乎
古文奇賞 卷之三 晉郭璞一

雖豐靡于麗采香惡乎外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

不驪不驪支離其神蕭條其形形廢則神王迹能而

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足以自得

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快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

喪無廢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情不以應機洞

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成我不足是非非忘意非我意

得意非我懷寄草簞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

子不天彭錢不壯秋毫小大山蚊蚋與天地齊流

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閱一開兩儀之迹一冲一益

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周曆要乎春秋青陽之翠

秀龍豹之委頓駭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阜壤爲
悲欣之府蜉蝣爲物化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
覺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閱帶索之歡縱蹈而
詠採齊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
一弦惜往復於嘆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
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麓嚴平澄漠於塵肆梅
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先混沌而搞机
阮公昏酣而賣傲習叟逡形以倏忽吾不幾韻於數
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武寧縣志
卷之二十二
風俗
人仰
事終
之

東情表

文選寶符文選明辭

晉李 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風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憫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
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
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
無應門五尺之童。茕茕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
病常在牀。羸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
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
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
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常侍東宮。非臣願首。所能上
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
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于星火。臣欲奉詔奔馳。
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
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
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
宦達。不矜貧賤。今臣下國。賤俘至微。至願過蒙拔擢。
寵命優渥。臣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臣無祖母。無以終老。母。更相為命。是以區
區不能廢遠。臣等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及
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
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
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全以賢竟勝却正於賢處具風度雖云是天真為出然不可
謂無構法若率爾為之恐便無此境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晉李 密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晉李 密

薦譙元彦表

大漢書時文謝明許

晉桓溫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操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養淵以振玄選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海鏡仗惟大骨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夷且絕響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宜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伯夏于羿羿之墟想王野于亡秦之境竊聞巴西蕭秀

古文奇賞

薦譙元彦表

晉桓溫

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濯流行時望極遠道消之會羣衆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縣之哀幽谷無靈喬之望山命屢移茲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王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于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羅縯綺之樓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子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仰薄義舉亦附益崇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邇之教若秀蒙蒲帛之徵是以鎮靜頽風軌訓賢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弔莊周文

集

稽含

帝瑤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蓋真人於刻梅之室載退士於逃烟之堂可謂詭其所可乎不可謂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貞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龍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貴於是借玄虛以助游引迫以自贊戶誅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流論名神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蠟石之謂室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屈生處蠟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以存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古文奇賞

弔莊周文

稽含

稽含字君道著子歷襄城太守爲荊州司馬郭鵬所殺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奸勝之井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

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然動。後身外已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則莊生所嗤豈特王弘遠而已哉。

古文奇賞

予在周文
卷之十三

留侯論

主

張衡傳
結語更出
思

沈慶之不
能阿內之
往而復返
其處立海
南者歟

與韓康伯牋

俞益期

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予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櫂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絕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陰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

古文奇賞

與韓康伯牋
卷之十三

留侯論

主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歷豫章太守。吏部尚書。領軍將軍。

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康伯書。

右軍自去
會稽內史
遂不肯仕
田自足矣
母憂下詞
致厚孝

與吏部謝萬書

王羲之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
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
祥。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皆子抱弱孫。遊
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剖而分之。以娛。卜前雖柏德無
殊。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
策數馬。彷彿萬石之賦。君為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
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暇。永食之餘。欲與親
知。時共懷謙。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
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吁勝。言邪。常依陸賈

古文奇賞

與謝萬書

卷之十三

王羲之

清真幽淡。使人之意也消。是時逸少春秋纔五
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為坐王懷
祖之故。待之淺矣。晉墓詞云。自今之後。敢渝此
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予也。子而不予
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能容。

與會稽王牋

晉書

卷之十三

王羲之

古人耻其君不為堯舜。北而之道。豈不願究其所事。
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

清真幽淡
使人之意也消

古文奇賞

與會稽王牋

卷之十三

王羲之

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命。內諸求已
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眾。傾
國以濟。一時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
以邀眾。勢之弊終獲。逸也。求之於今。可得
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
就之曰。便當因其眾。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
織盡。萬不餘一。目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
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卜
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
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
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
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
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
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
幾。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
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
間。開行陣之間。或于時謀。國計。裁者。不以為議。况
卿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

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
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
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為殿下
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
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整廢虛遠之懷以救
倒懸之急河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
海有賴矣

遺殷浩書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
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三

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今天下寄命有所
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
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諱其由來也自冠亂以
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計而疲竭
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
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
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迨於往事亦何所
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中允
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
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校各復舊鎮自長

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
謝百姓更與朝賢思亦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
百姓更始庶可以允答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于
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
之任而畏收至此恐聞朝賢未有與人分其謫者
今亟脩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
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字面雖廣
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貳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
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
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三

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周知所屬自頃年
劉遺黎州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秦之刑耳恐
勝償之憂無復日矣

蘭亭記

晉書 卷之十三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
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
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
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
類之盛所以極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

古文奇賞

卷之三

王羲之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陶潛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鄢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君少失父承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間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僑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舉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頴川庾亮以弟舅名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與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寫勸學從事時亮崇脩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是故應尚德之舉大傳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見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

古文奇賞

卷之三

五

笑喜褒之得君奇君為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
又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
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
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
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
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
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
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
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
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
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為刺史謝永別
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與高陽許詢有
高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
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
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
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
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
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
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還之龍山領景酣宴造夕乃
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吾乃能駕御卿後以

古文賞

卷之十三

三十一

晉陶潛

其此語
或溫所言
亦其嘲也

疾終于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
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適多不亂至于
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
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
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
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
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斐嘗問耽
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
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寔鍾
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
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三十一

晉陶潛

桃花源記

晉書 卷之十三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忽
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
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
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
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
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
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

人來
隱居亦俗

村中皆出
酒食更俗

停妻思親
友也後口

以學治情
好一也第

則無所歸
意之常如

無適天

停妻之思
即快源可

作食村中問有此人咸來問計自云先世避秦時
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
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
所聞皆歎悅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
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
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
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
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廬氏亂天紀賢者避其害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迹
什迹漫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古文奇賞
桑竹垂餘蔭。秋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一朝啟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举尋吾契。
與子儼等疏
告儼伏份佚。修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
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
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要求。壽夭永無外請。

無見子

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故東下近走性
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僥倖辭世使
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諸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撥何
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
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
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
五六月中非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疎縈求在
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
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
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
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
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
爾况同父之人哉賴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
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
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
永寧后土感生平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

得真之理
思之通
大用之人

推心淚慙慙而盈眼乃以困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
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
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
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屬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
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涼涼懸溜暖暖
荒林晨採上藥夕閒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
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窺蒿里邈無
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
齟齬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同房之
歡冬無緼褐夏渴瓢單相將以道相開以類豈不多
古交前賞
志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縵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
志歛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其彼眾意每憶有
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
界靜月澄高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脫奈何吾
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
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
稚未能正言哀哀發人禮儀孔閒庭樹如故齋宇廓
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著龜有
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
誠嗚呼哀哉

答車茂安書

陸雲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鄧令
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感何可爾耶
輒為足下具說鄧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
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
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
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
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
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鉞成
雲下鉞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通滯之穀
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
其備茲君節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隕
而葦葭萎林鳥祭而爵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
買繞堽密網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
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遐海浦
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蚌捕魚鮑鮪赤尾鰭齒比目
不可紀名鱸鱖鰕炙蟹鯉蒸石首膾鯨鯢東海之
俊味和膳之至妙也及其蜂蟻之屬目所希見耳所
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
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湮泯飲

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鄖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弘遠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婦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真說此意吾不虛言停及不一陸雲白

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吳平入洛刺史周俊辟爲從事公府掾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後拜吳王郎中令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屢以正言忤旨機敗并見害

與平原書

雲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處關之將雄聲泉踊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與若積波授教斯誼靜言勿謹嚴其雲戒萬夫翁而咸和治安步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星羅禮既畢歸旅將振尋繁員轉因瀨蓋旋若法流之

繞駿沉驚騰之靡在塵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而朝興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峻臣於彫輅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噓天而景凌

雲拜嘗聞湯仲欽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種文屯爲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機文不難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作此曹語若消息小往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

古文奇賞 卷之三 陸雲書 三

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其玄盛稱九辯意甚不愛雲拜拜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較張公昔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曲當故爲未及彥藏亦云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雌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于安子安諸兄賦復不皆過其便可可不與公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得無疑久勒兄兄爲耳

平魏武帝文

陸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慨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皆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觀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

古文奇賞

平魏武帝文

陸機

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賢乎叢爾之士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筭屈于短日遠跡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岍乎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謙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

上施八尺牀總帳朝脯上脯繡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事學作履綈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存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畱曲念於閑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平云爾

古文奇賞

平魏武帝文

陸機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遽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禮道之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闢舉脩綱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微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宏養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難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吁千

載之遠其信斯武之本與。唐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
文昌。非王心之所怡。實西夏以鞠旅。沂秦川而舉旗。
踰鎬京。而不背。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夢。彌四
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嶠澠而竭來。次洛汭而
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定終古之所難。
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
強而不殘。每因禍而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
蒙時。慮縻附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
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追管輅之未離。假餘
息乎青翰。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淮焉。氣衝襟以

古詩賞 卷之十三

四十六

晉書卷三

焉。嗟。嗟。嗟。嗟。而沈瀾。達率土以靜寤。戢彌天乎一棺。
容。容。度。之。峻。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
沒。而。望。揚。援。貞。者。以。甚。悔。雖。在。我。而。不。藏。惜。內。顧。之
纏。綿。恨。未。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
結。遺。情。於。婉。變。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
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嬌。戚。容。以
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
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荷。形。聲。之。聲。沒。聲。音
景。其。必。藏。微。清。絃。而。獨。奏。進。膳。惜。而。諄。諄。惜。而。諄。諄。
冥。漠。怨。西。陵。之。蒞。落。登。雀。臺。而。羣。悲。暗。美。其。何。容。

既將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裴綬於何有。貽
謫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
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魏武命世之傑。然脫不得奸雄二字。遺天道文為
後世所窺。遂為議論奇貨。臆其生平想當然耳。然
讀士瑜弔文。乃知書生果落英雄度內也。

大田議

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
民息。夫商人逸而科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
耕大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古詩賞 卷之十三

大田議

卷之十三

晉書卷四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辨亡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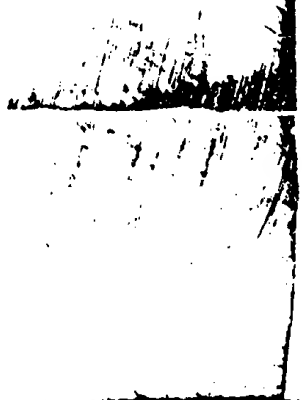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
而公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遠亦深矣。其民怨矣。劉
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
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
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
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潛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
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勒躬。以重
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
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而而

自托士變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闕相脩。雖醴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稱。未有巨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既流迅。水有驚波之難。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艘。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議。或

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臣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素長技以就所屈。則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關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道津。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公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車。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寧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彙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上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

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遵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下三言
卷之七
五十一
晉書卷七



女史箴
華陽后族沒盛假
女史以示戒焉
晉 張華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胞養，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婉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德，懋嫔厥躬，不食鮮食，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節，而二主以心，非王好弋，樊姬諫不止，力不食禽獸之肉，三年恒食，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憚，班妾有辭，割驪同悲，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庫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慾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余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察，勿謂玄漠，神聰無覺，無若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墜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益彞，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福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歸，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讓開府表

文選卷之七

晉羊祜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爵則使和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遠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謀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卽復若此蓋

古文奇賞

讓開府表

卷之十三

晉羊祜

聞古人申于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築之下有隱才于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曾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蒞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

龍不與衆敗之象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天下之望少蓋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也臣不爾留建必于外虞有附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汗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留連謂同僚同命可謂留也

古文奇賞

讓開府表

卷之十三

晉羊祜

讓中書監表

晉庾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
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帝元爰客逃難求食而已
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眷
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寵寵累非服弱冠濯纓
沐浴玄風頻繁省闈出總六軍繁多十餘年間位超
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榮生止足
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譏既集上
座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
陛下踐什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
古文奇賞

上心喜
持在也
而不

晉書

危罪不容諱身既招致國為之恥其故何耶
婦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國
是以跡附則信如進則疑疑信如之則疑成
重聞之內矣此言往代成器可為寒心者也人萬物
之所不通聖賢而不信官以才一才之庸木若
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
心管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
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執朝士百寮頗識其誠天
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
所不能忘也則謂貪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
古文奇賞

運命則若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愚責耶實
仰覽嚴鑒豈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愆是以控控
屢陳丹款而激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
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
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樂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
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白起降趙卒論

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藉暴之謂乎
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
張虛拳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
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
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難能哉四
十萬之命而適足以瀕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
而久其堅壁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
其衆皆殺之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
必更難下之謂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
終不致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但患諸
侯之探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君不悟而不諱則毋
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
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
河內夫以秦之彌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
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
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
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
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

諸關上表

宋謝靈運

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
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
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
嘈此雖粗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其防峻曉駭惋
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
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從橫戈甲竟道不知微
臣舉爲何事及見顓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
恩臣皆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舉迹炳明文字有證
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
古文奇賞 諸關上表 謝靈運

與廬陵王義真書

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

榮幽柄者寡。或復才為肯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栖遯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就。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皆聞虛想。岩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感美也。

遊名山志

夫衣食生之所資。山水性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擁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嵒漱流者。之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予謂不然。君子有愛已之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已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邪。語萬乘則。閔湖有縱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絕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疾。願辭漢傳。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古文奇賞 遊名山志 卷之十三

謝靈運

祭古冢文

宋 謝惠連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埤。以木為柩。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和。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根探之。應手灰滅。南人以手。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耳簪。及梅李核。瓜。餅。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于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云。元嘉七年七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

古文奇賞

祭古冢文

宋 謝惠連

作城錄事。臨渾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為壑。聚壤成基。一柳既啟。雙棺在茲。捨春懷。縱鋒連。芻蕘已。塗車既推。几筵廢。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益或醢醢。傳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大。寧寧。晦。銘誌。湮滅。姑氏。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然。百堵。皆作。十。仿斯。壙。壙。不可。轉。壙。不可。迴。黃腸。既。便。房。已。類。循。逸。與。念。攝。備。增。哀。黃腸。以。棺。木。費。心。累。在。射。聲。垂。仁。廣。漢。流。渥。龍。祠。敬。府。阿。掩。銘。城。曲。仰。羨。古。風。為。君。

改卜輪移北陸。宅突東麓。墳即新營。棺仍舊木。合塋。
非古。周公所有。敬遵昔義。還耐雙甕。酒以兩壺。牲以
特用。幽靈夢寐。歆我饋饗。嗚呼哀哉。

古文奇賞

卷之三

五九

宋謝道韞

登大雷畔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狹。至渡。沂
無邊。險徑。遊。日。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
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登。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
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為。客。如。何。如。何。因。涉。頓。
憑。觀。川。陸。邀。神。清。渚。流。睇。方。曠。東。顧。五。洲。之。隔。西。眺。
九。派。之。分。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
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
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匪。橫。地。無。窮。東。
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卷。古。樹。雲。平。旋。風。四。
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
脉。通。連。芰。蒿。攸。積。茨。蘆。所。繁。酒。波。之。鳥。水。化。之。蟲。智。
吞。愚。強。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
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舻。相。接。思。
盡。波。濤。悲。淋。淫。煙。歸。八。表。終。為。野。塵。而。是。注。集。長。
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
興。基。歷。江。湖。峰。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綉。若。
華。夕。曜。曜。澤。氣。通。傳。明。散。絳。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
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黛。色。信。
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深。洞。所。積。溪。壑。所。

射鼓怒之所歷擊。湧浪之所宕滌。則上窮扶溝。下至
佈州。南薄鶯爪。北極雷灘。削長碑短。可數百里。其中
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
華鼎。振清。荷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筋疾
穹瀟崩聚。坻飛嶺覆。回沐冠山。奔濤空谷。礪石爲之
摧碎。礪峴爲之盤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
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鷺海鴨
魚鰕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
魚鱗。有蛤之倚。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
浪。浴山排風。吹沙弄。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
飛鳴。海濤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
說也。風吹雷颺。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
難逃。沙草自。風夜戒護。勿爲我念。恐欲知之。聊書
所觀。臨草草。辭意不周。

照字明遠東海人。歷選中書舍人。爲臨海王子項
前軍參軍。子項舉兵敗遇害。
妹令暉。照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左芬。臣才不及
太冲耳。

凌烟樓銘 宋鮑 照
臣聞憑巖。薦唱微効。長垂波鑒。景功少致。深是以
水臺築乎魏邑。風閣起於漢京。皆所以贊生通志。感
悅幽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烟樓。樓置崇通。延瞰平宗。
卽秀神阜。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關。奔江永寫
鱗嶺。相葺重樹。窮天通原。盡目悲積。陳古賞絕。舊年
誠可以礪曠。高明。潔澈。遠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言。
彰匪言匪。述綿世罔傳。敢作銘曰。

岩岩崇樓。藐藐層閣。階基天削。戶牖雲區。瞰江列檻。
望景延佇。積清風露。合綠烟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吳。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鮑照 凌烟樓銘 六十一
我王結駕。潔思神居。宜此萬春。修霧所扶。

藥奩銘
歲實走九。生猷。隕牆肯亡。驟得年有。遐方水王。出烟
靈飛生光。龜文電衣。龍采雲裳。九芝入石。延正盪斜。
二脂六體。振衰返華。毛姬餌葉。鳳子藏花。景絕翠虬。
氣隱頰霞。深神罕別。妙奇不揚。或繁虎杖。或亂蛇床。
故不世不可以服。未達不可以嘗。眩暈逆目。是乃爲
良。

飛白書勢銘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滑此瑤波。滌彼松圓。出入法

畫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雲重似崩雲
絕鋒劍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
中陰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繁髮垂平理端密
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芝煩弱既匪足雙蟲扇瑣
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宸神筆

石帆銘

應風刮流息石橫波下深地初上獵星羅吐湘引漢
歎氣吞沱西歷岷家北鴻淮河渺森弘藹積腐連深
綸天測際巨海窮陰雲族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
鯨浪雷沉在昔鴻荒刊啓源陸表裏民邦經緯鳥服

古文奇賞

卷之三

統熙二

瞻貞視悔坎水異木乃剗乃銑既剗既銑飛深浮遠
巢潭節谷涉川之利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乃安
泊潛輕濟冥未勒言穆戎成逐留御不還徒悲猿雀
空駕滄烟君子彼想祇心載惕林簡松枯水採龍鵲
覓氣涉潮投祭沈璧擦檢舍固命辰定歷嶠廟口
周王夙趣九折羊腸漢臣電驅洛鱗浮翼爭景乘虛
衡石相鮮帝子察殂青山斷河石父沉軀川吏掌津
敢告訪途

瓜步山樹文

歲舍龍紀月巡鳥張絕子聲吳客是措充歸揚道出

關津升高問途非曉痘卿南曉炎國分風代川揆氣
閭澤四睨天宮窮曜星終東窺海門候景落日游精
入表映視四遐超然永念遠類交橫信哉古人有數
寸之簪持千鈞之關非有具才施處勢要也瓜步山

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德以因迴爲高據絕作雉而凌
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
不如執之多少遠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涕洟江河
虎脊丘岳雖奮風漂石驚電湖山地綸維陷川關樊
宮毫盈髮虛曾未注言况乎沈河浮海之高遺金堆
鋒之奇四遷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交買名之
古文奇賞

卷之三

統熙三

謝解禁止

臣言被宣令解臣禁止天光鄭重不可勝逢飛走知
感矧臣人類臣聞獲過于神或憑尸祝以請得罪於
君可因左右而謝臣自惟孤賤盜幸榮級開瀝人誼
猶狂世禮奇非阮籍無保持之助才愧馮衍有懷
之困自非聖朝超然覽臣於視聽之外則今日
更成妄遭來辰萎葉終先朝草小人歲莫知
徒厚恩華憂思歎息不任下情謹請拜疏

論國制啓

臣啓臣聞人之量節工者裁之。案父之本範。墨在焉。事亡巨細。非法不行。當今世問。政惟藩國。期望君舉。必書勳成。准式息躬。聖壤十有餘載。條制節文。宜其備矣。諸王列封。動靜兼該。而竊見國之處事。未盡善。臣之暗蔽。私心有借伏見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雖多殊華。大綱可依。愚謂宜今掌故刊而撰之。上著朝典。藩邦之度。下揆國訓。繁簡之誼。俯酌州府。寬猛之中。章程久具。永爲恒制。豈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臣忝充直員。脫以啓聞。煩而非要。伏追慙悚。謹啓。

侍郎滿辭閣表

古文奇賞

卷之三

六十五

一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閣雲路。從茲自速。窮鯨沉藏。方絕光景。祇憊遲迴。結涕濡泗。臣竊抗窮賤。情嗜踣味。身弱消楚。地幽井谷。本應守素。壅壅。剝荊牧。鷄國系以給征賦。而幻性猖狂。困頑暴勇。釋擔受書。廢耕學文。書虎既敗。學步亡成。反抽歸趾。還陋燕雀。日晏途遠。塊然自喪。加以亡良根孤。伎薄既同。馮衡負困之累。復抱相如病渴之疾。志逐軍離。事與冥合。東馬埋輪。絕游息世。宿福餘慶。爰造聖明。煦蒸霜霰。草中雲落。得從下走。叨迹人行。操勸負。班。班。尾隸於恩。訓短哀有弗及。奉此而歸。足以沒。沒。

髮亡報天德。更冀管夷。還龍結。神不勝感。戀之情。謹詣闕拜疏。奉辭以聞。

謝隨恩被原表

臣言即日被曹宣命。元統內外五刑以下。浩澤溫汰。臣亦預焉。得從漢律。放。之。排。開。趙。則。典。肆。青。之。科。大喜。卒至非願。所。過。魚。鰲。鵠。現。且。悚。且。慚。臣。誠。下。愚。不達義方。然君尊臣奉。同犬馬。且常侍臣。淵穆疏。草即臣所作。助人爲恭。猶加敬憶。自。已。率。禮。寧。敢。慢。忘。由。臣。倖。賤。可。悔。可。誣。殺。曾。參。人。臣。豈。亡。過。癢。病。幽。柄。亡。援。朝。列。身。孤。節。卑。易。成。論。核。幸。大。明。臨。下。仁。道。

古文奇賞

卷之三

六十五

一

毓物澤泊。翔走臣。覃末慶。然古人有言。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亡生楊矣。何者。植之者難。拔之者易。況臣一植之功。不立。衆拔之。過。屢。至。同。彼。風霜異此。貞脆書稱。天秩有禮。易載神福。在謙臣之謙。禮。理。謙。福。秩。仰。銜。俯。規。行。歎。坐。戚。即。欲。顛。沛。拜。恩。下。庭。但。臣。病。久。柴。羸。不。堪。冒。涉。小。得。趨。馳。星。駕。登。路。不勝荷佩之誠。謹上疏以聞。侍郎上疏。安此定命。泰彼公朝。不悟乾羅。廣叔圓明。兼覽彫軀。飾望簡雲和之品。潢汙流蕩。充金鼎之質。鍛羽暴鱗。復見翻躍。枯楊寒炭。遂起光華。

主 要 實 績

宋顏延之

維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獨薦臻王畧中否獯彊開戮劇剝司空苑幽并騎弩也過鞏洛列營豫成相望層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達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糾革濟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冠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僂身飛鏃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殉節

古文奇賞

陽谷縣志
卷之十三

宋頤是之一

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城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旣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臣。苟有傑于貞孝者。實事感于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勒君隱處怨在登賢射苦
夷狄果道子行開左傳苦楚生子忠壯之烈宜自爾
先言勲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趙既

隋晉旂常之子之生立積宋皇家猛沈
 良如彼竹括負雪靈如彼駢駟配服駘衛邊兵
 律王莽夫恨臣限垣匹瀝洛蒿萊朔馬東衛
 埃路無歸聘野有委骸帝國斯艱簡兵授才寔令
 子佐師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
 爭昔惟幸國今實遘亨憑轍結鬪負河紫城金
 擊和門責爲料敵厭難時惟陽生京冬氣勁寒
 衰過矣種虜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鎬高輦軼
 縣俘我洛畿橫鋒成林投鞍爲國翳翳窮壘
 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附卒無半菽馬實掛絙守

古丈奇賞

陽和事談
卷之十三

宋順宗之

衛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遠勉慰痍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過疆身終鋒括嗚呼哀哉黃父陷節曾人是志所督效貞首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予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音嗚呼哀哉

陶徵士詠

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
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而延之爲誄

其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
 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
 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難得爲貴。易得爲賤也。藉資

諸君之
人
其
可
何

藉也。薄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竟
與錙銖周漢而解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
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
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有晉
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
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旨遠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
其點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日弗任藜藿不給母老
子幼就養上賈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
之懷初辭一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
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于是乎遠漼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宋謝靈運之三

昨蕭疏爲供魚菽之祭纖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
好與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於省職殆所謂國爵
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赴春
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
此達士傷情無點福應嗚呼淑夫實以諫華名由
高荷九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
廉克已之操其合諸典無愆前流故謂諸友好宜謚
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哉易云世及嗟乎若士
望古逢集 卷之十三 宋謝靈運之三

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于布衣廉深簡素夷粹
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干
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人所非義不榮
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弄雅義發道必
懷邦天之東林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
難釣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宿自免州郡茂才數以
病去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
超然無適非心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
諸君其秋陰陳書報危置酒終琴居備勤儉躬兼貧
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宋謝靈運之三

明是惟道性糾經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
智謂天益高胡魯斯義履信易知恩顧何冀年年中
身疾維疴疾視死如歸臨內若昔學弗嘗荷祀非
恤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公建靖節式尊遺
古行不願豐沒無求賻省計於公哀薄歟遭壤以
穿旋旋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遂化自爾介
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按圖圖今實盛書懸非舟非
船念昔晏和舉觴相酬獨行至今至方則陽哲人卷
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見公爾實慨然中言而
發達衆速尤近風先履身才非實聲有耿之特才

以故物悲從以陵 敬音永矣誰能余聞嗚呼哀哉仁
焉而終智焉而斃 照妻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
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加彼言過于

祭屈原文 文冠 王奇

維有宋五年月日 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奉帝命建
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澤纖舟汨
洛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口若先生
遷辰之缺溫風急時飛霜急節溫風養物飛霜殺物麻茅遺紛
詔懷不端意奉姓謀折儀尚貞茂椒蘭身絕邱園跡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宋和武之五
編湘于比物萃茲連類龍意奉姓齊瀛金石志華日月如
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泪心秋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
忠雖關

與江湛書

王徽

弟心病亂度非但寢覺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
忽扣華門閭里咸以為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
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鶩邪未知
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恩或有激朗於
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閒
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
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
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
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為劫勒通家疾病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王徽一
人座微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邪乎書云任官
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芄芄模械似不如此且弟
曠遠足婦遠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閭兄
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
君曰去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即華
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
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郤過於孔文
足為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
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毀山公而

仲容見度徒以提提學本不參選部夫職役門下
任下走未知新脊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
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
華雷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為人
賜舉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
不肯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
口於齊駢籍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
港濫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為之辭矣子將明覓必靈
哈於萬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
或從此而興鬼谷以揣情為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
古文奇賞 宋王徽二

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
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
來居今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乎
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
人前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隨其事不
得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許讓耳
微歷轉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
人父憂去官微素無宦情屢除並固辭吏部尚書
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書告絕接連環者

辭南康王牋

王僧綽

下官不能避潛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微
絕解錄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
子才爰傳卑主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
雍竊步東閣多慙袂股取亂長裾高揖相望山居座
右長塔如畫獨在餘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
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
說方謂離腸阻首不足以報一言露瞻披誠何能以
酬屢顧寧謂爵難裁來微分先落聞閣始吹細草仍
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綴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
古史奇賞 辭南康王牋 七二 王僧綽

就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為羣
披林樹樹從他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
顧步高軒悲如散髮踟躕下席淚涕復塵

與何遜書

梁 王僧孺

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恨悵。且或吟謠。况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茹愛同郭李。淫淫承睫。吾猶抗手分背。羞學婦人。顧實不肖。文質無所抵。困在衣食。迫於饑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投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隨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除舊布新。清舉方且抱樂銜圖。訟詔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機。備勝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遠力躓。司隸懷懷。思得應弦。譬懸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鵠。雖事異鑽皮。文非犬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幸聖王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視禽。下車泣罪。所謂還魄斗極。追風奉高。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壻近之親。是以購市之徒。隨相媒孽。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門

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李流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扣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露鋪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友士。抗首接鄰。履足差肩。攜綺縠之清文。談希夷之至道。惟吳憑之遇。憂馥范式之值。孔嵩慰其留質。憐此行乞爾。

古文奇賞

梁何遜書

卷三

王僧孺一

古文奇賞

梁何遜書

卷三

王僧孺二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關舍。飄飄辛苦。迢迢。鄉。雜。種。單。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義。懷。難。淹。酪。漿。易。餐。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首。宿。斯。立。故。墟。人。獲。葡。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隣。相。勞。倦。提。蟹。螯。亟。覆。蝦。蟄。未。改。朱。顏。零。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彈賈執傳洪文

長兼御史中丞劉季儀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泰軍

古文奇賞

彈賈執傳洪文

卷之五

知諸事賈執與前中書舍人傳湛在王座飲酒時上不安人從臺還聖體已和湛乃揚眉瞋目謂執曰卿念天子我不見閣出悖慢言語連及于上共執忿靜湛昔經殺牛誤父自殺近效殘貪賄賂狼籍特逢解口宥其餘命自被棄廢尤懷怨憤謗訕不遜謹按前兼通事舍人臣傳湛才薄驕蹇特荷抽擢自預左右雖臨極刑押對轉書累逢關過未聞報效反懷恚憤聖體不安臣下憂懼而湛敢生怨望輕肆慢辭醜爭及父心無愛敬戲語連上罪同悖逆未夫馬瘦不賄廐令之忠甘泉道蕪遠見扶風之罪宜其狷乎東市

此彈賈執傳洪文

尸彼轂門南康嗣王府泰軍臣賈執始聞湛語初無逐雀之心末因私忿遂顯懷憐之逆雖迹似折奸意由肆憾惡慢于人自彰穢醜見辱父子已會季倫之辭爭及其父復入梁盼之難是使王嫡悲于迎累黑要喜于得用太子舍人始與蕃王臣蕭毅幸因社作爵預藩屏而散金失所設醢乖人雍容之賓未遊于離死號怒之客日醉于雷池致使博徒跣弛慢醉路視顏受辱曾無發矧並恕伯厚之心俱鳴路粹之責臣等泰議請以見事依法免毅所居官解執知諸事請議貶黜付之卿論不得斯預官流刺尚施行軀

古文奇賞

彈賈執傳洪文

卷之五

誠子書

王僧虔

書大序
子孫傳
日之終
以實分
凡分之外
不可以智
力求固當
於所處
中而勿
率耳至言

所謂詩
道之精
事無

和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武以閭棺自欺或更擇
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觀其實請
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
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徒
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
容易見諸玄注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
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
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
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
古文奇賞 卷之十 王僧虔

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
忽自課誦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
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
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勲數
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
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
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慈調
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
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
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
古文奇賞 誠子書 卷之十 王僧虔

耳或有身經三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
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
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
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
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
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
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惟
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
冒懷

僧虔子慈終齊廬陵王中軍長史志中書令揖大

中大夫彬秘書監寂秘書郎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

僧虔瑯琊臨沂人曇首子仕宋爲尚書令入齊遷侍中左光祿大夫

嘗讀顏之推勉學篇曰飽食醉酒忽忽無事又曰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塞默低頭欠呻而已無不熏衣刺面得粉施朱又曰顧人答策假手賦詩又曰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又曰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

古文奇賞

卷之三

七

宋王僧虔

北山移文

文選 寄符 文體明切

宋孔稚圭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新歌于延瀨。閭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勸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榮。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世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儒俗之士。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晉。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

古文奇賞

卷之三

宋孔稚圭

樂雖假容于江皋。乃纓情于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于釋。部嚴玄。玄于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驕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鬼散。志變神動。爾乃肩軒席次。袂簪筵上。焚茅製而製荷衣。抗塵容而走出俗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樾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組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冠百里之首。張英風于海甸。馳妙譽于浙石。道軼長轡。法筵久壅。鼓升。讀其志。牒訴倥傯。德張其懷。琴歌既闕。酒賦無堪。

常綰縶于結。課每紛綸于折。龍籠張趙于往。圖架卓
魯于前。錄張敞趙廣漢俱為京兆尹有希蹤三輔豪
馳聲九州。收使名望曾奉中成善為令我商。霞映明。獨希蹤三輔豪松落。陰白
雲誰。仰潤戶。摧絕無與。歸石。還荒涼。徒延佇。至于還
聽入幕。寫露山。嶺。意。帳空。今夜。憇。怨。山人。去。今。晚。猿
驚。昔。間。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荷。塵。纓。于是。南。岳。獻
朝。且。隨。騰。笑。列。壑。爭。纖。巖。峯。琳。諒。游。子。之。我。賦。悲
無人。以。赴。乎。故。其。林。慙。無。盡。淵。愧。不。散。秋。桂。遺。風。春
華。龍。月。聘。西山。之。逸。議。馳。東。阜。之。素。謝。之。賦。亦。有。賡
謝。告。也。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于。魏。闕。或
古文奇賞

假步千山。巖。呼。使。芳。杜。厚。旗。游。無。取。碧。嶺。再。屏
丹。岸。重。洋。塵。游。踟。于。蕙。路。汗。潦。池。以。洗。耳。宜。崎。岫。幌
施。雲。閣。欲。輕。霧。藏。鳴。淵。故。來。悵。千。谷。口。杜。妄。響。于。郊
端。于是。東。條。顯。騰。疊。穎。怒。颯。或。飛。利。以。折。輪。乍。低。枝
而。掃。路。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通。客。

辭隨王子隆牋 齊 謝 朓

故史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
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
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車壞搖落。對之惆悵。
歧路東西。或以嗚咽。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
墜雨。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
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兔
歸。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閑。戎。旅。從。容。謙。語。長。裾。日
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睇。陽。未。測。涯
沃。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

古文奇賞
解方春旅。翻先謝清切。落房寂寥。舊壘。舟反。湖平
影。獨。醒。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
待。青。江。可。望。候。歸。艗。於。春。渚。朱。印。方。開。效。蓬。心。於。秋
實。如其簪履。或存。祗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
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子隆為荊州刺史。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
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
祖。勅還都。還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時荊州
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歷吏部尚書。下獄死。

中世有子
為公使母
不以其母
不以其母
不以其母
不以其母
不以其母
不以其母
不以其母
不以其母

與子字文書

閨姬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孽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視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郵差安。哀慕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于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為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

古文奇賞

與子字文書

卷之十三

八

三

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脩禮起日。吾之閨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曾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

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

古文奇賞

與子字文書

卷之十三

八

三

織成縷通身袍。黃綾裏。金乘騾同去。盛洛小于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感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况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

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
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
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
書依常體遺汝是以每有款贊兼亦載吾姓名
當識此理不以爲怪

護母閭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在齊護居
宰相之後每遺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齊
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畱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
閭作書報護護得書悲不自勝報母書齊朝不即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齊書

卷之十三

發遣更令與護書要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不
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書未送而母至舉
朝慶悅凡所資奉備極華盛榮貴之極振古未聞
閭姬河南河陰人

祭荊州刺史殷道方文

魏 收

維太昌元年十二月庚申朔越十二日辛未友人鉅
鹿魏收謹以清酌少牢之饌敬祭於荊州刺史陰君
之靈曰嗚呼哀哉惟君世載不殞英聲在茲風流有
屬自爾弘之孝爲行本忠實身基既言斯立幣禮窮
詩器則清賞才惟英博於暢風雷蕭條丘壑極言朝
市忘懷淡薄比契沉冥均情寂寞往塵守官及爾同
僚頃篲含韻琴瑟俱謝丹墀踵武清道齊鑣跡淪閑
曠心共津滌乃眷平生相忻同趣殷勤宴喜流連辭
賦溢矣不追長違世務詠歌徒在音徽空樹昔猶肢
體與子裴榮今其往也生死殊方形骸何從天地何
長中茲沃醑贈以哀傷嗚呼哀哉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魏書

卷之十三

與蕭令王侯射書為袁彖求諡

齊虞

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
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
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導禮而後動居平無閼事
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其財怡
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微報施徒語岱山委
岷岳挫峰四海維綱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
物表若得贊議聖時斟酌今古株茂實於當年標芳
流於千載馳微論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
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三

齊虞

為齊文宣西討詔

齊

魏收

朕曆數在躬志清四方最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
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甲汾
流沈船晉地便當躬率將士平度王壁徑掩長安梟
彼兇首雖旅山沒水終不縱放朕與梁國舊敦好睦
近聞其奸乃欲規謀宜令上黨王渙總勅熊羆星流
風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

古文奇賞

齊文宣西討詔

魏收

古文奇賞卷之十四

招真館碑銘

關文帝

錫選評



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淡地心功浮天外故帝可小
惟貞能大德起同塵善生塞允保物自然人符交秦
掩映綠蘿穹隆紫蓋仙治之美此焉為最雄柱千步
陽臺百丈水均下矚山踰高掌野寂雲興禽繁山響
升虹夕栖豐雷朝上書藏玉柙藥蘊銀筒燒鈴雜經
折佳和慈斧柯雖朽碎石無窮

陶貞白先生墓銘

古文奇賞

招真館碑銘

關文帝

錫選評

維大同二年龍集丙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
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於茅山朱陽館先生諱
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顏色不變有
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遺舍人主書監護
喪事十四日巳時窆於雷平之山若夫真以歸空為
美道以無形為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為生不知惡
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既而
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龍龜九節麗於
空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宮有得朋之喜受學振臨谷
之悲予昔在粉壤蚤逢圯上之術今遵元良屢泉浮

丘之教握靈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為銘曰

無名曰道不死為仙亦有元則兼稱惟川道形解化

自昔同然齊與夫子受錄歸玄梨傳苑吏書因贊傳

虎車照景蜺拂凌烟餘花灼燦春潤潺湲鬱鬱茅嶺

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麗語寫真人山花笑開

相宮寺碑銘

古文奇賞

相宮寺碑銘

關文帝

錫選評

真人西滅洎羅漢東遊五明盛士竝宣北門之教四
姓小臣稍罷南宮之學超涿涓之濟濟比舍衛之洋
洋是以高簷三丈乃為祀人之舍連閣四周竝非中
官之宅雪山忍辱之草天宮陀樹之花四照芬吐五
衛異色能令扶解說法果出妙衣鹿苑豈殊祇林何
遠皇太子蕭繹自昔蕃邸便結善緣雖銀藏蓋寡金
地多闕有慚四事久立五根泗川出鼎尚刻之采之
石岷峨作鎮猶銘劍壁之山矧伊福界寧無鐫刻銘
曰洛陽白馬帝釋天冠開基紫山峻極雲端實惟
夷壇婁心之地譬若淨土長為佛宇銀鋪曜色玉礎
金光塔如仙掌樓疑鳳皇珠生月魄鎮應秋霜烏依
交露幡承杏梁窻舒意葉室度心香天琴夜下紺馬
朝翔生滅可度離苦獲常相和有益歸乎道場

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簡文帝

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關綴既殊
比與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
實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
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月謝學歸藏湛湛江水
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荷撫但以當世
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
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賢爲
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盡各則未之敢
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
古文奇賞

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
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
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
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智馳臆斷之侶好
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
兩唐之不傳故玉微金鏡反爲拙目所嚙巴人下里
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
備討錙銖釐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
佳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閭鄉而
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

紙札無情任其槎槩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
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
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辭亦成佳
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
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念言子建一共商確辯茲清
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雖黃有
別使夫懷鼠之慙濫竽自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梁書庾肩吾傳曰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
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踰
於往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

答新渝侯和詩書

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
會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
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
細腰今與舞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
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功鳴琴向趙
始擬擊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鮮妍簡文帝名綱字世縱武帝第三子初封晉
安王昭明太子薨立爲皇太子在位二年爲侯景
所弑廟曰太宗

與彭孝儀令

簡文

賢從中庶奄至頌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
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
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瞻玄黃成
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
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
野王之職栖遑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
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為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
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
連翩書記及黍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
古文奇賞與彭孝儀令
鵲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
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惟揚文史益者
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
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
春坊載獲申膳博望無通賢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
所賴故人時相號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
人此為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
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為志銘并為撰
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掄揚吹噓使得聘其才用
今者為銘為集何益既往故為痛惜之情不能已已

耳

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有學行工文為晉安
王宜惠雲麾二府記室王轉南徐州治中後為荊
州復引為安北諮議參軍帶印縣令及王立為皇
太子仍除中庶子大同元年卒太子深悼惜之

古文奇賞

與彭孝儀令

卷之十四

五

與彭孝儀令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釋

菩薩蕭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遄反玄
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真長之歎故以臨風望
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
聿云邁日似青緹雲浮紅紫清臺炭重北宮井溢想
禪說為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
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辟蘿之致脩德之暇
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
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益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為
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儒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梁元帝

釋

林獬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跼步有一於此猶
武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
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淑浦尚
想疆臺睠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
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嗣用
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陰假蓋之松挹璇
玉之源解蓮華之劍藩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詔
之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
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
數在郵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

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
法車叩頭叩頭

元帝小字法車字世誠武帝第七子湘東王劉州
刺史討誅侯景正位江陵西魏來伐見害自序六
歲解為詩因爾稍學為文及長好學博極羣書年
十二患疥開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酒
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讀史書一日二十卷
年十四便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
直晝夜為常略無休息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同
一更恒致達曉常眠睡大斛左右有睡讀夫次第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梁元帝

釋

武偷卷度紙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橫楚聚書四
十年得八萬卷

答勸進學下初令

梁元帝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
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摠萃甫聞伯升之禍痛切
仲謀之悲若封豕既殲長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
執繼子藏之高讓豈資秋序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
景項藉也蕭棟毀乎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日漢王白
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
徒既聞來議羣公卿士其論孤之志無忽

古文奇賞

招隱逸教

梁安成王秀

夫鵲火之禽不匿影于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于藍
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詩八風聞
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
先河東郭彤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友友純
深吏郭之形骸枯槁其性不愛世人不足或或
焚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引河內史雲孤劭屈
志陳辭豈曰場苗寔荷上可加引梓并遣喻意既
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辱三級之款

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梁昭明太子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印紙問覽無輕
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犖殊為佳作夫文
典則類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此而不野文質
彬彬君子之至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觀汝諸文
殊與意會至于此書猶見其美遠兼遠古傍觀典墳
學以聖品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談經之
暇顧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閣而高臥與其飽
食終日寧遊思于文材或日因春陽景物韶麗樹花
發鶯鳴和春泉生暗風至聞嘉月而嬉遊藉芳草而
眺臨或朱炎受謝白露凝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
秋士之思登臨而遠望或及修可結倦於邑而屬詞
冬雪千里瞻紛雪而興詩客裁離則手為心使比弟
冥則墨以視露又愛賢之性與時而為興同市駿
則畏龍不迫于音而寧似洛濱之遊多感于和而興
同清川之賞泳舟玄圃必集唐虞之信存其德亦
抑龍淵之侶枝繁仁義源本山川有酒無不有溢
和璧既隱隱繼之以日月春既久申之以清夜並
命連篇在茲彌世又往年四郡搜採英華上下數十

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為精。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某啟。

昭明錦帶書十二月啟

梅花舒兩歲之裝。栢葉泛三光之酒。正月走野馬于桃源。飛少女于李徑。花明麗月。光浮實氏之機。鳥弄芳園。韻響王喬之管。二月鶴帶雲而成蓋。遙籠大夫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三月

秋風振響。鶉驚于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將軍之樹。

古文奇賞

卷之十四

昭明太子

四月。螢飛腐草。光浮帳裡之書。蟬噪繁柯。影入機中之鏡。六月。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大谷之中。七月。黃花咲冷。白羽悲秋。八月。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九月。

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翔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迥。胡風起。截耳之涼。趙日興。曝背之思。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猿鼻親操。恐逢犬子。十月。

彤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十一月。酌醇酒而據切骨之寒。遇獸序而祛透心之冷。龍劍而却步。月下開營。進鼙鼓而橫行。雲前起陣。

十二月。龍劍而却步。月下開營。進鼙鼓而橫行。雲前起陣。

齊宣德皇后臨朝恭奉王今 梁任 助

水固該謙。揖未膺大典。敬復雅旨。良有慨然。夫至寂難原。言象所絕。教思有律。感通斯在。所以異人者。神明同人者。用舍王誕。茲上睿對。越天行德。冠二儀化。周羣動生民以來一人而已。但達節弘道。每濡跡於中庸。神照惟幾。不抑心於讚仰。范宜既讓。其下取則。况聖淵睿。絕矣。思是歸。廉約。雖弘。慶賞。遂替。誠賢者。從義長難。進之風。不肖者。矜功沮竭。力之効。勸沮之間。所差已遠。王何得不暫紆雅尚。尤答天人。使朕夜艾。以安早朝。有預公遣。率茲百辟。申薦誠款。萬致一。古文奇賞。卷之十四。梁任助。全頌言可畧。

宣德皇后令

宣德皇后敬問。其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勛之典。蓋闕。通伴造物。則謝德之徒。已寡。要不得不強為之名。使。至宰有寄。公寔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顯。賡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榮要在弱冠。首應召。客遊梁。朝則。華籍。其為名。宰府。則延與。自高。隆昌。季午。勅王始著。建武。惟新。緒。

衡岳神虛氣戀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

衡斯在功隆實薄嘉清真嘯一鳴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乃擁旄司部代馬不取南牧推穀樊鄧胡塵罕嘗夕起推彼孩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抵定甲既歸下車亦瓦裂致天之界拱揖羣后豐功厚利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惡焉輶軒卒止今遺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入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為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

富室兼并前史共盡大姓侵威往往倭疾而權豪之族擅割林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巖慶我君后崇墉增飢內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炎崑崙神岳崩潰蘭艾同燼玉石俱碎哲人遭命哀有餘慨

為庾杲之與劉居士蚪書

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保丈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冲明在襟履候撫夷體道為川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宵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

衡岳神虛氣戀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

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士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木綴褐豈朝華之謂想閣投之懷不以形體為阻一口通籍梁邱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為歲已積以大人非余庸所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冥運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榮帶川阜顯不絢功晦不標迹從容乎人坐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為心廣乎自俗思齊紫表其訓衆心妙域筵山河虛館帶川浹實中貞然少淵側進管束年樂善旌君大於東閣今王愛數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騰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四時時來乘此歷運當展永念猶懷德何者有王之徽齊季斯其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斷雕刻方經給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鹿分因六代之樂官制始辨而百度革創倉庫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

王融奏
才文老
兄年存
極其難
則生後
則生後

時代實德
皇后今
古物同
也之隆
也之隆

每時入芻粟歲課田租慨然我懷如憐赤子今欲使
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
關市之賦千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貢王斯理何從作
開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開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
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博而難一日萬幾早
朝寡罷聽覽之暇三餘府上之化下草微風從惟
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水賤服猶化齊風長後鄰好
且變鄒俗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指紳道行祿
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輒斬青紫如拾地芥
而情游廢業十室而九鳴烏茂開子矜不作弘獎之
路斯既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一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臣鸞言被臺召以臣為侍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
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八百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
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
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
近所蔽愚夫一毫偏識量已一至訓實不惑自同于
綴永之辰拒違于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

臣君棄帝獲罪宜德嗣君營林王王室不造職臣之
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光社稷
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議四游之議于何逃責且
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于斯非臣之尤
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
血待罪寧容復微榮于家耶安于國危驛騎上將
之元勳神州楊儀刑之列岳此于尚書古稱司會中
書實管王且虛飾寵章委成無傷為驛臣知不慙
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
貴賤一官不救身累增一職也職朝經便自同體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一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侍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
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八百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
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
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
近所蔽愚夫一毫偏識量已一至訓實不惑自同于
綴永之辰拒違于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

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
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齊楚徒知貧賤
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王陽所載持斧作牧以
意茂典謗藉衣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臼
之逸百年上壽既日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
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臯數畝
控帶明夕關外一區懷望鍾早明夕謂海海也雖室
無趙女而門楊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
老折楚枯楚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
祀二千景附八百不謀臣崇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
古文奇賞卷之十 十五 徐氏
在制制惜木毀締構草昧收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
民民而而器器大名一朝一樞集顧已反躬何以臻此政
當當以以開開白水列宅舊豐豐與與武武同同居居白水鄉
里里忘忘拾拾講講之之尤尤武武存存諸諸公公之之費費武武與與韓
俯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
衡之重關諸隆替遂惟則則在帝惟難漢魏以降幸
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按按十得五尚曰比
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願無足算在
魏則毛玠公方方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
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都不潤西園園成成金卓卓

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
已已南南面面責責成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驥之
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
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
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
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陰郭
四已無足紀五侯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
在恩澤既義異義疇庸實榮榮乖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
無心臣本白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
祖玄平道風秀世愛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
古文奇賞卷之十 十五 徐氏
止牧自高祖少連風乘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
官東東制制病病下邑先志不不思思臣是庶且去歲冬初
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將亞家司雖千秋之一
月九遂遂荀荀與與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能速達臣雖
無識唯利是視至于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
不不表表安安官官陛下不棄棄常常劇劇愛愛同同絲絲麻麻儻儻平生之言猶
在在瞻瞻覽覽宿宿心心素志無復復貳辭貳矜臣所乞特廻寵命則
羣章章蔽蔽移移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不容容請請省省不任荷懼
之至謹奉表以聞

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文選 四 徐

臣聞求賢賢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

陛下道隱旋續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

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上祝歲時居保物色關下

關令委裘河上晏子喻非取襲于一餌諒求味于兼

承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謂寢廟堂借聽與卓臣位

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俸路絕勢門

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

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

內冠冕王暕自王覽下神清氣茂允允迪中和叔賢

南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暕映先達領袖

在文奇賞卷之十四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

人購物跡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此人

萬夫傾望豈徒荷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

郡候官令東海上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接約

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備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

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

以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庭鼠有必對之辯得鼠

實故竹書無落簡之謬嵩山科斗書疎坐鎮雅俗私

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珞

璣之具器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

臣未允不任下情

奏彈劉整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

尼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

美談斯為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臣聞劉整

除中軍參軍臣劉整問問問問名教所絕直以前代

外戚仕因執務惡積惡稔親舊側目禮絕通問叔而

妾驕醜辭終夕不寐第五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

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計與嫂訟未見孟嘗之

德臣聞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言記整

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庚而稽帷交臂

之多亦宜稱券不論而武貴酒事也雖負鍾庚

實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

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流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

從事婢采音不款倫車關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

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助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以聞

求為劉整立節

臣在魏中爰及晉始書首虛玄人悅陶縱璠連廢酒

沈約一書
岸何憂乎

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千秋羽委贖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于德成。寶曆遷于千越。豈不悲歎。劉歊澡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于光陰。竟松筠于歲晚。貧不隕獲。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固。無若止浮。親遊垣棟。傾鎖室。衡墊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櫛登櫛風。沐露。藏之器。亭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閑地。非拒青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費墊薄藝。桑麻粗創。茨宇。

古文奇賞

劉先生夫人墓誌

文徵明

墓誌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以善為替。以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開義讓。稟訓丹陽。弘風丞相。王籍甚。二門風流。連尚摩九才。淑闈德斯。諒無沒鄭。鄉寂寥楊家。相。孔。公。鄭。楊。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家。參。差。孔。樹。毫。末。滅。拱。誓。秋。荒。延。長。局。幽。隴。天。貴。妻。尊。鼎。爵。而。重。

與徐勉書

沈約

吾弱年孤苦。飭無林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遭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為已。望得小祿。傷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未明。未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闕朝。欲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

古文奇賞

卷之十四

墓誌

病增處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率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佻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華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人。

不許與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勉為言於高祖
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約暮年欲請歸秩故云百日數旬華帶尚應移孔
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今詩人動引沈郎腰瘦
豈不可笑○約報劉博士書句讀之間光影相照
便照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宏多

桐栢山金庭館碑銘

夫生靈為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故仙學
之秘上聖攸尊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
濠谷還光上枝吐吸烟霞變練丹液出沒無方升降

古文奇賞

金庭館碑銘

卷之十

源流約一

卷之十

自已下栖洞室上賓羣帝觀靈岳之驟啟見滄波之
屢竭望玄州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驚芝蓋三重駕螭
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栖靈五嶽
未僊夫三清者也若夫上玄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
字之書玄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
慕且禁誓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
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
早尚幽栖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
歷倦年既老而不哀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
玄之念心其菲薄曲賜提引來自夏洎固乞還山

憩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繼歷復蒙

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憩之山

實惟桐栢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望河上

參倒景高崕萬杳遂潤千迴因高建壇憑巖考至飭

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栢所在靈寢金庭事焉靈

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稠密道士十人

用祈嘉祉越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羣竄景窮麓

結懇志於玄都望霄容於雲路仰宜國靈介茲景福

延吉祥于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無不懷澤無

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

古文奇賞

金庭館碑銘

卷之十

源流約二

卷之十

自勉兼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強不已翹心屬念晚臥
晨興食正陽于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
飛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謁忘歸以茲丹轂表之
玄極無曰在上曰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
曰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曰
損言則非常儻焉靈化羽變霓裳九重堯光三山瑤
琤日為車馬芝成宮觀虹於拂月龍輶漸漢萬春方
華千齡始旦伊予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
津東採霞澤西遊漢濱依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
歷世皇纂位屬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九底仰祈靈

私瞻從高山興言覆寶啟基祠栢厥號金庭喬嶸
峭壁漢分星臨雲置環駕岳開橋欄塗塞產林新
晉誰謂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祥流罕畢其久如
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更生變煉外示無
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假力輕舉騰空庶憑嘉
誘永濟微躬

奏彈王源

文選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
首言臣聞齊大非偶鄭太子辭著乎前誥辭霍不婚
偶不垂稱齊文姜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仇合之義升降

古文奇賞

奏彈王源

沈約

厥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
匹涇渭無外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
其序姻媾淪雜罔計所感則當祖晉以爲賢道明目
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能世業可俟魏卻之家
前徽未逮既世而室竊貴莫非卑魏結禍以行箕箒
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嘆息自宸歷御
萬弘華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
衆興言思清敝俗者也臣實儒品謬掌天憲雖埋輪
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魏大駭風聞東海王
妹女與富陽清氏源雖人品庸庸魏參華曾祖

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璠升采儲闈亦
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微而託姻結好唯利
是求玷辱流輦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逃輒攝媒人劉
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
平舊族龍奮微胃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魏覺婚王源
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符牒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
爲王慈英聘正閭主簿源父子因其詳議判與爲婚
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
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
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魏武秋之後無聞東晉

古文奇賞

奏彈王源

沈約

其爲虛記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滿楊之睦
有異于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
第鄰情贅行造次以之糾魏應繼連九茲簡裁源即主
臣謹案南郡丞王源承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
與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
言魏不猶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胃納女于管庫
之人宋子河魴同穴于輿臺之鬼臣也魏高
門降衛雖自己作魏棧祖辱親于是爲甚此風弗剪其
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實以明科黜之流伍
使已汚之族永愧于昔辰方媾之魏華心于來日

建平王讓右將軍荊州刺史表

梁江淹

茂寵遇臨炫奪弄典巡恩銳飾攬情震慮中臣聞該秋詔序匪賢莫能乎其職端維裂陝非功無或濫其選所以輪鞅國典締結民紐五威咸平四精式訓者也臣踐行迷方試業微緒徒以綴采宗華承渥帝席執圭戴筆亟荷出內至乃史組河縣茂馴羽之化鳴環京轍謝擇麟之政聲績兩無風化雙缺而龜鈕未別璽書頻降復收開湘區分端衡服競無賈琮交部之廉終乏郭伋并壤之信固以誼香民明淑隆身諷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梁江淹

不悟皇靈再輝河海重源遂踰恒采妄貴異等荆門務要方城任積水交沅澧山通岷峨襟帶百縣紫抱七州上德懋勛步居斯地寧臣膠所宜府荷是以焦薄鳧色驚迫心影謹刷膏情置露弱志伏願陛下停旋弛琪暫矧瑣曲則鑄才式弘練物惟遠王度既清蒙識以泰不勝慙慙屏營之情

蕭驥謝被侍中慰勞表

臣某言即日待中秘書監臣戡至奉宣詔旨慰勞便受國中帷絨甲外壘旂麾蔽景與徒競氣人懷秋嚴士蓄霜斷晦竟已掩氛墜木縣楫鉞威嚴與震慨

入讀太尉
外封表
此後而
此後而
此後而
此後而
此後而
此後而

今王人臨郊皇華降庭輝耀望實將散威武戴賜之夫迎光蹕恩投石之師攀炤疎惠楚續越驪方茲漸潤臣忝屬闕私彌抱渥洽不任下情

蕭被尚書敦勸重讓表

臣公言臣五寫丹翹宜蒙炤一降王人遂無獨察復遣尚書臣武兼侍中臣奐等奉宣慈靈重賜勉誨鏡伏迴環闕失圖心息交據淵谷匪譬中臣自初被詔迄于今時載慙載疑以悚以厲豈非深恩鴻典永受未躬故栗瑟徒鳴不傳廣樂之響燈燼空舉焉續經星之耀何則卓乎小者不足以任犬守于敵者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梁江淹

不可以語通臣器乏淵源識暗機務倫濟夷陰每憑瑋曆之遠龕折氛蜺輒資羣才之効臣寧有採奇鑒隱之能網國提民之功乎不謂過延渥洽謬攀河漢榮宗益益寵華輝映藉聲探議共知其幸况傳保之崇殷周特貴特司之寄魏晉稱重上昭妙德次擬英勳有踰茲序鈔不素裂今陛下方開金門之聽調絃泉之政何得去禮廢雅近於臣始既亡前章執表後世臣才孤位峻待辜亡日矣情哀理感事盡於斯伏願一運天景微見養心則物不逃形臣何恨焉不勝焦憂狼狽之至

卷之三 隱逸教

府州國紀綱夫媽夏已沒大道不行雖周惠之富猶有魚潭之上漢教之隆亦見栖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驤首羣此來儀是以遺風獨扇百代餘烈激厲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稅駕齊楚憩乘汀潭挹於陵之襟想漢陰之高而山明遐久流風亡沫養志數人並未微采善操將乘良朋慨然宜速詳備騰各遺種招展暢此幽襟以旌蓬蓽勅為朝賢答劉休範書

晉媽道昌于羽未能載姬德昭宣長旌猶卷舒焚

古來奇賞

卷之三

江表

衣駁見有自來矣皇宋露武誕命道鬱終三后連光四聖齊軌或經天緯地構紫電之符調風偃海隆黃旗之祚莫不頌滿金石聲彰宇宙者也暨我太宗明皇帝世岳降聖重耀函夏延禮壁臺訪道衡宰平陽之后卷迹翹靈空同之君歛功謝德是以彩雲祥風之瑞布漫區中梯山棧火之俗欵徵請吏跨商軼夏洗周滌漢道澤優衍猶不道封禪遐靈在天餘惠無以主上文明金相穆然玉色履辟之預獲珪之應著在紀歲仁浸汚河惠愛秋艸想亦君之所幸也重以先帝靈略潛通英轡遠取受話言必忠貞方肅之臣

奉風聲必虔恭匪懈之士明時琴瑟鼎鉉之盛且使

於寧世而忽覲來書以惋以慨君為齊梁楚越之主鼎貴一時金玉滿堂文馬千駟爵授湯沐冠蓋於道惟名尊崇誰與為雄而出言効尤吐音入戾舉旗類社志竊神禁稱兵飲眾遂窺外關今朝無開政頻惟凌上之節室無孽豎坐生莫大之費鵲巢藉衣號匪徒黨主萃淵藪寧滋之甚不滅不軌不忠不義未有若斯者也宗枝之零遠則吳楚見禽於一壁盤石之壁近則江荆而縛於小將此成敗蘭艾之鑒又亦君之所知也聞彼此飲鼠舞之異蚤見物微河北隴上之謠已露童咏所謂妖由人作孽不可逃然桓侯之患良助寒心今羽林黃頭駱驛爭引熊渠飲飛首尾電發伏波樓船掩江蔽汜渡遼甲卒充墊布恩加以先天蓋世之畧蕩海拔山之威任輔沛陳羽林鷁鵠露動龍驤精騎風驅然後六師雲起九軍星連蜺旌外江虹艦中水金甲映平陸鐵馬矚長原甕南岳而永慨瞰九孤而懷恐伐罪平民復驗於茲甫刑三千唯此為大僕才等不羈志瀝丹款故奏禍福行天懷然表諸劉肅等疏

表友人傳

松栢詩書志氣跌宕不與俗人交儔暫仕曆國
常侍負公卿功曹臨湘令粟之入者悉散以賑親
其為節也如此數百年來有此人焉至乃好妙賞文
獨絕於世也又撰晉史奇功不遠不幸卒官春秋二
十有八與予有青雲之交非直時標酒而已嗟乎斯
才也斯命也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何如哉

齊故司徒右長史檀超墓志文

古文奇賞
惟金有銑惟玉有瑩君實淵哉行為世標高志清落
返氣宋室與學內溢深文外昭嘉采籍譽登國振朝
亦既有美筠傷惠影人邇運曠世促道遠永矣仁矣
流芳亡流

蕭驃騎祭石頌戰亡文

成告忠貞之克曰義惟行首雄實士節嗟爾驃騎稟
才踔烈守正不渝懷水可折氣彰靡靡旗情敵亂驍
墉摧堅巨醜挫銳深痛克矜冤靈及雪隆恩
爾以秋千秋同盡百齡一世克而有知成
呼哀哉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淹者海濱窟穴釣為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
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
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
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紱鉅虎符之志但欲史曆巫
卜為世俗賤事耳而影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
則性有所短不可強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
肯起二則人閒應俗屈嬾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
能言四則性其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婢妄發輒被
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邪知短而不可
易者所謂輪推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
鳳之光采矣况今年已三十白髮難生長夜輾轉
憂非一以法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尋上
徒自欺取筋驚水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冥
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
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
微養誦詩書樂天理性欲骨折步不踐遺失之地耳
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
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隨故人若乃登
峨嶂度流沙餐金石讀仙經當問具驗非今日之所

淹嘗云爲建安吳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生平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矣山中無事與道書爲偶乃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蓋吏

疾

梁劉翹

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焚手可擊而斷露可
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凌雲燭燦章華雖窮力運斤
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勢盛也嗜慾之萌耳目可關
而心意可鑰至于熾也雖發情慾而不能收其注
敗也如能寒兌于未形禁慾于危微雖求術極其可
得乎防慾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休信人而
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己有情于譽飽其
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驛而無憾魚不畏網
而畏鵠復讐者不怨鏤鉚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
情劍無情而人有心得信士分財不如按策探其
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心之于平不若
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于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
人目若璧珠心如權衡詩人好譽雖言得其實彼必
嫌怨及其自照明鏡竊伺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
不怨向之許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
無情而人有情也去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
光身者也夫儀綵以爲絲織爲練執續以黼黻則王
侯服之大學爲禮儀雕以文藻而世人榮之蠶之不
繅則素絲蠶于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于心胸海

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性情未鍊則神明不發。逮而光華者節也。近而愈明者學也。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不可以一讀能也。夫兩葉掩日則冥。無觀雙珠填耳必寂寞。無聞葉作日蔽珠為耳。二關外擁視聽內隔故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視不關耳而耳不見聽。不關目而目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學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為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僕跪也。荃蓀孤植不以巖隱而歇。其芳石泉潛流不以澗幽而不清。人在暗密豈以隱翳而迴操。仁愛附人堅于金石。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壤也。人者卉木也。未聞壤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萬人不盛矣。勢苟就壅則口目雙掩。遇必屬通則聲眺俱明。故處穴大呼聲鬱數仞。順風長叫響達百里。入井望天不遇圓蓋。登峯眺目極于烟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噴。日非暴殊。而聞見局者其勢壅也。及其乘風臨峯聲非孟賁。日非離婁。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忍飢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應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三 梁劉勰

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沮。言為瓦礫。行成狂狷。髮露心憂。影銷貌悴。引歎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于塹車。玄猿之束于籠圈。非無千里之駛。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睇。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玉于廊廟。或合縱於六國之內。或懸旌于崑崙之外。當斯之時也。容彩光煥。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為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漂若輕鴻之汎長波。沛若吞舟之颺大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驪。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謂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壅之與通也。水之性清。動壅以堤。則波紐而氣腐。決之使通。循勢而行。從澗而轉。雖有朽骸爛卉。不能汚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壅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沙塵。弗能汚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舜日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象。而夏禹亦長頸烏喙。王莽之重瞳。譬怒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句踐長頸烏喙。猶蛇有龍之一鱗。而不可謂之龍也。命伏臘合歡。必歌於菱牽。石鼎舟則歌。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三 梁劉勰

嗷嗷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拙力。不如嗷嗷之宜也。卞莊子之昇殿庭也。鳴佩趨踰。溫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振袂鼓肘。瞋目震聲。非不知溫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譽也。八音繁會。使以噉吹噴聲。而人悅之。則不及瞽師侏儒之美。哂呬之珠百代之傳寶。以之彈錫。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谿之劍天下之銘也。用之穫穗。曾不如鈎鎌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弃子貢之辯。而悅馬圍之辭。越王退吹簫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三十一

東觀漢記四九

貢不及馬圍。吹簫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若使簞子結客于孟嘗。則未免追軍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雞鳴託于齊桓。必不能光輔于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須過關。莫若雞鳴。欲隆霸主。莫若商誦。商誦之雅。而雞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于適理排難。其揆一也。關雎興于鳥。而爲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鹿鳴興于獸。而爲雅之端。嘉其得食而相呼也。夫以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爲美談。奚況人之有善。而可棄乎。適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羔祠秋露灑葉。而剔筍席。一世之間。而文

武遠爲雄。雖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用才也。

今代之人爲武者。則非文爲文者。則嗤武。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官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武。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絨口之銘。所以警。桃言防口。訖也。慎。言人目短于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髮。拙于自理。必假櫛以修束。心闇於自昭。則假言以策。行言。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警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披雲飛石。捲水壓木。而人。血脉不爲之傷。隙穴之風。輕塵不連。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爲深疾。大不爲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三十六

東觀漢記五九

風激射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曹操泄張繡之。讐韓信削少年之辱。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廓之衿。得以深怨而不爲讐也。督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邱孫以鬪雞亡身。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天下笑。不慎故也。慎。累榭洞房珠簾玉。晨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菌糾結。援狎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英六莖咸池。蕭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慄。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成務雖均。機速爲上。決謀或同。進殺爲下。

何者才能成功以速為貴智能決謀以疾為奇也善齊事者若救火拯溺明其謀者猶驥捷矢疾今焚燬標室則飛馳灌之湍波漂人必奔游拯之若穿井而救火則燔燭俟焚矣方鑿舟而拯溺則焚江魚之腹中矣江河之流燭皆漂旋縱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故也棘棘之生數十而袖枝條樟之植百尺而蒔利其何故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蕩之而體大者節目疎乎是以達者之慘則混濬而無涯偏人之情必刻數而煩細也寒山有獸其名曰豹其角當心俯而

古文奇賞

卷之十四

磨之憤心而死炎洲有鳥其名曰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梟食其母角逾利而身連于手白公之貪財財逾積而身逾疲何異梟之養子子逾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觀禍福之鑒成敗之源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吝自害老子云多藏必厚亡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莊子云貴者所以辨也評者所以絕理也實而不正則情亂于實詩而不均則理失其真理之失也出于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古今雖殊其迹實同耳日

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評評正而賞翻則情理並亂也正梗枘鬱鬱以成縛錦之痛蚌蛤結病而銜明月之珠鳥激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今人進不知退退無腐榮華割絕嗜慾被麗絃歌取媚泉石退不能拔策樹勳毗贊明時空蝗梁黍枉沒歲華生為無聞之人沒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吟吟悲酸蟬近秋而悲悲怨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于苑柳今日向西峯道業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未就鬱輝于窮岫之陰無聞于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霑矜于將來染意于松煙者哉惜忠孝者行之實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則猶玉屑盈匣不可琢為珪璋剡棘滿篋不可織為綺綬雖多亦奚以為也枯朽生于英華英華歸于枯朽山抱玉故盤之江懷珠則竭之豹佩文則剝之人含智則嫉之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衛人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灼靈龜以神見曝孰知不智為智不神為神乎妙必設物而物非生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巧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徐陵

頃叩頭。夫一言所感。凝睇照於魯陽。一志冥通。泉泉涌於疏勒。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信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更懼。而聖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龍命屬。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早圻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械神之本。古之奇賞。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于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夏拊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帝。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舞。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商王徙雍。春月為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覓範。馴雉止飛。肅春茫茫。風牛南顧。吾君之了。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惠等。皆入貴戚。去秋洛陽。絕望何幾。至于鐺鐺曉。的的宵烽。隔淑清。而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鑑。遙憶溫城。峰巒杳杳。依然盧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漚派。屯戍淪

知寄與

波朝夕。晨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購。屬彼何路而齊。簾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鄧中上客。雲聚魏都。鄧下名卿。風馳南浦。豈虞龍之便。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附何從。遂其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非。將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一。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差。何在匹夫之命。又此段賓遊。通無貨殖。秦非韓起。聘。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豪義。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劄。首愚者不為運斧。今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櫟之儀。微驗開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綠道亭軒。唯希蔬粟。若曰。雷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武以顛沛為言。武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

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象。陳。九。千。乃。聘。王。奔。安。所。謂。僞。首。頓。膝。歸。奉。冠。帶。佩。珥。腰。鞬。為。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鑒。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膚。燹。燹。政。復。殪。筋。臨。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蕞。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危。冠。帶。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賁。將。懸。

古文奇賞

卷之十四

魏都賦

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腹。篋。吾。雖。不。敏。常。慕。前。脩。不。圖。明。底。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勳。力。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邪。為。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國。葵。章。不。勞。請。箸。為。籌。便。當。屈。指。能。算。重。以。通。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皋。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官。闕。秘。事。龜。若。雲。霄。英。俊。許。謨。寧。非。幃。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策。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霸。族。之。人。何。階。耳。

耳。至。於。禮。樂。公。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咸。欣。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芳。音。為。開。謀。者。哉。若。謂。復。命。焉。朝。終。奔。求。虜。雖。齊。梁。有。關。尉。侯。吳。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清。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安。關。路。難。為。皆。曰。田。文。之。安。其。通。藏。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難。著。青。經。儼。同。徇。侯。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登。營。纓。四。爰。及。偏。裨。同。無。剪。滅。乃。至。鍾。儀。見。其。一。又。趙。連。襄。老。棠。歸。虞。歌。引。路。吾。等。張。熈。式。玉。脩。好。尋。思。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供。解。

古文奇賞

卷之十四

魏都賦

蒙。貶。責。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祇。氛。永。交。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鬼。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野。非。有。意。於。焚。籠。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况。吾。等。管。魂。已。謝。餘。息。空。階。悲。默。為。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與。天。天。年。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去。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謀。大。屯。亭。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民。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龍。之。方。吾。知。其。

訣政。忍。南。陽。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圖。文。朴。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珍。隆。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滅。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憾。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節。繫。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螭。且。帝。四。海。爭。雄。武。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壁。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

古文奇賞

卷之五

王

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屈。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斌媚。曹屈詐以羈縻。於軫成到於可。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濟。其蓋造。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劫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流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詔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帝仍屬亂離。冠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廢。王舫誰。持曉望。何心天地。自非生。應。出。行。路。含情。猶。其。想。愍。常。謂。擇。官。而。仕。其。口。孝。家。擇。

非云忠國。况平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鳴。爲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耄。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中元直之祚。御泣吞聲。長對公問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辭在。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墻。壁。况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携。俱免凶虐。夫。

古文奇賞

卷之五

王

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非龍。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謬謬非。周舍。客容頽川。廣何其無許。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爲。衆。肯。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然。歸。于。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以。人。我。等。必。

齊和足起魏之黃塵加萬戶之片骨遂使東平批
樹長懷向漢之悲孤孤墳恒表思鄉之夢予所以
屢嘆慟增澤徐陵叩頭再拜

非齊書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天保中爲尚書右僕射太清二年徐陵嗣謝朓奉使於魏本朝隋有侯景之亂會齊受魏禪梁元承制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西不遣乃致書僕射楊愔乞歸愔竟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遣陵隨還○陵字孝穆氣局深遠清簡寡欲爲一代文宗

宋之十四

玉臺新詠序

凌雲臺。比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
周王聖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
簾以水晶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
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
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
國佳人。俱言討其纖手。閑詩教禮。非直東隣之自譽。
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日下成歌。
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
西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

三軍共持
 東郭南利
 南飲東笑
 龍長有始
 生於對關
 龍又云龍
 是斷去應
 龍澤物處
 龍才從定
 有餘綠成
 滿芳食錦
 花長濕起
 龍子於空
 龍在龍中
 三時龍紀
 之文

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山天傳。關氏覽而遙如。且如來
隣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東於甲帳。陪
游駿姿。助纖腰於結風。長樂鸞鴛。奏新聲於度曲。粧
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
都石黛。晨發雙蛾。非地燕脂。偏開兩顰。亦有嶺上僊
童。分九魏帝。腹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
曆月共嫦娥競爽。驚鴻冷和時。飄韓椽之香飛。燕長
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
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
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
古又奇賞
觀匪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
吟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瀟湘之樹。九日登高時有
緣情之伯。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
其才情也如此。旣而椒房宛轉。栢館陰岑。絳鶴晨嚴。
銅蟻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餘。誰能理曲。
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
輕身無力。快南陽之清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纖錦。
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五輪。爭門齊姬。心賞窮於
六者。無怡神於暇景。惜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草。
微綴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

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晝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蛟屈之書五色花箋河東之紙高樓粉粉仍定晉魚之文府君生香聊防狎陵之蠹雲飛六甲高相玉所鴻烈仙方長推丹桃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終朱鳥無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緲散此綃繩永對麗芳青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言實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

在文奇賞

上唐路碑

上唐路碑

上唐路碑

隋經籍志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起古詩古樂府盡梁代

繡口錦心又香又艷文士浪稱才情領此應愧

丹陽上唐路碑

在天成象咸池屬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國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固於轉漕貨財爲禮專俟會通厥田爲上皆資滲漉大矣哉坎德之爲用也是以握圖之主則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逝矣高陽爰重冥職舜爲太尉于是九

和定鼎

上唐路碑

古文奇賞

上唐路碑

上唐路碑

上唐路碑

漢魏蹤焉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於高堂靈沼於周源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皇無爲日帝若夫雲雷草創剪商黜夏之勳鑄寶鼎於是吾安能紀勒陳鴻鍾於豐岳豈易掄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運大拯橫流屈至道於汾陽勞凝神於藐射聖人作樂蕭韶備以九成詰王盡禮春官總於三代豈止金門桴竹玉尺調鍾公帶獻明堂之圖里衡建后土之議若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既序孝經河出應龍乃私周易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

如白馬既礙廣陵之江山日金牛孰辨梅湖之路
專州典郡青鳬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
莫不欣斯利涉玩此修渠乍擁揖而長歌乃撥金而
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

答尹義尚書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神遊
漳水與金鳳而俱飛弟留連河北義等周南懷此殊
才實可傷歎吾曉曉既暮容髮凋然風氣彌留砭藥
無損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家國安危賓禮升降懸壺
代哭俱歷春冬移管于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

古文奇賞

藏冰歸鴈銜蘆多歷寒食靜言念此如何可忘夫以
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下水殼鯨之牛自保由於無用
嗟余鄙陋未有發生唯救吾賢不同蘧瑗爾夫推溝
拯溺無切皇衷逸翮飄緲見優機覽所以降尺一之
書馳轡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
難品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節處彼高閣庭奏
歌鍾庭延嬌盼賓客之榮方於階下田獵之禽同於
君肱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
韓宣屢至宰孔頻還勸爾遲迴豈云鄰睦

戒子書

徐勉

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
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
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
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篋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
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
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
開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
斂若此眾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

古文奇賞

紛紜中年聊于東田開管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
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
僮僕懸車致事寔欲歌哭于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
昏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
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
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
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閭洞房宛其死矣定是
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
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
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脩東邊兒孫二

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草
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償所得何以
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
墜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
蒼苔不無糾紛之興濱中並饒荷後湖裏殊富菱蓮
雖云人外城闕密邇章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
事非有客也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
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固有之二十載今爲
天地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然今以分汝

古文奇賞

成子

卷之十四

營小田令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
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常情安得
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喜焉內需復可安所以
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
家理事可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宜更
貽貽笑若有所收後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官令得
所非吾所知又後應需之諸女爾汝既若長故有此
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咸知人無間言先
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
又指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

華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
所勸略言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本且產暨立聖舍
似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
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蹣履
逍遙酒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
求於刻之暫樂庶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
汝又聞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
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
湯旱宜如之何若其滿庚蓋箱儲之幸遇如斯之事

古文奇賞

成子

卷之十四

過並無俟今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蓄積奉養分疏
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
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備
不才終爲他日當爲書戒其子云

與陳徐僕射求王琳首書

宋 馬

竊以朝市遷賢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永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胃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輕躬殉主以身許國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邁長弘之肯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東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古文奇賞
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場早遭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裊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場雖窮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窆穴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臨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淝川而建瑩城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柳標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

壽春城下惟傳報章之人淝川島上獨有悲田之客
殊死陳所伏待刑憲

北齊書王琳傳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事齊除揚州刺史鎮壽陽陳遣吳明徹圍琳城陷被殺傳首建康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脩葬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爲啓陳主而許之瑒持首還淮南權瘞入公山側間道北歸別議迎接時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葬柩達於鄆

通事
張充
在官
在官
在官

與尚書令王儉書 梁 張 充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卿。邪王君侯侍者項日路長。愁霖輻晦涼暑未平。攝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將錄。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其徒不一。故以斷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嵒。確。乎。之情。峰。橫。海。岸。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

古文奇賞

卷之十四

梁 張 充

終慙衣冠之秀。所以。嶺。跡。江。臯。狂。隴。昨。者。實。由。氣。岸。疏。凝。情。塗。狎。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邈。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塵。塵。於。當。年。叔。陽。夏。舉。輶。輶。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平。項。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池。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游。優。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蟻。草。日。壯。海。逢。天。疎。石。崩。尋。分。危。落。仍。往。蘭。綺。靡。叢。維。於。山。幽。松。栢。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適。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州。霞。高。臥。風。月。悠。悠。琴。

酒。軸。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山。每。至。西。風。何。嘗。不。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備。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高。獨。秀。者。素。校。未。詳。斯。旅。尚。眇。蔑。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竹。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舍。異。羽。或。嚴。際。而。逢。迎。弱。霧。輕。烟。乍。林。端。而。恭。謁。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見。知。已。造。時。人。

古文奇賞

卷之十四

五十五

梁 張 充

騁遊說蓬轉於席博之間。其飲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客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闢見掃心。智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步。父。鬼。推。衿。送。抱。者。其。誰。丈。人。而。已。關。山。阻。書。罷。莫。因。儻。遇。雅。者。安。憂。執。事。

山栖志

大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紜。顯晦踏踰。無異火炎水滌。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堂。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意濯清瀨。息椒丘。窮簾煙霞。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皋澤蔥鬱。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霞。禽林布蔭。春青冬綠。回溪映流。北則千仞洞底。崩寸雲合。千里雨散。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郭郭。而則半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泉澗清瀾。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檉櫟之樹。梓栢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搖白帶。抽紫莖。櫨嘉萃。導梢風鳴。籟垂柯簷。戶布萊房。櫨中谷澗。濟華葩攢列。至于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郁梁含穠。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法露。芙蓉紅蕊。照水皋蘼。縹菜從風。憑軒遠眺。獨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熟。濟經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樽置爵。酒酣耳熱。屢舞。唯嗷盛論。箱皮高談。穀稼不求于世。不連萬物。莫莫榮辱。匪知毀譽。若然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重答劉林陵沼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宿草將列。法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墮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與宜室之談。有徵與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隄。有恨如何。

閑遊贊

戴逵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襟散之資。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閒曠。自此而算嶺之下。始有閒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於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嘯嘯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鹿其皓然者。舍是焉歸。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寄雲以發詠。閒乘桴而懷鴈。況乎道乘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謝。歌屬古。文奇真。閑遊贊。戴逵。逵巡靈八。疵於玄流。澄雲崖而順神者哉。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時而不足。故蔭映嘯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經古皆孤。棲於一嶺。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蠅感於遐心。為日久矣。我固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為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閒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

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緜邈玄配。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大朴乃駁。寔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傍通。潛感莫滯。總順巢尚。兼應夷惠。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繁矜。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郝超每閒。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逵起宅。甚精整。逵始往舊居。

古文奇賞

閑遊贊

戴逵

卷之三

授陸敬游十寶文

陶弘景

隱居先生。遣總事弟子戴垣。乘策執簡。膝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為栖靜處。士策文曰。咨爾敬游。昔我紆紱。帝閑侍旁。梁席雖混。教途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藻頌之志。歲月已滌。至德有隣。風雲相會。爾之來也。爰移兩春。於是褫帶青瑱。掛冠朱闕。携手東驅。創居茲嶺。脉潤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斷幹。越壑負舟。筋力盡于登築。氣血疲乎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為苦。心寬空憐。寧顧饑寒之弊。陳宇既立。載僱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

古文詩賞

陸敬游十寶文

卷之十

陶弘景一

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澗水屬焉。茂爾嘉業。永為華陽。上賓爾其莅之。其爾以誠。慈為性。恬澹為情。質直居本。沉重樹志。不邀世才。高謝時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資爾為栖靜處。士可謂因德立號。克終斯美。二爾基架館境。營劃援域。堂壇宏敞。樓路通嚴。官司行止。並有栖憩。繕築之勞。宜爾爾力。今故資爾四需。飛軒廊側。屋可以安身。靜臥。庶祇遐福。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儲蓄勞苦。貨殖之宜。允瞻糧服。手足胼胝。未獲告休。

風。沐雨於焉。尤切。今故資爾。若頭一人。厥名多。可以傳代。薪水省息。劬。其爾族維舊緒。身乃邦。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資爾。鋼鐵如意。可以揮。寶僚。即名立事。其爾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奇玩。習。今故資爾。節竹。鈎。杖。可以振動。三界。精。憚。響。其爾期誠。玄契。遐想。靈風。至懷。所詣。因心。則。通。今故資爾。香爐。一枚。重陸。副之。可以騰。烟。紫。隔。昭。感。上。其爾澡。形。潔。藏。有。糧。既。去。宜。導。松。木。實。資。芳。醕。今故資爾。杯。盤。一具。可以。把。挂。漿。朝。承。菊。露。其爾。敬事。經。誥。道。尚。楷。模。翰。墨。之。用。于。是。平。在。今。故。資。爾。

古文詩賞

陸敬游十寶文

卷之十

陶弘景二

大硯一面。紙筆一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真。受。言。其爾真。心。內。固。清。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霏。今。故。資。爾。鎗。石。澡。澣。手。巾。為。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其。今。資。爾。十。事。事。準。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求。理。無。惑。騎。情。以。騫。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隱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武帝手勅。招之不出。卒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

答謝中書書

有上多
白雲只可
日信使不
孤情贈君
阿此風者
白雲片片
可矣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岬石壁
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
夕日欲頽沉鱗竟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
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虞中書書

栖六翮于荆枝望綺雲于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
華來被草不閒鮮辭動情樂志交矜曲信知鄰德之
談無虛往勝夫子雖迹緲未聞而心期依舊豈但散
髮乎高岫似將飛霜于絕谷良爲飲哉野人幸得託
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
古文奇賞 卷之十四 梁簡文帝書

答趙英才書

子架書區中飛才旬外不肯掃門覓仕復嬾彈鋏求
通政假塞園巷從容郊邑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
敢羨榮咄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
得開坳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養木此外何隆然不
以天地偉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未之能

別集
卷之十四

檄江神責周穆王辟

梁吳 筠

管穆王南巡自郢都間遺我文辭僉曰此津貫緯百
紀若歷千春念茲文辭故問水濱江漢品之自求多
益反我名瑞驛此華辭則富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
負穢心迷懷蒙情感藏玉泥中匿珠魚腹使公孫躍
波而長吁子孫濟川而怒目飲飛舞劍而東臨節丘
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爲粉碎紫貝其如將又有川
人勇俊處乎閭閻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
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劍鈍鉤之鈇被魚鱗之衣
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隅移雄北島使蓬萊之根鬱而
古文奇賞 卷之十四 梁簡文帝書



高皇帝
漢書卷十
紀第十
加此

為王僧辨勸進梁元帝初表

衆軍薄伐途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弑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並罹禍酷六軍勸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堯緒緒基商啟祚太祖文皇帝狗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明神武奄龍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麗正居貞大橫固祉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蓋爾凶渠遂憑天邑閭閻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宸承華一朝俱酷金植王幹莫不同冤悠悠彼蒼何其罔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古之奇賞

古文奇賞
高祖皇帝
梁元帝初表
卷之四
梁元帝初表
四

物黃屋左纁本為德光而尊尊龍章蓋以郊禘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于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君宗祐豈可一日無玉伏願陛下掃地升中崇天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撥擐蓋不勞宗正奉詔博如擇時南面即可居尊而無所讓德四方既知有奉八百始可同期發冠潛居器藏社處乾象既傾坤儀已覆斬莽親車燒卓照市廓清函夏正為坐陵開雪宮闕展存鍾鼎彼泰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開作即官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春要衛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登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陪東嶺而禮日觀然後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瀝右澗夾維可以為居抗殿疏龍惟玉可以在鐫何必勤勤建業也哉臣等不勝控款之至謹拜表以聞

古文奇賞
高祖皇帝
梁元帝初表
卷之四
梁元帝初表
四

過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寵可祠有魯蓬萊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景于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于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運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盤宛出人間

梁元帝初表
卷之四
梁元帝初表
四

梁元帝初表
卷之四
梁元帝初表
四

陰雲故基共原田而騰騰秋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
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馴馬可
乘長卿西還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收忘微
福但雀臺之丘空愴魏君雍丘之神未光夏后瞻仰
烟霞伏增悽愴

古文奇賞

通鑑天聖五年八月庚子

李唐書

答徐孝穆書

陳李 那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目又動流泉之奏
矧伊物候且或冥符况乃矜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
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
言累札江南橘茂齒北桑柘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
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
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廉辯訓文約况復麗藻星鋪雕
文錦綺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
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
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傳好事僕

古文奇賞

答徐孝穆書

李唐書

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
斯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
帶眉難巧學步非工恒經牧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
羞逢仲子難石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
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響雷門燕石空雕
終慙比德楚羣雖排實愧棲梧豈若耶舉舉神唯聞
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似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
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罵其鳴矣懸豫章之
床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
竹奏延陵之樂書綰有復道意無伸李那頓首

家訓

北齊 顏之推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述、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通相模倣，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執物競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主凡人之關閱，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于傳婢寡妻耳。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

古文奇賞

顏氏家訓

卷之四

官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歲，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悅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兄弟之際，異于他人，望深則易怨，怨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寒，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而不防壁隙，則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其非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

古文奇賞

卷之四

卷之四

人。其數甚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于弟者，何其多也。踈而不能親也，一姊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之相親，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竹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兄江東婦女畧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鄉下風俗，專以姑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侯景初入建業，臺門

古文奇賞

卷之四

卷之四

雖開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畧，一宿不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克逆于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于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賢多見士大夫耻涉農而羞務工，使射既不能，穿札筆則幾記姓名，飽食醉而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二官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百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

小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懸衣剝面。傳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恭子方。憑憑班絲。隱囊列器。玩于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議。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遺骨。凡若枯木。泊若窮鰥。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當爾之時。誠驚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亂亂。

古文奇賞

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李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閭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可以物累已也。故藏名柱石。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遙相誇尚。景附草萊。曾以農黃之化在乎已。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平叔以童曹。

與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輒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穿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權勢。寧後身外已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誠之譬也。謝幼輿賊前熱刺達。其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所歸其餘。枉桎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謂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目。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闢。莊周易。總謂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王行部已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荆間。後所愛。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遂親承音指。性既頑。曾亦所不好云。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饑。虎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泰軍為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為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夫文字者。墳籍。

古文奇賞

集 353—329

抑本世之學徒。多不曉空。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畧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折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况其代各人乎。絕學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王褒過家童約。楊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傳穀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疎過度。馮敬通洋華擯壓。馬季長

古文奇賞

家訓
卷之十四

非齊類之類五

佞媚獲譖。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恃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臨狹已甚。陳瑒實號兇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輪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稱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傳玄。忿閹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

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傳。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典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字恆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條于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詆擊。邪。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釀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數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

古文奇賞

家訓
卷之十四

非齊類之類六

此誠難也。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觀。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執矟放意。填坑岬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邇來集本。多浮麗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達。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

可憐可憐
宜避之
心加意

體度屋格去今實遠。生新綴疎朴未爲密極耳。今世
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豈避精詳。賢于往昔多矣。宜以
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
也。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藩
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于
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
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
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
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隨此豈但用事。
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
古文奇賞。
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于談議
辭色以之。鄴下紛紛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
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江南文制欲人彈射。
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于丁廙也。山東風俗
不通擊。雖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爲悔。汝曹
更無輕議也。文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
才幹者。提爲令僕以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
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
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于清名。益護其短也。至于臺
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

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川其
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
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梁世士大夫皆尚
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
無乘馬者。周弘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
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
侯景之亂。庾亮骨節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
常使倉猝者往往而然。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
流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
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
古文奇賞。
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
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務上書
陳事。起自戰國。逮于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
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計羣臣之得失。訟之類也。
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
信也。摠此四金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
之益。而有不貲之困。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
家。誼勤女。謁拜守宰者。印紐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
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得利。必
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穽殊深。瘡痍未復。縱

實

有此一段
論語
論語

方今日
論語

論語

得免死莫不被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
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襄得嘗佐閔得傷此言為善則預為惡
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于物皆無與焉然
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
之託漁舟季布之人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高之匿
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舉甘心瞑
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淮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
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早于君親者
又不足鄙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
古文奇賞

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謂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
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
義為節文爾事吾近為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
惟難諺語思為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
風雲微侍富貴且執機權夜損坑谷朔微卓鄭晦泣
願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止夫生不可
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于禍難之事貪欲以傷
生讒惡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
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
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

古文奇賞

取窘辱令人憤憤疾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如
主姬妾畧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曠建義不捷為賊
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賊兒
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
引决若此之易悲夫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
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高祖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
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蠶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
信有千人鹽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鹽
也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
乃愛護遺其基址況于已之神爽頓欲棄之哉歸漢
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閭位蓋謂非玄黃之色
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聞甚高遂云王莽非
直為青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為誤矣

賀平都表

川庾信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刻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偽。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仰玉紫綬。並詰中軍之營。百年通冰。遂窮巢窟。三代敵愾。俄然掃蕩。管周王。涓水之師。尚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武。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其滿麟洲。小水若大。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律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釣臺而誓衆。姬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闢皋。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歟。當今鹿臺已散。項宮已遺。真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奉太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然後命來后。詔

蒼冥。微壇瑤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臣忝竊榮幸。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臆。藻踴躍之至。

爲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膳則貳珍。衣稱告制。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太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治從事。自洛食風塵。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之兵。河曲有黃沙之陣。臣雖川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因人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仰逢周朝。以揖讓登庸。謳歌受命。主貴臣遷。頻頒榮寵。三槐以鑄。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相。珪歸。當守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之。况復水土之職。王莽以應。識受徵。兵戈之王。韓信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當今四海未寧。三方鼎峙。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老年又及。無忝賓客之華。諺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紊髮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青華已竭。雖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燭之武之言。亡能爲也。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

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凡杖之賜若臣非陸移病東車
歸老山河茅社一反司勛公侯珪璧還封典瑞則朝
無冒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東序之
榮周朝如茶豈望西郊之禮但瞻仰天威方達咫尺
徘徊城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臣某言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
樂之功斯正故以叶和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
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
而縣像履文昌而建極白璣表讓德之符玄珪告成

古文奇賞

卷之十四

八

王

功之瑞太階既平升中可習必當水建千年山稱萬
歲伏見勅旨刊正音律平章曆象奏黃鍾而歌大呂
變孤竹而舞雲門莫不遠取疎通聲從安樂四分既
明三微且定是以聞鐘於洛浦即辨聲乖聽鐸於耶
鄆先知響韻二分二至行於司曆之官九變九成被
於中和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
直吟嘯豁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
舜管始平城下空論周人臣聞上裂其禮下習其儀
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
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粟累黍量絲數簪實以仰稟

聖規參詳神思所冀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戾氣動
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琬琰事輕般倖慮淺不足展
乎成均增輝度量寶器奉表以聞

吹臺山銘

江寧吹臺雖山出筠泰簫下鳳此曲為真青槐避日
朱草司晨石名新婦樓學仙人中宇王成南君姓秦
比花依針登欄要春針能留客聲使度新雕梁數振
亡復輕塵

望美人山銘

高唐礙石洛浦亡舟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

古文奇賞

卷之十四

八

王

石是三侯險踰地肺危陵天柱紫苑斜通春人常聚
封裏峯歌枝中見舞怡對妝望諸宵畫開斜看已識
直喚便迴豈同織女非秋不來

至仁山銘

山橫鶴嶺水學龍津臨去一片仙童兩人三秋雲薄
元日寒新真花暫落樹常春橫石臨砌飛簷枕嶺
聲繞藤窗竹影菊落秋潭樹疎寒井仁者可樂
將山愛情

明月山銘

竹窗標岳四面臨虛山危簷迴葉落窗疎看綠石

對樹無風。風生石洞雲。出山根。霜朝喚雀。秋夜鳴猿。
堤梁以堰。埜路疑村。船橫楝下。樹俠津門。寧殊華蓋。
詎識桃源。

行雨山銘

山銘行雨地。異陽臺。佳人無數。神女看來。早慢朝開。
新妝。旦起。樹人床頭。花來鏡裏。神綠彩。同化紅面。似。
開年寒盡。百片遊春。俱除錦帳。併脫紅綸。天彩劇藕。
蝶粉生塵。橫藤礙路。弱柳低人。誰言洛浦。一个河神。

思舊銘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一

史記五

人之滅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
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
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韓王孫之。
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於時悲矣。况復魚飛。
武庫。預有棄甲之徵。鳥伏翟泉。先見橫流之聲。星紀。
吳亡。庚辰楚滅。紀侯大去。鄒子無歸。原隰載馳。輶轅。
長別。甲裳失矣。餘皇棄焉。河傾酸棗。杞梓與檣櫓俱。
流。海沒蓬萊。魚鼈與蛟龍共盡。焚香夜道。詎假游蒐。
載酒局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
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

所謂地乎。其實博博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彫殘。
殺。詔亡所假。於風。騰。零。落。春。枯。不。足。頌。於。霜。露。暮。府。
管。開。賢。俊。翹。首。爲。羈。終。歲。門。人。謝。焉。至。於。東。首。告。辭。
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望。別。郊。門。賴。川。賓。客。還。悲。悠。路。
稽。叔。夜。之。山。道。向。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
王。孫。墓。地。方。爲。長。樂。之。宮。烈。士。埋。竟。即。是。將。軍。之。墓。
管。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垂。翅。
秦。川。關。河。羈。旅。降。于。悲。谷。之。景。實。有。愛。生。之。情。美。酒。
酌。焉。猶。思。建。鄴。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雀。重。爲。
此。別。嗚。呼。其。哉。慶。亡。星。落。月。少。珠。傷。瓶。罄。壺。耻。芝。焚。
應。歎。所。望。鐘。沈。德。水。聲。出。風。雲。劍。沒。豐。城。氣。存。牛。斗。
潸。然。思。舊。乃。作。銘。云。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一

史記六

風雲上慘。舟楫潛移。駭駭霜落。君子先危。紀侯大去。
懷王不返。玉封長埋。風流遂遠。荀伯舊縣。慶封餘邑。
萬里歸魂。修門詎入。墳橫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
返奔亡從。徒留送雁。空靡長松。平陵之東。亡復梧桐。
松聲蕭瑟。長起秋風。嘯管隆貴。提攜語默。託情稽阮。
風雲相得有酒。如過終溫。且充朝陽。落鳳大埜。傷麟。
在城。鮮鬱流寓。於泰山。陽相送。唯餘故人。孀機廢緯。
酒。鳳。孤。鶩。閨。深。夜。靜。風。高。月。寒。生。平。已。矣。懷。舊。何。期。

匣中絃絕鄰人笛悲。督爲幕府。今成總帷。

溫湯碑

咸池浴日。先應綠甲之圖。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仁則滌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弱則鴻毛不勝。仲春則榆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下。其色變者。流爲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烟青於銅浦。色白於鉛溪。非神鼎而長沸。異龍池而獨涌。酒胃瀦腸。興羸起瘠。秦皇餘石。仍爲癰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山間涌水。定表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豈若醴泉消疾。聳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病。

古文奇賞

溫湯碑

卷之三

三

在乎咸康之世。嵩山三仙之館。不孤擅於天池。百丈之泉。豈獨高於蓮井。

謝滕王集序啓

言符

其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縣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遙飛。似送層城之辭。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管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卽是能平八風。愈昌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益代逆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統館。新開碣石之宮。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泛酒。鸚鵡承

杯。厥穴歌聲。驚林舞曲。况復行雲。逐雨迴霓。隨風

陽之尉。既成爲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其本乏才。用亡多述。作加以建。邽陽九劣。免偏礪。江陵百六。幾從上隴。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比年荷念。彌留亮陰。視息系榆。已逼蒲柳。方衰不亡。秋氣之悲。寔有途窮之恨。是以精采昏亂。頗同宋玉。言辭寒吃。更甚揚雄。一吟一咏。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未見降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荆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僂用補袍。隨時覆習。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從橫。小人迷惑。荆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朽材爰於彫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亡踰此澤之深。華岳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卽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磬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昔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鄴縣翁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邴。可期從梁。有目同祀。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辭。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風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某啓鄭啟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
毫翰四始六義寔動性靈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
水而涌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岳可使雲霧鬱起
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長清和聖躬怡裕瑤瑤
羽管鵲顧鸞迴婉轉綠沉猿鸞雁落下風傾首以日
爲年健爲舍人寔有誠願碧鷄主簿亡由遂心寂寞
荆扉疎蕪蘭徑騁駕來梁未期十日遺騎到鄴希垂
枉道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臣某啓奉勅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
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缺乏白社之內拂袖看水靈
臺之中吹塵視醜對妻狠妾既嗟且惜瘠子羸孫虛
恭寔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僊
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雀欲來撫節而歌行
雲幾斷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爲之反風莽麥將枯山
靈爲之出雨况復全抽素蠶雲板疑傾併落青鳧銀
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真人能
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縣針書
恩不盡遂來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

珠一寸某之觀此寧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
謝謹啓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某啓奉教垂賚犀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頎
趙王國但偏資裴惜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揮
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慚南宮
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唯見其榮龍戴三山
深知其重晉沈義將盡達司命而還生士變行埋值
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
似識恩鷄未曉而開關客能報主謹啓

謝趙王賚馬并鞍啓

某啓奉教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織一張上
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水流光偏蒙私照迴茲翠蓋事
重劉基之恩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北郭丹帷便
須高捲西河竹馬即已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
水知恩之重鼉背負於靈山况復驚鴻別水但見徘徊
黃雀去關唯知反顧悽戀之心事同於此

趙國公集序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禹吹簫風雲爲之動
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烈白日豈得

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逆能橫生。新情振起。風雲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曆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蚤睫。豈直熊羆。且上增城。抱日月之光。談談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晉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

古文奇賞

趙國公集序

卷之十四

李密

取遂得棟梁文圃。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周勝王追序曰。自攜老入關。亟移灰琯。蒸蒸色養。勤同扇席。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宿。封之祥。白雉有樓欄之感。晉國公廟期受托為世賢輔。見信孝情。毀至。每自閤嗟。嘗語人曰。庾信南人。稱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

招道士徐鴻客書

李密

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而味之。嘉玩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是以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鬻缺。是知肥遁為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高風共雲霞競遠。孤門承世。胄地藉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為時逢版蕩。代屬艱虞。狀海水之羣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于軹道。將問罪于商郊。未遇玄女。思逢黃石。詎有落沃謀猷。弼成韜鈴者也。仙師學究本原。術苞奇政。八風五星之候。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于心。若指諸掌。今龍戰于野。鶴翔寥廓。或出武處。且變且更。濡足援手。是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替我興運。今也其時。師宜躡屣。櫛登用。虞卿之禮。披榛輓轡。襲斐敬之風。升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鄙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幽。歲暮矣。桃花源穴。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遠千里。早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非遙。遣此不多及。

密在洛口。得唐高祖報書。謂天下無可慮。遂專事。

隋齊方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于密軍旅
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既聚恐米盡人散
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勒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
銳沿流東指直詣江東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雖
未遑遠略心異其言以書招之鴻客晦跡林野莫
知所之○密移郡縣檄積薪居上驗汲黯之言囊
錢不如傷趙壹之賦以國無人焉故也

卷之十五

古文奇賞

古文奇賞卷之十五

大唐三藏聖教序

太宗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
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
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
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
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存智猶迷况乎佛道崇虛
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上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
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
無生歷千劫而不可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
凝玄邁之莫知其際法流洪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
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收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
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
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
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還儀越世金容掩色
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闢空端四八之相于是微言
廣被極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于十地然而
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于焉岐亂
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泐時而

房聖教序
唐太宗
一代文宗
類此者甚
衆又亦工
好而贊皇
文公聖又
交口非之
不知何也
並錄以觀
其理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太宗

隆替有玄裝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
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
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
智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集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
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
櫛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
法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
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
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欲達周遊西宇
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

古文奇賞

卷之七

唐太宗

鹿苑驚峰瞻奇仰興承至言于先聖受真教于上賢
探覽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于心田
藏三篋之文波濤于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
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
於西極注法雨于東垂聖教猷而復合蒼生罪而還
福濕火宅之乾飲共拔迷途即愛水之昏波同臻彼
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
大性生高嶺玄露方得滋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
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山所附者高則
動物不能累所憑者滑則渴難不能沾夫以卉木無

知猶資善而成善汎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
冀茲經流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
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于珠林忽
得來書謬承褒讚撫躬自省慚悚交并勞師等遠遵
深以爲媿

高宗三藏聖教序云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
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
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
敷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

古文奇賞

卷之五

唐太宗

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府是以名無異而長
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遠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驚峰慧
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隨朗雲以共飛
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弘大海之洪流沈塵勞
而不竭傳智慧之長飲皎幽關而恆明自非久植
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
騰今理合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
其君如此其臣何尤贊皇發憤昌黎太息

六馬圖贊

其一曰拳毛騧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
 箭背三箭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旅矢載戢氛埃
 廓清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前中
 四箭背前一箭贊曰渥澗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
 青旌凱歸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
 果時所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
 定蜀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
 所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
 其五曰颯路紫紫驚驪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贊

古文奇賞

六馬圖贊

唐太宗

元學士王憚跋云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遇可
 也昭陵六馬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勇隋亂及其
 成功琢石為像題真以贊用傳不朽何其幸也宜
 其聲華氣餒上與房駟爭光故潼關之役備體流
 汗又何神哉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雖存
 而形何見焉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魏 徵

觀夫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經綸之始原逐鹿而奮志
 騶鳥飛而未定必有異人間出命世挺生負問鼎之
 雄圖鬱拔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區宇志逸風颺
 勢傾海嶽或一丸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鴻溝夏殷
 資以興亡楚漢由其輕重懋功隳乎既立奇策敗於
 垂成仰龍門以摧鱗望天池而墜翼求之前載豈代
 有其人者哉公諱密字玄邃隴西成紀人自種德降
 社弘道垂風導碧海之長瀾疎閭峰之遙構家傳餘
 慶明哲繼軌論文德則弼諧舜禹語武功則經綸秦
 漢其餘令望且公且侯垂翠綬拖鳴玉者蓋亦耆舊
 未能盡傳良史莫能詳載矣曾祖弼周太師上柱國
 衛公祖曜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大將軍涼州
 總管蒲山郡公龜匡周之美呂望愧其嘉謀平吳之
 功杜預慚其遠略公渥注龍種丹穴鳳雛降列象之
 玄精泉成形之秀氣雲生五色一日千里起家左親
 衛府東宮千牛備身趨馳武帳暉映廊廡出入龍樓
 光生道路隋文帝精華已竭義不斷恩始開凌長之
 源將致覆宗之禍公見幾而作謝病言歸優游經史
 晦明藏用風塵靡雜賓友簡通交必一時之俊談必

霸王之略尚書令景武公楊素崖岸峻峙天資宏亮
壁立千仞直上萬尋嗣關西之孔子追陝東之姬旦
深謀遠鑒獨步當時公年甫弱冠時人未許景武一
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並結以始終
之期中以死生之分暨有隋二世肆虐黔首三象霧
塞五嶽塵飛妖災所臻匪惟血落星殞怨讎所動寧
止石言鬼哭轍迹遍于天下徃戍窮于海外冤冤塞
宇宙白骨蔽原野墳壠發掘城郭丘墟萬里蕭條人
煙斷絕公與楚公叶契共極橫流未息溟海之波幾
及昆岡之火亡自道中竄身草澤奮臂大呼羣雄嚮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唐書

起豹變梁楚鳳翔鞏洛據放使而塞懷轅登太行而
臨白馬九服諸侯四方豪傑或跨州連郡或稱帝國
王合從締交爭亡秦族者莫不驅茲青犢背彼黑山
擊長轂以雷奔望高旗而電集不期而會者以百千
數遂大開幕府肇啓霸圖敷七德以宣威掩八紘而
取俊麟羽畢萃草澤無遺於是發人文以化之播仁
義以乘之應時機以鼓之總羣策以決之九野風馳
六合雷駭彈壓趙燕震驚江漢世充甚昆陽之敗煬
帝同望夷之禍化及師殲於黎陽建德禱額於河朔
七國之地四爲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域中胡騎千羣

長戟百萬飲馬則河洛可竭作氣則嵩華自飛近無
不懷遠無不肅聲溢寰宇威懾華夷屬人神之主以
天下爲已任荒裔佇來蘇之望遺黎有息肩之所雖
寔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臨壯志展於人謀雄圖屈
於天命始先鳴於大樹終垂翅於羣孽乃眷西顧舉
茲東夏載驅周道來謁承明帝曰念功降茲休命上
柱國邢國公拜光祿卿公雖威未振主自爲謀蓋當
世舊部先附多出其右位更後來或若其士懷漁陽
之憤憤耻從吳耿後列同淮陰之快快羞與將灌爲
伍負其智勇頗不自安俄屬元帥秦王經營灊洛亦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唐書

親承祕策率卒先行既出雞鳴之關方次休牛之塞
詔命施號更盡嘉謀公想雲夢之僞遊慮青衣之詐
反心辭魏關之下志在江湖之上慕范蠡之高蹈追
赤松之遠遊熊耳峰危羊腸徑險降吳不可歸蜀無
路短兵既接修途已窮陰陵失道詎展拔山之力驂
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有七故
吏上柱國黎陽總管曹國公徐世勣等表請收葬有
詔許焉體質貞明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
善書劔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至于三
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幟擁

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橫之才遇風雲之會望紫氣以驟首凌扶搖而振翩總不召之衆問獨夫之罪從我如流三分將二遂有囊括四海之志併吞六合之心既而神器有歸朝宗天闕率從義之旅爲勤王之師更望重自疑功高是懼將遠遊以逃難翻途窮而及禍惜乎高鳥未盡良弓遽折敵國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以興嗟聞鼓鼙而軫慮雅重事人之節方申詔葬之禮粵以武德二年杲月日葬于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禮也故吏徐世勣等或同嬰世網共涉艱難意氣于一言託風雲于古文書賞一第之十五

千載所恨金發唐代不列元凱之功俱爲漢臣獨漏山河之誓是以慟深藥布悲甚向雄處陵谷之推移勒斯銘于泉戶庶使神遊楚國無慚項羽之臣竟往齊都不愧田橫之冢

自撰墓誌

王勣

王勣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爲之字曰無功焉或問之箕踞不對蓋以有道於已無功於時也不讀書自達理不知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祿位歷數職而一進階才高位下免責而已矣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於是退歸以酒德遊於鄉里往往賣卜時時著書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有達其意也嘗耕東皋世號東皋子身死之日自爲銘焉曰

有唐逸人太原王勣若頑若愚似矯似激院止三徑

古文書賞

卷之十五

九

三

室唯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爲附贅懸癭以死爲決癰潰癰無思無慮何去何從隴頭刻石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對長松

世人乞銘往往綜括一生至數千言而猶以爲未盡嚴子陵云買菜乎求益也此銘寥寥數言而平生皎然矣○嘗云醒不亂行醉不干物

如是豈無朋友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歲月日隣人王勣謹以魚醴之奠致祭仲長先生之靈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其內不伎不求無憎無愛古人有言微妙

玄通藏用以密養正以蒙嗟嗟夫子九執其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蕩蕩心跡悠悠默語周覽人事退居河渚何去何從誰與誰同聚散亦均寒暑大矣夫子其生若浮至矣夫子其死若休鄉黨不懼朋友不憂素琴猶在黃經尚留老萊不婚梁鴻雖偶廷無饋奠室無箕帚嗟嗟夫子豈圖其後金玉滿堂莫爲之守凡我故人素服臨旛葛巾從窆桐棺以遷墳不易壤坎不及泉苟無但化於我問天道性既喪仁義鋒起祭非古也禮之爲始吾從其俗敢告夫子清博

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積愛其真徒與相近子光瘖未當交語與對酌酒歡甚文甚宕素雅稱其人

答刺史杜松之書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春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抑有由焉兼弄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

語玄忽焉終夜偶居南渚背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間以任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飲之詩惟憂句盡惟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尊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莖孫楚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吟挈榼提壺直與同志者爲群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楊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精相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社櫟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

負苓者傳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王勣三

管者文中子講道于白牛之谿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還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交何爲者而微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衆漸而得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腑五臟不能也吾是以問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盡八卦而文王係之不逮省久矣以爲文王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焉病管者伏羲氏未盡卦也三才其不立乎

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盡
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礫裂元
氣。使天下之智者。說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
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
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
得贏嘆而羞文王負其咎。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
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古文奇賞

其卷之十五

王勣

東臯子集序 寶符文粹

唐 呂 才

唐 王勣
附公之志
藏書人
不在此

古文奇賞

其卷之十五

王勣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君性簡放。飲
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聶飲因著醉
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
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
及為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
揚州六合縣丞。君篤于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
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
所受俸錢。積于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
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
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醢三升。君第
七弟靜為武皇。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
祿俸殊為蕭瑟。但良醢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
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醢。未足以絆王先生。判
曰。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
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于貧。負親中以家貧赴
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醢酒。冠絕當時。君苦求
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
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七
直柱下。卒投箸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君

第一卷
行也

之也其社
男

哀又死君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其歸
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追述焦華酒經一卷其請
猜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為酒人為酒請一卷太
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也
歷職皆以好酒卿里或喻之以喻志河
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謂其汝鄉渚又有隱士仲長
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自素願與相近遂結廬河渚
縱意琴酒慶乎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
水石地頗顯故君于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
以焦華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為
古文奇賞
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
牛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
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
著書自稱東臯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
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
宿酒後勸經歲月往往題咏作詩好事者錄之賦咏
並傳于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

為人與蜀城父老書 二首

唐王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為靈不能改
窮通之數豈非賢聖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榮辱異
流牽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翥伊周成翊贊之
功含樛美蔭顏冉困栖遑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
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濤未接長鯨
多陸叢之憂曾風未翔大鵬有雲傾之勢地雖井
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墜鵲亦將奮翮而舞之及其
衝溟渤接扶搖吹波則江漢倒騰氣則虹蜺掩摩亦
岸負蒼天然後知其力焉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王勃

一餽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食客耳武不足
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劍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
用泊乎雄圖躍運至尊納青水之謀麗藻昇朝天子
賞陵雲之作威加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
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於摩不於
成貢士於窮不於達是知下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
谷之間張華之得劍也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
成器然後知其寶剗斷為能然後知其用哉仰惟鄉
者等並玉山高族金堤勝侶列子弟於千城耀衣冠
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鍾鼎從王諾

舊樂龍之印門庭相接雕甍將綺棟連陳機杼相和
風攝將虬後交響金裝玉饌食客三千綠幘青裳家
值數百冲襟眇識人多江漢之勝麗華華文代有雲
泉之氣北齋開敞南館靈開詩酒同歸景書合契忘
得意耻嵇阮之交疎虛席延賓恨原嘗之客少實
烟霞之藪澤風月之津梁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
沒品崇城閣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
沒生氣猶存况乎屬字宙之當天下之泰不能俯
仰南紫高視縉紳攀北極而謁帝玉入南宮而取卿
相脅肩側足求哀鍾釜之問抵首俛眉取濟斗升之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王彭二

其下南甌抗黍被於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
薄游絲載飄寓淹肯歡蹟相仍憂虞自排涉梁鴻之
峻岳何暇長謠臨阮籍之長途唯知慟哭庶免則和
以濟漂危聊訴短懷竹流嘉和
其二
蜀都廣鎮岷城與壤山分玉宇水向金陵景貺有期
英霸間出素問休暢幸甚幸甚夫神有可適淡波驚
亡枉之音道有可符玄霜扣九鍾之節豈道窮經秘
妙聽終於無聲理實杳冥玄應通於不測波流枉響
波無入枉之因霜落鐘鳴霜非扣鐘之具况乎言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王彭二

室然則拾青紫於且莫取功名於俄頃讀文物而動
寰中騰聲名而振天下若百官者可謂懸二途矣而
飲手長揖強顏高視低心於蹇躓之辰忍耻於極邊
之邑者哉謂清留釣膺揚之業未前而清收鴻漸
之資蓋寡及其樂寧運接靈期乘其吉而清人極和
陰陽而測萬品則知其機所運吉否於倏忽之間玄
命所移應供於斯須之際以日月自至聊復爾耳方
今炎輦謝節爽候凋辰風高而宇宙清霜下而亭郊
蕭歸雲止雁流曙響於東津落照開虹寫晴現於北
岸螢跡夕砌蟬促朝林感序綠情故豐奇賞僕一違
古文奇賞

秦隴而並炎涼戒征軸而無因指歸途而有倦故鄉
超曠嶺山重復吳宮尚遠頻驚去鷁之心越峽猶賒
已下聞後之淚徒以風猷未隔道義相存幸承知己
之心稍緩它鄉之思管者虞公再見縣光白鮮之前
季布一言猶定黃金之諾況乎交已成於杵臼道已
茂於金蘭希照窮途遠流嘉脫若使恩裁口復空留
安邑之賓惠闕終始取恨昌亭之客

益州夫子廟碑記

述夫帝車南指適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
太甲雖復星辰湯越三元之軌燭可尋雷出滂騰六

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動
不足多也握瑤鏡而臨事業則萬機之奏不足大也
故知功有所服龜龍不能謝鯀介之尊器有所歸江
漢不能竊朝宗之柄是以朱陽登而九有照紫泉清
而萬物觀粵若皇靈輶風馳受河洛之圖帝象權
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氏汝大夏殷周氏作
達其發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衣冠
皮律隨鼎器而重光玉帛謳誦反宗禮而大備洎乎
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豆喪而王澤竭鐘鼓衰而頌
聲絕邵陵高會諸侯輕漢水之威踐土同盟天子窘

河陽之召三微制度乘戰道而橫流千載英華與王
風而掃地大業不可以遂絕由是河洛兆朕素王開
受命之符天地氤氲玄聖乘時之策興九圖之廢
典振六合之頽綱有道存焉斯文備矣夫子姓孔氏
諱丘字仲尼魯國鄉人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
洪緒自玄禽剪髮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戴旌旗
於北而五遷神器琮璜高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鍾鼎
冠承家之禮商丘誕磨下屬於防山河水戴靈遙馳
於汶上禮樂由其委輸人儀所以來蘇排禍亂而構
乾元掃荒屯而對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

之不運。摠千聖之殊。安人靈耶。有作之期。岳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微象結於天。經贊像龍尊。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柱衡霄。羣羣辨中黃之宅。聖人之至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下問。太陽亭午。收燭火於丹衡。滄海浮天。控涓涓於翠渚。西周捧袂。仙公留紫氣之書。東海握朱劍子。叙青雲之袂。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問。聖人之降跡也。若乃參神揆訓。鍊道和倪。厚太白於中郊。結乘黃於下邑。湛亡爲之跡。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王勣六

而羣方取則。雖復霓旌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桓氏逼公宮之制。泊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俳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舉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樓臺。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溫良。授手于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於哀周。厄宋園陳。奏悲歌于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篚六藝。笙簧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蹟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席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

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淵。反魯裁詩。雅頌得絃歌之骨。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叙教。降赤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玄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乃觀象設教。三百八十四爻。四十有九。窮神知化。應萬二千五百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玄。纂羣微於太素。聖人之讚易也。若乃霽襟不測。睿視亡涯。石罍昭集隼之庭。土缶驗鑽羊之井。稽山南望。識皓骨於封邱。蠡澤東浮。考丹華於夢渚。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鈎深。玉策筮卜秦之兆。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王勣七

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脫屣人間。莫極興亡夢之災。負杖起晨歌之跡。撓虹梁於大廈。物莫能宗。摧日觀於魯丘。吾將安仰。明均兩曜。不能逮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而不窮。五教遠而微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幅。六體分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淹中之妙鍵。不逮稷下之高風。代越百家。騰躍攀戶。瞞而同歸。萬匠驅馳。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長縣闕里之堂。荆林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

賦也。遵揚十聖，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黃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萬乘資以興衰，四海由其輕重。雖復質文交映，瞻禮祀而長存；金火遞遷，奉琴書而罔絕。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萬物服焉。豈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彭州九隴縣龍懷寺碑

粵若真元混沌，抱一氣於天門；象化童蒙，構三霧於地戶。由是金機逆順，山河假成器之因；玉燭浮沉，風

古文奇賞

卷之三

王勃

火兆流形之葉，縣大明於日月，適至泉宮，設巨浸於雲雷。終迷燬宅太極，所以散而為雨；洪飈所以吹而為萬。雖復卑高異列，俱沉方內之遊；全集橫流，共失寰中之契。豈夫涅槃深視，不肯色以求真；般若長驅，每乘空而得靜。則知一名同出，陰陽為破道之墟；萬象皆空，天地即降魔之境。莫見其俯仰，不知其去就。至自于太虛，復歸於無物。其有建言立德，開業成務，掘大柄而推造化，執洪鑊而誅元凶。四門幽闢，願非相而迴迴；三駕晨嚴，臨有為而出頻。豈不知羈孤遠路，終嬰旅泊之虞；舟楫中流，未釋風濤之苦。將以宅

心者，宗虛室所以合符應，物者，神明鏡由其不掩。故能虛宇宙，指鹿權實，演羣生而非其力；存庶品而非其有。千樂閉景，似居蓬艾之間；雙闕臨空，若存江湖之上。其釋迦之冲用，乎龍懷山者，井絡之所交會，峽間之所控帶。掛峰北走，吐香嶂於玄霄；巨壑南馳，散洪濤於赤岸。香城寶地，左右林泉；碧岫丹岑，往來烟霞。有法會禪師者，俗姓留氏，吳郡錢唐人也。金章銀篆，河陰傳九命之尊；玉鉉乘榮，江左受三台之貴。地靈人傑，自朝墊而重光；學府文宗，冠南都而獨步。法師紫星降彩，紅雲授氣，應積善於高門，契冥緣

古文奇賞

卷之三

王勃

於累世果浮，觴引潛圖，彼岸之功聚，磔延砂即振，為山之業靈，樞密運關仁之而長鳴。慧外高揮，斬邪關而洞照，以為冥機體化，毫髮莫滯，其真執數逐微，乾坤不容其筭。于是四禪幽觀，破銅堞而出，無明三昧，雄圖排鐵闕而泯，非相法雲自在，吐納龍宮，賢聖不仁，奔馳象域，將使三千塔廟，知真實之玄津。萬億幡幢，入虛空之秘藏，安心樂土，遁影霽闕，以開皇元年，憩嶺霧墟，福地已被神功，玉賜金繩，未光朝命，蜀王秀以文昭建國，帝子專征仗巴服之尊，名裂叩荒之寶，命形駢併，帝蹕萬騎，於銅梁阜，蓋圖王警千乘於

玉宇鏡山南望志狹彭渝錦水西浮耻朝江漢開寶
沉之壁壘嘯京叔之風塵擁龜堞而託殊方憑爵堂
而慨天子威權所制勝兵數十州雄視所臨經塗五
千里三英賦雪瞻秋月於梁臺八叟吹風傳朝雲於
楚策思弘正法廣召名僧振錫雲趨乘孟露合禪師
括囊泉石翰跡烟霞攀紫桂而同塵守青蓮而向晦
衝殿蕩岳寧移忍地之雲烈火焚山不撓堅林之色
王心有悟時加優禮順風拜道封山謝失發進財於
廣內揆仙室於重幽因嶂為壁憑崖列戶以開皇五
年始賜額為龍懷寺地隣縣左遂均縣上之恩山似

古文奇賞 卷之五 王勃詩

龍盤即建龍懷之刹爾其崇巒經復復礪繁迥高丘
洩雲去林翳日增瓊垣於下麓揆瑤構於中岩香闌
神行珍臺妙立玉蚪銜霜絕游氣而負蒼天金鳳連
費排烈風而瞰玄圃延綠房於累嶺上拂霞莊蔓丹
闕於重溪下披泉戶陽開陰閣變霜露於旋迴雙動
端飛起雷寔於指顧玉堂朝巨影裝長虹珠殿宵浮
光合列宿禪神歿後爰有孝恭法師智開法師弘嚮
法師寶筏開黎四上人者並禪師之上足而法門之
領袖也五明衢路控引情宮八解源流朝宗性海其
深為寶筏白玉千嶺岩亡礙居貞得玄珠于罔象住

竹真界栖息妙塗俱探寂滅之源各證菩提之域雖
業定入境照已極於無方而道寄生成功遂豐於有
相演中乘之奧議增上棟之宏規萬拱不審千門有
闢俄而帝隋大法皇家小選天地閉而賢人隱雲雷
屯而巨寶衰毒龍橫霧四天沉闇逆之悲醉象驅風
三界溺崩離之酷上人慧機幽晤定識潛融知佛日
之恒明審王風之尚靜芝歌商岳揆鷄嶺而同歸茅
藉磻溪與猴江而共致邇俗無悶因時待口泊丹陵
居秩赤縣居尊迦維授手波旬革面十千天子新朝
帝釋之宮八萬仙人始向毘邪之國一音演而荒景

古文奇賞 卷之五 王勃詩

服三聖澄而禮樂備由是巴方舊彥蜀城遺老仰慈
門而知戶指叩福田而章耕鑿聯鞍續轡瞻鸞夢而
馳魂蕭帶絃裾情鸚林而驚欵寶瓶宵注涓涓堯旬
玉柄晨麾風調舜曆咸以為假沉其性迷生安視聽
之功動亂其心窮子失肌膚之戀江連巫峽始絆心
猿山對禺同終維意馬貞觀年中積闇黎等乃昭遺
趾發揮精舍容成校曆列日用於天經錄首陳章義
神功於地錄迴廊窺窳自吐風颺列櫺嶺坐含雲
雨圍竭宮之妙質儼虛舍之真容寶珠周映銀龕備
色逸多垂足似臨兜率之天師利分身若赴維摩之

境霧仙可接。蒸會亡施。真應南。微雕鐫有寄。若乃巡
積坦。歷森沉。天花照而高。月落地。巖驚而幽。泉思紫
蘭香。發徑香侵柏葉之鱸。綠艸紋茵影入芙蓉之座。
真童鳳策。即踐金沙。仙女驚水。遠窺石鏡。燒莊轉莞。
杳冥松桂之墟。欄戶栖棹。宋寔藤蘿之院。法鼓奏而
寒山曠。溪鍾叩而曉壑靜。顏苔翠。蘇具不盡之靈衣。
石乳瓊漿入無生之妙饌。肅肅焉。遙遙焉。信調御之
珠庭。而列真之甲第也。爰有上座玄鑒法師等。並六
塵無我四諦非它。奉乾越之微言。守楞伽之奧府。法
雷前吼。鼓動風烟。慧日揚明。照臨丘壑。青溪坐定。得

心宅之恒。靈川洞行。忘覺身城之。勿化須彌不動。迥鎮閭浮。閭嶠安居。下觀切利。開四生之廣路。叙六趣之彙倫。足以尊揚真績。恭宣來命者矣。縣令柳公諱明獻。字太初。河東人也。太玄降氣中黃授彩。襲周宣之榮基。吐河汾之靈液。四科高第。振風翮於三冬。萬室崇班。踞雲驂於百里。旣而政成黎頌。道洽吐謳。假無上之幽筌。毗不言之景化。絃歌在韻。將寶偈而齊歸。銅墨成章。與梵天而共貫。瓊波湛淡。沃蕩雲霓。珠灌蕭條。蔽虧烟雨。貞機罕應。良談放好。事之遊朗。調多奇高。賞盡名山之曲。下走東臯。事失南州。淦窮歎

升席之栖。遑笑揚岐之浩蕩。游茲邑。喜見高人。
 接而定榮。罇七縱而禽風月。林宗有道。相期清濁之
 間。平叔能言。見許天人之際。從容宴語。契闊留懷。欣
 性情之同冥。感形體之共造。雖禪都妙域。已挂於忘
 言。而義塾文場。竊中於知己。敢作頌曰。
 妙象無倪。神功有涉。湛淡名器。崩騰事業。慧路。翹車。
 禪河。艤檝。控引羣品。輪迴底。切縱橫。宇宙。反覆。山川。
 言因境立。道寄形詮。爰稽福地。式挾珍田。月溪。滌日。
 泉洞。栖烟閣。都玉檻。須彌石室。榛灌。溟濛。風雲。蕭瑟。
 昨客乃眷。禪徒有謚。葉磴三休。花嚴四密。崇巒。架殿。

崇嶂營樓千楯鳳起萬拱鸞浮星開紺髮月湛青眸
 神宮不夜蓬宇長秋戶臨重嶠窗分絕嶺半迴香浮
 中天梵警崔林聖迹龍泉佛影鳥思山空猿悲峽靜
 森森巨柏落落長松月出東岫霞生北峰山人自狎
 林老相逢白雲屢斷青溪幾重彭澤之令臨印之客
 且得_疑山藪重規泉石法宇成言慈門致役徭稅吏
 隱薜蘿心跡五生擾擾與道皇皇殷勤頌咏惆悵津
 梁投功翠碣助化玄場百年之後苔蘚蒼蒼

二六八

以更承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官。潛隱先帝之私。陰
圖後房之變。入門見娥蛾眉。不肯讓入掩袖工。謾瓜
媚偏能惑主。踐元后于寵。寵。若于聚。應加以胞
甥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
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
心。竊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圜牆之內。官賊之宗盟。委之
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
孫。知漢祚之將盡。龍驤帝后。隲夏庭之遽衰。敬業皇
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尙本朝之厚恩。宋
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
用風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
心。爰舉義旗。以清妖賊。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
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尉窮江浦。黃旗巨
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暗
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
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
膺重寄于話言。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
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能。儼能轉禍爲福。送
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將官。同
指山河。若其參差。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

貽後主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上亢州啓
側聞未遇孫敬。臨若無絕輪之迹。時逢和氏。荆山有
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于樂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
于玄壁。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况于含識者矣。伏惟
明使君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瑣彫岳立。表秀于雲霞。
煥霜霏澄虛。鑒物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
而撫百城。建準極而臨千里。坐棠敷惠。恩邇去思。剖
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晨鳥。外勗九農。內
弘五教。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設蒲鞭
之耻。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
蓋。珠還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
易。披裳問疾。乘愛景以字人。寥帷廣聽。穆薰風而扇
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露春濡。飾羔旌而
禮君子。于是仁必有勇。義不忍欺。美譽彰于三齊。芳
猷騰于千古。若乃清窺遠鏡。皎月色于靈臺。玄鑒虛
凝。穆風聲于智府。研機于篋探。賸九流。綽翠萼于詞
林。絳鮮花于華苑。文江翻浪。繞下流。以朝霞學海。驚
潮綴珠。歸于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極。以禮賢。汲引志
疲。樊題不倦。浸綴味道之客。望範園。西駿奔兼包流

略之夫宛義園以遐集求小善于毫芥頗正禮于
龍振幽滯于沙泥許明公于一鶚賓王淹中故俗體
有厚之弘規穰下遺氓陶禮義之餘化頓遊簡素少
聞線細每蟋蟀淒吟映素于書帳莎雞振羽裁碧
蒲于翰林既而學匪懷蛟才非夢鳥價不齊于南漢
劣不重于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
之網將謠叩角之詞奮短翮于檢翰希高標之餘拂
濯纖鱗于涓滴望鴻浪之微需所冀顧盼曲流剪拂
增價則鈴刀有一割之用跋鼉鼓千里之行是知竊
混吹于齊竿濫飛聲于郢路拘山雞而自應顧遑家
古文奇賞 卷之五 唐 虞 賓 王 三

上梁明府啓

某啓往者聞歌薛邑賞彈鈇于馮謨仲駕夷門揖抱
關于侯子豈惟成風之斲妙思通神流水之絃清音
入聽况夫志合者蓮心可采情諧者蘭味寧忘伏惟
三儀天峙構層基控射牛之峰浸地開源驚濤疏鈞
龍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許以霞寒三主八公驚
哀揚而岳立于是功超振鸞位典烹鮮水鏡澄淵照
翔鸞之舞影吟琴動操叶馴雉之雅音既而盛德有
鄰佐皇華而撫俗君子不器危輅軒以觀風某蒲石

摘遷聲鄉達轉不叶十室無專一經板曠遠而無由
仰鵬飛而自失公顧盼成節咳唾爲恩度微問于江
波冀求光于隣燭使幽禽遷木侶丹山于帝梧鳴石
在川應黃鍾于仙管敢布心也詎能望焉謹啓

上司劉太常伯啓

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于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于
孫陽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仲乎知己故彫其璞
嶧山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永枯之竹伏惟明
常伯公儀天聳構橫九霄而拓基浸地開源控四紀
而疏派自赤文薦祉曲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仙函
古文奇賞 卷之五 唐 虞 賓 王 三

谷謠真人之秀本枝百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黃石
授帝師之略德由天縱白雲降王輔之精峰秀學山
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
巖嶽練光于曳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于連牛垂秋
實于談叢絢春花于詞苑辨河飛箭激斗翻白馬之
文江散珠圓波漱驪龍之穴是用德茂麟趾削桐
以分珪道煥鶴池映桃花而曳綬旣而撥留皇鑒
忠簡帝心奉職春官燦離光于青殿代工天府明台
耀于紫宸經理玄風燮調元氣含輝禮樂愛日以
流光毓彩文章映德星而開照若乃識度宏遠器宇

不能其

疏通明允為誠盛隆王厚土惠和忠肅玄功格於

上天則伊陟謝其綠。熙至咸。衛其保。又舉才應器與
士無私水。鎔花炫金。波于靈府。冰壺徹鑒。明玉燭
于神機。則邵攸莫際。其潤盧毓。罕窺其術。故使妍姪
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惟五教。克敷百揆。時叙折衝
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加以
分庭讓士。虛席禮賢。片善經心。揖仲宣于蔡席。一言
合道。接然明于鄭階。其達盧布衣。桑桓韋帶。自弱齡
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期聞達。上則執鞭為士
王庭。希干祿之榮。次則奉檄入官。私室庶代耕之祿

古文奇賞

士太常伯

三

唐書

然而忠不聞于十室。學無專于一經。退異善藏。進殊
巧宦。搏羊角而高翔。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逸焉
難託。實欲投竿垂餌。胸幽迹于淵濱。抱甕灌園。絕心
機于漢渚。幸屬乾坤浩大。與觀鳥兔。光華嵩山。動萬
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為光宅。欣預比屋之
封。而有道賤賔。耻作歸田之賦。于是竭來金。膺利見
金門。指帝鄉以望雲。赴長安而就日。美片之願。徒有
獻于至尊。婦水之姿。誰為容于左右。明公決幾成務
論道經邦。一顧之隆。駘足逾于仙鹿。片言之。魚目
抵于靈地。庶望願免維箕。動薰風于舜海。

節甘澤于堯雲。則餘之魚希振鱗于吳水。膳後之
承翻化龜于魯津。拜伏階墀。增其冰谷。謹啟

上吏部裴侍郎書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奏書吏部侍
郎裴公。從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
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達其旨。僕
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與有北
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
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潛于內。迹
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

古文奇賞

士太常伯

三

唐書

人烟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
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于時。高
談王霸。術才揚已。歷詠公卿。不汲汲于策名。不戚戚
于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謝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
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即多慚
阮瑀入幕。則高謝却起。夫肅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
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
捐軀燕趙。甘死秦韓。今君侯無求于下官。見接以因
士。當陪麾後。嚴奉節前。驥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
報施。所以逡巡于成命。躊躇于從事者。徒以風遭不

初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糗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况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遽縣下之。哀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與言。永。舉。日。增。傷。夫。怨于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于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獨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資賤。惡榮華。厭萬乘。古文奇賞。上。卷。之。十五。古。文。奇。賞。上。卷。之。十五。之。交。甘。匪。夫。之。摩。也。蓋。有。不。得。已。之。者。武。儻。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驅。馳。內。志。傾。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能。苟。背。恩。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姊。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誤。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虛。之。望。就。今。歡。以。幸。歲。仰。南。董。之不。費。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若。侯。情。澤。錫。道。類。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若。犬。馬。之。心。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理。有。在。

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與程將軍書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思出非常。談過其實。恭聞嘉惠。深用慚惶。君侯懷管樂之材。當衛霍之任。豐功厚利。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勳蓋俗。智足以興王業。道足以濟蒼生。尚且屈公侯之尊。仲莞庫之士。若下僕者。天地一無用。芻狗矣。粵自旌責之晨。卽達聖明之層材。不經務不能成。佐命之功。智不通時不能包。周旋之處。加以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時議常願爲仁由已。喪我于吾見。機可以絕機。無用之爲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于木也。魯般無所措其鈎繩。其于駕也。伯樂無所施其銜策。不悟聖朝發明揚之制。君侯緝雍熙之道。曲垂提獎。廣借遊談。猥以樗櫟之姿。忝預賢良之薦。當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堂。非夔牙不可以擊節。倘使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匹夫竊議。語流天下。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爲高明之累耳。必能一盼增價。九術先登。典昭爲市駿之資。郭隗居禮賢之始。則當效駑駘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謨憲文武之道德。

上以充三才之能事下則通萬物之幽情將使詞翰
爲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岐路耳又何足道哉言下
不慚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門清切造別無緣
官守牽纏風期有限其尚期辭滿倘泛孤舟萬里烟
波舉目有江山之恨百齡心事勞生無畧刻之歡嗟
夫流水不窮浮雲自遠沾襟此別把袂何時恃以平
生之私忘其貴賤之體再拜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唐柳宗元

五

史亦亦辭
河漢

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

陳子昂

姬人姓薛氏東明國王金氏之胤也昔金玉有愛子
別食於薛因爲姓焉世不與金氏爲姻其高曾
皆金玉貴臣大人也父承冲有唐高宗時與金仁問
歸國帝疇厭庸拜左武衛將軍姬人幼有玉色發于
穠華若彩雲朝升微月宵映也故家人美之少號仙
子聞麗臺有孔雀鳳凰之事瑤情悅之年十五大將
軍薨遂剪髮出家將學金仙之道而見寶手菩薩觀
心六年青蓮不至乃謠曰化雲心兮思淑貞洞寂滅
今不見人瑤草芳兮思氛氲將奈何今春遂返初
服而歸我郭公郭公豪蕩而好奇者也雜佩以迎之
寶琴以友之其相得如青鳥翡翠之婉變矣華繁絕
歌樂極哀來以長壽二年太歲癸巳二月十七日遇
疾卒于通泉縣之官舍嗚呼哀哉郭公悅然猶若未
亡也寶珠以含之錦衾以舉之故園遙遙言歸未迄
留殯于縣之惠普寺之南園不志貞也銘曰
高丘之白雲兮願一見之何期哀淑人之永逝滅紺
之春時願作青鳥長此冀魂來今遊故國
別中 獄二三真人序

大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雲

不天得
百人之心

若平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
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
玉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
永慨撫膺增歎常謂烟駕不逢羽人長往去翬世走
青雲登玉女之峰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
霓裳眇然冥壑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
公玄秋洞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
方月還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
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
宿心遂矣冥骨甘矣豈知瓊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
古文奇賞
明中興真人序
卷之十五
景而迷途顧中峰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汨吾和仙人
真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遙會何期折丹桂而
徘徊遠心空絕紫煙去黃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寰
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
盛衰之感則如楊朱岐路墨子素絲尚平辭家而不
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勵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
得之矣

唐肅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唐肅宗
哀冊文

唐肅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唐肅宗
哀冊文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
行肅宗大聖玄真皇帝崩于百福殿徙殯于大極殿
之西階上日則其日將遷座于橋陵禮也素帶素
周青靈之飾儼無聲以虛衛陳有象而或列哀子開
元神武皇帝某追攀引絲渺辭司常懷庶物具涕泣
感衆靈而影彰瞻茲鴻業欽若要道爰制近臣故揚
大寶其詞曰高祖興唐垂其耿光肅宗誕慶紹我明
命明命伊何重熙累盛耿光伊何明善傳聖在昔分
瑞爰初剖符宅殷令典居和宏圖宣哲觀藝職庸服
古文奇賞
唐肅宗
哀冊文
儒踐其成式納以嘉謨否歷終泰傾維更紐予從代
王子事周母退象藏密冲襟釋負不爲震驚自得謙
受權乃後亨寒而自開固推皇弟仍陟元台鳴兆構
華紛虹肆災颺馳神武電掃姦回三讓天下載登宸
極順夫毗心忘我帝力鞅譯修貢親賢任職樂英已
敷禮緯重繹宗廟率祀郊丘肇禮養而迎夏夏以祈
春靜默於道和平返淳智周翔泳功濟閭閻鈞和子
明從百所尚臨伊祈之莫緒追舊缺而將喪帝
乎厥中皇遂崇于太上始授圖而觀終脫
職齋必開館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私

有唐一代
最盛之
此公之

聖宗之
聖宗之

貴州之
貴州之

受言承至公豈經久而憑凡忽成鼎而號乎嗚呼哀
哉夢年罕驗願是付囑屬神器其得所委靈心其何
欲增推絕以孺慕竟厭時以去俗萬邦赴而洞軌六
遂陳而帥屬外羣悲于絳中不瘞于珠玉展輅迎
轉龍旌飛御寒生紫殿曉發清都節挽遲遲而從靡
旆旌懸懸以威絳除機門之御路指橋橫之幽途禮
既獻而三徽神方寧而九虞遠遊冠近殷歸因
高而淵川盡見焉下而泰京神中積和草以機肅
悲松以難叩嗚呼哀哉粵義軒之建子如今今問傳
其不已荷簡冊之尊聖真今鴻名冠而方始然後景
古文奇賞
雲華靈滋揚至德殷永思此天子之幸也臣何足
以知之嗚呼哀哉

大唐封東嶽朝親壇

可紀之山五在中國泰嶽首之吳寧之命再集臣
臣受之臨位十四年考虞氏歲巡之義諷周王時
巡之什十月辛酉步自有洛十一月景戌帳殿齊于
嵩趾淵默以清繹思而照將紀功布慶順斗承天情
事也巴八宏觀軼區宇盛儀振開闢高臨遠輝降陰
淑以燭山上御飛龍百神翕習以扶道國台三藩
后四髦上密侍信臣高位危封臺列月階下下五十

上嶽朝
奉朝正
上四時

以聖言冲遊盛牒寶書之旨已朕獲牛丕業恐
克駿命惟上帝儲休錫蒼生無疆之慶朕之慶也古
則秘之何哉屬東馳迅颺露清終夕若掃若鋤晏然
而巳庚寅天官次錄王制協時嚴高祖以配之祀高
宗以陟之冕崇立珪璧序潔壘組調鍾呂倨勾于箕
簋受擊平祝致寶駢瑞今物煇煌空薄霄今音容與
則纖塵不動和氣充塞日在于觀天爲之門揚日大
光謂小天下昭以抱戴見之卿霽郁郁紛紛喜氣煙
燭當芝檢引紫熏太紫洞而三辰接轡蒼梧而萬歲
聞自下達上後吾君君之來今望如雲端今辟聖之
門至尊辛卯有事于社首以泰折如泰璽於穆我唐
宗侑而作主奠獻鳴咽天子之幸也食以金匱歸助
于祖禰石礪藏美于乾坤戒咸秩則司存癸巳載大
旂合大樂三陔舉以惟抗四亞錯而輟止朝羣牧揆
千官底邦賦數庭實華蟲辨等車馬來觀周人隨人
二王之賓戎狄蠻貊萬里重譯必拱于著執贊奉璋
顯顯昂昂靡敢怠遑乃建雞竿伐鼉鼓帝命出皇恩
鴻揚異風作解雨旄舍之蕩滌之有法罪除頑鯨頑
渤汴溢周流驪嶽不崇朝而遍者與此山俱曉霽而
不板胡微而不鏘也亦既稱壽申命宗伯咨爾頌焉

魏晉大子
學爲唐文
青龍今度
之開國就
鄭之誠

五山如河

效古之刻石臣頌稽首再拜而言曰臣聞昔在帝
臣惟咎錫聰明之謂聖邁種之謂德夫若曰依于巨
唐易姓者李王于中華崇功者唐聖之澤德之浸也
我唐祚之興昌符誕膺兩儀動六葉奉皇帝宜高祖
四宗之景烈肇開元神武之明懷廣矣大矣莫有不
罔有不併咸一德之輔不二心之臣澤后抗詞曰
臣聞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陞
下得天之經得地之義得人之行行也者孝莫大焉
兼三才以爲政政也者仁莫大焉含萬物以爲德今
三才貞萬物亨六典平九功成官不滔獄不於至于
古本奇賞
刑清良有以也古者振兵釋旅祠土祈穀先事也我
是以幸太原祭汾陽報金甲肅邊鄙虜馬驚而不敢
南向解嚴京師獲寶鼎獻宗廟成人歸而盡務東作
報福京坻于是乎爰佐五時郊天以奉時爰崇九室
裕祖而敬思昭格遲遲神人允釐無何籍三脊茲六
穆不召斯至擁休之類如山則委易月而後始嚴
南薄騰七萃啓禁關迴九重以聽平鸞聲之雍雍匪
疾匪徐物有其容動植講華夷駢開總攝蒸漫半
散出成阜踰榮波馮滑臺眺洪河途金昆吾之墟俯
伴乎大舜之澤瀕四瀆二濟入于兗徑九一三齊膏

于傳推二句有六而頓行在莫不瞻瞻華皓如蒼傾
賜或率以儀或擇之觴促僂乎康莊一以伸神武之
之今日一以感乾封之舊章通儀歸之觴舉之慈且
惠而與之驩沸渭頌頌矧國鄒魯家洙泗乘汶野而
圖記可知指泮林而頌聲不墜以周公之故將孔子
之後翹然希王者之屬車聖人之清蹕則久及信宿
之應嚴嚴所瞻宗神曰天齊王加一等于三事戶二
十供工祀環十里禁人樵報也大禮旅之歡重褒成
之祿撫遺叶賜之復帝曰吁夫艱難繫王業休咎率
人事況大監之殊祥也殊典也不自滿而虔登于位
古文奇賞
朕寶臣曰乾曜洎說有初有終時乃風欽哉汝作朕
左右丞相緊汝忠益以嘉猷補袞之闕罔或怠遂弘
天封煥天章策介丘而旋德陽大饗乎羣方程後代
吳其律聲其實墳作四而籍言七也臣頌不敏繼伯
夷之直清微太史之留滯聆金奏同百獸之舞振水
鐸採萬人之詩敢陳詩以頌曰天子聖今天孫崇
登以封今報以功受命再惟皇代天之資人所載
士馬山嶽戈矛山杏禎符山雜靈響山答天與人合
我鋪衍兮長粹清太元冊今太一精休光光我之慶
成舜四朝而禹萬國莫之我京

雙白鷹贊 并序 文粹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白肅春扶餘而貢白鷹一雙
其一重三斤有四兩其一重三斤有二兩皆皓如練
色斑若絳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瑤
光之精高髯偉臆長距參須發而銳堅剛則厲摩
天絕海雷擊殿逝觀其行時令順秋殺指麾應捷顧
盼餘雄富落鵬之賞獲仇鴻之教實稱代之尤也皇
上祇膺聖圖欽若王道方寶賢重穀尊儒食艾後宮
撤綺繡前殿焚珠玉與皇侯卿士朝夕論思異無所
貴輕衛公之好鶴奇無所珍同漢皇之御馬敢豈務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唐書四十四

于號聘僊以存乎蒐狩未嘗合圍掩羣載羽瀝血乃
強不獲而猛不疎矣然以萬方人子懷其來也三年
重譯嘉其至也按仁為之心有仁時勇威為之加有
威則重光此鳥猛過于衆重倍于凡禮于君則勅忠
祭于祖則立敬壯其體則用武粹其真則成文彼能
而服之弱也能果榮而戴之雖此能繁繁乎職命以
冠飾惟尚文聞簾刺姦擇善為吏慈選士之是武匪
從禽之足云此謂備于圖而修在位也後臣奉制敢
稱贊曰 鷹之大者精明竦峻動而橫絕雄則遠振
綿文素絲珠聯玉潤往乃奮威將軍所御鷹之次

勇銳光乎截海而至乘風戢揚終以紅點文其絳章
下精必中惟吏之良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四七

唐書四十四

張公一代
文澤所
母而不
巧而不
重而不
練而不

銘 唐張說

玄宗御書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之功。存
畫爲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
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人闇。又致君堯舜。何代無人。
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
六。翻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著雖微。降神應
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
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
室。建旗爲府。公統綽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
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冠冠補孝
敬。扼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爲司刑
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
官員外郎。郎中侍郎。制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
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永置醴
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參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
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左
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知龍右
監牧。出典毫宋。常越許申。徐潞。楊同十郡。景雲初。以
舊條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

係汎愛而涇渭不雜。真率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
心以御于物。故所莅必吐庶風。假驚很化。從言不顧
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祝頌。來暮聞歌。旣登邦
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爲理
本。謀事兼于百揆。論道總于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
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
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開元九年九月。寢疾
薨于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春。曾
未云比。制贈楊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
葬于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
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帝乃
麗恩仙翰。錢澤豐珉。日月照臨于作城。雲烟變態于
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卽表三司
之墓。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唐張說

碑

龍右節度大使贈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銘
四序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崆峒之人。武故龍
上多象。山西出將。其有雲龍感召。星象符生。金鼓登
壇。隱如敵國。麾旌指塞。自比長城。得之于太原公矣。
公諱知運。字逢時。一門連譽。時人號曰三儒。四海齊
名。天下謂之八凱。積南之地。戎馬生郊。業戰圖而私

歎仕州縣而為達啓莫京之歸福不在于其身聲之善慶必流于後嗣公太白之精雷泉之靈磨家之補為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後臂虎口虬鬚鷄睛射穿七札劍敵萬人于卿路逢遙識將軍之相唐果一也足所月族之骨解得以善戰授昭武校尉開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烟收公兵以奇勝寇不復蹤積甲山外而有餘收馬谷量而未盡歸功廟算朝議多之拜羽林將軍持節隴右諸州節度大使兼鄯州都督河源軍使鎮西郵信國之藩屏坐北落亦王之爪牙故入奉期門而出寄分關唐憲總軍典屬乘之爪牙故入奉期門而出寄分關唐憲總軍典屬乘

風濤震盪如雷雨戰必克攻必取每有奏謁帝特稱歎孝文之得魏尚虜不足憂太祖之見郭嘉知成吾事前後錫錦衣寶帶文馬素女燭其盈門長鳴在殿感知己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九差疊鼓詔書北伐則六狄焚溺上成聖君之玄鑒下效武臣之素節其竟也如此其子咸善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而奪禮則知辛賢父子繼位將軍祭彤弟亮望參師天竺僧作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終以遇存有詔詞人為其碑誌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當祭度遼之墓銘曰唐悅悅將軍雄略冠羣平西征北震戎懾德亭障卧鼓屯田饋軍仗此自及致彼青雲郭侯宴喜既多受祉玄牡報友清廟饗祀鼎食金奏炮鼙膾鯁既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河曲迴兵臨洮舊址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詔葬禮崇恩碑義豐生為神將死為鬼雄身世一滅榮華萬空祁連之墓長旌武功

宋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璿樞而均四象

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顏于咫尺夢龍伊
呂共接手于朝廷此則青門上路朱邱平臺城烟塵
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于灑
途夏如欣會玩峰雲之映浴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
幕艇送江鳧船迎海鶴魚龍九劍曼延揮霍鸞鳳鳴
簫鼓作申錫開于百奏慈心出于三爵炮炙夷林塘
醪醴厭丘壑并急管于無算醉湛恩以取樂羣公賦
詩俾僕題序長柳瘠渴覺含毫之轉遲于雲壯夫見
雕蟲之都廢

古文奇賞

洛州張司馬集序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蘊故
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鼓舞人
有名之地五音繁雜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
能與于此乎洛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狀高
展象氣壯河山神作銅鈎天開金印孝友內植禮樂
外勵勵行閑庭鄉人謂之曾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
聖童下帷單思穿牀嗜古蓬山芸觀之書羣玉懸金
之記博官藏策及家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識二篋
博學吞九流之要處盈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

于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師楚子聞名實諸侯之選

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轡帷于天郡設鈎距于
皇州若乃抗埋輪之章執驚馬之議旌賢有通德之
致疾惡存賢昔之文繼軌前途遇物成典理關刑政
咸歸故事之臺義涉歲規盡入名臣之奏加以許與
氣類交遊豪傑仕遷夷險身更否泰昔嘗攝戎幽易
謫居甲第亭臺漫漫典上國之悲旗鼓洵洵助從軍
之樂時復江鷺還樹隴鷹出雲夢上京之臺沼想故
山之風月發言而官商應搖筆而綺繡飛逸勢標起
寄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下

古文奇賞

洛州張司馬集序

自大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上龍儒雅晉
則三陽藻綴朝分南非運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
出豈止柙柙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鸛鵲寄辭阮籍詩
其王佐故以開國籍籍次乎史傳之首入文場材優
乎天下之半公增繁榮葉柱村之一枝爾廣源流則
江之九派京門多士斯為盛與

大唐月神頌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內受命致太平乃曰岱宗
禪社首鑒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賜詞賦曰

天之贊唐不惟舊矣。溥有形而歸景。整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于茲矣。皇帝懷內難而啓新命。戴宗而續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義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于變。立土圭以步曆。革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王制也。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孝至于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天機。開歲祀園丘。日不奄朔。感祥以祈聖。因事以觀。天天文交合。其則不違。意者喬丘埽路。望翠華之來。

古文奇賞

六十四卷

唐書

上帝儲恩。俟蒼壁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勛。羣臣固言。勤帝知罪。至于再。至于三。帝乃挹之曰。欽崇天道。俯率佳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旣而禮官不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姥練日。雨師灑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孟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霍漢燐燐。飛焰揚。原野爲之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省諸俗。問百年舉百祀。興隆典章。闢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丘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舉過以。不。高。里之。魂。復。見。乾。卦。之。事。竟。雲。往。舜。日。

唐書

古文奇賞

六十四卷

唐書

聖祖靈光。燦燦乎穹壤之間。庶官百辟。羣夷蠻貊。裏城之後。讓王之客。序立于禮神之場。髦頭弩牙。鐵馬金鐵。介冑如雪。旗幟如火。遠市于清禁之野。于是乎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于乘于平路。留羣臣于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次沆瀣。宿曉巖。赤霄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高祖于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于下位。以享衆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叶金奏。侑羽舞。撞黃鍾歌大呂。開閭闔。與天語。清將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極。勤恤蒼生。昭報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于中。頂揚柴燎于高天。庶忠誠之上達。若憑焰而駕烟。日。轉。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舊。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翌。日。尊。睿。宗。角。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樂。觀。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有。肯。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于。人。心。不。崇。朝。景。福。遍。于。天。下。然。後。藏。金。匱。于。祔。室。迴。玉。鸞。于。上。都。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于。斯。之。時。華。戎。外。俗。異。音。同。歡。日。晏。令。多。時。山。峻。多。雲。豈。有。大。舉。百。萬。之。師。尅。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

天地如指
之象

原本經術
題辭家法

不可不
一掃而空

張公文奇
題王公

繫地無纖塵嚴冬變為韶景寒風鬱為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或曰祭泰圻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外事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賡末光聆絕韻咀甘寶漱芳潤燦玄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于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為大惟皇則之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古文奇賞

進圖年表

臣某言臣聞勇士冠雞武夫戴鶡推情舉類復此關羊遠生越薦蓄情剛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難為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子六郡求猛士于四方鳥無遁材獸不藏伎如蒙劾奇靈圍角力天塲却鼓怒以作氣前躡躡以奮擊跌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滅血爭雄放殺見而銜冠鷺很聞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捐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苦圖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油焉臣綠損足不堪履地謹遣男駙馬

都尉垣謹詣金闕門陳運輕冒宸嚴伏深戰越

幕寓關宇高邁傷壯後若羊能言云云尤得母子

東方生俳諷遺意

予國殤文

萬葉集
北齊文
詩如大其
緊如鋒其
人如雲
奇詞也

北伐兮東胡遼遼陽兮孤竹徧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谷露荒荒兮蔓草風素素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燃聞殤魂兮雨哭君王按金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淚滋橫萬里兮抽恨弔羣山而寫悲懣凶將兮我辱悼勇夫之狄繁彼前鑒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奔師兮虹食壘車脫腹兮火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國朝文

楚辭集
卷之十五
楚辭集
卷之十五
楚辭集
卷之十五

焚旗有樂屬兮懷矣無范宣兮愧之命窮遑兮短兵錯盾鉞刃兮血染鏑旅殘潰兮縶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殘原野兮奈何遠君親兮不見於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治兵為蠻夷之俘骨酸六枝之飛將鎮五營之勁卒吾見出兮不歸噫名存兮身沒

東山記

東山記
卷之十五
東山記
卷之十五
東山記
卷之十五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令具靜思叶幽曠雖羽亮柳廟而細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烟出俗石潭竹岸松齋藥碗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恍忽疑夢聞關忘術茲所謂

丘壑夔龍承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
乃命掌舍設布金。吾劉次太官。載酒奉常。樂停輿。
輦于青霞竹。輦偷于紫氛。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
池上。縱騎環山。朱旆焰野。縱觀空巷。途歌傳壑。是日
門席拜公。道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
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官嬪那媛。歌焉和焉。以寵德
也。加以中官敦序。謂我諸兄。引內子于重帷。見兒童
于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于是。實其篚。管下
以昭忠信之獻。貢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
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唐張士一

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耀合
舍。眾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景。竅崖潤
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請替李邕死表

唐 孔 璋

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
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
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生乎。北郭碎
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
逐是晉。無亦狄之利。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西戎。齊
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
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
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
身受謫屈。終姦謀中。恨然則邕有大造于我邦家也。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唐張士一

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于國矣。今聞
坐賦醜敗。厥行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之闕患。
積而能散。家無私。聚散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
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
聖代。臣聞生無益于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願朽材
輪轅。無取徒獸視。禽息雖生。何為况賢為國家之寶。
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若人云。亡國
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
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
里。然臣與邕生乎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

夏次家
夏次家
夏次家
夏次家

不逮也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忠義也臣獲
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
足以贖罪雁門縫掖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寬臣之生
速臣之死令臣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明目
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
始難于用斧鉞俟天威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
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
得劇孟以為冠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
衆伏惟陛下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
取李邕豈惟成悅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六

七

八

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
拾之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為知己
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于死者豈獨為惜邕
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瑋死罪死
罪

疏奏邕得疾死貶遵化尉流瑋嶺南

錄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唐 韋 瓌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膏壤物產多
狀山川闢錯風俗詭浮故理束則民潰政放則民怠
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勳守中則莫至良能
況功利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
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
陵印為大夫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
幽扈丘隰遁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耄不可疑識
與人飛語他邑病能嘗嘗嘗嘗波翻風合范君獨判
于心不畏騰口曰利于人也使吾獲矣而懼悔真吾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六

七

八

心也且黔愚皆苦于始作而泰于成功况吾君侯明
吾天子聖尚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之三旬
而畢不戮一人其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關
荒梗數萬畝茫茫虛明疊石構嶺縱三百步龍盤虎
關橫殺衝波泄流引沚臂發三港支分脉散澤入大
田厥功既成乃風雨暴閼洄復換展勉勉沸會似聞
搆作及乎雨斷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嶺下若日開
關之秘信為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懷山大
浸崩驅暴猛來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趾斯夕天
贊其功豈非仁深于物乎其或火雲焚天旱魃為虐

慕。輝。怒。蛟。龍。這。詠。而。翠。嶺。搖。岼。澄。瀾。洗。月。溶。溶。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流。猶。潤。百。里。則。貫。畦。浮。膝。平。歲。之。概。千。頃。豈。爲。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雁。之。羣。羅。生。孤。蒲。蔓。合。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揚。楫。厚。生。之。勳。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昔。者。西。門。豹。治。鄆。召。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其。因。本。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豈。有。愧。乎。

敬告西楚霸王文

狄仁傑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敬告湖州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桑蒙怙而齒劍沙丘作禍于前望夷覆滅于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鳥思靜于飛塵魚豈安于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于人事焉有屬于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鳧東峰收鳧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贊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華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惠幃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敬到如律令

于山楚王神廟梁簡文帝作碑記之湖人舊傳項爲于山王或于山別有項王碑
梁公此徽氣吞重瞳公却與奪集翠裘同膽彼說武嬰直一伏雌耳

兗州曲阜縣宜聖廟碑 唐 李 邑

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宜徒

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宜徒
小說蓋有異聞夫序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
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教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
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
者也夫傳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
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
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
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
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
是擠而殘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
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
也至若論慈廣孝備仁寵義職此之由于是君臣之
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與夫婦之倫得雖朗日
開覺昔雨潤曉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偕如九皇繼統
而政隨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齊一時
未有滿遊大夫僻若下國德教既行言滿方來廟食
列邦不假手于後續若長萬葉必歸心于素王若此
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取
顯而爲大者也

奏記宰相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
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何
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夫開藉功于衆唯漢東觀大
集羣儒然纂述無主條章靡建由是伯度訝其不實
公理以爲可焚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爲荀袁
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開筆相視含毫不斷
頭白叩肝汗青無日一不可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
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
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編錄唯自詢采二史不注
起自百家罕通行狀卽仲尼猶且管窺况中材豈能
博物二不可也史局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所以杜顏
而防請謁也今館中作者如林皆願長喙無聞辭
一示集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具知孫盛取嫉權
詔見譽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
凡各有指歸故尚書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以懲惡
勸善爲先今史官記注類纂監條或謂尚須並錄武
謂宜當隱惡十年九收其難行四三公適從誰
在四不可也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宜明立科條
審定區域庶人思自勉庶可立武

俗者又不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
徒延歲月五不可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雖威以刺
骨之刑易以懸金之賞終不能得僕所以屢辭職筆
之官服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
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
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彈大官之脂虛索長安之
米乞以本職還其舊用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
笑而許之

劉子玄名知幾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累遷鳳閣
舍人兼脩國史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唐書

楚客蕭至忠皆領兼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
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忠
言五不可子玄自為見用于時而志不遂乃著史
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
氏者宜置此座右也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
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
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質操金不能殖
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機柁斧斤弗能成室善惡
必書使然則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

論卒年六十一

史通論書志

宋書
元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宋書
元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
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
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員
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親貴賤彰於國法生
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繼苟詳其孔穴則
灼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
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
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
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唐書

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
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
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
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
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
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
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
最益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
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
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

附單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和如...
 國此則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闈
 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筆建誦
 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爵故知經始之
 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
 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
 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
 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編
 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
 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誌於王會亦
 古文奇賞 史通補書志 卷之十五 唐劉知幾四庫全書

此書史之
 附者耳然
 以類之符
 有得未則
 之天
 後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
 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
 素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
 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
 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
 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
 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
 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古文奇賞

史通補書志

六

唐劉知幾五十四



少室山少姨廟碑

唐楊炯

臣聞崑崙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三皇居其正地。太山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畫崇墉。創游瀛。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為家。擁神休尊。明辨。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幽者。山嶽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緯宇宙之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纔同覆篑。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攀援。考于古文奇賞。少室山少姨廟碑。元。合神細。白玉猶存。驗于山海經。黃花不凋。昔者生于石紐。水上所以致其功。聚于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而宮之一。屏外朕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聘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勝靈。亦猶前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宅于西宮。夫人館于南嶽。山臨白岬。空聞石室之靈。浦對青崖。獨有金臺之典。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望於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露沾衣。非復弦歌之地。國家承天造之草昧。人謀之與能。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朝九奏。涼風至。司馬于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于是乎宜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盧敖之窮觀六合。不出于城墉。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遑于官室。察瑤瑤而乎大運。天迴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日月。淑清而啓且。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旌旗則日月運。行鍾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關捷輟輟。怡然長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依求載古文奇賞。少室山少姨廟碑。元。祀之經。對開。寢之丘墟。思秋無文之禮。于是降天渙命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許費務議工徒。下隴蜀之名林。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于來。成之不日。東西轡轡。南北崢嶸。續極今雲楣。光照耀兮奪目。桂棟兮蘭橈。氣氤氳兮襲人。皎日登于約疏。奔星下于闔闔。珠簾玳瑁。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櫺。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瑰寶。盡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瑤壇。旁臨處妃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霧生而布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

發尚辨三花之樹。明公舊。棟宇岩巖。仙女層臺。風煙爛熳。軒轅之訪大隄。先求牧馬之童。太一之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日之吉。靈之來。蜺爲旌。兮翠爲蓋。雷爲車。兮電爲策。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華山之上。明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紫。天孫忽降。繁停夫石之機。神女相歡。即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中之瓊石。乙巳之蘭蕭。如倡妙妓。則憑悅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闕。禮容斯備。迴風兮雲旌。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

古文奇賞

卷之五

七

唐楊炯三

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



唐楊炯三
萬山啓母廟碑

萬山啓母廟碑

唐崔融

臣聞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爲。魚水胎歷陽。有吏人之化。隨訪遺蹤。于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于姑泉。弦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勝忽然爲人。寧實生之足辯。臣謹按啓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領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尚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啓。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粵若王斗。璇璣。李母之居。降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爲母。則草木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于度。土之辰。女婚于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東生發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叙其嘉應。士歌南國。徒問候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隨巢之說。有從。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用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蟠蜺。仙婦之月。作蟾蜍。精

古文奇賞

卷之五

七

唐崔融

循後木而備。女尸化草而成。山崩獨道。臺候婦
而無歸。石立武昌。亭壑夫而不及。論乎誕載。下莫
尊于帝王。語于遷易。凡百無聞于感致。美矣哉。不可
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輿運而生。繼天而作
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開混沌而爲家。域中無死
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司祿益壽。家國于是
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于是乎不夭。明王三懼。未嘗
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隣。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
但聽于隣。人得其和。遂同于野鹿。表談記。奏河圖
四十六事之著明。曷云尚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二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唐書

封之可議。何以加乎。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
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典。德以五
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于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
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
星畢。曳雲栢。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
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杳。周穆王來遊太室。
先徵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嵩丘。卽訪如開之石。徒
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瞻。興言改革。其山
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邈迤。斜分
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艸生而五色。

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于溪澗。白霧氛氲于巖
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感靈蕭然。
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嶠之餘基。審日
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
全模化造。紅葩奪日。飛累榭于山間。綺綴衝風。架迴
廊于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牕。周施玳瑁之椽。徧覆
瑠璃之瓦。赤玉爲階。梵黃金作門闕。山如白虹。樹似
青溪。羞蓋藻于前庭。藉生芻于後徑。蘭香夾水。居然
洗沐之資。竹帶臨風。甘隔飄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
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能。壽官瞻兮不擾。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唐書

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
幃。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
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
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駁雲蔚。鼎俎則麒麟鳳卵。丞
蕙然。奠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
嶽。訊九魁。選太陰。命玄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
龍兮吹笙。右白虎兮絃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蕭蕭
習習。天媛來風。雨雰雰。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
儀鳳舞。弄玉邀歡。軒車合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
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填河津而下。訥洛妃

如此其文
則其意一
此其意一
此其意一

綽綽江妃綿聯玄女以明月為珠素女以積雲作縹
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于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
靈連蜷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
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
像壇壇或在徒聞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之
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神扶王者之都畿當聖
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
披文相質度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
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慚神女之工云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唐書四十一

答王績書 大料 唐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而已僕幸恃故情無迴高照意
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為
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思結
廬人境值杖山阿於整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
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
士何謂狂生僕思藉國恩滿戶貴部官守有限就學
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補前因行縣嘗欲祇奉誠恐
燄燄奉庸守琴書信不出清泉太守鍾鼓而空還
所以遲迴迷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唐書四十一

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孝唐屈文侯之
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滿五行無教難夸故人一來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唐 徐彥伯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大行
應天神龍皇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
粵雲元年十一月二日乙酉將遷座于定陵禮也
畫贊毀帝。雕輜肅朝。編緝霜迴。月旂雪引。御空臺之
眇默。背天閣之崇峻。皇帝瞻在原之隆。聖威臨夢之
凋陰。禮輿收兮泣道跡。同氣訣兮悲聖心。爰命下臣
式揚鴻慈。咨睿烈于金牒。刻明猷于玉字。其詞曰
少典之子。重華之孫。珠聯寶系。海浸昌源。鳳鳥鳴闕。
龍蛟守門。於錄皇朕。赫應成命。青霄南浮。彤雲北駛。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五 唐中宗哀冊文 徐彥伯
帝制中寓光亨累聖。欽若應天。緝成前慶。身佩星斗。
掌提曦鏡。克明克類。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聲中律呂。辭合典墳。道懋登庸。榮膺繼體。位擁青陸。
業移朱邸。春誦夏弦。冬詩秋禮。復子明辟。同天攸啓。
鵬舉提象。鸞飛鑿乾。蘿圖已仰。芝璽仍傳。想豐寧
肅歌撫。茲亮親更。昭媽德通。寶車成。四門光闢。
宵衣若鴈。道風猶尼。野接翅車。殿橫儒席。留連綢繡。
婉孌詞客。潤洽泉魚。恩周丹雘。觀譯驚輪。夢荒走幣。
削觚反璞。寬刑薄稅。俗富京坻。人忘疵厲。帝圖廣運。
人意難誣。旃旆錄錄。張皇瑞符。仙芝抱砌。神蓮搖風。

龜負綈檢。鱗銜斗樞。孝思罔極。宗廟充賽。親幸國陽。
式陳昭配。翠輦容與。蜺旌曉曉。暖蒼壁森羅。明祇肅對。
玄精備典。洪範盈時。將疎華蓋。遙封岱丘。狀紫賞之
阨解。追白雲之豫遊。時若慕于喪妣。道空在于委裘。
嗚呼哀哉。惟幾在辰。枚卜違吉。仍几虛座。設衣空室。
景沄攝提。悲纏昱日。羣臣奉于未命。天下悲乎晏出。
嗚呼哀哉。宗伯蒞典。同軌赴辰。通謀人兆。屏幹移輜。
嗚呼哀哉。手香掖咽。酸筋于曙。曼彤階晶晶。兮露驚月。
玉座微微。兮花掩塵。嗚呼哀哉。列綺城之哀仗。引滋
橋之度。臨朔殿急兮御道寒。愁日晦兮雲郊晚。駐石
馬之新塗。下金天之舊坂。見疎杏之原。長覺深松之
路遠。嗚呼哀哉。伊昔席品先謀。寄官猗那。我后復幸。
方中委冠。劔于泉窆。保明靈于吳穹。山有移兮海有
變。道無缺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唐 楊炎

維唐七葉，姦臣大盜于二京，皇帝龍鳴于河北，觀兵
雅上，建鄴發號，以朝萬國，心嚮天地，志通幽昧，淳精
四達，大造玄成，于是巢山駕海之羣，狼蟲鳥章之君，
不期而趨于闕下者四十有三萬，元帥廣平王倓太
尉光弼司徒子儀等稽首言曰：臣聞天啓聖以俟時，
聖感時而赴難，意者河洛後，恐後東征之期，人靈駿
奔望，西狩之禮，天子方齊寶輅，講金匱之書，翌日覲
旌武賁大車之輪，黃鉞靈龜，彤弓太阿，荆韓楚魏之
廣七閩五獠之長，金鼓百萬，車徒九合，大陣于東郊，

古文奇賞

紀聖功頌

先

卷之十五

七

皇帝建白麾以誓于軍曰：維高祖歆于上天，四宗重
光照臨下土，百有五十祀，至于聖皇，總武之干戈，備
文之法象，最爾逆虜，敢迷天紀，蓋我符盟，顯我威靈，
使四海之內，兵革縱橫，肝腦塗裂，旻蒼降鑒，錫命于
子，俾繼夏已隆之功，寬亮未刑之族，於戲！予匪玉帛
山河是愛，惟蒼生災害是憂，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
心忠義是保，咨爾張目成天籙，植髮成干櫓，布和成
將帥，厲氣成風雲，若作進退，爾惟旗鼓，若斷首尾，爾
惟常蛇若戩，鯨鯢爾惟干將，若拯沈溺，爾惟巨艦，夏
有一旅之衆，武有十人之慕，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

其念哉。是時天威動六合，兵氣連太白，乾坤爲之埃

軋，河嶽爲之震蕩，彼狐鳴鑿齒之徒，不崇朝而犂反
于謳歌，形歸于蹈舞者，幾過半矣，故郭杜之師，以形
勝，漸上之兇，以威，迷桃林之陣，以奇，破河洛之孽，以
氣，摧帝乃開天牢，迴豹尾，陵頭氣，鎖機，擒應龍，乘鉞
玄女，侍坐乃考夏氏配天之義，備漢皇建武之典，雲
髦玉輅，山動地踊，降自西雍，幸于京師，萬姓前導，百
靈爲衛，布德澤，望陵寢，悲黍稷之將離，覽城闕之爲
墟，以雷雨洗川澤，以皇風清怨怒，以大賞議勤勞，以
成功告宗廟，以詳明去聾昧，以惠政哀困窮，清暉而

古文奇賞

紀聖功頌

八十

卷之十五

七

奉聖皇，稱觴以朝前殿，于是東國耆老，長安士庶，排
御輅，入天庭，動千門，呼萬歲，烟雲下遶，林藪山迴，神
靈頌于堂，精鬼感于廟，王侯慶于國，父子洽于家，鍾
石反于懸壺，俎陳于席，俾不思而降，不祭而歆，以元
和感生，淳古于是宰臣聚而言曰：主上以神武清難，
至德遂人，崇勛絕瑞，光照萬古，闢開日月，于今六年，
百姓豈忘力于帝乎？人臣盡謝生于天乎？請相與鑒
石于誓師之場，告成于得衆之地，斯王道之盛典，臣
炎稽首，敢獻頌曰：天命帝兮，蕩妖氛，交風雨兮，會
泰門，惟聖德兮，溥海外，五單于兮，勇士命，鳥獸兮

家雲島越浮山泛青艸微羽騎今列天營啓金藤今
賜長纓日爲車今雷爲鼓臨鯨鯢今掃烟雨開明堂
今饗文祖帝爲皇今后爲母歌雲臺今冊玉府篆穹
石今駕終古

唐贈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

秦霸也張祿去魏漢興也淮陰辭楚龍鳴風雨之會
蛇變泥蟠之中逶迤感通精氣相合斯冥契也豈人
力也皇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李公諱楷其本出于
隴西八代祖節後魏雁門太守燕秦之亂族沒鮮卑
東遷號良將之家北部實大人之種其生勃碣其居

古文奇賞

李元振神道碑

八十一唐碑

戴斗海塞迴抱興公之氣天星下直爲公之祥英氣
混茫熊據龍驤望其形得山河之狀觀其銳見金鼓
之威神明爲徒義勇爲器久視中以駟騎歲入于遼
西臨太原南震燕趙雲火照于河上天兵宿于北門
朝廷憂之有命招諭合以信誓際于天人話言感寤
撫劍歎息是歲以控弦之士七百騎垂紫入塞解甲
來朝以其本枝復賜李氏授王鈴衛將軍左奉宸內
供奉圖形雲閣之中置酒蓬萊之上君臣相賀羽衛
生光君子曰井谷不可以游龜龍蟻垤不可以戴松
柏漢于是始靖虜于是始憂是後殄棘鞠于鴨綠之

野獲胡于榆關之外三軍定三軍之師

源復其死地石堅之烈一旅定三軍之師
虛聲破精勁東封之業天軍河湟未寧西護監
牧雲摩鐵騎山動地踞石據青海北登狼山水洋則
會師風高則出塞皇威振于四海王化敷于無外故
得大命三錫天馬駉駉定國難者兩朝拖侯服者四
紀會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人國有事未嘗不勤
勞無私可謂知禮於戲天道賤昧胡星未殞以替平
之年不終大用以伏波之病再出窮荒天寶元年五
月二十日自河源覺于懷遠縣之師次春秋六十七

古文奇賞

李元振神道碑

唐碑

贈營府都督明年詔葬于官于縣壇山原維公智之
大寶神之異門心和體剛慮遠精微思乎耳目之外
行乎變化之中震呼戎獠嘯吒風雲貔虎之悍以禮
大百萬之強以謀勝故鮮卑因之以疲中國天后取
之空大漠于中宗開朔方之地四百里于睿宗食
之也三千戶于玄宗則主禁衛吞諸戎東西南
動罔不克禦戎安邊凡十命焉祥于後也貞河圖
以列四星遇英主而當三傑肅宗之功復區宇更爲
桓文今上之道訓華夷並爲召畢乾元中天子以公
炳德丕赫積仁流慶大福再成沒而不朽

追考功績謚曰忠烈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夫人贈號
韓國夫人于是建廟堂命宗紀室有山龍之服樂有
鍾石之和

古文奇賞卷之十六

答張九齡書



煥元崇

忽辱箋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慙慙亦深資智力之
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
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
惟以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
凡所稱薦罕進嫌疑實有邪異之舉非無詳光之對
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獎擢
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未稱職
下又奇賞
豈楊橋之或用及解旅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足矜
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
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隱亦死為明矣
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昔當座銘永為身寶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上送烟子元演

隱仙城山序

李白

吾與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
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考天下周求名山入神
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宇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
起餐霞之孤樓鍊及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
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其
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畱
夢竟曉飛渡綠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
出則以干戈王侯通則以俯視巢許朱綬狎我綠蘿
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
譚石乘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以寵別賦而
贈之

白有書自悉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
於洞庭之上白禪服痛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
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
持刃躬申洗割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携持無
輟身于遂可貧營葬于鄂城其與逸人東巖子隱
于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
掌取食了無整猶其養高忘機如此

錢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
歸所以彭越醢于前韓信誅于後况權位不及于此
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咬
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于奔鯨胎生人于吟
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
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
天之劍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兩集紫輪扛鼎
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
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
僵屍盈川水膏于蒼溟陸血于原野一掃无解洗清
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絕五嶺之北盡餌
于脩蛇勢盤地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
社稷雖定于劉章封侯未施于李廣使慷慨之士長
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雪樓船乘風
蕭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
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旄海日夜色雲帆
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
能爲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文至此

文至此

有足於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況僕之下
青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
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
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于中流。汎素波而
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賢
之首作者。嗤我乃為撫掌之資乎。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斯高柄秦。羸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金出。莽夷未暉
耿鄧乃起。自古英雄。達木必歸。于當年去就之理。在
大遼。爾我若六葉繼聖。照于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

古文奇賞

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鈞。四座明哲。皆清
朝族。人吾希風。廣成蕩滌。百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
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實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
錄耳。而嘗採蛇女于江華。收河車于清溪。與天水權
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沖恬淵靜。才翰駭
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呼捨我而南。若折
羽翮。時歲律寒。色天辰。枯槁雲帳。涉漢。附若絕。雷舉
目四顧。霜天。嶠嶠。銜杯叙離。而尋子賦詩。以出。餞酒
仙翁李白辭。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文至此

文至此

目四海。手弄白日。而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
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枰松傷心。撫鶴歎息。誤
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
于後時。劉表不用。爭稱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平張
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
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
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煙景之色。慘為愁容。繁飛慨於
半天。汎淒水于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寢中。
逐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于清談。浩歌。雄筆
騰華。笑飲。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于古人也。揚秋
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鱸魚以相待。詩可
贈遠。無乃闕乎。

奉饒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昔祖龍飛。古道嚴威。刑與繁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
典。散為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
高義。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
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葛象。華度。禮刑將
施。則窮皓。不得不遁。丁南山。魯連。不得不歸。于東海
沈澗之遐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虎之傷。連頸而

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
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
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
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
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
那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不改古人依然白雪
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深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皇唐藥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照天秩
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

古文奇賞

九彰可激清顏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
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琬琰不刻
豈前修博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深陽黃山里
史氏之女也以家深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
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桑葚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
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受于尚斬于奢
血流于朝亦族伍氏怨毒于人何其深哉千行始東
行勾吳月涉星逝或七日不火傷子于飛逼迫于昭
關前于湘流於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臨授之
遂禁全人自沈形與口戒卓絕千古聲容浮雲激節

必報之誓雪誠無疑之地雖乎哉借如曹娥潛渡搜

貫于孝道最妙瑣肆舉動于天倫曾姑棄子以節三
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于此彼或異
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瀉鄧郢吳師鞭屍于楚
申胥泣血于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于古
今雪大憤于天地微此女之加難云為忠孝之士亦
焉能咆哮赫赫施于後世也望其蔚所怡然低迴而
不能去每風號哭天月苦靜水聲如如松柏悲
借其投金有象而刻石無玉哀哉邑宰榮陽鄭公名
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閒百里大化有

古文奇賞

若主簿扶風寶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
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
勒銘道周雖陵頽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榮聚貞
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二十花落無
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波潺湲求思不
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于此女分壺漿戒口而
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鄧鞭屍還吳雪耻投金瀨
池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上安州裴長史書

自言天不言而幽特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此

大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折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萬一。愜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輅以來。頗得聞名。竊懷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馬羃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

古來青史

卷之十六

唐李賀

上餘海有落魂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禪服動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洞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滌。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郭。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

聞而異之。詣廬親視。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取。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此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自野棠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卜諸人之文。孫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駉駉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儻其賢賢也。白存所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唐李賀

野人也。頗工于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願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霓。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雖駿馬。入羅紅顏。所作之處。賓客咸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將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千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收陳。棲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鄧國。時惟清哉。稜下惜羣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

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眾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于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容。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解于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邪。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竊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愚。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誠。

任城縣廳壁記

風姓之後。國為任城。蓋古之秦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周成。迺東魯之邦。自伯禽到于順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因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為郡縣。隋開皇三年。廢亭平郡。移任城于舊居。邑乃屢遷。井則不改。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瑯琊。西

控鉅野。北走廣國。南馳五湖。青帝大昊之遺墟。白帝尚書之舊壘。土俗淳樸。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疎明。漢則名主分。魏則天人列。上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則鄙朴。難治。況其賦也。與境邑。屋豐潤。香閣倚。日交。月青。而欲飛。石。騰。騰。波。驚。和。虹。而。不。去。其。雄。麗。映。凡。有。如。此。焉。故。為。前。往。水。四。海。綿。歷。實。泉。貨。之。家。為。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上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克修。饒顧有立。李野情四時之氣。士元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銷百發。克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濟。弦索通中。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木招就後。農無游手之夫。行軸和鳴。機罕嘖賊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鈞縱。以之。心跡更返淳和之。行省近於道路。任者併於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十載百牛。再復晉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於此乎。自公之來。精聽與論。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若乃知公之績。述者也。

山中與裴秀才廬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瀾，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冀昔攜手賦詩，步仄迤，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渥青皋，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默黃藥人往不。

一山中人王維白

欄川其處，輟水如車，轉頭因以得名。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為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維弟縉進集表云：立身行之餘力，當官堅正，乘操孤直，縱居要劇，不忘清靜。實見時輩許以高流。

為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大唐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左散騎常侍河西節度副大使攝御史中丞公致祭於故姜公之靈，嗚呼！天子命之建旗西門。

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強胡，飲馬河源。嗟爾承襲，表為牙門，牙門伊何？全齊大族，四方有事，誓死鳴鏑。前有血刃，後有飛鏑，其氣益振，大呼馳逐，創創白馬。象孤雛，服戈春其喉，矢集其目，嗚呼！天下無事，今上好文，爾有餘勇，莫敢邀勲，腰鞬白首，蹢躅雲死。千禪將誰統？前軍家本秦人，靈車東轡，長天積雪，邊城欲暮，麾下行哭，前旌抗路，身存寶劍，不歸而去，轅在代馬，悲鳴踟躕，嗚呼！我誠軍吏，今送爾歸，既素我服，亦朱其衣，點虜未滅，壯士長辭，斗醴以祭，太息歛袂，尚饗。

古文奇賞

祭姜將軍文

王維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講集序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地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綬，朝承明而暮宿青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惟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為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休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珎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黑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之。

雲山集
卷之六
詩集
初時花令

和人神之泰顯于朝。以雅頌矣。同于野。日猶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譚興者。退于形。既。歷。地。在。瑤。鏡。六。鳴。清。輪。載。先。路。以。誰。夫。遺。適。各。焉。神。畢。藉。其。綠。草。驪。山。啓。于。水。戶。渭。之。美。竹。詹。之。嘉。樹。雲。出。于。棟。水。環。其。宮。霞。度。下。連。平。米。地。新。開。其。入。于。家。林。僧。僧。顛。顛。則。運。師。古。節。儉。惟。新。升。聖。德。各。先。霜。義。和。不。能。信。其。時。芳。丹。後。勾。芒。不。能。一。其。令。祚。遵。守。寔。喬。阜。起。忽。驂。御。延。佇。于。叢。薄。珮。玉。昇。降。于。蒼。翠。于。是。外。僕。告。次。獸。人。獸。許。許。以。大。壘。烹。用。五。鼎。水。器。擁。腫。即。天。姿。以。爲。飾。沼。毛。頻。紫。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鼓。齊。瑟。慷慨。于。座。石。趙。舞。徘徊。于。白。雲。哀。流。松。風。珠。翠。烟。露。日。在。蒙。汜。羣。山。夕。蒙。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咏。與。松。喬。爲。伍。是。義。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大。國。十。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詣。之。居。仰。謝。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口。

晉書以來
歷代所則
聲名以復
施家別
厚光王初
川劉安客
實帶顯政
人子
口述而
即自注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夫京兆號爲難理。清淨病于不給。刀筆制于守文。或以輟弱廢。或以賦殺劾。把宿負。淺爲丈夫。用鉤距。蓋非長者。我則異于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于什。數巧算。不能知堅壁。于畫一。善政不能下推。宿蒙如。難草無慍色。視大權如歷塊。無傲容。百司之吏。總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惡少。聞風族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子泰。日者櫟陽男子。閭里爲豪。借客報仇。聚人爲盜。或白日手刀。或黃塵袖鉞。政寬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鈴下。于是人入閭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人額。太甚野無遺。據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于不粒。賦于無衣。六軍侍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罔畏罪。不。恩。寇。盜。乃。邑。矧。日。蕩。析。離。居。惟。爾。克。濟。撫。茲。西。土。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之。威。其。或。宥。過。饗。人。戒。雙。雞。之。膳。園。人。省。五。馬。之。秣。洵。不。獻。服。巧。不。填。館。自。身。已。往。振。康。同。食。雖。人。煙。不。

動道僻相望不惡濫以苟生咸守教以就死是不可
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收
赤舄澤將爲田以便宮室是悉秦罷之舟漁衡麓之
守廢蒲荷薪蒸之產入自郊徂邑室有漁餐斬陰伐
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贍惟澤有防比歲多決近縣吏
干力役他山道于度材公命刮朽壤填巨石辦大木
去編管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戎功萬藏史日
省錢億農始學耒女始安織于是給背黃髮之耆曰
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睦
惇失其獨道路有禮汰無與爭酒先養老賄不問吏
古文奇賞 張公德祥 唐王維 四六十
既無吠狗亦無奸人臨年餘資竊蒙惠化其曷以臻
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
之力也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
以稱職于累官著聲于所在其承秘書也闕文遺簡
多在人家深爲子孫之藏密有藏勝之固公不憚權
貴或抵或湯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人也人有
不若德教之不爲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苛者
考其事壯者食以畜之行者緝其官藝其樹以待之
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一歲遂增萬
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倦而盛

應未若公命東蘊取火伐樹真薪醴酒而祝曰有功
于人祀爲明神無德而祿禍亦覆餗自絳以來人之
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愛
必以敬也神既靡咎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樹其
鸞羽執此駢毛不然者火燎將至厥天饒地靈衣且
爲煨燼豐屋將爲茂艸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
未起而雨降周于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
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
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于禮義曰德安人免于怙危
曰功德者上賞于上下頌于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
以予學于諸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爲伍
與人出入與人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議政化之原本
屬詞婉文書事盡實

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序

唐杜甫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特宅見臨穎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孃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余鄴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瀏頓挫獨出觀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辯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孃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驟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朱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悅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傾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資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

終樂極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蘭荒山轉愁疾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銘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洶過雲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婉彼柔惠迥然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媛孰與爭長珩珮是加輦輪充備先德後已累功居位壺儀孔脩官教咸遂王子獎飾禮亦尊異小苑春深離宮夜逼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馮相祝祿太史書氛

藏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形金爐罷燭燕趙一馬蕭湘片雲恍惚餘跡蒼芒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恥公主愁思永懷於彼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巖巖禹鑿瀾瀾伊川列樹拱矣豐碑巋然爰謀作述歛就彫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天少室東立綠垣西走佛在前官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詞永久

以詩賦爲文章王摩詰杜子美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唐 高適

昔漢祚凌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綏旒之危。宦臣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鈴。顛而不扶。禍則先唱。與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嬪妃。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何止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艸莽之上。于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董卓為名。故兵挫于孫堅。氣奪于袁紹。僭擬輿服。實助奸邪。雖東人。曾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度爛。刻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都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小或不亡。故神贊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然膺。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慚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毅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享于江鄉。爾朱弟兄。可祠于朔上。嗟乎仁賢之魄。寂寞于丘陵。義烈之魂。沈埋于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于暴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噓。庇身戎幕。每承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昨承

王若靈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
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字詁判

唐張巡

甲楷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官。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裾。計日不移。無慚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負于五車。徒見司于雙管。以是會意。雖則磨肱。不能中程。何爲當理。今之簿訴。將俟片言。欲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于是乎在一。謝加金吾表曰。想裴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殫臊闕庭。

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激厲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伴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哀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峩峩庶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管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橫笛吟。

古漁父

唐劉蛻

更行山遂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更更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更之子壯。圍山而警。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于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于罟。末之年富于澤上。反關更將殺其子于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于陶稼。末之年富于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于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更。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古文奇賞

古漁父

唐劉蛻

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帝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鉤。魚方厭臣鉤。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盪。戮于變理者。幸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關魚。亦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鉤。魚必爭。而且威後其餌。然而猶相與厭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自芻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羸秦論

文粹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爲秦。

若非劉公
筆性此論
幾宋佳筆

古文奇賞
卷之十
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今或怨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
夏之桀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
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思
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旣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于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于文時冥不忘于力悲感怨憤疾

古文奇賞
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適當無事而
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殫明晦皆效文川故曰
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
于侯社夏翟之羽文于旌旄登龍于章升王于藻百
工婦人彫鵲浮漣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
知效用不及斯文哉然而意常獲助于天而不獲助
于人故其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
不敢唾不敢踰倚者欲躁競忘之于心其祇祇畏畏
如臨上帝故有聚如星光如比氣如蛟宮之水又有
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朽腐如燂之色則有如春陽如

華川逶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士
為文不滿不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
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爲道演之
浸淫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
戎虜以順文于野文于市使其所隱之士以出口者
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
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首得二千一百八
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指者有韻音者有朱墨圈者
于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三坤上之同人三乾上之
日鳴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四十六

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爲吾用唯速化爲百工之用
慎無初爲之苗以怪人自嫌無堅爲金錢以行貨
起爭無濟爲隨泉以味乎語口無禱爲城社以
狐鼠憑妖無爲良林以靡毀傷性無萌爲蘭
龍以保服見藝嗚呼介而爲石使之能高舒而爲
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末返者亦命巫師而于
三招之號日在凡閭而來歸兮掩爲塵垢在耳目而
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豈不汝久噫筆
絕之年而隣見崇文其無崇乎嗟非珠玉無無福
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家也在蒼蒼之野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四十六

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脫居家
甚困白身過于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虛于天子今
又不然使有聞之于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
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
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
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于心謂小生
之言何如哉

此字後思長沙人太中四年進士累中書舍人所著有文獻子十

古文奇賞



時議上篇

唐元結

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為凶逆傷汗怨憤上皇忽南幸
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
勤勞不解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
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
城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
時而食太常脩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恭諄而進萬
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廐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
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
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戲官
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于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
名實之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濟弱忍以未
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
小皆若靈武何益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曰無事矣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論曰翁亦未知時
之化也多于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
賦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陰薄仁義為貪暴化
為凶惡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
酷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

化到變
故子後
斯也化
如其小
也

花得
神化
常性
不忍

犬豕父子為情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化為讐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誘。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肆。姦凶為恩幸所迫。斷臬化為將相。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董于草木。原野化為荏苒。或曰。殫于鳥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于魚龍。祠廟化為宮寢。或曰。數于祀禱。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狂。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感促之色。翁能記于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于前。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菜肉。一息化為千歲。鳥犬化為君子。元子感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鬥。斷骨腐肉。萬里相葬。

不備不
如何可

知不
人感
二子

非斧鑕也邪。人民時死。盜起求食。盡遊則死。傷相。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與。寄身命于絕崖深谷之底。始能呻吟。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民奔走。非深林蒼莽。不能藏。艸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持于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冤。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菜肉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僵玉腐卿。相枕路隅。鳥獸據其骨肉。鳥犬非君子也邪。

竊論

元子天寶中曾預諫于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竊婢一人在人主前。以竊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侯家得竊婢。竊則報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諷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竊則假報。其言似不忍主。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善竊。病。

李商隱序
其文所謂
危苦激切
見其感傷
嗚呼

寐中寐言非所知也引寐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學
婢之不止見之鉗之奴願愈甚奴于是重親侯意
先是寐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
如侯禍機因寐奴之先扣侯門謀侯以改過免禍侯
納客爲上賓復其奴命之曰寐良氏子孫世在于郇
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寐言以規諫人主俾悔過追
悞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
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郇侯夷奴
耶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于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
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
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
十年今得雲陽一峯下况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
者耶于去爲吾謀于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蒼藤
紫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蔬果近泉可爲十數
間茅舍所請纔通小船吾則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
奇怪陽華之殊異鴻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當一
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荷見舫逐勝醉
送譚子歸于雲陽漫曳元次山序

唐亭銘

唐亭銘并序文致
唐亭銘
在江口東望唐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亭當乎石
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
上目所服者遠山清川耳所服者水聲松吹霜朝風
者雲雨方暑厭皆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
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弗土林野
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
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浯溪銘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
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之曰浯溪銘曰湘水
一冊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潄潄山開如何曉曉
雙石臨淵斷岬隔溪絕壁山石殊怪石又尤異吾欲
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已久命曰浯溪旌吾
獨有人誰游之銘在溪口

丹崖翁宅銘

丹崖翁宅銘并序
丹崖翁宅銘
零陵龍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丹崖翁宅有唐節者
昔爲龍水令去官家于座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
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爲之作

銘銘曰。灑水未盡。龍水猶峻。忽見淵洞。丹崖千仞。增磴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船。船上釣車。不知幾歲。爲其四。楠竹幽石。登飛泉。戶中怪石。臨淵。爾爾石巖。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憐。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若下。遂刻此銘。

古文奇賞

唐李華

中書政事堂記

唐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于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冠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

古文奇賞

唐李華

唐李華

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割害于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于倖。亂不可以略之于萌。伐素不賞。削素不封。聞荒不救。見僮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鳩。有夷族。有破家。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

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誠無罪記云

平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不見人河水索索帶聲山糾糾兮慘慘悲日臨斷草枯潦若霜晨鳥飛不下點送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見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敗漢興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從成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水夜渡池關天張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膺隨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數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

古文奇賞

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于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漢胡兵伺便主將驍敵期門受戰對豎旄旗川迴組練洪心駭威尊命賤利鐵穿骨驚沙人而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溼洌海隅積雪沒陸堅冰在鬚驚鳥休集征馬踟躕續續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候強胡憑凌殺氣以相剪屠徑哉輻重植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听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盛兮生

國史補
卷八
大曆中

九夷降夫哉終身夷狄職矣哉暴骨沙磧為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暮暮日寒兮神短兮色苦兮痛何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領天下財殫力竭任人而已其多子開樂日開穆穆棟棟君臣之間泰起長城竟為關秦毒生人萬里朱殷漢繁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拯負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宿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媚媚心目寂寂見之布莫傾傷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悽悲爭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國之興亡解

為國者同于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病矣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狀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丁終始為惑苟而無耻為明慢于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為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滑弱也議于得大則異寡而同眾也尚學希古謂之誣起便中時謂

之工觀其燥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
之尊以滋味糊口忍危亡而微祿利自是而下則曰
上司猶如之我于國何主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
開東關氣沮志衰志亦從化倖于生者炎炎而四合
悲鳴鳳鳥垂翅鵲鼓害異犬呀毒噪則蛇鳩虎狼之
徒其可向邪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有
紗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
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無疆頌 并序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四

漢書

臣華言伏以漢明帝時徵外蠻夷聚木白狼獻詩歌
德屬事史官况臣自曾祖至臣備國家職員又逮
事玄宗肅宗今以餘年獲事陛下官歷御史闕尚
書郎命薄多病不獲奔赴闕庭恐先朝露同于泥塵
若無歌詩頌德曾蠻夷不若也敢述列聖為無疆頌
式昭皇家大慶無窮謹昧死稽首以聞

高祖元頌

吳昊旻天

監于下

興有德

維隋之杪

時陰陰凝

陽潛未登

人思照矣

雷行龍興

盪濯雰惠

大明乎萬國 垂仁蒸人 載親天監
保我子孫 魏魏皇皇 後之皇

太宗烈頌

高祖受天命 誕興太宗 成天之命
帝煬昏逾 黎人毒痛 甚焚于爐
甚溺于塗 以號以呼 呼天無辜
高祖謂太宗 爾必有天下 爾其計謀
太宗稽首 恭授天命 臣請滌除
張我師 撫征四國 窮難羣惡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四

漢書

鼓一方 三方震驚 默昭其靈
隨顧而平 我負我乳 我安我成
以奉君父 以臨天下 任忠孝文武
建禮章樂舞 我雖明德 諫則納汝
時惟帝降佑之 自古明后 莫如我德
我助唐無疆 天子之無疆 本太宗休命

高宗康頌

肇為址為堂 實勒實勛 付併厥裔
丕承后 帝思不忘 神業靜康
不報而尤 不求而昌 自中方

西戎南蠻 佐皇之威 福然丘岳 朝社大復 以舞以理 蒸蒸其心 祀于陵廟 有兇有孽 則已顛蹶 仁覆而嚴	北狄東夷 帝心如天 威裂崖谷 居于海之外服 帝在東宮 天地知其柔 奉迎上聖 將噬將齧 如燁于雪 大臣小民	咸舉其旅 無匪無怨 逆緣傾覆 以亂以潰 孝如文王 既收錫洛 天日並照 我旅方設 尊嚴而仁 莫不潔廉	古文奇賞 百度如其素	今吐照頌 維天相之 昔殷王 矧我帝君 生我皇聖 開國御戎 自西自東 罔不率從 人咸曰	大邦之興 有德維王 紹登殷明 疊引其慶 寔左右肅宗 舉則成功 蕩滌元兇 於變時雍	寫與曷相 靈庚武丁 丕承天命 幼冲聖敬 羣師稟教 如霆如風 既登太位 上如太宗
--	---	--	---------------	--	---	--

伯光斯年 地博天崇 萬不爾察
 玄宗元孫 為玄宗烈文 滿宗元子
 承肅宗孝理

韓公廟碑銘

唐之元老有大庇于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
 將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
 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
 生以功為臣歿以靈為神神乎宜奉公總戎疆外懸
 衡審政拒隴循河綿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
 胃之士垂十萬人瞻我度節以為進退先是突厥犯
 塞乘勝入朔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大守虜
 乃驅監牧之騾牝退存慮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
 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為請縉
 紳獻議則以和親為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耄老
 且重煩之及上師于太官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
 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非蕃逆駭記所謂君子
 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
 明慮幾造化鍾以長策清其義謀一麾偏師名王
 復喪馬奪雲梯雲維而城之金河之阿列葉三鎮將
 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幼望

以有是怖不然則乘冰轉關無日無之既而據河
山。其動靜納行。賊之。柵。席。憑。壙。而。望。匹。馬。其
不。陷。形。影。虜。山。是。械。手。足。而。刺。腹。心。朝。廷。無。草。竊。之
虞。天下。滅。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
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廝。尚。有。存
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
節。不。常。出。山。則。賞。罰。隨。之。賞。非。未。功。罰。無。非。罪。上。流
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既。就
刊。木。標。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
將。之。龜。策。也。奇。鑒。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
古文奇賞
韓公廟碑
韓公。武。有。經。受。命。非。伐。渠。魁。就。刑。放。或。不。順。鼓。行
風。建。崇。岱。壓。卵。洽。波。灌。滄。流。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奇

三城人謠億齡謀出先後構危于寧張天之威恢廟
之靈北狄頓顙山戎來庭萬里褒拆綠河罷局趨拜
涕零。淮與歸式薦斯銘

元山墓碣銘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
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
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琴杖軍瓢而已堂下有接
賓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
士。陸。渾。尉。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

古文奇賞

月十二日定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
州使君之子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
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論。焉。對。曰。兄。有
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
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游。陸。渾。考。一。畝。之。宅
於八笥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扇輪墻藩之禁。達生齊
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
樂。好事者攜酒食以漬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
德。拔。清。塵。而。棲。顙。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
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為。國。老。更。謚。道。佐。世。而。羔。雁。不

至歿于空山可勝慟耶。所著文章。俱玄極則道演。寄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于性命。則寒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爲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辯。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冲邃冥冥。純朗朴渾。範于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曰文行先生。從古也。

古文奇賞

元會山集

四八

錄桃源畫記

唐 舒元興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路。路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峰豎不險。翠標不浮。其夾所育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掛。月色鮮如霞。推舉欲動。榮若含輝。由鋪朱底。草散茵毯。有鸞青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雞王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倪倪亭亭。開而立者。十有八九。斬而北有曲深崑門。細露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峴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况皆逍遙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有玉冰壇。而俄起爐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且備五色。中有溪。氾泛上一人。雪華鬢。身若秦時衣服。手鼓短柷。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艸木如帶香氣。熟得詳慨。自覺骨雙清。玉如身。人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謝之志。從中坐來。少還。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却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旋有禪石化出。蹇蹇道路。

某見畫物不其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漢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上諭貢士書

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官臣得備下士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日勘磨狀書劇貴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下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泊朝哺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園重重乃分

古文奇賞

何氏海虞

年

卷一百一十一

近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而不肯汚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篋皮幣承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于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為徒亂人耳又于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邪遺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謬收其半徒足清人數是為取才邪是為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誦臣雖不欲竊窺太常第一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

士之體事便僻巧佞馳騁關鍵固臣之力所不能也
恥不爲也故互以頑才十有司得之固無吝不得則
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此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
泉石之懷哉

言論似有建禮退義之風之爲貢士重矣

張長史十二筆意述

唐顏真卿

予罷秩醴泉特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
長史於時在裴宅憩息已一年矣師公者甚殷求筆
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一日長史乃左右盼視拂然
而起僕乃從行來至竹院小堂公乃當堂踞坐而命
僕居乎小榻言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
詎可言其要妙大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曰嘗聳長史
每令爲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非此之謂乎長史曰
然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非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
之謂乎曰然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唐顏真卿

髮其此之謂乎曰然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非謂藥
鋒下筆皆令完成不令其疎之意乎曰然鋒謂末子
知之乎曰豈非末已成畫復使鋒徒之意乎曰然力
謂體骨子知之乎曰豈非謂越筆則點畫皆有筋骨
字體自然雄媚之意乎曰然輕謂曲折子知之乎曰
豈非鈐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暗過之謂乎
曰然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牽掣爲擊銳意
挫鋒使筆不快滯令險峻而成之謂乎曰然益謂不
足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結構點畫有失趣者則以點
點畫偏旁救應之謂乎曰然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

豈長史所謂趣長筆短雖點畫不足常使意氣有餘乎曰然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非欲書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生體令有異勢乎曰然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非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兼令茂密乎曰然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妙在執筆令得間轉勿使拘攣其次在識筆法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令掣牽咸有規矩用筆當須知如錐畫沙如印印泥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久之自然齊於古人矣

古文奇賞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士有牢籠太虛。撒振玄造。擺元氣而詞鋒。晉出軌無間。而理窟。肌分其惟玄真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說十卷。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返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者。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

張志和碑

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從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誼。爲作內解玄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亡爲宗。觀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郡買地結茅。坐以居之。閉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梅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裹嫂徐氏。聞之手爲織績。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艸堂。橡柱皮節。皆存而無斧斤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

古文奇賞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太真爲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爲席。驢皮爲屬。隱素木几。酌班螺杯。鳴榔擊棹。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爲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漁童僂僂捧釣。綸絲虛中。故柳樵青僂僂持斧。薪桂作柴。煎茶煮葷。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鄰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

擊鼓吹箏或閉目季青而飛墨應節而成大曆七年
秋八月訊其卿於讓以真卿以昨船既散請命更之
答曰儻惠漁舟願以釣浮家汎宅沿沂江湖之上還
來若雲之開楚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
跡幸誠濟然人莫寬其喜臨視軒裳如艸芥屏皆欲
若泥沙希跡乎丈夫同德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
去我思德之深易以寬懷寄諸它山之石銘
題玄真超隱淪齊得養甘賤食泛湖海同光塵宅漁
舟垂釣綸軸叨主若斯人豈烟波淪此身

文苑英華
卷之七
唐文粹
卷之七
唐文粹

改脩吳延陵季子廟記 唐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
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
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
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
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
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而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
終而不可留黃河既竭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
弊軍不能篋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
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
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于
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教之存沒挂劍示不
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
之壤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歎夫之辭哲人其萎表
墓者嗚呼之策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
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青鳥可究其津涯而覓其
精似哉是知讓之爲德在于生靈不刊其子孫明矣
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泰列藩條欽崇懿範予以加
敬嚴乎闕宮別闔壺之內外正承神之序位舊以泰
伯之廟在于蘇臺而制季子之廟像設東而非由典

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于是乎在新報獻奠。贊幣宜列于軒廡。春秋禮薦。祖豆當陳于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知繼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于紀年。時大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記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五

古文奇賞

五

孟浩然集序

王士源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矣。矣。閒遊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胤范陽盧僊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鄭備之守河南獨孤策率與浩然爲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五

古文奇賞

五

韓朝宗謂浩然開代清律。真諸周行。必咏穆如之頌。因入奏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它。遂甲席不赴。由是間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士源它時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游襄陽時浩然疾亦發。背且愈。相得歡甚。浪情宴謔。食鮮疾動。終于冶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然文不爲仕。作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真。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本

王士禛

三十一

故似誕遊。不為利。其以於性。故當貧。名不繼。於選。其
 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幼。好名
 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踐止恒。巖谷求通。玄丈人。又
 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太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
 太白習隱。訣終南。脩亢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徂夏。詔
 書徵謁京邑。與家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廣至始知。
 浩然物故。嗟哉。未暇。子仁。史。不必書。安可。哲。蹤。妙韻。
 從此而絕。故詳問文者。隨術所論。美行嘉聞。十不紀。
 一。浩然凡所屬綴。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歎為文。
 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
 敷求四方。往往而獲。既無他事。為之傳次。遂使海內。
 衣冠縉紳。經襄陽。思觀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
 今集其文。詩二百一十八首。分為四卷。詩或缺逸。未
 成。而制思清美。及他人。謝贈咸錄。次而不棄耳。
 孟浩然。眉毫盡落。裝祐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
 入。醋。甕。皆苦吟者也。

女媧陵記 文粹

唐 喬 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歸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
 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臨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
 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罔不湫之為黃壤。汨之於
 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
 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
 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
 漲之。兩涘沒矣。於是乎不為之小。而就其深。旱膜滲
 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為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
 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適因其時。
 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
 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達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
 能屠黑龍。涸九州。汎乎一水之上。而自為謀。夫能斷
 龍足。立四極。汎乎數仞之高。而自為力。神人之易昧
 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
 餘。屹屹石林。猶有補入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
 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寢應
 聆。擊鼓。鼓而吹笙。由是悻悻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
 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莫焉。家之木。無或斬焉。
 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

聖人取澤。其厚。其山。之銀。海魚。虎丘之金。精。龍。劍。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為。太。盜。之。守。未。足。藏。身。之。邸。彼。橋。山。帝。丘。九。鼎。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緒。者。余。謂。媯。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為。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為。城。冢。後。記。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六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故四鑣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馬
公神道碑
唐 常 表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錄詔
門下侍郎平章事臣表曰古諸侯大夫計功稱伐書
于太常勒之鐘鼎德勳高故其文懿事業實故其言
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十王室豈褒紀之禮闕歟宜
文其頌聲以昭示永休一豐碑焉臣謹按司勳之戎
籍史官之年表而叙之云聖人稽黃虞之道以武功
文德統御天下赫赫明明罔不率俾唯犬戎自擅寇
于我西土而猶懷以威處久而沒驕時乃大稽命將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六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考之今典惟三年夏六月庶邦百辟泊侯王列將咸
會于明廷乃大誥于爾在位有能典我西師余曰璘
哉是用詔以鷹揚之命于夏有鸞旂弼弼之賜公拜
手稽首不敢辭難遂帥師朝那弼節涇流恢耀武威
以臨于戎狄既至乃以我服立于軍門之外奉獻天
子之威命而訓于將軍州校六正五吏三軍之大夫
曰惟昔盛明必有憂難具在殷高宗也有鬼方之征
具有周文祖也有昆夷之患秦以安定北地戎狄內
侮漢以金城隴西氏羌入寇故遣率以守衛中國脩
戰而高尚武力國家道德盛于殷周甲兵富于秦漢

亦有邊患尚勞瘁謀則疆臣之罪也將何以案責誓將上奉神武之算下憑成士之力鼓行而前殄殲羣應詞情抗厲風雲動色于是軍舉法以整之令簡而一衆畏而服雖噉暗老將而策然少周覽其山期以備其戰守有若犀兕其威難打其勇屹立而不動者持重之將統焉禦于水碓之衝策輪超乘緩胡突鬚耽珍而橫奮者雄毅之將軍焉禦于瓦亭之陰輕軒飛翰關關恒恒隸于射聲校尉以出松谷百夫之特萬人之敵屬于車師後部以嚴銅城火渠門之旗行于大回川雷密須之鼓殷于都盧山周之以木樵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魏書 卷之十六

校聯布之以簡石渠 部勒既定天地肅然遂使壯健氣索猛驚魂該卻引去不敢近塞故八年之間再寇而已此皆親稟略協用武經前後獻功悉如宸旨方將大復流沙收故地奪我良將固宰西事以大曆十一年月日于戊府春秋五十六天子廢朝而歎曰安得雄邊威敵之臣如扶風乎遣中命以迎喪順近侍而流涕其至第也百官會弔其遺奠也五鼓啓行贈以車馬哈有貝玉所以褒大勳也公自二庭統甲士三千赴風翔行在遂陳城胡之衆先皇帝奇之口舌無憂于東方也遂戰青渠陣沮求敗

復三川衛南以百騎破五千河陽以一旅摧十萬史朝義悉師自將大戰邛山國家以天下勁兵夾攻未動公獨率所部不陣而馳假旗先登關如虓虎鬪酣披靡橫貫而出迴戈奮擊虜陣始破交突數合轟然大潰時副元帥太尉光游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之若此每有征伐大計悉咨訪焉斯亦羣帥之傑既而移軍右輔疾援河西固已離之心存將棄之地及聞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旋師萬類千羣延蔓山谷輕行轉鬪虜殺而歸屈于岐都寇已四合公乃持滿外嚮全入懸門未及解甲背城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魏書 卷之十六

出戰戎師北走數騎前追背血噴灑朱殷金甲揭戟而墜應弦而倒者數千萬人可謂三軍之絕也年二十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于邊野以馬革裹屍而還慨然而歎曰豈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由是憤憤邊戎徘徊孤劍遂西至絕域以奇功累授裨將歷金吾將軍監甲監太保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領北庭行軍使鄯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原以鄯州二州給之尋拜右僕射知省事階至俄同進封異姓副軍以隆略而不書以英明之議遇聖明之運故得竭其智謀極其任遇花大節以激危難據洪仁以庇傷殘

公之理軍也。以穰苴兵法。孫子十三篇。先以正合。終以奇勝。開廓深遠。應變無端。與之安。與之危。故可合。不可離。同其敗。同其成。故樂死不棄。生至于木。豈濟河。登山。技。洲。解。鞍。而臥。轡。馬。而馳。兼之有餘。亦不差。其嘗以家財二百萬。贍三軍。與其散已。食于行伍。陳賜金于廊廡。何相去之遠哉。

與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狀

唐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番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城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今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密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運。轉。則失。變。我師。稟。命。財。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關。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保。專。辭。也。夫。然。故。軍。敗。則。灰。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陸贄

狀

爰哉。自晉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壁。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疚綬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晉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感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望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

此亦理足之智也

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縣箠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律情奸命者陛下能於此肯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耗勞容慮匪唯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也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勛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教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眾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聘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屈乃能服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

古文奇賞

卷之四十六

唐書

亦快

西漢辯亡論

唐 魏徵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篡予以為莽卓篡逆予謂器以亂齊氏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微朕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微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繁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內診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願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北乎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偽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古文奇賞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抑王氏尊君卑臣賄賂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王明臣忠賄賂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譬聲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彼以章組列于廊廡斯可矣何亮舜之或否或吁廢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異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固痛其所以然

多言其非位特諫諸儒能超女云言益出米真是魏以此事而自何處解開

祖二疎圖記

唐 王 藹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舉爲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爲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卽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搖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斗乃三揖。主人曰。酒興相激。吾將勇于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于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犧樽。二壺觥卽解而壺卽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于前。樂有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棘。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七十五

唐王藹

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晃帶盛服。有持筭主事者。有捧竿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于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吟者。有俛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還簪屨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疎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卽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爲妙曰。二疎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于禍機也。非避于讒口也。非失于權利也。既辭勤于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爲利易已之能。絮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疎以遺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情者。孰有勝乎。

方帝廟碑銘

唐 張 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義仲糾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是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于上。人化于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歟。大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七十六

唐張謂

見軼其軌。度少能室。其嗜慾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王食寶衣。堯舜則蓑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賴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要于樊籠。其去也。脫于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大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酒伯不知于海若。盜跖自方于仲尼也。古人云。堯

此處不

以義終，葬以勤死，載諸祀典，永為世教。游夏之徒，豈
 誣也哉？稱堯兄囚，小儒之虛誕，為禹所放，曲士之穿
 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瀝，帝之遺
 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藻，尤
 望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
 樹風教，小康黎元，相開鬱，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塏
 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微，闕
 官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觀東后，朝衆
 聖，合羣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
 光不敢及戶，退懸于閭閻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議焉。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唐 裴度 碑 七

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于清芬，勒
 文于玄石，其銘曰：系自顓頊，家于勾芒，大口奇表，
 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其器不窳，其人皆讓，
 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禪于有虞，域中交泰，
 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
 脫屣城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未輟，
 鳥耘猶在，託此巖阿，神心若何，蒼蒼昔少，俎豆今多，
 百越遐遙，九疑嵯峨，湘雲古色，楚水新波，庭羅松桂，
 森若容衛，檐度風殿，宛如蕭韶，繁庶以寧，陰陽以調，
 憑茲聖靈，祥我皇朝。

唐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禮兼獲所貺，新作十二
 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慈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
 烈教，義煥于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于器，非為銘與
 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不謂教文之失，廣文之
 用也。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
 其漸被于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
 相遇，其文在于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
 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于冊府，故可得而傳也。
 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唐 裴度 碑 七

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旦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
 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諷諫
 之文也。白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
 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
 雖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
 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
 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
 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繁辭，國風雅頌，
 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
 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呼，見事

隨意而呼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觀弟近日制
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藕束
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
以文字爲意也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耻與之同
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
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于小亦異于君子矣故文之
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廢
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
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
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林也近或聞諸脩類云
古文奇賞

對李則書

七五 唐李翱

聖公以
少壯而
精其業
謝其美
古文詞之
難言如此

論事于宰相書

唐李翱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于進而懦于退但見已道之行
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于黜退奄至而終不
能先自爲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
合于人情者不少其所乖于物議者亦已多矣茲邪
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爲刺史疏而不止韓
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
矣閣下尚自恕以爲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
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
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
爲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私人而終不
信閣下天資畏憚又不能顯其忠恐耻其救內愧
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果我爲賢相
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不可之甚也當
貞觀之初房杜爲相以爲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
初姚宋爲相以爲非姚宋則不可也於此可見宋之不
爲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于房
杜姚宋況道不行雖早陶伊尹將何爲也房杜姚宋
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爲賢者終不敢不
進其心所爲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

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
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想苟安于位
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處已事。財不明。勝
他人。事財。財已私而他人公。勇。勇也。承閣下厚知
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獻者未必多人
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
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文奇賞
卷之十六

七七
唐玄宗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唐王 縉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玄宗至道大聖
大明孝皇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
以寶應二年三月甲辰朔十一日將遷座于泰陵禮
也象物已設仙馭將飛空開脫屣無復求衣孝孫皇
帝親臨遣奠意延晷刻向池絳而涕流想山園而心
惻九天兮無所一往兮何極感貽美于孫謀俾述事
于祖德其詞曰 道德洋溢乾坤交泰成功如何登
封于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餘美帝王之最學
究大人乙夜慚對文齊日月秋風塵建推曆正元調
律千雲札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陋虞敦誦輕沛良
辰可賞聽政方退鐘鼓屢陳君臣高會巍巍蕩蕩四
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與區命子由震繼明握圖長
驅猛十累翦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就養壽
酒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
中斬孽忽乘紫氣長遊碧落千門萬戶若無天兮寥
廓八達九衢雖有人兮寂寞淚為雨于宸極哭成雷
于郊郭遺轍跡而徒攀葬衣冠而可託同輓畢至初
陵已聞震風輦于仙仗降龍輜于帝臺促將行兮肅
穆似有觀兮徘徊遇春城兮如送望墓山兮謂來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元昊傳
李元昊字元昊
夏國主

呼哀哉青原肇吉先天不違接橋山之大陸金皇
之玄扉擁馳道今皆往獨官車今不歸厚夜分藏書
終天兮戰輝文始遠極武餘英威立德不朽至道惟
微雖陰陽之與變化倂聖德兮安可希超前古以作
則道後代以垂永嗚呼哀哉

古文奇賞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元昊傳

七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元昊傳

七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元昊傳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元昊傳

古文奇賞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元昊傳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元昊傳

七

上韓舍人行軍書

唐 吳武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
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為名乘生殺
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閣下閣下可使諸侯盡附餘
寇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與其縣
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
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嚴肅
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關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
而前圖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必踴躍而
推梓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
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
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
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
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
脫不如旨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
道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
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
不能盡行時益恐不盡願梗概其旨于閣下夫兵機
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變
矣誠願丞相宜密請敕有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宜

素取中人當所不快者。爲監軍以一之。卽歸素所快者于內。爲吾地。則用。答五敗之術。以傾諸侯。卽復出絹八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爲丞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爲三陣。既定則明斥候。擊牛高會。潛授綠邊諸將以實。又公以三期給賊。今辨上持一山。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必次于城下。此大略也。夫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入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拾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令何如耳。昔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肅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勳。成大業矣。夫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僕者三百人。軍令苟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羣寇之心。歸六萬人之志矣。使不爲則已。爲則必決死于一戰。以延其命。願閣下事進速。慎出令。拔奇士而已。昔先王所以分蜀而。有獨以長短之機。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哉。

許由先生廟碑

唐 楊 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批據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偕賊爲臣。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智請先生書。夏祀不爽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于亂則吾用。于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藉用而光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喜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嚴靈察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累。雖死不衰。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

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
寂見寥廓。但箕穎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為聖
人之大標。天地之外。崑崙瀛海。噫為吾輩。我來獨尋
清。清意深。再拜刻石。取文於心。

詩由先生而得

詩由先生而得

古文奇賞卷之十七

唐順宗實錄

韓愈
錫選評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
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
封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
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
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它文賜大臣者察皆令上
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
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
無嫌每以天下為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
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
奸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
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
至陸贄張洎李元等以毀謗朝臣懷懼諫議大夫陽
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辜內外無敢救
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
上有力焉。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基進
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基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
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

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

子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

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

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佐兩

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

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京兆

尹李質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

文法是時春夏早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

欽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

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貨麥苗以應

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見。

尹下道避實不肖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

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詒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

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更不聊生。至譴市里。謹奏。選熙朝廷。畏忌之。管有詔。免讞內。連租。實不行。用。

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貞元末。以

臣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

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關坊閱人所賣物但
官市即歛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
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

進奉門戶并脚價錢將物請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

爲官市而實奪之常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官遇官者稱官市取之幾如緡數尺又梳索門戶乃送以贖

送柴至山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

驢送柴至內農人曰我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

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歟而已遂殿宦

古吏吏僉以聞詔黜此官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
古文奇賞

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

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

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妄親者以進其徒苦之。

至是亦禁馬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

爲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同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我奉鳥。

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夫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

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

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

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美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刑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為副以專之古文奇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為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臺至元衡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稱疾去位其日珣喻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巡慙戚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

高郢珣喻皆停劾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宰相已與之同餐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思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喻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遂遣大懼焉○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累為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計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夫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古文奇賞潁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圖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即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

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果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果懼，移軍上元。果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果爲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復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今兵守壩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溜青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六

三

人中書侍郎陸贄。今吏部分內外官，負爲三分。計關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寶參出李異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異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異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異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舉，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請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奸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瑗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洄、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于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七

三

其忠信
其忠信
其忠信
其忠信
其忠信
其忠信
其忠信
其忠信
其忠信
其忠信

在它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葬下其
居之側○戊午王任諱擢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任日
詰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
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任
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
夕忽叫曰任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壬寅制王
任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貢外置驛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基入京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
間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
遂有寵因為上言某可為將某可為相幸異日用之
○叔文越州人以基入京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
間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
遂有寵因為上言某可為將某可為相幸異日用之

既得志與王任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
為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
聚任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褒仰而叔文頗任事
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任出
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任入至翰林院見李忠言
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任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
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探聽外
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
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陵
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
淚滿襟因歎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
嘗以簿書為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官者
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今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
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
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其謀叔文所奪乃大
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韓泰曰
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
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
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
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怖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

之明年乃殺之。任杭州人病歿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其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歿。海上執誼杜黃裳子瑀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于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掘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為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惶失色。以至敗。歿時纔四十餘。執誼自甲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嶺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憚不能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七

七

七

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應科目時與人書

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梁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獨徬徨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灰於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發視之。若無視也。其灰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在命。而日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學。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答之。

與馮宿論文書

序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矜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

大不知者
非其人之
罪也知而

答呂鑒山人書

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

不爲者過
物況乎改
不能即手
情乎招也
知而不以
吾人皆工
仁也者而
不以實者
不當也

意恐未罄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工爲善谷
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
子其已成孰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孰乎將以譴去
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
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

王湛處士
 席船爲天
 子得人身
 朝臣爲馬
 天下無天
 武士林處
 下求內外

皆習熟肯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
 靡靡日入于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歟不
 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
 間無足下董文宇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
 破衣繫屨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

古文奇賞

道不可謂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許遠諭

李翰所爲張巡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關者不爲詳述
立傳達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
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歿成功名城陷
而寧與巡歿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
二賢志以爲巡歿而達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達

誠畏敵何若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皆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思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守或人困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歿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乎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歿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東城而迎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它處何益及其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飢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逮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戰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存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昔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皆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袴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帥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典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踔數千里漫濶不見踪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搥呼躍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艸雜而禽獮之盡根株萌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童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船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冠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焉之

有昌黎
公之
人明
能矣

命唐高
宗
李
元
年

命唐高
宗
李
元
年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遂置重于它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韵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七

韓愈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近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帙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韋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千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

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蘇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子言爲使歸之獻。

郭明龍曰作文要於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方可言。用世之文苟辦。設人而已者耻也。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七

韓愈

成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同。鵠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肯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甫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執蓋。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錢酒半右。庶于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惻惻有別離。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傾嬖子語刺刺不能休。小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干言。而豈不真知。

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
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晉疏廣受二千以年光一朝辭位而去于昔公卿設
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
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
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
方以能詩詞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
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
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

古文奇賞

送楊少尹序

楊侯去時城門

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
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大其事為傳繼二疏
踪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
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
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
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
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
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
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木某丘
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

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物而可祭於社者
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艸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激之其趨也或使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
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
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之然竹匏土
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

古文奇賞

送孟東野序

維天之於時也

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
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敘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
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魯周其
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堯舜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
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之衰孔子之徒鳴
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
之其聲人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
乎其末也莊周以具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
以屈原鳴滅孫辰孟阿苟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中不害韓非春到田駢鄉街尸使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與李斯鳴之
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
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池以肆其爲言
也亂律而無章將天醒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
其善鳴者也唐之末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
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
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浸淫
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
古文奇賞

送王秀才序

吾少嘗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肯於味和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解
寒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月相
感發于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觚與筆

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
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遑樂之託而昏冥之逃邪
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
意貞觀開元之不結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
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
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
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
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
酒

登高閣上人序

古來奇賞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
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
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殿者也違背張旭善草
書不治它伎喜怒窮窮愛悲愉佚恣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物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
崖谷鳥獸蟲魚艸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
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

名後世今聞之於草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遂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前利害必明亡遺繼餘情炎於中利欲闢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聞師浮屠氏一教生解外膠足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頗隨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習多技能開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方下子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駢臂子方子方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聖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親焉太原王頃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厚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

不傳其道也雖疾不止終其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頃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鄰與機知沿而不止焉乎其可量也哉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倖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連遄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為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

古木奇賞

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舉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普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盡既傾序以識別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

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入
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
南非者嶺南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
焉中州清淑之氣于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
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
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楠榴
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
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亡乃迷惑
溺没于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
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
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
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髮黑面長頸而高結
髮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
鏡中石鼎誦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遂見

好者性
性不能
言不必
與人

衡湘間人謠云年九十矣解捕逐鬼物拘囚
扁豹不知其實不也見其老頗貌微之不知其有
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
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
乎即袖手竦身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
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
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
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管度欲出
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
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
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
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
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
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
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
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
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
此章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于師
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
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恩皆起立床下拜

曰不敢它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開此而已道士宗然若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將鼓樂樂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亡有也二子驚悅自責若有失者問遂請予言予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

張中丞傳後叙

古文奇賞

卷之七

七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聞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餉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成功名城陷而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或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或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皆外無虬蟻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而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守人相食且蓋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蜺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焉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詆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效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逃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它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古文奇賞

卷之七

七

且窮也將其創殘銀贏之餘雖欲去必不達當時必公當去之大都而守之不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秦城而國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退讓此而責二公以效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浮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于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

成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且食與樂延壽去坐雲雲抗聲曰雲來時唯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飲食我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霖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人男兒效耳不可為不義始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耶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休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圖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漢縣尉好學亡所不讀籍時尚小扭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它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

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亡不識者巡怒髯屏帳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泣或泣巡口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歿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歿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請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試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士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請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鵞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訪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高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職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謂曰官無卑顯材不足塞職既喋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予不負丞而

丞負余則盡耕去牙角一。蹶故跡。破崖岸而為之。空
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極與瓦漫治詳悉
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綠立
若相持水。滿澗。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封二松。日哦
其間有問者。概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諸記文政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
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
行。目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罷者二人。騎
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繩

然成在
者皆然成
各在者為
池而後者
為訓

古文字實一
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而立者一人。騎而驅
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
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
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
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罷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
人。牛牽者二人。驅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
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
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
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

行者牽者涉者陸者。起者顧者。鳴者。寢者。訖者。立者
人。立者。訖者。飲者。渡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噢
者。喜。相戲者。怒。相踴。鬪者。林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
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小。大。八。十
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索。駝。三。頭。驢。如
蒙。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
旗。車。三。兩。襍。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
冑。之。屬。餅。孟。簋。筮。篋。簞。箸。銚。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
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知名箴

古來奇賞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聲四馳。今日告汝
知名之法。勿病亡聞。病其瞞瞞。管者子路。惟恐有聞
赫然。千載。悲。思。愈。尊。於。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
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
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寐。以。及。於。難。小。人。在。辱
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
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南海神廟碑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大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族故海岳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族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青海常多大風將進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齊盛土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醲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蓬豆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祝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祀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邪夫奏功雲陰解曉日光穿海波伏不興省牲之久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明月星明徹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尊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出蛇蛇地地來享飲食闕廟旋艦祥輿送驅旗懸旌麾飛揚掩鏡鼓朝轟高管噉譟武夫奮襪工師習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具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性不憚益虔歲仍大和耄耋歌詠始公之至盡除它名之祿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因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休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內百廿八族其才良而慮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

無失時刑德並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
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乎矣成顯刻廟石
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廟帝命南伯更情不躬
正自今公明用享劍石之靈惟明天子惟慎厥使
我公在官神人致嘉海嶺之閒既足既濡胡不均弘
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違歸匪我私公神人俱依
郭明龍曰此文特以祀事為案海神固不可知也
得體

曹成王碑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七

王姓李氏諱阜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非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太妃逃竊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
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剏於兵郡旱飢民交走歟無弔王及

不解衣下令格鎖橫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
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表賊仍使秘書兼州別駕部
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
察使喧囂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
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選王于衡以直前設王之遭
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因服就辯入則擁
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
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成界良以武岡判
成衆萬人欲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于是以王
師河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七

昔中其思諱良莠畏乞降抵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
從一騎踰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
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
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刑彼詔責還會梁崇義
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
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
舍禁無以家事聞我哀兵大還江州羣能著職王親
教之博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界羸步二萬人以
與賊還囑鋒蔡山踏之剏斬之黃梅大縣長平饒廣
濟歙新泰撤新水撥黃岡策漢陽行蹤以川還大勝

新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
踏隨化枯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
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
婦女不驚市實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
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刑及襄真食三
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畧宋
圖陳西取汝潁東都王車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歿
昨不能入寸八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
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歛貴出民用有經一吏執
民使令家聽戶視奸宄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七

三

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彛將慎將鏐將
沿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利隨唐睦徵為
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
鄂岳斬汚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
實取汚漸安黃寄惠未亡今予亦受命有事于蔡而
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于今二十五年吾
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具實有待于無用弊乃厚
而壽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公第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

長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宇名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
武薦駿功蘇枯弱強艱其奸倡以報于宗以昭于王
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蹙蹙陞陞實取實似
刻詩其碑為示無止公所自謂閭中肆外摘扶曲

平淮西碑

卷之十七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固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七

三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愿適去稂秀不薤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
幸靈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路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瀛相無不從志皇帝
日不可究武子其少息九年蔡將成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
今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乃并
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
光顏汝為陳詩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為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鄆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七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厭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史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予問士大夫觀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入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賊將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慶至師都統弘貴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固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師還之日因以其人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七

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破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逞在玄
宗崇極而地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與師
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
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條百吏怠官事亡其
舊帝昔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于家既斬吳
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
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邪陰遣刺
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的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

帝獨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
胤烈武古通威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
師大軍非乘厥數倍之常兵時前軍士盡盡既崩凌
雲蔡卒大窘勝之郢陵鄧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
望兵垣不勦告功不背帝命相往釐士飽而
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
我西師確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
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宜誅止其魁釋其下
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
凱則來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肯蔡人禁不往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七
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昔蔡人進戰退戮今吁而
起左徐右溺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
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
方執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
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
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
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
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
堂坐以治之 叔語有不
盡之意姑

徽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平淮武王之孫少府監贈
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國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
三十四年五十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
八人女二人始 世七貢在京師窮不自存
以故人相弟拜其子馬前干問而憐之因得見
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永召二子使為之
土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

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數中君也
當是時見王于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
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
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
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
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
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老
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
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唐荊川曰此歐文黃夢升張應之諸作之祖
郭明龍曰固少監而及其三代弟兄無一語道少
監生平止就交遊二三感另是一格

柳子厚墓志銘

官制 文選

柳子厚墓志銘 官制 文選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和與為唐宰相與精遂良韓瑗俱得舉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歎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然兄明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仍傑庶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常加其座人名聲大振一皆皆舉與之交

古文奇賞

卷之七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山陰田蔚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還用中者得舉例出為刺史未至又領貶永州司馬居間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淡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數日是豈不才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不問作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籍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上

柳子厚墓志銘 官制 文選

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道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舉歟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歟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

古文奇賞

卷之七

反眼若不相識落陷奔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嘗少年勇於為人不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歟于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貴亦自不斥斥貴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片不欠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就易

此執得執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誄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古文奇賞

潮州祭神文 二首

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休庇既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楮酒食器皿猶獎不能潔清又未卜日肯不敢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尚

其二

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修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穗矣而雨不得熟以獲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族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愛人刺史所失職也百姓何辜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辜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則劉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古文奇賞

祭房君文

維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饌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于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敢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祭河南張貞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貞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跼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嗚呼泥滓

余慙而在年未三紀乘氣加人亡挾自恃彼婉孌者
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易山以尹廳猿
君飄臨武林之牢歲弊寒克雪雲風襲顛于馬下
我酒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舐頂交踞
洞庭漫汗枯天無聲風濤相應中作霹靂追程盲進
驅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流二妃行迷淚縱淅林
山哀浦思鳥獸叫音子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
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
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予以股僕來告言
虎入廐處亡敢驚逐以我驂去驂即所乘之驂君云是物不
古文奇賞卷之七

夢南昌是幹明條謹獄張獠戶歌用遷澧浦為人受
瘞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
免身仲事遷竟歾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辱司
馬議兵大梁走山洛下哭不憑棺莫不親弔不撫其
子莫不送楚望君傷懷有問如高君之續納石壤
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
憾不余鑒表嗚呼哀哉

祭鯉魚文寶符文略別稱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
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鯉魚食而告之曰晉先王
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絕獨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
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上清不能遠有則江
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鯉魚食是則潮嶺海之間去
京師萬里哉鯉魚之涵淹邪亦此亦固其所今天
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內六合之內皆撫而有
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
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樂者哉鯉魚其不可
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
而鯉魚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

弱亦安肯爲鯉魚。低首下心。佞佞現現。爲民吏羞。以
 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
 與鯉魚辯。鯉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
 南。鯉鵬之大。蝦蟇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鯉魚。朝
 發而夕至也。今與鯉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
 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
 七日。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
 言也。不然。則是鯉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聳不
 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
 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投吏民。

古文奇賞

柳州羅池廟銘詞

荔子丹芳。蕉黃雜看。蓮芳進候堂。候之船。芳兩旗度
 中流。芳風泊之。待候不來。芳不知我悲。候乘騎。芳入
 廟。慰我民。芳不頻以。以。穆之山。芳柳之水。桂樹團圓
 芳白石齒齒。候朝出游。芳莫來歸。春與後。芳秋與
 鶴飛。北方之人。芳爲候是非。千秋萬歲。芳候無我。爲
 福我。芳壽我。驅厲鬼。芳山之左。下無苦濕。芳高無乾。
 稅除充羨。芳蛇蛟結蟠。我民報事。芳無怠其始。自今
 芳欽于世世。

古文奇賞卷之十八

古吳陳仁錫選評

獻平淮夷雅表

唐柳宗元

臣宗元言。臣負卑窳。伏違尚書。賡奏十有四年。聖恩
 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戴
 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
 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
 校于古。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
 戎行。致效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
 周宣王昔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卒及然微於詩。大
 小雅其選。徒出符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
 奕。罔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
 鍾錫。炳耀盡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
 望之。若神人然。此無它。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
 位以來。平夏州。夷。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
 東。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
 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譔。平淮夷雅二篇。雖
 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充
 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懇。頃首頓首。謹
 言。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討邕管州賊黃少卿漢軍
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
分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關興運微惡盡除黃
少卿等雖給通未舉宗肆暴恃免之穴陰伏偷安
范孽狐之丘跳跟見怪以為威服不討天閭可逃侵
逼使臣隳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
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頃刻而縛乞身歸
覲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
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舉眾輕開議勇劣怒

古文奇賞

卷之六

蛙纖縞當強弩之初孤豚債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
易摧枯杪忽蠡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蓋欲寄
於危頭勦絕有肯不索何獲某拱指致命執銳忘生
車中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切觀上略總帥
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張之技
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
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憚於羽旆跋
足唯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命
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歡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
國容不入屢且及於寢門家事勿關土已填於五

牒隣管以成犄角舉牒者

古文奇賞

卷之六

附錄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
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舉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
肯以書見及者何則舉謫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
畏也是以元元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寇百病所集
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昔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
非獨瘡痍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
使膏肓沈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蚤
歲與員舉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

化過不自料慙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竟
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殫其
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寒跪跪事既垂隔恨忤貴近狂
疎繆戾蹈不測之辜幸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
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
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舉之外詆訶萬端
旁午構扇便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
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它人道說懷不能
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寒責而豈有賞
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八

四

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
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
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
中舉狀最其神理降爵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
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
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屋夷獫之
鄉卑渥昏霧恐一旦填委溝壑墮墮先緒以是怛然
痛恨心骨沸熱焚焚派立木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
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舉人親昵以是嗣續之
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告享子立奉奠顧晒亡後

者慄慄然歎歔喘惕恐此事已摧心傷骨若受鋒
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
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間守
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
成大決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
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林道路上女遍滿阜隸
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
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
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
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八

五

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膈然無可
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侈復何
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
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勸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
滿爪誠憂恐悲傷亡所告慰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
士秉志遵分被謫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
兄盜嫂嬰孤女云樹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
是非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
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
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

之末也然
其本也
其本也
其本也
其本也
其本也
其本也
其本也
其本也
其本也

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
詹束縛於晉終以無疾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
虜自期必免范痤危以生易亥刺通據聘耳為齊
上客張若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
活賈生片逆後召宣室倪寬積歛後至御史大夫董
仲舒劉向卜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環偉博辨奇壯
之士能自解帶今以懼怯澳忍下才末伎又嬰惡
病病雖欲伸懷臂自同管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
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
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昔讀書自以不至舐滯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
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
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
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
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
齒姑遂少壯益輕瘳癘就婦聚求胤嗣有可付托即
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
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腑焉
雖如宗元所云傳如莊周哀如屈原

發憤公段
太尉公段
史事云具
與劉秀才
書及本乃
見榮私心
其不喜與
退之往年
言史事甚
大謬若書
中言退之
不宜一日
在館下安
有探幸相
意以為荷
以史榮一
韓退之邪
若果爾退
之豈宜虛
受宰相榮
已而冒居
館下近密
地食奉養
役使掌故
利紙筆為
私書取以
供子弟費
古之志於
道者不宜
若是且退
之以為紀
錄者有刑

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
可也然而不屑
與偉愈論史官書文禮明辨
正月二十一日元頻首十八次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本乃見榮私心其不喜與
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
在館下安有探幸相意以為荷以史榮一韓退之邪
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
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
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
古文可賞
禍避不宥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思不敢
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
顯其宜恐思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
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
相牛發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
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衙而已耶何以
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
有言者以是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
位思其道通荷重雖效不可回也如同之莫名亟
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當時暗

疾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歿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經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情亂雖不為史其放亦亦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闢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子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官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它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

古文奇賞

卷之八

韓退之

元

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思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它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勸人難矣哉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亡事是望也今乃有楚陽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人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究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遠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亡它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畜之街巷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

古文奇賞

卷之八

韓退之

元

以面手考
細漫衣机
前嘴香

避之以愚辭歌思溪則莊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起
鴻蒙混希夷宋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丁
溪石上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間其間有大河
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仿伴臨望坐得勝槩焉吾
固翹翹寒窗奮懷舊都日以滋其獨孤生周人也往
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
力挾是而束夫豈徒往乎溫清奉引之陳必有美製
倘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
古文奇賞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
於俗而國得以爲理手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
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
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
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以經
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

古文奇賞

日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
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
利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敦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
辭本於孝悌卑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
司六選而不受不寬更伏闕下累月不解任將
晚矣而感其勿派性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
曰仁梯人也如是其不見隆雖自易其可厚而理
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無窮其在慎
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
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

古文奇賞

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艸堂八年鹿澤之益鐵礪之事
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予讀其書聽其言
發予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予以
行予思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
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
距其涯西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
若玦焉池之勝于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
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間爲壘而居

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牘廢牘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遠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櫟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賞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忠誠愛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有具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聚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闊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據幽發粹日

古文奇賞

戴氏書

古文奇賞

戴氏書

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傾其內又揚于時吾思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予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慄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目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上遠不到到則披艸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足

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寺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扳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坳若窪及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遊目窮覽其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顏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是所見而猶不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嘗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

游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昔聞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水之治自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幽山嶺立如丹碧之華巖峭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岩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土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圓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

焉。登諸膏渚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
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
若頰頰斷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石有鳥赤首烏
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斜益
壯石益瘦木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
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昔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
姓莽之世也莽既步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
潛焉始莽嘗曰予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
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
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歟乃俎豆之為立祠後

古文奇賞

卷之八

五

五

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錦銅潭西小丘記

文徵明

文徵明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潭
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丘焉生
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
可數其巖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恂然
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
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實而不售謂其
賈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李深淵元克己皆同遊者

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艸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遊遊泉熙熙然迴巧
獻伎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日謀
澄澄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
與心謀不傾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
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澠鎬鄆社則貴游之士
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乘是州也農夫漁
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
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遺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
也

古文奇賞

卷之八

五

五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環珮心
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
岸卷石底以出為坳為壑為嵒為嶺為岩青樹翠蔓蒙絡
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俛仰遠逝進來翕忽
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
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

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韓古予弟宗玄錄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鉗鉗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山朝陽岩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澗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側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

古文奇賞

袁家渴記

柳宗元

上生青巖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品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楠石楠檉樟楠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搖蕩衆艸紛紅駭綠芳氣衡濤旋瀨退貯豁谷搖殿歲時與昔推移其大都如此予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予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于世其地盡主秦氏故以名焉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具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

予嘗有云
以爲生不
以爲死

余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麗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予未信之

古文奇賞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楚蕞弱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與欹仄以入綿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棋怒者虎闢企者鳥厲快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于是剝闢朽壤剪焚榛蕪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洞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

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
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就是野眉尤齒鯁未
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
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
曰萬石亭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
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
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
漢之三公秋號萬石我公之德宣矣茲錫漢有禮臣
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閭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
楚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成奏錄尚書敢專筆
削以附零陵故事昔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卓過焉指焉而告
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
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
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同則室拒
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
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
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
而作上而輒下而軒且卑而曠左革而長轂以載

車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綬而以收戩十
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
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
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轡長而撓
進不舉乎馬退不舉乎人者轡即轡也轡即轡也而
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馮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
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
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
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
若轡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轡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
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
也詩之言曰駟牡駟駟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
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
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間遂孔子於鄉黨
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
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
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
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斬斷凡文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王取焉以建家國且爲棟楹

老何何
君于惡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探木
以限肘腋狀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
勾身陋狹危足解制支不得舒伸不追息余胡斯畜
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暴氣失中遭生不完
託地境垓反時煥實鬱悶結澀瘡寒艱難不可以遂
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屈惡嗜蛇含蝎孕靈外邪中乾
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大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
形陰陰遷魄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不筋倦榮乖衛
運乃喜茲物以爲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焉可昵

齊爲間闕外隅平端中室謹飾度焉以几維量之則
君子惡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探木
以限肘腋狀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
勾身陋狹危足解制支不得舒伸不追息余胡斯畜
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暴氣失中遭生不完
託地境垓反時煥實鬱悶結澀瘡寒艱難不可以遂
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屈惡嗜蛇含蝎孕靈外邪中乾
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大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
形陰陰遷魄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不筋倦榮乖衛
運乃喜茲物以爲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焉可昵

招海賈文

招海賈文
君胡以和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濫泊兮
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驟突滄洋無形兮邈來
君不返兮逝恍惚月航

野山見狀

軒昂今下上飄鼓騰越曉嶠兮萬里一觀萃入泓功
兮視天若取奔騰出扑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
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黑
商棧麟麟文肌三角駢列今耳離披反斷又牙踣歎
崖蛇首稀玃虎豹皮羣沒互出謹遂嬉臭腥百里霧
雨瀾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
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浮浮嶽嶽君不返兮卒自賊
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迴置滔危顛崩濤搜疏剋戈
鉞君不返兮若沉顛其外大泊洋濤淪終古迴薄旋
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
流不屬氓民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舐
鱗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竟焉薄海若膏貨號風雷
巨鼇領首丘山頽猖狂震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
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
以忘其歸上黨易墊恬以舒蹈蹂厚土堅亡虞岐路
脉布彌九區出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
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指鹽魚
魚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
謀者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
下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

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然爲險。艱。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今寧君軀。

熊說

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熊。熊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曾云持弓矢。斃火而即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羆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熊。虎亦亡去。羆。羆求其類。至則人也。梓。梓挽裂而食之。本夫不善肉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古文奇賞

師友箴

并序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矣。二人可作。恩吾不似中焉。可師。耻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儲焉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怠。

吏商

吏而商也。汚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汚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斃。禁溺之爲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貳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逐。汚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斃。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御史元

縣得利。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涸海以爲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貨商。以故貶更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何以利教爲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

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廣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待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木若孔子之急民也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

聚賢老壯齒十有一人誤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洞壁浮圖中廐病額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著

古文奇賞

卷之六

柳先生

為律以勸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山優游覽浮圖有師道而病臂且愈以劇居東洞十年扶服盤其去始學者與女釋者俱傷亡所師遂相與出覺浮圖以為師盧濯之扶持之壯者壯者幼者幼者被以其未導以其旗林楊疾引且其之覺其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款中悅言也來莫敢踰其制中廐病額之駒額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施無異技壁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向它馬食序與早恒少食并立損辱墾頃與甚垂首披耳縣涎屬地凡

此馬起廢之狀更始

廐之馬亡骨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羣駒舟以浙江將至亡以乘廐人咸曰病額駒大而不羸可秣飾焉它馬巴變痺佚亡可當吾刺史者于是衆牽駒上樓土人廐下薦之席席之絲浴則金文鐫絡以和鈴綴以朱綬或膏其鬣或刷其脰御夫蓋飾然後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障旗前羅杠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宸香遊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

古文奇賞

卷之六

柳先生

風鼻知膾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存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覺足涎額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感願言之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額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泊四方豪傑林方謀猷川行羣談周習列坐乎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有德少者馳聲壯者鬪鬪貫掛則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斷倚縣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聲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覺足涎額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亡重吾學于是繫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論之

矣。按此正於爲先生症焉。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予謂少凌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二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者，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大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自中人以降，守是以爲大據，而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公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實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瑨而疎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倚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

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曉曉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如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辜也。

駁復讐議

文淵閣
唐虞
書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君先者，父爲縣吏，趙師儒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古文奇賞。聖上之德，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竽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越義者不知所以爲，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諫具誠，僞考正其前，而直原始而求其，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罔於

公舉師親之誅。獨以其私怨。奪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問。而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所警人之。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師親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其可警乎。警天子之法。而求法之吏。是恃勢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警者。蓋以寬抑沉痛。而徒無告也。非謂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警。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警。警之。則致有反。校者。邦國交警之。又安得親親相警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警可也。父受誅。子復警。此推刃之道。復警不除害。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越於禮。服于死。義也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敵讐者哉。而議者反以爲戮。黜刑壞禮。其不可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

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獻

蝟螻傳

蝟螻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墮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息而墮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亡以出。終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騰神祇。以所成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除暑雷。乎上下雷乎。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故事至而後求。易若未至而求。

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觀其利。不足。則盜取它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鬻鬻者。力不勝。皆屈為童。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值。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予言之。童寄者郴州羗牧兒也。行牧且羗。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

古文奇賞

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臥植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驚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遂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亡所不可市者。良又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於篋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燬火燒絕之。雖屠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驚。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幸幸皆殺之矣。願以聞于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

視兒勿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泰武陽。二歲而討殺三豪。豈可近邪。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白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王得清藥。輔其方。輒易。雖成。舉清疾。病死。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諸取直。或不識。是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

古文奇賞

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餘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饒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甚。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佛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窮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以善。如故。一旦復相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

此篇似擬
蘇詩在柳
文中又見
一格而峭
至之范自

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底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邪。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士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

古文奇賞

南大都督南府君

李元

四十一

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龙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性後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夷陵。臨災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心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墓。以佐命元老。用武。南公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縣合。計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歎難。狼譚見。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

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

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秦。復拔我義類。振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逃。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頃盱眙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倡陽縣布之勁。汧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餽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敵邑父子相食。而君辱。

古文奇賞

南大都督南府君

李元

四十一

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送。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憐。亡衣之賦。身離楚。楚徒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爰之歎息。有周苛之忼慨。聞義能徙。果有初心。烈士抗詞。痛滅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荼於累旬。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上田。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考武之志。舉門關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于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爲。

此段詳錄
東江

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僅以怒冠。俾其專
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固。備去則
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克敵之日。世徒知力
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
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
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亡替負荷。恩祠宇
久遠。德音不形。願新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
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
敵。烈以灰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
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起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

古文奇賞

南大新書

卷之十一

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倘來麒麟閣
中。即圖之詞。可繼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龍死事。
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
東護吳楚。西臨周鄭。焚焚羣兇。害氣彌盛。長蛇封豕。
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
梯衝外舞。雷穴中偵。鈴馬非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
不啻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崙。公奮其勇。單車載馳。
投軀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
堅貞不虧。冠力東盡。兇威西慙。孤城既援。渠魁受戮。

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
羣生成育。俾焉勦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
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
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亡窮。
刊碑河澨。萬古英風。

故秘書郎姜君墓志

秘書郎姜學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
上游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學。學生三日上
日。它物無以餉吾孫。即勅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
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徒然其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間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
則復命。好遊嗜音。以生貴富。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
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
宮。十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
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
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爲具物祭以豚酒。月日
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爲迷。勿榮老窮。在物爲凶。均之得喪。
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嬰嬰
於進取。不施施於驕位。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

客死未嘗戚乎已。與夫拳拳恐悻。蒙諸負義。得之於
初。榮不益。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復乎。

覃季子墓銘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
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堅。鈞貫又
且數十家。通為書。號覃子史。纂又取。勸老管莊子思
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艸木。凡有
益于世者。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為
事。黜陟使其書。以氏名。閒除太子校書。其年月日
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歿。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
古文奇賞 卷之八 柳余元

故襄陽丞趙君墓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於年四十二。客歿于柳
州。官為欽。葬于城北之塋。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
自襄州。徒行求其墓。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歿無能
知者。來章日哭于塋。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于
一筵。五月甲辰。卜泰。訓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
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塋。

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觀其神。

明日求諸塋。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
邪。吾為曹信。是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比。二百
舉武。吾為子。苑馬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緋衾。
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
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
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
先沒。而附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
馬。曾祖曰。汎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
經為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

古文奇賞

卷之八

柳余元

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皆
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擊之。信也。純之。有朱其緋。神具列之。懸懸來章。
神實洞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
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
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彌勿忘。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志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偕也。淑之父曰總。
既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詎者李君為睦州。詆狂寇。見
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慕焉。納為外婦。偕寓南海上。

謝安遺事
要知郭時
集人遺事

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逢焉聞其操
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
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
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塋東崗之北垂年二十
四銘曰

容之丰兮執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治凋殞逝安
窮諸鼓瑟兮湘之詩嗣靈音兮永終古

段太尉逸事狀

又體明詩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嘗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
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亡賴邠

古文奇賞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賈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
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賺輒奮擊折入手足椎釜鬪
甕盎盈道士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
自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
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困悒
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
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冠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
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
曰幸甚如太尉請旣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
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太尉列卒取十

裴君遺事
崔君遺事

七八人皆斷頭注渠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

德震怒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

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還老嫗

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

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論曰尚書固

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

爲白尚書出聽吾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勛

塞天地當務爲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舉畢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

賈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

古文奇賞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
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
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願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
中敢譟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艸具既食曰
吾疾作願留宿門下令持馬者去旦日來迎臥軍中
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
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
官涇大將焦令謀取人田自古數十頃給與農曰且
熟歸我半是歲大旱墾亡艸農以告詎謀曰我知入
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

此八民或
李亦得
夢得

吳人

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論謀盛怒召農者曰
吾與段某邪何取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
垂灰舉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
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
騎馬賣市發代價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
士也入見譴大罵曰汝誠人邪涇州望如楮人且飢
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辜者段公仁信大人也
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殺入汝汝又取
不耻凡爲人後天災犯大人擊無辜者又取仁者穀
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邪謀
古文奇賞
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
見段公一夕自恨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
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內及過泚因致大綾三
百疋太尉塔韋鼎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
用吾言暗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
吾弟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
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其存
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皆奮不慮
或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
入岐周頌繁間過真定止上馬嶺歷亭郭堡戍竊

自此一節
還後文

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始始常位首
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
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
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亡疑或恐尚逸
陸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繼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
坳而頽或頽而卑陰流洩瀉瀝沒淪溢碩鼠大蟻旁
穿側出虧踈脆薄久乃自空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
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蹂躪佻險睽睽欺
古文奇賞
荷。賤賤暗智。輕歸妄走。不思已類。好是羣醜。不如君
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輿。享君
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鄉。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歿
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游。醉觴于座。與涕
俱流。
祭呂衡州化光文
維年月日友人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貢柳宗元
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儀敬祭于
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寔仇之生
人何辜天寔讐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

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天其身吾固知然者
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
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平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
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俾乎吾兄
獨取其重貫于化始與道成極推而下之法度不惑
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統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判
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
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邪宗元勿雖好學晚未聞
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襟顯陳直
正而為道不謬見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于外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八 謝元
徐平古不必謂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少至于化光
最為大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
風志所蓄蘊然可知貪愚皆貴陰狼皆老則化光之
天厄反不榮歟所憫者志不得施崇崇之民不被化
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
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用凋喪志業殆絕唯望
化光伸其宏畧震耀昌大興行於世使斯人徒知我
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
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
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

蕩而為大空與化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
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洩怨怒
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
為錫為主為尊以極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
乎將為為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
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
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勸腸絕嗚呼化光庶咸聽
之

散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

古文奇賞 卷之十八 謝元

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施施乃亡
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畜舉國造怨孟孫惡滅
孟死滅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
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
祗益為殤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
懲病克壽矜莊死暴縱欲不戒匪憑伊老我作戒詩
愚者無咎

崔公山池後集序

唐 李 翰

崔公吏于華。葉再黃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興。益之以小山焉。山臨清池。峭絕孤踊。岑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嶼縈帶。巒崖盤鬱。則巫盧衡霍。不出于庭間矣。若其琴幌朝開。書堂晚清。綠筠森疎。下見松雪。登蕙蘭之徑。飄瓊瑤之章。則雍雍咏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文士以吟以賦。謂之後序焉。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文粹

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賓之俗。邊雖有防。示不久設。軍出于內。謂之將。鎮于外。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凡軍之材食之用。頒于卒乘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蓋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為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佐淮夷方面之寄。敦書閣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慮通乎事。役奉中權之旗鼓。戒羣帥之鏡鐸。師律既和。軍容丕肅。淮

文勢雄直而壯氣壯
厚大抵原
謀其本據
詩作者皆
不齊

南之府。有功宜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綬之。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奇材劍客。猿臂虬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隄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朝聘相望。以歡交之。則固。自韋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于大。則將不驕。惠及于細。則卒不惰。威役輕欽。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為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為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于上。而下自定。置器于平。而物自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于未形。制危于未萌。伐謀之功。大于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于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御軍于談笑之際。折衝于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皋陶。黜陟率職。帝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為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勸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盛府有焉。翰獲庇于有禮之俗。遂安于無虞之境。書緒示後。冀待命于。

射虎圖贊

世稱裴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駕部郎中兼侍御史蔡陽鄭公博物好古。能尚藝于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傳以示予。壯哉古今之未有倫也。夫孤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戎狄。故士生則以蓬矢射四方。君立則以五侯選諸侯。五侯之正。皆飾以熊虎猛獸之皮。象而射之也。邪除暴不若也。周官曰。張五侯則遠國屬射。而中之威不庭也。昭昭乎除暴威遠之義。蓋射之大端。若殺不加有罪。威不及不庭。雖有百中之功。而無一發之矢。幾弓鳥下。拾矢猿號。工則工矣。是射之末節。開元中山戎寇邊。玄宗命將軍守北平。州且充龍死軍。使以捍剽之北門公。嘗率偏軍橫絕漠。策匹馬陷重圍。搖輓轡而百萬洞開。驅索馳而沙場一掃。聲振北狄。氣懾東胡。稜威大矣。而北平連山廣野地。實多虎。擇肉于人。如有飛翼。荐食邊鄙。甚于戎夷。羣老漫而請焉。公于是屏車徒。去矛鏃。曰。買予餘勇。挺身以餌之。眈眈虺虺。烈烈騰逝。當其威怒也。百獸以伏。萬夫莫亢。而公馳單騎。發白羽。挑之使來。翼之而迴。從容返視。咫尺旋輒。心即其度。手張其機。左射右拂。縈之疊四。中皆沒羽。倒必應弦。毛紛血灑。腋洞心穿。或叱之而彈伏。武備之而卻走。將威有

○見

勝。氣有所全。精專于中。志正于內。故能以一人之力。戰羣虎之命。使鋸牙鉤爪。載而莫措。雷聲電視。消而不揚。猛摧于柔。衆怯于獨。其爲易也。若猓狐兔。聯鷺鶴。雖有矯牙冠羣。亦垂頭捐尾。應鎗而斃。如此者。凡三十有一矣。其餘竄匿。不敢復出。大漠之南。千里罷局。鳥獸咸若。山川以寧。胡人服藝。畏威不敢南牧。願充麾下者。五百餘人。茲所謂剛猛除暴。而戎夷格。昔漢飛將軍亦爲北平守。擊胡有困辱之事。射虎有騰傷之患。其與將軍神勇。非爲侔矣。鄭公既寫其圖。保予贊之詞曰。悍彼山戎。噬我封略。有羣者虎。載肆騰搏。邊吐懔懔。若崩厥角。將軍出塞。屏趾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餌。威有所服。精有所聚。氣全以雄。力果而取。震驚雙雙。虎反如鼠。威武桓桓。人反如虎。勁弓雷霹。長矢電激。中口穿胸。貫心洞腋。視如空皮。劃若破的。應發連斃。紛紜枕籍。據鞍遙叱。揮篲逆擊。閉目流冥。喪精擗易。三軍駭呼。萬靈動息。海波爲騰。塞草皆赤。卞莊俟鬪。方閑兩獲。漢將如飛。幾爲所扼。將軍神勇冠世。超昔號猿。未工飲羽。非敵孤矢之設。以威四方。羣虎既夷。夷狄人來。降收閹罷。局山川以寧。至今北荒猶畏其靈。

設毛延壽自解語

唐程晏

不色厭
不色厭
不色厭

不色厭
不色厭
不色厭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官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官中之美者。遷于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于漢。而移于胡也。昔閼天獻笑女于紂。而免西伯。齊遣女樂于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于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笑者。留之耶。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工器解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爲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銀而後操之邪。由基豈自斷而後射之邪。然則匠刀者不嫌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嫌由基之中。業已之爲器。而懼刀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川。是器得其所。又何嫌哉。蕭張爲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嫌漢祖之能刀我而解。

羽。茲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嫌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爲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嫌上之臣也。

工器解

三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唐 朱 閱

子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爲鄭薦蔡京荏京辟李商隱子倘不識公耳公之知子如春澤之奔壑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爐之納火勢豈後于三子哉是則公亦知子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有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楊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子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爲余知也哉子感歎碑下歸解于是書之

人旱解

唐 盛 均

汜濫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張神又不雨觸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諒之昔歲嘗然農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早有三日天旱國旱人旱曷爲天旱寒陽肆凶下土祗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爲國旱君道熾災德潤仁枯貪風暴氣蒸爲時厲曷爲人旱邦燬其政吏賦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爲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于上刑默于下百姓焦愁結成恨若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棄操遺海豢羊望翼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附禍

青宣州盤嶂樓

唐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卽阜以垣。故于樓爲易。而賦名必者。其當正據靡亦雄。妒競侈。由是繚步踰千方。目相瞪。則壯邦麗。厠之熱。嫌在第一。繁絲機羅錯井。障錦春。以融。獨峯採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噴入夕。瞻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冰偏一岍。冬以明。此舉舉爾。觀縹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徒卒。籌三而環警。緒至越。延走。榭棠呼。去族。謀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憮。而敦嚮之歷。舉四美。悉佑而信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遠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

古文奇賞

卷之八

李

唐 獨孤霖

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所謂越諫者。不復遊處。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嚮既舉槩。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戡。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而總而有諸。則我無許。斯久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爲然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負則盤嶂之命。爲宜。至于闌干。踰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于新致。舉之則縹。

漢高祖僞遊獵

唐 高參

或曰。漢高帝僞遊獵。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于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戚。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倫。僞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和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圯族。共工之靜言庸遠。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獄。

古文奇賞

漢書

李

唐 高參

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册。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相人。陳孫及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小人執忠。古之盟主。則棄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外戚恩。然。于。韓。信。盟。生。使。天。子。不。後。言。巡。狩。諸。侯。之。疑。大。者。自。韓。信。小。者。懼。于。不。執。是。恩。信。

不流于下。而悲亦不迷于上。玉杵之降。以陵遲。自
雲夢始矣。

古文奇賞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六

唐高宗三十四

南溪口龍洞序

李渤

唐李渤

桂水灘山右滙陽江數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外崖
巖闢麗爭高其孕翠曳煙遲迤如畫左連幽野園田
雞大疑非人間沂流數百步至巖巖下有灣壕沮洳
因導爲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橫透巽
維蛻骨如玉西北曰玄巖洞曲通坎隅眇眺灘水玄
巖之上口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維北梯險至仙
窟北又有石室參差呀豁延景宿雲其洞室竝乳酒
凝化詭勢奇狀俯而察之如傘如傘如樂盤支撐如
蓮蔓藻井左睨右瞰似簾似幃似松似竹似海蕩
雲驚其玉池玄井嵐飈迴環交錯迷不可紀從夕室
深溪向郭四里而逝去松衡二百步而遙余獲之若
獲荆璆與隋珠焉亦疑夫大舜遊此而忘歸矣遂命
發潛敞深磴危宅既翼之以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
漁方丈似昇瑤臺以溪在郡之南因曰爲南溪云

古文奇賞

白龍潭序

五十七

唐李渤

叛解

唐李甘

或曰申恒何警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警乎且怵其財而強索之若冤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紆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繁縣非盜賊恒驚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爲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爲輕而不捕則窮人家謀盜矣富人家遇盜矣以一夫爲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爲賊矣懦夫人人爲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爲盜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爲少也或曰吾聞寡夫重閉盍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爲妻也爲倡且淫爲妻且禁乎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唐李甘

此說

許先生穎陽祠庭獻辭文 唐 柳識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遊至先生遺廟而穎水古風舊山巋然追懷古蹤慕美至道以時酒敬酌于靈既酌既拜獻于言曰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淨天地全性出于胚渾入于鴻濛雲遊鳥還翕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深大樸散千人散于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克濟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于清流道終播于無爲所謂春帝時蒸朽業自滋先生含德唐堯發之穎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平且聖王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抑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感俗道自爲功任應會之偶然生而後之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和猶歎先生山水齊名茲爲遺廟萬古芬馨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唐柳識

古文奇賞卷之十九

天論

唐劉禹錫

有韓柳奇
賦之曰而
謝自好
月明林下
其人來直
可步也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猶使戶曉盡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恭恭求休乎茂水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邦求蔭于華懷飽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尚雖蒼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然猶蒼蒼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

古本奇賞

天論中

劉禹錫

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楚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易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離滯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澎湃不能峭為颶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

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

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既危而僅

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

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

沈非天易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必必

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

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

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

者其勢速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瀦之覆

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

非天也天果狹于勢邪答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

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

卑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

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

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

萬物之所以為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

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

能逃乎數彼無形者于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

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

物而為用也常資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

廢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規矩之形起乎內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驗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驗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邪。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邪。

澤宮詩序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為良弓文學

古文奇賞

卷之十九

三

劉禹錫

澤宮詩序

為敢矢規爵祿猶衆禽。密殼持滿適風蜚繳者數矣。有措格之妙而無雙鶴之獲。張弓收視歸究其術。跡是跡愈屈而名愈奔。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縣額在庭。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余以西余為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秩秩澤宮。有的維鵠。祁祁庶士。于以干祿。彼鵠斯微。若止若翔。千里之著。起于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于高墉。因我不滅。高廟伊何。維器與昔。視之以心。誰謂德微。

上中書李相公啓

其啓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及廢鋼懸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之道。廣錫類之人。遠聆一言如受夢寐。伏自不窺牆仞九年于茲。高卑邈殊。禮數雖離。身居廢地。而心恃至公。伏以相公久以訐謨參于府審。材既為時而出。道以得君。而專令發于流水之源。化行猶偃。艸之易習。強仇者自納於軌。物困于輔者咸躋於仁。壽六轡在手。平衡居心。運思於陶冶之間。宣猷於魚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近之親。為學苦心。本求榮

古文奇賞

上中書李相公啓

四

劉禹錫

澤宮詩序

養得舉由已。翻乃貽憂。捫躬自劾。愧入肌骨。爾起蜚語。刑餘論。胥心因病。怯氣以愁。耗近者否。運將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鳥之志。處。獲龍之位。傷屈實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贊。言出口吻。澤瀉寢區。管者行。常勿傷。枯幣猶掩。衰老以出。弊懸窮而開懷。亡情與。熱尚或。嬰虛。顧惟江干逐客。曾是相府故人。言念材能。誠亡所取。曾諸飛走。庸或知恩。嗚呼。以不駐之光陰。抱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理。為永廢之窮人。牽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悲。腸同淚盡。言不宣意。謹啓。

答柳子厚書

禹鈔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
書僅千言申申疊疊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
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亡幾書竟使新文
二篇且戲予曰將予為巨衛以揣其鈞石銖黍予吟
而釋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澹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支
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擊柝咀嚼不有文字
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癡然以清予之衡誠懸于
心其揣也如是予之戲予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毅
而中微存乎它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
則與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理言無而不治臨
書輒輒不具

董氏武陵集紀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
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
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備矣
予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羣
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盡如是所聞者百態且得董
生之詞香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
亦猶明金粹碧得丁還齋雖欲勿寶可乎生名挺字

庶中勿背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為端筆端為炭銀鍊
元本雕鑿羣形糾紛外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協為
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盧負外象杜負外甫
高韵如包李包祭酒傳李侍御軒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
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間身以廷尉為荊州從事
移疾罷去幽臥於武陵追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
施於人寓其性懷播為吟咏時復發笥紛然盈前凡
五十篇因地為目吾子常號知我書表而志之為生
羽翼予不得讓而著于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
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
寡和十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
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
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
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典由篇章以躋貴仕者
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愛濟為
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
能足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宗夢無紀則董生之貧
臥于裔土也其不得於時者較其不試故稅者歟

傷我馬詞

馬龍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為得

馬詩
卷之十

力。或。遂。而。喜。駭。法。求。於。和。或。乾。而。易。什。山。德。...
 且。得。陰。山。之。門。其。略。其。形。蕭。蕭。其。鳴。長。而。遠。見。其。
 而。能。力。顧。其。非。驚。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子。
 彼。阜。衣。于。朝。朝。之。人。多。四。三。其。壯。以。迷。馭。子。無。兼。...
 水。激。之。淋。淋。淅。淅。之。江。洋。結。為。碩。華。融。為。坳。堂。前。有。
 債。輒。後。有。濡。棠。我。策。乘。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如。
 飛。翔。翹。翹。其。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鈞。磨。之。疊。
 舞。一。蹊。千。趾。駢。比。阻。滯。度。者。斯。憐。悍。者。斯。怒。我。鞍。如。
 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若。孤。處。靡。靡。其。柔。也。非。羣。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七 劉禹錫

馬詩
卷之十

猶。子。蔚。晨。曉。于。席。端。曰。臣。勿。承。叔。父。訓。始。句。萌。至。于。
 扶。疎。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污。賢。能。書。又。不。自。意。被。
 丞。相。府。召。為。從。事。重。競。累。媿。恩。貽。叔。父。羞。今。當。行。乞。
 辭。以。為。戒。子。曰。若。知。憂。器。乎。始。乎。窮。輪。因。入。規。矩。判。
 中。廉。外。枵。然。而。有。容。者。理。賦。質。堅。然。後。加。密。石。焉。風。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七 劉禹錫

類。也。猶。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為。友。武。陵。
 有。水。曰。龍。泉。遂。歸。骨。于。是。川。且。乎。之。曰。生。于。積。礫。善。
 馳。走。萬。里。南。來。困。丘。阜。青。嶽。寒。非。適。口。病。豈。北。風。
 猶。舉。首。金。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猶。子蔚晨曉越成

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為。顰。鉞。親。賢。為。青。黃。曉。僚。
 友。為。瑤。金。忠。所。未。為。清。廟。盡。敬。以。為。恭。慎。微。以。為。慎。
 去。忘。以。謙。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被。重。霄。而。把。
 顯。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太。山。然。而。一。
 衆。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凡。大。位。未。嘗。曠。故。
 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俾。耳。夫。偉。人。之。一。傾。軀。
 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踈。則。行。矣。慎。諸。吾。見。垂。天。之。

雲在府廩間矣。督吾友柳儀曹謂吾文雋而
味亡窮而炙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衰
文入謁以取質焉。丞相喜友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
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有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雲遂過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遠予得自罷譙而俯焉摩下令之日希市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闕

錯時如在閭之制其列題匾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
貨馬牛有緯私屬有閒在中筭者織文及素焉在几
間者彫彤及質焉在簞宮者白黑巨細焉業于鬻者
列饗館陳麇餌而茫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杯盂而
澤然鼓刀之人設膏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吮
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群狀夥名入隧而分韞藏而
待價者負望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遊者坐
貴顯顯行貴違迎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
貴與國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胃良苦之巧言數量
之術手抄忽之差鼓舌僉倖詆欺相高詭態備出

鼓翼辭空烟埃奮翹腥疊中屢啣而合之異致同歸
鷄鳴而爭赴日中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
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御如初中無求隙地俱
唯守犬烏鳥樂得腐餘是日倚櫺而閱之三感其盈
虛之相爭也速故著于篇云

顧彖吳郡人。食力於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蝨病。且疾。飭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授易於師。積六十三年。于茲未嘗一日不吟乎繁象里中。兒從吾讀其文多矣。死則必葬我于黨庠之側。尚其有知。且聞吾書。君子古文奇賞。

曰若衆者可謂志篤于學矣。因以絕編生證之。且表其墓後之讀功令者。或采焉。予既謫居。是邦始至之日。問能道古語可與言者。邑子以生爲對。旣而執贊請見之。生危冠大袂。闊視雅拜。及門。知讓候肅而後入。又肅而躋階。心存聖言。潤徹肩睫。有坐態而亡苟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老而尤嗜問。安學曰始聳於師。晚熟于心。自尼父兼三才。紂八索。繫辭焉以通微言。與伏羲文王並行。猶天三辰。全麗太極。泰脫大患。完文顯行。漢之田丁京劉。而東京有馬鄭。魏之何荀。兩上而吳有韋陸。前者導源。後者涵融。混合百

派韓。秦唐與沙門一行方淺。天幾以探古人神友。造物智。則人事制動也。有枉變道也。亡方歸之支流。輪于我。其它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朱藍之模範。之為羽翼。為鼓吹。嚆咨天人之際。旁睨上下。驚精於攝。機。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然而前修之盡心也。得以味。豐。寥。芳。焉。手。脈。於運管。目。矚。於臨燭。而氣耗於咏呻。家居亡嘗。不能與計。借地。偏宜遠。亡有能晤語者。心愈苦。而跡愈卑。寒膚喉腹。以至於耄老。微夫子之問。持是矢施。乎。它。日子。造其室。虛。懸。簾。在左。污。尊。在右。有。龜。枵。然。

古文奇賞

卷之十九

子

有筴甚。澤。余。撒。著。指。骨。而。訊。之。曰。是。疊。疊。者。曾。不。予。欺。乎。生。攸。爾。而。對。云。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為。捶。鈞。者。設。也。尋。尺。所。以。尚。遠。邇。不。為。運。斤。者。設。也。龜。筴。所。以。決。羣。疑。不。為。知。幾。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肯。為。卦。體。以。地。理。為。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內。取。諸。身。以。象。焉。得。樞。於。寰。中。迫。數。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說。亡。地。彼。枯。莖。朽。炭。安。能。與。於。此。乎。今。夫。操。之。以。至。列。灼。之。以。殆。盡。徒。與。夫。豈。豈。者。問。歎。穰。占。熊。彪。起。訟。需。

子

亡。羊。喪。牛。之。聞。耳。資。其。握。粟。以。餉。子。口。鳥。足。為。夫。子。造。哉。子。以。斯。言。遠。於。易。故。書。之。噫。國。有。大。學。學。有。館。以。延。顓。門。若。生。者。苦。形。役。志。如。是。其。顓。也。茹。經。于。腹。湮。滅。糞。壤。壁。水。湯。湯。不。聳。其。聲。摧。滅。撲。逝。與。山。木。同。朽。豈。地。遠。然。邪。彼。文。甲。終。毛。剝。筋。露。骨。嶺。嶠。之。華。實。炎。溟。之。蜃。蝦。飛。苞。驛。館。所。至。而。貴。夫。豈。貴。爾。也。哉。從。者。衆。故。也。生。之。歿。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由。灰。之。日。推。而。上。求。直。治。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葵。在。征。渚。西。右。磯。上。其。墳。可。隱。東。望。里。塾。尚。行。其。志。云。

祭韓吏部文

古文奇賞

卷之十九

子

高山。亡。窮。太。華。削。成。人。文。亡。窮。夫。子。挺。生。典。訓。為。徒。百。家。抗。行。當。特。勅。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為。敵。蓋。寡。貞。元。之。中。帝。鼓。熏。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鸞。鳳。一。鳴。蜩。蟬。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誌。表。阡。一。字。之。賈。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諸。洞。開。人。金。我。灰。親。親。尚。舊。丹。其。壽。考。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省。過。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窺。言。其。間。

黃詞儉儉 顏顏磅礴上下義農以還會於有厥服
之言 岐山威鳳不復華亭別雀中夜驚畏簡書拘
印綬思臨勸芳志莫就生芻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
歆此來

六奇賞

卷之十九

三

劉禹錫

君陽通叟山居記

唐 陸希聲

通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洑渚通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三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三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

通叟心子
以人等曰

起于叔孫
道作想焉
亦有不窮

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通叟觴谿山之神于庭酌而飲頤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易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
古文奇賞 通叟山居記 卷之十九 唐 陸希聲 二四四
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霜雪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
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管以爲茨藉養竹箭以爲器
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
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
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
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莖養擁腫之朴不爲餘材養
鈎棘之藥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梗
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維毒之藥
以中函氣養蟬虺蜂蝎以護巢窟養豺狼梟隼以害
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窳爾實又酌

東坡先生
此文章
凡學之

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爲蒙者，易子以決也。
子其決于夷壤，以發其源；決于塞垣，以通其流；決于
腴畝，以施其潤；決于洞澤，以溥其意。決于廣陂，使介
鱗蕃育；決于巨浸，使蛟龍變化；噫，無或決于險阻，以
資其悍激；決于林藪，以縱其墊溺；決于鵠鹵，以膏其
施；決于池籓，以專其利；決于剛實，使鼃蟹爲苗；決于
汨洳，使龜鼃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
浮爾實。于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
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于
道，而不希于世；養吾行于德，而不眩于俗。養吾浩然
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願。
又將決吾心于仁義，使不違決吾志于中正，使不過
決吾身于天命，使不憂決吾跡于遁世，使無悶如此
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歡而罷。并歌曰：山乎谿
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樂乎。

古文奇賞

通鑑一

十

卷之十九

冠

八駿圖序

唐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姿
騰彪，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黃
驥、皂白、義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
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
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是是然，言其真也。寶星
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軼者如仙，御者如衆，
將變化何別哉。

予韓弁沒胡中文

維唐貞元元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

古文奇賞

卷之十九

十

卷之十九

上將往，墮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戡筆而
隨焉。我！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戍人心，爲
心戎乘我不虞，而有詭謀。我計無素成，而奸以宿萌。
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爲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
軍志也。戍人安所暴其許，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
以爲之虜，大具或者將用警我，非禍戍也。韓君爲之
擒，其繫命數五年于茲，生死不尋，謂之生，復還期
謂之死，永永濟沉，或曰死矣。曾是切齒強之心，絕國
浩浩窮西極，強胡居之。大視斷斷，流沙無絕，陰山
無春，邊草不結，寒鴻不賓，秦有長城，沒有遺人，死者

虜。生者虜。死。家。哀。悼。生。死。寧。思。能。盡。人。能。語。君。生。其。所。君。死。其。所。今。三。哀。然。心。歸。中。阻。君。初。奉。役。意。氣。西。道。白。珪。之。賦。誰。掌。可。保。激。晉。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卽。于。事。不。能。盡。奇。從。軍。之。策。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貼。危。羌。戎。髮。髯。坐。刃。我。師。倉。卒。關。召。血。殷。朔。陞。實。死。者。痛。非。擒。者。悲。夾。谷。之。會。不。聞。仲。尼。泰。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飄。望。君。中。平。亦。懼。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古文奇賞

平淮西碑

十七

唐文昌

下

平淮西碑

唐 段文昌

日者惠琳恃近狄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爲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鉄鑽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況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觀向談虞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刳心斷臂繼踵爲忠既而麟見於巴賁之間河清於郝衛之際固同本之貺昭聖祚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邇轅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同冀方多

古文奇賞

平淮西碑

十八

唐文昌

上

馬之國戈鋌雪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有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殃聚於逆嗣氛祲淮濱我后方平人省冤壑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賻以柔服之義示含弘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墨綬授以兵符天子於是會鳧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矛電激孤劒颺馳亦由馮異之總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樓槍總魏博河陽鄆陽凡三軍自臨穎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胤當從史內誅邪

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虜魏豹于軍
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華臬音益以汝海之
地總朔方義成陝虢劍南西川鳳翔延州寧夏凡七
軍由襄陽而進宜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
萬三千時集洄曲樂書作帥鉞為戎右充國討虜印
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
通夙精戎術累督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總宣武
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既固始之險以鄂岳都
團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臯有任城之武昔征兇渠
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
古文奇賞平津西碑
隨帥李愬溫敏能斷靜深有謀山南東道荆南凡兩
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以諭羣帥以撫
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今歸於一勢不欲分
命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營都統指蹤畫奇正之
機發號申嚴凝之令又命內掌機密之臣梁守謙肅
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
是甘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堰之志焚上蔡以剪
其翼拔郢城以扼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
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
定百辟之議且謂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

相裴度持節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師盛
實憲之幕府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
列發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
狐狸干矛杖行次於洄曲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
逾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
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隋帥李愬新總傷痍之軍
稍厲奔止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貌虎之
威未嘗嬰視屈鷲鳥之勢不使怒形是以收文成柵
而降吳秀琳下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雷
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性不撓爰命
古文奇賞平津西碑
釋縛授之親兵祐感槩之心出萬死縱橫之計果
效六奇粵十月既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
將史旻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
三千以為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
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部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
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敦淮濱仍執醜
虜阻颶車得田嚆為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既登
長城縣竹用制奇勝與古為嚆四紀通誅一朝蕩定
據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又安帝命策勳進弘為侍
中光顏重胤並為司空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

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鄜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取宥罪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濱燕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勲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義士之志敢貪天功微賢臣之言實

在君德上獻鴻名式昭徽策庶乎閱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觀劍銘者戒蜀川之恃險

唐憲宗仆退之淮西碑而改用段文昌也事由石

古文奇賞

卷之十九

廿一

唐段文昌

孝忠後世鮮有緣其本末者按羅隱記石烈士事云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為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後折節事李愬為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心天子用裴丞相討蔡李愬李光顏烏重胤皆受節制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忠熟視其文大志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請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之命具獄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祇畏若不勝按伺吏隙用柳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俾

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為何意愬曰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而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開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如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肯為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推碑無以為吏擒不

古文奇賞

卷之十九

廿二

唐段文昌

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嗚呼石孝忠者固貫高趙午之徒歟當時韓吏部既欠實錄而裴相國殊無休休讓美之懷致謗未必無由也夫韓公之文非不卓越即段學士所撰亦自詳瞻明安隨人觀場之輩先聘胎于山斗而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也按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綬銀節度留後楊惠琳

及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
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
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
明年平夏一句

文奇賞

平淮西碑
卷之十

唐文苑英華

貓鼠議 文體明辨 文粹

唐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
郊特牲篇曰迎貓爲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
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
則仁矣無乃失于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
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其序曰食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
于麋鹿麋鹿從皆以時殺獲爲國之用猶受人養育
職既不脩亦何異于法吏不勤解邪釋吏不勤擇
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
古文奇賞 卷之九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

常州之存行爲大蒸蒸翼翼以敬以愛友于兄弟如
捧如戴常州之義篤于友川之有常行之可久扶危
拯溺爾身我手常州之才施于政撫柔三部以仁爲
柄龔遂國嶠千古迭映常州之文究其本質取其正
豈從其損在星之緯在衣之袞常州之年止中身上

昭昭之盛世與萬民而為鄰白馬江上青島洛濱鵠
鵠在原嗟爾元昆線襍露血長號訴冤纂述遺美謂
余不談我觀之子將二十年相投藥石胡疹不痊譬
我于池子為之泉譬我于樹子為之弦榮不衡遂難
不隻全如何淑明摧殘碎堅厥衣楚挽徘徊墓田望
之不見赴之無緣狸首班如女手拳如天如天如泣
涕漣如

古文奇賞

獨步公神道碑銘

廿五

唐崔浩墓誌

曲江池記

唐 歐陽率

水不注川者在穀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為池為
沼苑之沼間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寒然
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而中成
坎宮穿窮港洞生泉喻源東西三里而達南北三里
而近當天邑別卜繡垣未繞乃空山之濶曠野之欣
然黃河作其左壘清渭為其後池裏斜右走太一前
橫崇山濬川鈞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
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
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
財成六合之日既以曉曉外為寰宇敞無垠塹以若
億兆又選英精內為區域束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
斯生服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
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鈞造
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
象泄夫外則亦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
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
都邑不欲令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
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淵于有隋此我皇唐之存
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於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

制極。墻隍劃趾。勾陳定位。地迴帝室。泐成厥池。既止。我署。繞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踞。爰自中而軌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總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隘。潢汗入其洞。澈銷涎。滌以下澄。汗虛隨其佳氣。湧發攸而土。戒萬戶無重腿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舍和厚。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沖融。得渭北之飛雁。斜窺澹泞。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縛。重樓天矯。以榮映。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蔭潛。混漾電煥。凝煙吐霧。泛羽游鱗。斐郁郁以閑麗。證古文奇賞

薄噴射。崩騰駭駭。妖生禍觀。其棲神有靈。興善懲惡。有如此者。其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于斯。賜太始之玄造。訪前聞于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謙之于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徵之于耳目。夫流惡舍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懸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也。沈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靈。興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木。奉石艸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池。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于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論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諸岍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上鄭相公書

持簡上
韓步部曰
陶下之門
孟柯楊
之門也
其門不
其代惟
與此成

魯元曰
魯天下不
決者人
門處多

在三江之南秀第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通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若乎役藝使才之致某冗官也政令裁製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使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日應奉之致是絕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閭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夫子之文章其于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于海隅嶺徼其奈奉奉之身何夫大田斯獲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稀一萬穗稀一某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古文奇賞

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辱也其庸愚不加政化之責者視之則不之怪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其代居闕至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迴辟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灌溉所不霑其灌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私之陽春乎相公爲上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處某焉

古文奇賞

上卷和公書

手

書院藏

卷六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予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建、神照、雲泉、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

古文奇賞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開長恨春歸無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勣，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歎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之誘人也如此。昔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此記結語有千鈞之力，而意味闡然，使後遊者能賈餘勇。

代書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絲絲相續不絕。貞

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異。孟三卷，秦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悉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齋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于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軻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

古文奇賞

代書

白居易

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醉吟先生傳

文徵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游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

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
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通學
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
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
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
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
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韋布衣
冠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
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既酣
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

古文奇賞

唐先生集

卷之三

唐先生集

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
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醺酺而後已往往乘興
履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
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
便去抱琴飲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
詩約千餘首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
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
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
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
奈吾何說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於

于妻子寒餓奈吾何說不幸吾好藥損衣敗食鍊金
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
而自適于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
愈于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
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
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
于古人遠矣而富于黔婁壽于顏淵飽于伯夷樂于
榮啓期健于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
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
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

古文奇賞

唐先生集

卷之三

唐先生集

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
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
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
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
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
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
味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
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畢竟出之太易蓋元白之苦才多也如此

草堂記

竹園
石山
草堂
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寒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窗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墁汚而已不加白城階用石暴總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俯視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略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葛藥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甬入道堂此五步據崖積石嵌空窪澗繚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

古文奇賞

卷之九

四二

唐白居易

古文奇賞

卷之九

四三

唐白居易

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削竹架空引暉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疊繁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倚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視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驕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泉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形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

元集虛范陽張九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
湊明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
因為草堂記

太湖石記

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拘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
端儼挺立如真宮神人者有纖潤削成如珪瓚者有
廉稜銳刺如劔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踞若動將翔
將翥如鬼如獸若行若驤將攫將鬪風烈雨晦之夕
洞穴開堂若欲雲飲雷疑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
霏景麗之日巖巖瀟瀟若拂嵐撲黛霏霏然有可狎
古文奇賞
而貌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
岳百洞千壑觀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
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迫觀熟
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于其間乎將胚渾凝結
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
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
不鞭而來無腰而至爭奇駁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
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
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為而來
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

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
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
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親斯石覽斯
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
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咏其風流雅韻
多播于吳中或目韋房為詩酒仙時子始年十四五
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
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
古文奇賞
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于
彼又吟于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
光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二郡
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
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
詩云其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
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句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
不類各咏一時之至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
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上門下裴相公書

唐元稹

以元白才
格去老
雅語有
雅風

昔者相公之祿洛也。積獲陪侍道途。不以妄庸語及章句。則固竊聞閣下以文皇初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上。為至戒矣。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下即周公東征而還。安執甚焉。思言可廢。況今四郎竝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餘冷。東身之欽。未堅。則閣下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之於高枕擊鐘之逸乎。且夫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饑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慎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為人。古文奇賞。上裴相公書。卷之九。唐元稹。

駕乘俘之才。未嘗校量於左右也。比于閣下。今日之雄材大略。為短矣。然而即世之後。雖無李嚴廖立之思。而十年之內。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方鮑叔之功。斯不細矣。昨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鉅錘。內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為急務。獨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勳既建。王化方行。亦常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思思之。欲人之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援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為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恩哉。何謂援拯而竭誠。某又不敢移之於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乎向使元和之一年。為拾遺二年。為補闕。不三四年。為員外。又三四年。為正郎。則幸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其驟肝瀝膽。同廝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大為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舒其恥。學置之趨走者。又安敢愛氣力。吝心。隨於和扁耶。是猶龜鼈之有泉。鳥鳥之有林。何嘗媿於水木。苟或繫而籠之。錄而檻之。其武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啾顧慕。以報之。

振其危于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龍檻。思閣下藥之
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空閣
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為抵
忌對上以河南縣尉非貶官為說乎。向非裴兵部一
二明之則某終老于窮賤固其宜也。僅閣下復三二
年遲迴于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煌煌之
命以周知其巢穴矣。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
成之策于上前。排未亡之疑于眾口哉。今天下能不
有萬一于閣下之才略。而猶弱足帖脅私自憐愛其
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為天。特降舍垢
古文奇賞 上卷之十九 唐元鎮三

條目則盡難某雖至愚未敢然也。某自十年遭罹多
故每欲發書朋舊尚不敢陳盡其情。豈不知于宰相
有不測之罪耶。孰自計之與其瘡死蠻夷自題不遇
之勝比夫塵穢尊重伏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
紙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表之五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袁州文學掾甄逢游善逢故
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于衡之青巖山採
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
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懸于上前求為賓介玄
古文奇賞 上卷之十九 唐元鎮三

棄瑕之書且授隨才任能之柄于閣下閣下若能蕩
滌泉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飢使博才
薄行者自贖于煩辱以能見忌者驛力于通衢上以
副陛下咸與惟新之懷次有以廣閣下好善救人之
道從使千百年外謂閣下與裴兵部為交相短長亦
足為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
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于
前則盡行閣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以閣下沐浴恩
波之始與微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裴兵部
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濟汗之

宗可其奏祿山退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
輒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偽瘡其背復隱
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僞節度使蔡希德絃刀
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徇既而甄生焚閉無言
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
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
復洛甄生卧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為
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下三司
治所今從賊官囚斬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
恨不即死于其地且夫辨所從于居易之時堅直操

忠義所
謂此書
上卷不
得立明
所不自
其書也

魏得傳
謂此書
上卷不
得立明
所不自
其書也

于利仁之世而猶編淺選要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
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
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什心白
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為為世變則
為蛇為豕為虎為鴟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冠弁不
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于天寶末蓋青嚴一男子耳
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口不以不顯而廢忠不
以不誅而從亂奈令古今之士蓋萬一焉其嘗讀注
記關而未嘗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
永于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為歌
古文奇賞
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
人舊田于襄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饑則力
穡節用以給足于親族歲饑則施餘于其隣里鄉黨
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于朋友者數四
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于吏職其間
風既久固與之遊逢每寬其父之名不在于史將欲
抱所寬請京師告訴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
甄生儻然馬疲言終行孤將不為驕閭之所排則權
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
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某游願得所寬之狀

忠義所
謂此書
上卷不
得立明
所不自
其書也

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萍蹤之中
願貢所聞于執事得非愚且僻也然請笑之暇幸垂
察焉不宜其再拜
古文奇賞
唐元祿六年十二月

贈裴度太師制 唐 李德裕

救堯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於成康。永惟其人。是屬良相。裴度始以謀策除害。佐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昆瓘聖之鴻業。經緯之志。華皓不衰。功勳燦然。圖史輝煒。奸邪所忌。龍虎于時。暨氛霧既開。魚水將協。條風孰見。其喜愜零雨。皆美其來歸。未幾明廷。遽嬰沉痾。威鳳其翔於舊沼。虛舟長往於夜川。頌謝之初。朋黨異議。贈典不稱。人情鬱然。屬告類上。玄煥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既極於維師。恩有加於在昔。豈必望齊侯之壘。方念

茂功過梁道之神。乃思遺美以茲為勅。可不務乎。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救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慙。哭近則張愿之城河外。朔方底寧。乃茲維州。寔為險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沒為戎疆。垂六十載。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嘗解髮獻其壘。垣議臣託以和盟。沮其誠款。尋令東縛。歸戮虜庭。彼獲甘心。幾無咍類。昔常山臨代。為全趙之寶符。河西絕羌。斷西戎之右臂。茲要害用長寇。警至今蜀人言。必流涕。豈陳湯之專命。由匡衡之廢忠。言念始謀。久惟幽枉。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救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其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之才。推明其志。淮陽好政。則以玄成禮讓之節。鎮靜其浮。前王今猷。百代良法。況朕建立元子。錫之粵。區朱邸。初開黃髮。是憲以兼謨慷慨納說。有袁絲正席之忠。以東之取捨。俟時有貢禹彈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暗欺。歷職有聲。居正無撓。舉其素行。擢在首僚。爾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敬不絕馳。化與心成。

未宣撰贈回鶻書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鄰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歸親戚。朕每私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絕漠。臨長諸蕃。名聲既雄。部伍其眾。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種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遇將帥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且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務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是事。請速遣使。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

得宜便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
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
更有蒲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
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況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
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隳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
一令皆告于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絕言議想
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視喻朕
意

奉宣撰賜太和公主敕書

敕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罹屯苦朕每
念於此良用惻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
厚比者望姑朝謁再叙悲歡條已成暮寂無音杳想
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
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旌旗
屬幕何以禦冬肉飯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寓子
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
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為王室之
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侮崇安
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取西向畏

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
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孽回鶻託以
私讐志為侵掠每馬首南向始得不畏高祖太宗之
威靈欲侵擾邊疆始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
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敢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
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詞若恃我為親稟教令則須
便自取教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言喻彼將相令其
知分戾不猶非塞外所寒且無絲縷朕每御裘服則
思彼未授衣豈可因回鶻講張送忘親愛今將冬衣
若干具如別錄

奉宣撰賜回鶻盟沒斯等詔

敕回鶻盟沒斯特勒那頡頏特勒悉勿囉特勒烏離
思特勒赤心宰相等張賈等回知卿等欲遠赴闕庭
自申忠款眷言深志豈忘于懷聞卿等本國頃因飢
荒遂至離散親屬內叛諸部外侵新立可汗猶未安
定既是國中所奉則為卿等君親古人云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義而後其君者想卿等本心必思推戴尤
回鶻代雄朔漠威服諸蕃今已破傷足堪悲憤存
自爭長不顧其君各據一隅必更衰弊深慮從此
後為諸蕃所輕與卿等本國代結姻親久脩鄰好母

臣等伏以
奉宣撰賜石雄詔

念於此良用惻然與卿等為誦須務遠大莫若自相
率勵同奉可汗與復本蕃再圖強盛朕欲召卿赴闕
親諭此懷又恐可汗知謂朕幸其難危因有招納
蓋欲派全國僮奴為卿等避嫌以此思之難遂其請
卿等宜早歸本國不更滯留卿等表請器甲朕若臨
萬國非止一番祖宗舊章不敢逾越國家未曾賜諸
蕃器甲卿等亦合備知若一處開恩必自茲援例朔
州般次舊例須待可汗遣驄馬迎聖方令進發可汗
信使未至難於遣行今有賜物具在別錄以卿等率
先向發特示優恩緣新立可汗未受朝廷冊命數降
等明識深諒朕懷便令高品魏敬休宣諭想宜知悉
奉宣撰賜石雄詔

臣等伏以
奉宣撰賜石雄詔

星煥乎龍庭為國大慶勉弘方略契此休徵昔鍾會
以二十萬兵頃於劔閣鄧艾衆纔一萬直抵成都只
在夾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辦故論此懷然間卿每自
履軍常先士卒既有輕敵未足耀奇朕惜卿一舉之
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
夏侯妙才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
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
入昌稀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今卿為萬人之帥
勝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
在輕身為將本于坐籌學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當
古文奇賞
自書紳務建功副茲委遇

議禮法等大事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
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
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者在史策
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臣疑滯皆各
望令本司申尚書都不可謂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
者任為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
下詳具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取難者皆許上聞並
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為意見言

又
通
方
知
延
小
紀
述

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山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准詔却執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誓者望風疾臣遂興疑言上謂宸聽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

古
文
奇
賞

此
是
吐
蕃
城
副
使
悉
怛
謀
狀

卷
之
九
下
李
德
裕
上

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按是為郅支報讐感欺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被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濫平川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為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德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韋阜以經畧河湟此城為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男為莽熟來救矧喋高峻臨衝難及于屠膏焉徑屈

古
文
奇
賞

此
是
吐
蕃
城
副
使
悉
怛
謀
狀

卷
之
九
下
李
德
裕
上

士多虞於礪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熟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申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俟奏報實探情偽其悉怛謀等守城兵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輿來歸臣即大出平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汎西山八國歸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番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樓雞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為恢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願自朝旨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汎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豈思事實夫戎遲鈍土驢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初拊天為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彼三木與於竹春及將即路冤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遣蕃帥議請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

三國論文粹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

古文奇賞 卷之六 忠孝節義
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仿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嚴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繫于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幄之制，逆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將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

三國之事不可成解故

舊臣論

武則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
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
臯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
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
之規況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
且穆生豈爲已也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
面其不省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降居相位
者皆銳而愧心而已久有懷臂於其間者摘撫先王
古未奇賞

臣子論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乎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乎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

能指驅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
園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
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
其多心今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
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
若子可謂不肯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
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
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
族受禍郭代公偶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
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
古文奇賞臣子論
之問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
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許曲
一節

忠諫論文粹
人君拒諫有二一日生於愛名二日不能去欲雖樂
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之人
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
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
不欲人見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
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

辭諫者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雁以
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
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自馬令言帝欲
不諫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
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
刎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
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
之道在于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
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諫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
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
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為
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
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不以是
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王言論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唯在簡
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奸臣之心唯能塞諂臣之口
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
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
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祇恐解此謂簡而

不足一退

當理足使臣心邪人破勝矣予歷事六朝仍諸
三主文宗皆文雅而未嘗聘辭武宗言必簡要而
不為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詞豈唯王言
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辭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
意而飾詐皆聖言以蔽聰此乃奸人之雄游說之士
焉得謂之獻替哉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致
罪於天矣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子嘗感焉自前
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

古文奇賞

退身論

六十五

李右相元中書

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
其類勸廢質后華傳亮替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
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
其身猶有所恨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忖度頗
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機不測
操政柄以禦怨讐者如荷戟以當殺戮閉關以待暴
卒指戟開關則危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
之命庶幾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
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
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

卷中一

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近
者自三公鎮於舊楚懸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
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
豈不知身退惟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
者豈容易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
招福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
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叔孫去而不困其大剛毅
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鄰子
以紓亂皆保其節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避也
終不及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
斯可以免矣

古文奇賞

退身論

六十五

李右相元中書

豪俠論

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
有是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
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
徒妄發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夫俠者蓋非常
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
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
拔君父之命為賈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
者正為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

臣哉唯鋤麀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乾于承基爲寧見其執喪盡哀不忍害之也斯爲眞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勞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爲臣必不能死雖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項王今已
渡江矣

唐李德裕五
六六一
四十七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爲用。駕馭之術唯漢高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鞏粥獫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是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靡之言宜稱開胃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則

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鬪之氣擊刺之才去關張遠矣
天寶未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
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
爲便蓋恩甚踰益以比於此儻以仗義許之豈有斯
低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卽有緩急亞夫眞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

卷之六
五

問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
士君子亦當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常識亞
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木亥袁盎不跽于酈孟夫周文
以閔天而禦侮孟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
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
不先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
益也縱索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鵲巢在原兄弟
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爲仁孝況朋友之際
未以義合貴戚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
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

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各他適
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臥可以改過
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良士之於人如是易若識劇孟朱亥哉

天性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開東宮爲人所憐天子赫然大
怒召幸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食曰太
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
時大略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

古文奇賞

卷之九

六

唐李德裕

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
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
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
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
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
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智聞之
必寤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
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者必當易恬
汎一子乎是以漢高祖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
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器人於絲竹賦

然而笑皆□□□屈已拾愛可不謂之天哉
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
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叔父于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
則可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
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
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
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漢有
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

古文奇賞

卷之九

六

唐李德裕

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
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爲善終以
左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
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
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穉值漢網之疎闊逮乎魏其
武安終以權勢相傾目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
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
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謀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
附辦率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
下人自中法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孔自

毫州聖水
 狀遠今境
 累以杜妖
 源王著書
 度餘尼札
 比于正氣
 江清以序
 失却六丁
 萬一微此
 事非偶矣
 謀報崇勳
 近七三年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於時機。明于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效。鼂錯主父。便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講所由生。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闕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疎。必有高名。而不用。于世。賈山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

盛與郭守
序李韓公
刻云自房
林姚宋之
後相之有
聲者前公
李文隱而
王楊無許
之後儒之
可宗者文
公韓公之
而已世二
論稱公者
必以功勳
言而不及
于文章楊
文公者必
以文章贊
而貶于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美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窮妙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洞沚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其工肯則未遠夫荆壁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黷文自既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所以

蘇州刺史
教則之

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
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爲妙故作文
長于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擬不亦誣人甚矣
古人辭高者益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音韻七
回泥諸族謂上聲詩有聲原安三韻法周漢書贊
及當時辭賦之詞謂詞一文辭謂詩一十
意盡而止成篇不拘于隻柳謂一韻
者今之文字四五六致篇無定曲辭寡累以聲諸音
韻以至百韻無雙謂六今文如絲竹聲鼓追
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謂一韻
于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
辭不出于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撰寫古人何足貴也
古文奇賞文章山
予曰警諸凡月雖終如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
靈物也予嘗爲文箴今載于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
氣惚恍而不可思而至和拙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
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
粹美質既彫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人物志論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
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
不究其成敗之術也管仲行稱調靈虛御輕重唯太
公不究其成敗之術也公管仲雖霸者之位不及太公
亦不究其成敗之術也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亦辨

蘇州刺史
教則之

其精麗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父故仲
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人道而
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
賢人絮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
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爲非
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
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
陳平去之然稱明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以
結怨關中焚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
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
吾寧關智不能鬪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又
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稱也

朋黨論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
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
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讎是也東漢相靈之
朝政在開寺綱紀以亂風教衰黨錮之士始以議
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
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

魏大略
不爲家也

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術以資大盜大盜謂倖臣也所謂教猥升木噬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錮爲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兇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祇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爲怪哉大道之行當壘粉矣

奇才論

開成初余作鎮淮旬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剖符于東

古文奇賞

卷之六

七十一

唐李德裕

南者相繼而至予與之譏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覃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帝之性服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默然而退予曰李訓甚狂而愚會不及于徒隸焉得謂之奇才也自古夫不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患呂宗而計無所出嘗閒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爲畫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黃金爲絳侯壽將相交歡以敗產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

軍貨產富侈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弟榮祿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多祚淮然泣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俾昭尹請苑中半醴及開饌因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夫舉大事非北門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于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盼與目覩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之購以爵賞卽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游微博擊之吏抱關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蓬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畫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宣武之舉事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真率營士與陣對陣乃大呼武軍曰宣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由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惟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效死嗟乎焚林而吸明

古文奇賞

卷之六

七十一

唐李德裕

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猖獗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近世良相論

客謂予曰楊子法言有重黎顏鰲二篇顏子名化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予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蹇諤救其患難而已唯聖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七

國李德裕

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于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許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彌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凋藜藿由是不採實不患大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此謂此故有僕射鄭司徒麟之爲瑞也仁而不觸王之爲寶也廉而不劇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

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

心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相好古洽聞應變膚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韋司空盡天涯雖劍光不沉而鸞翮長鍛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出非辜既歿不壞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此謂故淮李司空予亦同病莫保其主知我者以爲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折羣疑相論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七

國李德裕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兇是也爲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修不能爲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予頃歲流淮海屬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水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粹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命婦人以色爲命凡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額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

錫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寸得九。無所疑也。

古之奇賞

折學紀綱論
卷之十九

七

唐李商隱

重與陸賓虞書

唐文苑

唐劉軻

別韶卿已逾時。雖遊處譚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沿河數千里。安得不。悵悵西望。邪比予在。第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恐不酸。鼻出涕爲吾友之思邪。前陸錄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于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看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于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于是而欲。首于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焉。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于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純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邪。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大半爲不知味者也。

蘇州畫龍記

李紳

自造父劉累及蒙氏不副龍不復擾隱去其神造豈
昔見史必書志代以目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詭亂形
狀神其變化彪炳五色逾遠真像蓋上飛于天晦隔
層雲下歸于泉深入乎底考之丹青難以徵驗好事
者張其畫以示羣目觀者或駭疑得其狀長洲令廡
壯廡有畫龍龍六焉玄紫異蟒狀殊質怪驤首拖尾
似隨風雷乘植薄榻若載雲雨燕雀想栖其上棲蟻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

洞綠其側目視光射。壁無流塵。伸盤遙逝。如護接棟。
每飛雨度。踰疎雲。殷空。鱗鱗耀陰。顧壁疑拔。志其仰。
口。僧踪弗與之舊。度模之不知何人也。二工圖龍天。
與幽思。今是壁指遠異代。繼之圖法。無謝於二子而。
名。漏不傳。詢于肯人。亦絕傳記。茂宰博陵崔君。據始。
命。予述舉丹素實驗。附邑書末。簡庶乎後。數百歲。棟。
宇斯變。龍忘其像。而事刻。編繡。踪昭然。昔貞元癸。
未秋七月記。

大明宮紀夢

孫樵

孫樵。商賈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貽。晚駭。陰意。靈。
怪。暮歸。魄動。中宵而寢。寢。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
太宗皇帝。繚瀛啓居。廊穹起。應。闔然而動。隆隆而赫。
執。齋。執。陳。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太宗。初立大明。
宮。後高宗。增。修。
帝。謂。上。帝。與。日。月。終。翼。聖。護。難。十。有。六。君。蕩。妖。斬。
氛。孰。知。吾。勤。吾。常。廬。陵。錫。武。天。后。即。真。天。下。諸。周。廢。
氏。廟。祔。徹。主。廟。為。七。廟。唐。廟。為。五。吾。則。協。二。毗。輔。
梁。公。仁。辭。廟。為。七。廟。唐。廟。為。五。吾。則。協。二。毗。輔。
魏。公。元。忠。也。左。右。提。護。義。甲。憤。徒。起。帝。仆。周。五。王。與。
東。宮。斬。賊。迎。仙。殿。道。后。歸。政。天。吾。則。械。二。點。雞。宗。易。
后。驚。獸。還。臥。明。日。華。周。復。唐。吾。則。械。二。點。雞。宗。易。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

之。俾。即。其。誅。胡。制。飽。豚。山。也。陪。肌。辭。骨。驚。血。濺。關。仰。
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北。挈。肅。宗。遂。即。吾。則。激。髯。孽。
悖。節。謂。慶。俾。濟。逆。殺。翼。兩。條。憤。烈。及。臨。淮。王。俾。克。斯。
滅。薊。泉。妖。狂。謂。朱。突。集。五。堂。縱。啄。怒。吞。大。駕。驚。奔。吾。
則。勵。陰。刀。剪。其。翼。俾。不。得。逃。明。殛。三。革。蝕。黑。孰。匪。吾。
力。吾。見。若。正。聲。在。懸。諍。舌。在。軒。輟。延。諫。剗。襟。沃。善。
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獄。撤。腥。周。之。御。諫。當。孫。吞。
螻。吾。則。入。瀆。革。濁。貞。觀。中。入。困。肉。角。麟。見。旬。澤。暮。
溥。太平。十。日。一。斗。穀。視。上。米。五。文。錢。吾。見。若。軒。聲。在。
堂。諛。舌。在。列。室。聰。悌。諷。正。斥。邪。寵。嘉。賞。失。節。怒。罰。失。

殺奪農而徭厚征而雕吾則反耀而豔永崇總章中
反澤而沴蕩坤而圻地有圻而復裂乾而石天有裂
然吾留意宮中二百年昔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爲
設今孰爲缺籍民其凋有野而蒿開元中籍戶九
甲其墟有壘而墟開元中籍前兵三時務農一時講
蕞農而暴府西垣何縮疋馬不牧開元中北庭拒鄯
涼天水金城四郡息馬開元中北庭拒鄯
四十八監以使董之是時疋馬一北垣何蹙孤
壘城粒言未及闕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獲其哲
得是昏蝕魅怪橫惑爾會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
簡盈庭閩南俟需閩北俟霽矧帝城闐闐何賴窮邊
帑廩如封何賴疲農禁甲飽獐尚何用天下兵神會
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
古乎欺今乎吁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楊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當序義復圖及樂武事其說

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爲俚言奇健。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率韓吏部曰如此如此。錄以歸。

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

古文奇賞

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
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
存警訓不當徒以官人寵渥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
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
班孟堅傳祭義尚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
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
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
欲齊政考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
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輩文士儒家擅一時
習臆皆欲各任留愛手出自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

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讀唐史。遷楊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遜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是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豈足下。

與友人論文書

與友人論文書
已盡而不
知止不窮
則神天地
亦然

管與足下，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關者，然不有所竟，則應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為奇。意必深，然後為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

古文奇賞

古文奇賞

五

古文奇賞

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澀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於擇句讀以爲工，摘俚語以爲奇，秦漢以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楊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攻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泊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山是達官，皆闕關辭，吾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

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顧頑朴無所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公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孫氏西齋錄

文粹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擬其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遺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孫洎僖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功，功办正刑名，登

古文奇賞

古文奇賞

古文奇賞

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經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惡，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謫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則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武李勣立皇后，王莽氏者何，忘諫贊惡，懲廢命也。高祖命大臣，堅壁不奪，高祖不取，皇后已廢之，立王莽氏，高祖不取，高祖不取，皇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子懼後世疑於禘祫也。昭穆後時，以王后配高宗，高宗有嫌于神祇，條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間位，不可謂正，子懼後世牽以稱隔也。天后改元，即真今悉繫于中宗，示女子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宗廟諱者何，不得改元者政也。

天下後天
子殺對

詭譎梯閣。肇殺機也。奏為願命大臣。皇太后。崩政。謀何故。白太后。崩政。太后。遂發怒。斬張守珪。以安。于都亭。駭故。書曰。從察。賊殺中書令。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怫。教。愁。禍。附。也。將。嘗。犯。令。張。守。珪。部。令。守。珪。案。之。守。珪。不。從。卒。使。亂。天。下。稱。天。下。殺。者。何。故。書。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做。此。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眾。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眾。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讓。也。懼。息。去。瑞。示。戒。志。涉。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歸。大。義。於。前。所。謂。起。上。后。配。天。皇。條。天。也。操。實。真。例。以。示。懲。勸。前。所。謂。李。勣。立。皇。后。之。類。是。也。張。守。珪。以。祿。山。叛。之。類。是。也。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堽皇遺劍錄

堽皇帝得利劍於希夷之間。提攜六年而四用之。宜其庶績。輝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渝盟盜壇。大山虜門。成卒屢奔。堽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貔堽之師。靖胡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堽皇一用其劍耶。賊鎮

此一節用
得奇機
稍意不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阻兵。邀爾山東。劫眾以濟其奸。孽險以杆其誅。王師萃之。屢戰無功。兵刃將罄。賊勢益張。并醜乘之。遂萌泉心。乃劫吾兵。乃固吾城。反書既聞。卒愕京師。與人謹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伐虜。謀不然。并且東連。兵北合。戎師分卒。以趨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路寇耶。堽皇曾不逞。捷於其衷。亟發。遂符按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擒并頑。非堽皇再用其劍耶。并部既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國用告虛。內外咨嗟。訛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為不聞。誅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熟於山東。

泉渠魁于國門。非堽皇帝三用其劍耶。浮屠之流。其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蠱于民心。蠱于民生。力屈財殫。民恬不知。堽皇始議除之。女泣于閭。男號于途。廷臣辨之于朝。羣臣爭之於旁。羣疑膠牢。萬口一辭。堽皇曾不待疑。卒詔有司。驅羣兇。而髮之。毀其居。其徒既微。其教僅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風暴。堽皇之耿光。傳武皇之遺劍。宜乎銘其鏑。不使其挫寶。其刃不使其泥。而又礪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天下。幸甚。

迎春奏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以其無私皇帝備牲牢鼓鐘迎饗于郊東。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下實行之。是天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為煥寒也。青帝何功而饗乎。寬空春之日。陛下廩以時出。帛以時郵。則孽牙弩拔。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山麓無所伐。則草木壯茁。國無天札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次。收無閹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之日。陛下地氣不掘洩。室屋不徹發。則豐隆不敢繁。越百蟄塞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陽。啓蟄無繁霜。

古文奇賞 迎春奏 唐陳子昂

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淫昏之世。反膏而波。春行秋令大水發。反冰而花。冬行夏令電傷螟蟘。夏行冬令天飛蚤赤雨血。秋行夏令是陛下政令出乎修明。則寒暑運行。政令出乎淫昏。則災祥屢臻。其可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為春。得華慘作。和起并生。華喜滿其家。沃穆歡咳。如暖景時。開樹色。烟光覺慈。龍芳蒼陛下與人為秋。得愁刮人魄。風日冷。白慄慄蕭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人為夏。得變絺成襦。噓燼作爐。駒驅轍結。雜還噎。襖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為冬。得舉皆不見日。漉薄人骨。間間感感。燈青火白。門無

蹄轍跡。願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眾也。陛下肘腋皆熱。中國病凍者眾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苟能平其心。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將視陛下心而煥寒也。

刻武侯碑陰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泊獻熾矣。蓋侯獨不憤。不顧收元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歎乎為力哉。是以四稱。岐雍間地不尺。闕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兄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蓋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技者是亦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應變。真抑蓋侯哉。俾蓋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蓋侯存亡俱矣。天殲蓋侯。其不愛劉愈明。自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心不愧。畏人不疑。蹟何意氣。明信卓卓也。蓋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蓋侯之治。比於燕夷。彼屑齊城合諸

古文奇賞 武侯碑陰 唐陳子昂

後在下矣

逐鬼文

文選切

此鬼之
是而唯
之而而
逐逐之

孫子病疢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懷縮懷有若仆子
於嚴冰者終則憤懣燂肌有若冥子於烈爐者子知
動作皆鬼耶予試爲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予病誠
鬼也。然樵居平亦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
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刳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
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其
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栗
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

古文奇賞

逐鬼文

十

逐鬼文

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人美言則
有若教子計談而鯁人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
若教子遠熱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
若牽子裾而躓子足者。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
若縛子舌而膠子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
勒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已日消。是殘吾生於惡鬼
也。予并爲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通顏
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爲詭鬼。此鬼
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
尅已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

是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專於

復有司馬安者。據義溢仁。縛舌交唇。柔聲婉顏。伏媚

當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榮。長伺

華纓高步。天庑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蠶絲。

鱗差螭縮。陣陣腥灑。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

使人氣豪志邁。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

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主於他鬼也。予并爲我招

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

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

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古文奇賞

逐鬼文

逐鬼文

逐鬼文

逐鬼文

逐鬼文

逐鬼文

逐鬼文

逐鬼文

逐鬼文

逐鬼文

逐鬼文

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囑邊畔。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職。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戍。安有扈從事耶。堽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辭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然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然

書田將軍邊事

此字甫
集文年欲
學之當平
晚矣

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於岷。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又按步。且戰且進。蜀遇。剛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蠱。皆折刃失集作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疲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奮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叩南蠻。殘我白南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重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

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壁重阻。即嚴程東甲而趨。拔戟而闢邪。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餽者縱吏而一非。鼠竊縣官。當給則以苦。文釋而易。良常賑粟。則以砂而參。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以給邊卒。以此爲米。然後以砂補其數。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得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惟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二城太守。俾度其要害。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七十五

按其壁。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師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饋餉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集有無。怨於將軍則如之何。作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樵非獨爲古蜀言也。目今九大鎮大率類此耳。文亦俱傑可喜。

書何易于之難辨 文粹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窮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爲縣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權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集無免竄。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七十六

海禽集。耶易于曰。吾寧愛領作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卽自縱火焚之。觀察文粹。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文粹。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二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故文粹。治視益昌是時故。文粹。相國裴公刺史。出錢。綿州獨能嘉易于治。當從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察集。易于廉約如。

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
 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
 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貸。集作期，不欲堅。
 絕百姓使賦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
 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惟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
 所與，猶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中，文粹有歲
 開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
 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
 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
 好。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
 古文奇賞
 不對笑去，樵以為當世在上位者皆知求財為功，至
 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
 患無以塞詔。及其有知之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
 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吏官在。
 古來如何？君賢令者不少矣，無樵等紀述幾與草
 不同。腐即如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
 聞望江縣，麴令撫惇養，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
 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
 洲。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
 人知。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唐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
 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共難為
 與支縣相下，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
 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贖，殆荷篋一一作
 緝之官，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今
 日兩趙州，循退祇承錄，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隴，
 煩言易生，凡事難舉，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剝削，賦
 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
 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生，
 古文奇賞
 生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儼為之理，適得良二千石，
 俾顯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于一郡，張恂恂以
 奉上，照煦以字民，期繁決劇，以通敏，彈蒙糾黠，以沉
 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諱，流而遠聞，宜舉其
 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敏盛，振緝
 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
 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圖鄉大役，以
 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恥，亦其大信，
 排以至誠，促嚴史家，慰慰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
 集，省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脩，為魁而萃，利者取

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朞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
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周。莫令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
養。靡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
穰。庭內閑閑。似密與肅。予既墮厄。斥置于此。始來而
弘農楊君敬之。具爲予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其
聞。乃刻山石。饒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萬于韓遂以爲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封韓王條葉遂著後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拓跋

卷之二十一

十九

唐皇甫湜二

義志歸鳴
時可謂樂
易君子知
人者矣
按文公之
屬文于泥
通知人哉

後魏之帝其臣有韓茂者以武功顯爲尚書令實爲安定桓王次子均襲當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孫淑素爲唐桂州長史善化行于江嶺之間于先生爲王父生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僕射生先生先生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熊然角嫂鄭氏異而恩鞠之七歲屬文意詔天出長悅古學業孔子垂轡而侈其文秀人偉生多從之游俗遂化服炳炳烈烈爲唐之章貞元十四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青淄通漕江淮入官于四門先生實師之擢爲御史十九年閔中旱饑人死相枕

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行爲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洎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麗邪寵懼而中請分司東都避之除詞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賦觀寺尚書斂手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譚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索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摘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假且發留守尹以聞皆大恐令遽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

卷之二

并

唐王甫三

果謀反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澗賊詔貶澗宮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國城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考實奏事如州宰相不爲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復比部郎中脩史主柄者不喜不卒展用再遷中書舍人廷議蔡叛可誅與衆意違改右庶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彰義軍討元濟出關趨汴說都統弘弘悅用命遂至郢城勢審其賊虛實請節度使裴度曰某領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察居數日李愬曰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爲

先生恨復調度曰今藉聲勢上承宗可以辭取不煩
兵矣得相者先生受詞使者執筆書之持以入鎮承
宗恐懼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還拜刑部侍郎憲宗
盛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遂移典校
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謫為州縣薄不治務先
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稻
蟹不暴民物一作洞夷海無陶然遂生鮮魚稻蟹不暴民物掠賣之口計庸
免之未相直輒與錢賄及還著之赦令轉刺袁州治
袁州如朔微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
說生徒官之以藝學淺深為額待品豪曹游益不留
古文奇賞韓文公神道碑
既除兵部侍郎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
生禍福譬引虎蓄靡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
得失王廷漆屠承冠圍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大蛇虺
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行者既至召眾賊帥前抗
聲數責致天子命詞辯而銳悉其機情賊眾懼伏賊
帥曰唯公指令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喪功可
意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郎會京兆尹
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勅曰朕屈韓愈公為尹宜令無
參御史不得為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禁軍老姦
宿惡不攝盡縛送獄京理恪然御史中丞有寵旦夕

且相先生不諂固為恥矣械囚送府令取尹杖夾之
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奏宰相乘之兩改其官復
為吏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
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病滿三月免四年十二月
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朝贈禮部
尚書寶曆元年三月癸酉葬河南某縣先崇父雲卿
當肅宗代宗朝獨為文章官尤會亦顯名官至起居
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昇服服焉用報之朝有大
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次考合傳
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執女政而出又曰其賢善耳
古文奇賞韓文公神道碑
必心雖色揚鉤而游之內外憚弱悉撫之一親以仁
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懈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
終不計死則庇其家均食割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
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盡
見其而退相指語以為異事實嗜才技毫細無所略
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難畏以為瑞人神士
朗出天外不可梯接非有奇卓望門不敢造未嘗宿
賓有餘財每曰吾明日解衣質食今存者已多矣道
令典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豈寫浮圖以七數之
人於陰陽所謂吉凶無汚我夫人高平郡君孤前

進士和謹以承命浚既以銘先生墓矣又悉叙其系
葉德詒於碑以圖永久而揭以詞 韓因朔封自武
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福子孫宜昌宜惠遂王秦絕
韓祀幾越有子繼王陽翟繼王安定三王其爵韓世
何盛桂胃系雅三祖官下秘書發祥追錫僕射徑執
道荒物喪其明誰壑其治先生之生先生之武襲蹈
聖矩基於其身克後其所居歸丘柯危解禍羅具今
素今有視何多靡引而忘天吝其施垂陞乃賴羣心
孔哀厥聲赫赫滿華徧邇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銘
在碑展我哀思

論業

自六經子史至於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
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爲子論之燕公之文
如榘木榘枝締構大厦下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
陰陽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如應鐘聲
鼓笙簧鐸磬崇牙樹羽考以官縣可以奉神明享宗
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
龍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
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
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舉玉舉雕龍綠鳳外雖

古文奇賞 韓文公碑誌

唐文苑英華卷六

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飢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峰絕
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倒崢嶸然而略無和暢雅
懿者避之楊岷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
威勸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惟文公之
文如木門大第而氣勢橫敞廊廡摩厖戶牖悉同然
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疎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
千里一道衝騰迅浪漸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漑或與
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鳴華亭曉鶴嘹唳亦足
警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故友沈諫議之文則
隼擊鷹揚派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
擢而能沛艾絕景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
而紀矣

悲汝南子桑

汝南周子桑治詩通春秋非仁義不動年二十三貞
元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陝見無詔東還冬
及宋閏月丁亥而死夫天寒大雪火不星前續不銖
身寒之聲與將死之聲整然其具書存乎側其所行
存其側友人安定皇甫湜適至見之而哀之爲文悲
之渾沌無端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
福之惡其禍之謂善之福夷死何餓謂惡之禍斯死

古文奇賞 論業

唐文苑英華卷六

何肥何閻間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婁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天且高地且遼鬼神之形幽敢問何誣哉招曰來吾語汝天有正理地有坦途精者常不足麗者常有餘有餘常豐不足常枯子乃惑之一何愚人事著矣指物以復子何聖者千年而愚者如麻鳳凰不下而鴟鵂滿家何草木不芝盡野而莎何蟲不能蠶水而蝦非精者理少而麗者理多蘭葵何先施老何難玉何爲而脆石何故而頑衣冠何感戎狄何蕃何麟而怪何鶴而軒彼父邪母邪天兮人兮已焉哉謂之何哉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唐 盧南溪八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

唐 范傳正

駢駢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驚于空谷唯餘駢骨憤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場翅別鳥空留大名入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環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唐 范傳正

初召見于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綈論當世務草答著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初承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拔後患惜而道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水息候用安能傷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履軒冕釋

唐 范傳正 駢駢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驚于空谷唯餘駢骨憤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場翅別鳥空留大名入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環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

七
八

羈縻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閑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托壯心遣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遂往來于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武進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謝安傳
二十七

竟卒于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于彤庭禮降于玄壤生不及禮沒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常于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于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咏有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宜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乃劉勣之妻皆編戶賸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閒都應對詳謹且祖德如在

僞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沒為民存地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僂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取聞于縣官懼辱社孝鄉閭逼迫忍耻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法然銘曰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誕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魏葉暢于文篇萬象奔走平筆端萬慮滅乎樽前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咏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庠風雨侵新宅與墳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水于此倚歌琢石為二碑一藏幽隧一臨歧所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沒名不虧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謝安傳
二十七

李白酒樓記

唐 沈 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視細而不發乘險者帖爾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銳刃博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於陰者火之於甘之猛者秦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首業術正教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選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殺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路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者紙乃以聰明移于月露風雲使之涓絮飛動移于草木禽魚使之妍茂審擲移于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于幽蟻遠谷使之遶屋物外爽人精神小馬兮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驟決發如脫幽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解文之強乘勝潰文之勢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窮其明醒則移于賦咏宜乎醉而生而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于行事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

唐沈光

四十二

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也當時骨鯁忠赤遂有其人收其逸才幸于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者有限衡斯樓也廣不逾數席尾缺橫竄雖見收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古文奇賞

李白酒樓記

三十

唐沈光

五十六

莫小姪女寄寄文

李商隱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體竟歸
大塋之旁哀哉爾生四年方復本族既復數月奄然
歸無於鞠育而未申結悲傷而何則集作極來也何故
去也何緣念當稚戲之辰孰測死生之位時吾赴調
京下移家關中事故紛綸光陰遷賁寄瘞爾骨五年
于茲白草枯荻荒望古陌朝饑誰抱夜渴誰憐爾之
栖栖吾有罪矣今吾仲姊反葬有期遂遣爾靈來復
先域平原卜穴刊石書銘明知過禮之文何忍深情
所屬自爾歿後姪輩數人竹馬玉環繡襦文葆堂前
古詩賞卷之十
塔下日裏風中弄藥爭花紛吾左右集作爾不知
所之况吾別娶已來集作緒未立猶子之義倍切
他人念往撫存五情空熱嗚呼榮木之上增山之側
汝乃曾乃祖松楸森行伯姑仲姑家集作墳相接汝
來往于此勿怖勿驚華絲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
無少無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寄寄汝知之耶

秀媚不可言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夫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
兄與子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于公凌陽公端

古文奇賞

古文奇賞

古文奇賞

進士第見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
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
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自古心經
已下若干篇是句外曾孫遠東李憚辭收得之聚爲
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
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賁無色寒暑攸出鬼
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欬何從生啞
鍾復鳴黃維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洑若大壓然不
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
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于朝斷章摘句
古文奇賞卷之十
如振始生狼子矜孫競于跳走剪餘斷集作程露血脈
其許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矢如以萬
世換人一軒重屋深宮但見其春牽絆長河不知其
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官藏其正聽
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
其姑豎麾爲門懸本爲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
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縷如墜地碎若
大咽上餘錄取朽蠹標蟻出毒刺眼楚集作齒不見可
視顧顛踣錯雜汗滴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
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亮人

人教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榮辨
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形露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
亂者。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
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
呼。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
于塗中耶。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耻聖。五帝用聖
而耻明。三皇屈明而耻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
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李賀小傳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古文奇賞

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
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
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
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
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蹠。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
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
多輒曰。是兒要當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
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喪
卽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
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

一第偶絕
有與長吉
死而魂游
不稱玉環
人言作神
者之通也

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畫見一緋衣
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籀。靈石文者。云當
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悽叩頭。言阿稱。長吉學
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
召君爲記。天上差無。若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
少焉。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牧教有煙氣。聞行車。唯
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
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
呼。天養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親
閱之玩耶。抑信然。則天之高。帝之尊。嚴亦宜有人。
古文奇賞

上崔華州書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
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悵悵
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自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
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

偶錄不可
一世

直揮筆爲文不愛懷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
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爲進士者五年始
爲故買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宜
州所不取居五年閒未曾衣袖文章。諸人求知必待
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
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見鬼安養其氣志
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爲發露左
右恐其意猶未宜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三十五

唐陳黯

拜獄言

唐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獄祠有巫導以祈謁乃
徹蓋整衣馨爐瀝觴類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
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爲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於
曾而答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獄長羣山猶人
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
鸞鳳乾乾崇崇于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
思盡乎余之敬詞之黠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
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
臨如欺乎神也所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爲妄今爲妄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唐

陳黯

答問諫者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爲最曰有諫
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邪殷無比干邪曰不以之
無而功德相遠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
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爲難矣
昔蘇政吞噬羣雄以取天下蒙暴奢侈古初無先故
非必爲而諫必拒當遷太后于雍有及泉之誓凡諫
者一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囚氣銷詞是時
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顏與錢謬謬

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譴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死于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于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不免事不立其足爲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矣。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

唐陳壽

范陽盧秀才墓誌

杜牧

秀才盧生名需。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世或仕燕或仕唐。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鬪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爲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者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以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東有天子公卿士人。吐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爲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日卽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拾馬走。行徑入王屋山。詣諸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而處。始聞孝經論語。布褐不襪。捋草爲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二十有文。有學。日開習入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以群輩中酋酋然。凡曰進士知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爲交。生嘗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坐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耳。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教

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利與不
刺其所欲來明白如彰畫一可以目觀開成四年
遊代州南歸某月某日於晉州虞邑縣界晝日盜
殺之衆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
賊牛張來長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城南某縣某
鄉某里某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曾祖昌嗣涿州刺
更知鄭州長史父勸鎮州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才
節薦生列於公卿間聞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磊砢徙蕩氣外而意哀

古文書

卷之四

三

論相 文粹

唐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
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
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
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
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
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
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
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
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福耶爲禍耶得一昨之貴
戚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
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
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
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上澤潞劉司徒書

文粹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
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
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
獨據一面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鍊而不發約在
子孫而絕而此雖使鐵人爲六軍取不孔易况

下軍
上軍

席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趙伏用齊下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伏忠不與義昧且而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情物重實仰關上是以趙一推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靡靡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驥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于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于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

古文奇賞

卷之十

王

漢書

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居四天子耆老胡良民使叛街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聘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驍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于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于泚水東崇太原掛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于易水南此天下之郡足以事區區于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算盡攻必巧戰不負能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于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

美善如寶

天教地人
其能錄錄
揚文字重

古文奇賞

卷之十

王

唐書

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臥內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宣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耶不宜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亡齊是種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種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紳男子政婦人桑老耆養孤者庇上下一切固有紀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耶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冤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遂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

吐山

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觀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于將軍之艸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襄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古文奇賞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暢暢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校于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

古文奇賞

卷之三

上李太尉

中唐

四

髮驪駢之騎凋耗已無渾路皮裘之資饑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制劑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爲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于美水豐艸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存師老費財之憂深人財存大寒疾墜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倖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于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子折膠重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質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于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向隘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猝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車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于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剽漫山

古文奇賞

卷之三

中唐

四

澤高車因殺蟻蟻類考三十餘萬蟻入
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沃野山詳大將慮深入恐有伏
兵勸帝停止不追沿先勸窮追之不從後開涼州賈
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某所
見今若以幽并突突之之濟泉秋壯之之兵之蟻蟻
仲夏落發計除山與之遠近不一二二蟻蟻
迴鶻之強發如虎五月節氣在中夏時熱到陰
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于枕席之上既冠
于掌股之中軌輻懸鏡湯沃毗雪一舉無類必然之
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成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其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四

唐書卷六

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點憂令討迴鶻伏以
點憂起于別種超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
必勝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勅敵况示之以殺
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
豐熟可以恭玄玉于常山才遺人于河壠顧茲疲虜
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蓋地
而兵形盡見按項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迹
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
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
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

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上宜州書

其頃官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
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于上耳固于上
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近無入仕
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
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于士者取盜取讐取于夷
狄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
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
國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四

唐書卷六

若以子弟生于膏梁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
美仕則自毫以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
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言科第浮
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因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
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
後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
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素
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進士
者後突厥入塞免胄戰死儀革廢武后

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妻侍中師德亦進士也。

蘊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襦。

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厲

狄公爲相取中宗于房陵立爲太子。漢陽王張公東

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殿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

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卻

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振兵三十萬。武氏惕息

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

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

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

古文奇賞

上宜州山大夫

四

唐

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

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

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

氏立唐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爲相于武

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于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于

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爲蘇宋。張燕公說登

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唐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

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

奉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

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請老南服。年未

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

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使賊不能東進。尺

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徒兼中書令裴公

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

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

其目。孰視朝廷。希嚮羸弱而施其所爲。司空始相憲

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飲百職。歸于有司。命

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徐州余秦相爲徐州

事。玄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

官。開州取唐舍人爲職方郎中。知制誥。魏州取李超

古文奇賞

上宜州山大夫

六

唐

其他微諱者亦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

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剪蔡

劇賊于洛師。腸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

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爲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

當是時天下幾至于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

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于

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

秋之氣變古則議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

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雁美宣王能復先王之

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爲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

梁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適茂皎無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舉于千人中儼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噫嗟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于古今未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于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唐書 卷之十 二十三

唐故相國江陵元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諲諡議

唐 獨孤及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鞠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公論在台司觀戲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荊州一年有成歸令明具賦欽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我陳希昂拔中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來荷推轂受賑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修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把濁流者難俟清整勞績者難為工諲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知臂使指閭境無接蔡暗東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畧必有過人者雖勿褒之其可乎按諲而咸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形容請諡曰肅謹議

重議呂諲 唐書 文粹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岩廊

歸九德成
事如周公
之文宣然
後樹詠唱
于方冀嗣
而典紀

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荆門之政爲仁由已略見于
事其恩惠被于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
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者者有司之職也
其闕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前前議之詳矣敢辱再告
至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溫室之樹且行狀所
不載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
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歿者之
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
存廷辯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竝故
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誡且
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
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徵旨也在懲惡
勸善不在褒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
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
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審俞之忠于其國隨
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
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
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
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袁周施父戰國
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六略佐

古文奇賞

五十一 唐詩及二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

辛丑

唐伯虎

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謂一名不虛以經
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清禮此矣然
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
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
可故曰文貞公謂肅瑀端直鏗亮近貞性多猜貳近
褊言褊則失其審正稱貞則遺其彘狄非一言所能
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知人抵准此皆有爲之
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
晦諡成封德彝諡明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彥博
諡恭岑文本諡憲韋巨源諡昭唐休璟諡忠魏知古
古文奇賞

集 353—540

之宗我鍾乃懸是訓是崇世所極大音無窮

尚書右丞徐公寫真圖贊 升升 品外錄

侍御史歸公至清以學藝書畫之美聞于天下辛丑歲三月以王事靡盬館于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于惠明寺之淨室嘗以暇日裂素麗翰畫徐公之貌陳于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毫釐無差若分形于鏡入自外者或欲攀蹤謀俯僕拜謁不知其畫也衆君子嗟歎之不足則言以讚其美其亦繼唱于後哲匠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成象豁若披霧瞻仰神鋒如窺武庫婉婉高古文奇賞



五十七 唐 獨孤柳

與田將軍書

唐 獨孤柳

天下賞將軍之勲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節符佩黃金印者數四而祖于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為好官將軍之勲名可謂盛矣美矣然某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聖王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忍而大言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况非聖哉故范蠡聞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為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為天子秦皇以為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卒為秦擒韓信為漢誅虓破齊楚尊漢為天子漢裂土封王于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被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于為人拙于為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勲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為公為王為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居為要為龍山為相為文且今召公無不悅色足下豈不賢于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二三萬數從僕不過一二入滿當罷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邪況夫遭時變即據千里土惟殺生柄不覺炎煥更變歌童侍兒併

後不離前。為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繼。憂能
 鑽其。豈不願留之邪。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亮讓
 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願將軍無受
 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留侯向朱之舉。悟
 韓信李斯之惑。立寶融河西之績。宛郭馬李高數賢
 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執起
 踵以繫奪其位。雖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
 受市也。蓋審理必然。今某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
 既非奪位而來。又豈欲嘖口銜世。直以惜賢人之業。
 耳。惟將軍無猜焉。

古文奇賞

季九

春秋無賢臣

唐 孫 邈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
 臣爲陪臣。陪臣于諸侯。君父也。諸侯于周王。亦君父
 也。陪臣于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遣。奉。父。者。必
 欲。父。于。祖。陪。臣。忠。于。諸。侯。者。必。欲。諸。侯。忠。于。天。子。
 則忠孝兩全。康又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
 弱周以強諸侯。是。將。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仇
 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于。臣
 則非忠。語。之。于。子。則非孝。論。之。于。道。則傷義。推。之。于
 情。則辜恩。有難僕以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
 古文奇賞

古文奇賞

季十

春秋論文卷一

太甲論

唐 陳越石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
 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漢于國者之為論也至
 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邪君上之
 不肖與賢智臣下之有不知邪擇其嗣當求賢而
 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今其自新如
 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快時來之龍待駕
 于臣之業何如哉殆乎儒非食石而日霧露如懷失
 國之詬以掛其身則執君之詭游無日矣陳子曰臣
 之忠不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
 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泥泥悽悽非此君臣何放乎
 哉其後新取于西魏成于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
 也未曾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
 以為嚆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有言哉

石橋銘

唐 張 彥

關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展奉詔總林茂三萬北足
 河朔冬十月帥榮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
 揆厥跡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
 而銘曰 浚水伊何諸州五浚秋霖夏潦奔突延衣
 杆材成制攢斲紛紜幹地泉開盤根玉梵虹舒電拖
 虎步雲轔蔽陰橫包乘流迥透坎輒匠造琅琅族遶
 敵作洞門呀為石竇賒莫算竊一紀方就力將嶄爭
 勢與空闊合齊跨趙傲夜防書月掛虛蟾星羅伏獸
 謂之鈴鍵振我宇宙謂之關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
 河山領袖經途者安逸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萬里書傳三邊傲泰郵亭控引事物殷富夕發劇墻
 朝趨禁衛質舍冰碧文耀藻繡花影全芳者痕半舊
 天啓大邦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右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近侍疏

唐李綱

臣按周禮均工樂。樂不得闕于仕位。雖復才如子。妙等師。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鼓衛先解朝服。盡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府既招物議。人毀其倫。有國有家者。以為股。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高才碩。猶滯州。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廊廡。故非創業垂統。貽厥子孫之道也。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李綱

唐書

綱字文紀。後人始名。綱為人政。為帝以綱。綱名臣手。初未

常名

胥山銘 并序 文粹

唐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景羣靈。下懸蒸人。乃啓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宸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取鳴華。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名謬也。時善父為孝。記曰。父讐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枕干。宋鄭絕楚出。在平。為未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李綱

唐書

胥山銘 并序 文粹 唐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景羣靈。下懸蒸人。乃啓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宸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取鳴華。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名謬也。時善父為孝。記曰。父讐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枕干。宋鄭絕楚出。在平。為未

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鳴羣飛陽侯夾從聲

賜竟及其身臨夷盛屍投于水濱憤排鼓忽配濤作

出山而車甲已困于齊矣蟹稻已奪于歲矣屬錢之

公朝則宴馬入則謀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

二十年內越恁又歸太伯廟而將乾闥闔劍光先失

非例行也後戈止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

仇驕人賦為大怨威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

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

虐惟后成湯用為人義孔子為夫經子胥修為大

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枕干宋鄭絕楚出在平為未

能臣在秦為既壯子坎壤伏節乞師于吳軍鼓丁字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李綱

唐書

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慨于越。父于楚。乃退。于是仲秋闕望。抗人以旗。鼓逐之。笳蕭和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卷沙墨裂。地灰截若。岬坼成坑。迎潮氏格之。如呂梁丈人。為靈戈威。示敵浪自重。南來不先。跳橋揭舫。再飯之間。經其音聲。湧湧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脂。有鹹有腥。適實乎下庭。山海梯航。羅林扶桑。交臂于卵階。金秋在戶。雷鼓在堂。魏鑄漢豆。六代筆簪。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斗氣。銘曰。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杖其實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子妻。殲鉏直士。赫赫王閭。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莫非藉。瞻昭乃鳥。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詭譎。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來。扶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沈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并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廣齊。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古文奇賞

卷之廿

古五

移陸司勳汚書

唐 歐陽柅

今皇帝起閣下為郎閣下。僕僕而來。相謂斯來也。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復一日。僅三百日。久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邪。四夷之患皆平矣。無有策邪。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邪。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邪。天下之無賊者。不可劾邪。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邪。天下之無庸者。不可伸邪。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邪。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驥之謝敷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豈徒鼓動以朝廊餐而返。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且一之笑百。雖有此也。正今百人之反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拒謂閣下。今之為不及。時不為明矣。且逢萌不掛冠。孰有萌邪。孫楚不漱石。孰有楚邪。閣下始心為直。苟在為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達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邪所謂為郎。不若不為。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何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有所見。勿辭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則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煖景山川。如緇鱸鱸純。

古文奇賞

卷之廿

古六

莫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爲陸司勳庶幾乎不朽伏惟
念之柅再拜

與段校理書

唐 劉巖夫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于口。誰不言仁誼哉。清
濁相渾。真偽難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其必笑
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僞者繁而真者寡。况憑區
區文字而能取信于人邪。所以其蘊蓄斯久。不敢輕
奮。抑爲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盼睇。以不倫衆輩。故
得肆陳其愚。惟賜許之。其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
今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懶惰。強之惟艱。不能勦力盡
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事于四方。
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廊埃。瑤
古文奇賞
破開濤浪。聳翼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
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施用。洗滌
他腸。昧旦調旨。甘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探情。性源
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湔湔。然得
全其愚。爲唐一閒人。而家世清風。祇承嚴訓。不可也。
又欲掉長舌于公卿間。遽條臧施。以媚于人。拱立下
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
財處休。而愚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
不可屈。志不可諧。歧路難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俛
然自述。執事濯纓清流。於古多識。試與指其要路。

象化

唐 牛僧儒

象龍壽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甚愁儒有言曰王
 無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
 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
 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
 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鳩鵲之性均而木刻鳩鵲是以
 象均邪獬豸之性觸而魂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龍
 以性善化而龍于化人者衣袞則其象不以上木亦
 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
 不見也言若出為雲而物仰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
 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視王為雨也雖七歲炎
 炎不聞有浴者而況三月哉

古文奇賞

卷之三

唐

牛僧儒

請誅程元振疏

唐 柳 伉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
 危。必死王事。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
 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
 足。皆習戰鬪。輕走易壯。獨有犬戎數萬之師。犯關度
 隴。歷秦渭。牧郊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關。館殺向有三
 載。綿地數踰千里。謀臣不為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為
 陛下效一戰。各攜卒伍。靜劫關。汗辱官。聞燒焚。陵
 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舉。滅迴紇。
 其歸陛下。以為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權近貴。失意
 元勳。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
 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迎慮。至使非捐汾。浦。西失
 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
 聖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
 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聞
 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四十日。天下
 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臣實知之。
 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練士卒。疎遠
 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于此。陛下必欲救今
 日之急。存宗廟。社稷。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

古文奇賞

卷之三

唐

柳 伉

此內使配諸州以朝恩勳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
兵馬迴付漢官。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
用文武。然後天下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也。深自刻
責。與下寮將相。德勵行後。宮嬪如且移別院。與
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詔云。若人下動臣。知予自新
許。予改過。仰召募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爲舊惡未悛。
脩身有關。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
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
雲集闕下。臣請閉門。小臣以謝陛下。伏乞陛下。下黃臣
此表。一二十遍。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
古文奇賞 卷之三 主 游 三

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願行之。死
無所恨。陛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乎。伏請
陛下審圖之。

戰秋辭

唐 陸龜蒙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關散帙。晨烏未光。左右物態
森疎。強梁天隨。子夷賦切。可怖。慄恍軍庸之我當。淩
然而溝壘然。而牆轟然而柱。隊然而篳。杉木攢。矛蕉
標建。常倚艾矢。來矯。蔓絃張。盡合助。吹鳥分。啟行若
華進。而金止。固違陰而就陽。無何雲顏。師風。旨伯蒼
茫。慘淒。淒。危。瘡。封。煙。蒙。上。焚。雨。陣。下。棘。如。濠。者。注。如。
壘者。闢如。霧者。亞如。隊者。析如。矛者。折如。常者。折如。
矢者。仆如。弦者。礫如。吹者。瘖如。行者。惕如。石有髮。今盡
壘。木有耳。今咸。鹹。雲風雨。煙乘勝之勢。驕杉。篳。蕉。蔓。
古文奇賞 卷之三 主 游 三

讀皮詩二
公孫錄氣
要振珠句
逐錄錄錄
直而少曲

殘廢替可謂棄其本而趨其末捨其大而從其細也
辭猶未已色若愧恥于是賢者止僂者也

祝牛宮詩 并序 張其

冬十月耕牛爲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曰老農
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爲之辭
四仲三物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
度地不敵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
偶僭當開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緯蓬萊
下遠官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饑或臥免風免雨
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古文奇賞 祝牛宮詩 卷之二十

野廟碑

并詩 張其 野廟碑 文選

七三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
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
有功德或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
之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述悲夫嗚呼其力
以無名之土木而已矣既越開好事鬼山椒水濱
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設黜而頑者則曰將軍有溫
而恩哲而少才則曰某郎有嫗而尊嚴者則曰姓有
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蔽之以庭堂暇之以
階級左右老木橫植森拱羅爲翳于上泉鳴室其間

車馬徒隸叢雜怪狀昨作之昨怖之大者惟牛犬
擊豕小不下雞犬魚菽之屬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
缺于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老孺畜牧慄慄
然病死喪昨不日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
于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矣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
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扞大患其死也
則血食于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扞患者爲
比是矣于古也則矣今之維穀而碩者有之溫愿而
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飽口梁肉載車馬擁
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暇未嘗休於習中

古文奇賞 野廟碑 卷之二十

七四

民之當奉者一日解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敲之以就
事較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
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個統脆怯顛蹶竄路
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縷弁言語之士木又何責其
爲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
而爲詩以紀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
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儀祿位願願
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
孔悲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之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
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
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伯耶曰
黜其伯以躋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
惠王曰隨雖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
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
使西而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
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
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水拆豈連雞
不能俱止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
古文奇賞寒泉子對
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疾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
九為兵一為鑄銑董澤之蒲十九為韃一為箕捲父
子兄弟之血前後渡野草齊竟為燕氛趙骨化魏土
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情感酸屑泣不自
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橫幕得帖帖安臥秦亦
厭戰雖鼓牙煩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
矣設有辨口奚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
其頸無令車輪輾閣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令從
散橫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
也披上地以奉仇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

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于鄢趙
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治家子言

武王既勝殷應紂有泣于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
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銘範矣今又
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
大售殷賦重乘耒耜者一墾不敢起吾父易之銘
器屬宮室臺榭修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
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興其售又倍
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
古文奇賞治家子言
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于是也下戈鋌農事
子復祖之舊

正沈約評詩

唐 皮日休

五人言
下殷沈約又云騶者蓋三家之色相勝又示周殷相
代也日休曰天之命也必以二德則文王自信矣何
爲不受殷禪哉詩曰文王受命作周又曰文王有明
德俾其率天下之義師取一隅之凶主南而于殷其
能昭昭矣然非人事不可也天時未可也豈不可謂

目下
之難事

周詩曰騶彭彭注曰騶馬白腹曰騶議者言上周
下殷沈約又云騶者蓋三家之色相勝又示周殷相
代也日休曰天之命也必以二德則文王自信矣何
爲不受殷禪哉詩曰文王受命作周又曰文王有明
德俾其率天下之義師取一隅之凶主南而于殷其
能昭昭矣然非人事不可也天時未可也豈不可謂
殷之賢人尚衆冀匡紂而易政也豈能以騶騶之色
示乎代殷哉嗚呼禪代之事符于天命必不可以騶
騶之色勝之也謂堯之運爲火歟則車服一當從其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唐皮日休
色則竟不當乘白馬冠黃收衣統承也故聖人繼運
以德受禪以仁如以馬之色示于代殷則吾以聖人
用於左道矣或曰若然者奚者曰毛公誤箋沈約過
謂莊生
莊生免范蠡之子死至矣夫范蠡子復取其金則怒
乃言於楚王死之嗚呼夫交者以義合至死不離也
以利合者全于利前者鮮矣况利死之後哉則莊生
謂畢事而歸金其言信矣至其取金則復言而死之
焉有大歸金之心也哉是莊生與范蠡果曰利舍也

或曰莊生非利金而淪言是范蠡之子利金而淪言
也曰夫赦者楚之常法也范蠡不謂乎赦爲楚之常
法以其兄自合不死非莊生之力也故取夫金是愚
豎之纖鄙也何足責哉如莊生與范蠡義合則取金
之信以易乎人命也哉是果曰利舍不金于利前
者也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于生前則一時可知也
用于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
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唐皮日休

唐門
云聖人
與人通
能與人
又曰不
而正言
知而交
等其降

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
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
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秦則平日月久昏忽
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
尼之道不于周秦而昏于漢魏息于晉宋而鬱于陳
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
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
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于夫子之側愚又不知
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
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漸其繼者淺

此及安公
漢子孫

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踪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時。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于國。胃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
古文奇賞
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已乎。典禮為備。伏請命布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田夫是也。

七愛詩序

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為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為真將。焉做大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君為真隱。焉鎮流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為真吏。焉負逆賊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為真放。焉為用者。必有真才。以白太傅為真才。焉為嗚呼。吾之遊時耶。行其事也。在乎

忠矣。不時耶。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焉。豈徒然哉。

公作三著詩。贈逐客云。志者若不退。佞者何由達。君臣一微。賄家國共殘殺。平許師云。雄健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夫為萬騎風。住作一川肉。羞貪吏云。鴈能去人愛。荒能奪人慈。

古文奇賞
卷之三

今

亦述其
神中長

塑像記

唐 段成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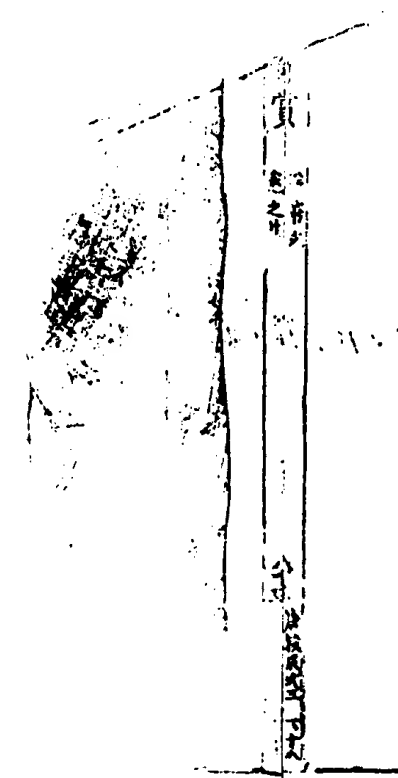
在世間攘巨寇必思祖金浴鐵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磨撲爲法大防也據內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爲初利尉侯北方毗沙門統衆又衆所治水精官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倫曰如意等下壓衆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之境常憐尸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冑林獨揭勝幢不頓一戟雙迦婁而垂翅梭脩羅而束手猶怒折蓮柄狂搜藕絲蓋多聞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縛喝伽藍北虜古文奇賞 聖像記 卷之五 唐段成式 四十七 感夢而懺悔近千闍聚落西羌觀相而來降其威神營衛勝靈應事無虛譯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膳部有緣謂西域瞿薩國本大王樓神之處也廬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色遺像武宗五年毀廢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爲僧乾立所居乾每調嚙不安旬日方悟遠徙他室訪誓造北方變像亦爲變也請押衙熊輅爲導首輅遂與執白籌者郭宣熊師佐等縱吏問位爲說第一施結壇上緣獲零幣貨貝共二十萬輅厚自損徹周歲功就乃多聞儀形嚴毅如生眉結雲聚目發電掣猛焰豈有蚊蜂搶軒金塗錯落

而燐亂形彩陸離而芒角得工巧明矣其或變應側視是不如擊三屍磔五冢也及素天女主藏此四四事堂內三壁寫載部落雷公拘怒付雷可畏也吉之人香火微福林尊乞靈福既據我靈詎乏主應予曾服正法念經說摩醯陀山六齋日四天子此會計閻浮提善業豈容不歸敬與輅爲學性端介敏辯王公多伏之復悟禪那宗愛得總持契訣常持北方真言大中三年病且死忽夢天王操戟卓地有泉逆射搏之及而因驚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輅上府至新塗夢天王支古文奇賞 聖像記 卷之五 唐段成式 四十八 渠張目曰世途若此爾欲何往卽宿留數日賦毛鶴果膾肝飲頭尤恣殘酷其踐較著如是十三年秋予閑居漢上輅爲交趾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于明張北方故實焉

送窮文

予大中八年作雷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三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是年正之晦重釋戲爲送窮辭判簡而槽比釋而間細泉纏幅楮飾木偶家督被酒請釀窮將醉地歌舞窮予謂曰予送非饒饒歷感循陰索隙骨章淪餅直脰涎瀝者非寒哭族燐敗

衣網身惡，觀簡冷，情凄辛者非嚇。去，聖，嘆，至，悲，沒。
幾，幾，幾，數，指，泉，撥，狎，孤，狸，者，應，有，才，歎，升，窄，腹，勝，噉。
陰，幾，童，其，筆，煉，心，汗，滴，以，是，而，歿，者，去，些，有，開，卷，數。
幅，室，心，効，目，襲，經，攻，史，方，寸，日，處，以，是，而，歿，者，去，些。
有，議，古，酌，今，左，凌，右，侵，麓，堪，酒，落，短，淺，不，禁，以，是，而。
歿，者，去，些。



賞
之
小
詩
以
風
雲
可
也

歲貢主者
正官州牧
王官州牧
大夫又久
應增一段
美

孫德所請
職在下心
而樂來也

今世所不
止蕭蕭聲
持何道
既之

請追癸巳日詔疏

唐 韓 隱

歲貢賊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于長安
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器水鑪香蒲
蕭絳幡華致于坊市門將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
踴起病榻間以為明天子憂人雖奔禹不如是之勤
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
以倉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
頻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嶽之綿亘四瀆之宏遠陛下
命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槁苗乾而
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蕭華為
古文奇賞
請者豈陛下為其靈于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
公輔裂陛下之土田苟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
祭據封者尚未能為陛下出力彼蒲蕭華復何足以
動天臣為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
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于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
曲于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
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冒死請追
癸巳日詔苟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
而百姓不服振豈蒲蕭華之所及乎昔殷湯之代臣
不以早為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早未及殷代而陛

下憂已過矣臣請早以賀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上招討宋將軍書 文粹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越肆螫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心叛則東西漸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本實歸諸葛夷侯安文祐皆自盜而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浣淮饑汴滑以東蠲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費則磨寸鐵挺白林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虛壽燔剝我梁宋天子以蟻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

古文奇賞

卷之五

全唐文卷四

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捷仰施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版築自固彼之待將軍其猶沸之待浮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未輪大旆復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待衛者乎復俾將軍誅剪草千昔韓之醫良而性高故為人治未嘗剔去根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于韓者以疽見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粉之而疽潰商斃之宋表于韓韓侯尾其族而藉其有無且二賊藹壽春昭顯上刷毫社掠合肥經營于梁宋其為老者

殺而少者傷聖人之婦女聖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巳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戰飲不謀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勲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于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為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蹕韓

古文奇賞

卷之五

全唐文卷四

移雨神

唐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刻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爲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干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速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然于天歸惠于己是神懷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爲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爲敬蔑是數者何以爲神假口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于上是亦徒偶于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設民不可久侮竊爲神危之奈何

古文奇賞卷之二十一

無名公傳

宋邵堯夫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爾現爾形骸弄九餘暇閒遣問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本嘗不爲善人告之以積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乎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不易懷竹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湯詩曰不佞禪伯不佞方士不出戶庭而際天地家素業爲儒口未嘗不言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災災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

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
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人南賓

無名公詩
卷之四

宋王忠文

論選皇子疏

歐陽脩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
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
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
歲以來草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
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
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
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堯國公主近已出降
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
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
則一陛下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
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
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
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
使其出入左右間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
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
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
論於闕宴又有左右侍從傾問語言其人而居內也
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
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

他人所不
敢言亦所
不能言

弟。惟。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
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
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
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
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人。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
亦。關。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壽。之。
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
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
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
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
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
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財。擇。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
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絲供
應頗其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
勞人利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
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
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將損聖德之事須令力言難
於大諫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

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
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
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
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
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
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
頓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
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
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
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眾人而已乃是枉費財
物盡為眾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
廣散何益昨三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
郡君四五月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
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予而貴可矣然各分亦不可
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
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兩人自招謗
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
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
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
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脩頓首再拜啟。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伐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願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適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未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土甚眾。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

辭。士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奇怪豪傑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直少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歐公本不欲為范公幕府書記。故云與之同其退可也。與之同其進不可也。此是歐公自立處。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見。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其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淋漓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自高。二人儼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言方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必笑呼。以適天下之樂。其

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大二人者。予乃見其盛矣。則予亦將老矣。人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有三世而懶不自惜。已老。其素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岉。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送徐無黨南歸序

實符

宋歐陽修

宋欽宗
四十五

處王陶序
 予其往大
 直懷平
 初劉南
 李序荷
 自懷平
 學文而
 尚則能
 宗哉公
 起人如此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
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脩
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
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
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
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
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餓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古文奇賞卷之五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固以自警焉。

游陵許氏南園記事。悲不爲與夫忘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浮槎山水記。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

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噫。可懼也。

歐陽公極好爲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文章。以自娛。當爲深省。

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閉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古文奇賞

送楊真序

宋歐陽修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劍浦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

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公所厚善者。曾鞏梅聖俞。送梅序。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送曾序。曾生素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于也。其以節廉相許如此。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

古文奇賞

送田畫秀才

宋歐陽修

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

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舊所川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古文奇賞

之于是疏泉鑿石開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

此則文字
不特一利
字賦聲皆
不若此如
王一微過
身到會之
微過皆原
而難移亦
見惟老泉
疎南尚帶
豐山耳

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執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投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樊侯廟災記

古文奇賞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予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策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也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志

誰何哉豈生能為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鳴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唐荆川曰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轉摺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

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銘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宋歐陽修

尹君諱源字子漸

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有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子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子蔭補三班侍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

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口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宋歐陽修

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五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餘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儀梓鳴呼師魯常勞其智于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

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界可嫉其如斯

張子野墓志銘

張子野墓志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于予文宜其來請于子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于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惟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衆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鄉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于是又知非徒相

古文奇賞

張子野墓志銘

十六

宋歐陽修

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日贈太子太師諱某會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

古文奇賞

張子野墓志銘

十七

宋歐陽修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
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
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
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

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
動其意者顧不合於時乃下酒然好劇飲大
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
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
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

古文奇賞

石曼卿墓表

卷之廿一

宋城縣志

下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
補本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
乃澤祿耶曼卿慨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
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數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
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軍李氏憂服除通判永
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
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
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
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

古文奇賞

石曼卿墓表

卷之廿一

宋城縣志

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
昊及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
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
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
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祖也夫不
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
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
也其視世事養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
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
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
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常其意者無
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
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
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
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
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
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
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
汚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
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

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志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甄命太原王願以丹爲隸書納於墳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

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予及送者相與臨穴視之且封

古文辭賞

張君墓表

三

張君墓表

哭而去今年春予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予蓋君之卒離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僊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僊公蓋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予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脩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樞爲其府推官既罷

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問則從予游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墜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志之曰飭身臨事予嘗愧允夫堯夫不予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體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

君如吉甫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僊公得罪貶死漢東東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願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遺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游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

古文辭賞

張君墓表

三

張君墓表

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記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刻於墓且以寫予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煥字黃之姓胡氏其前世爲陵州人後爲秦州如阜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

其後以
為世傳
之學其
所止以
其後以
之稱其
也與此
並為師
五色

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
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
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
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太章閣與大臣講天下
事始慨然部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
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
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
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
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
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
古又言實一書之也
談舉止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
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學拜
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
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
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
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經復以為大理評
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
監直講適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
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
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

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第
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
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
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簡陽蔡君墓其誌於幽堂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
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
廬陵歐陽脩述

古文奇賞
明先生墓表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宋歐陽脩述



樂論

宋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承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疾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

古文奇賞

卷之四

詩論

蘇洵

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遂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逆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逆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董然後人不飲飲食藥可以生或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微其董則酒肉之權固歸於樂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去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肯吾之所告人

樂論

蘇洵

古文奇賞

卷之四

詩論

蘇洵

詩論

蘇洵

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爾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絃絃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可信乎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賦諸其

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效自處其身則灰生之機固已去矣灰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口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言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話謠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

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于不勝人下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入之情至于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于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

古文奇賞

卷之三

蘇四

蓋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管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變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

於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
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
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
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
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
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
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
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
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
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昔之民莫不以
古文奇賞卷之三
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
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
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
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
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舉已以
周之也湯之伐桀也驚然數其辜而以告人如曰
彼有辜我伐之宜也既又思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
又驚然以言桑之曰萬方有辜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辜無以誦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
許我焉古文奇賞亦能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

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令我奉
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
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
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
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
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
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
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史論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
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持抗持抗四凶之一也君
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
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
大是以固史修經卒之論其教者必曰亂臣賊子懼
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
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
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
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
其義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
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

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

思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

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思後世以爲已之臆

斷故本而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畧

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

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亡幾吾故曰史以

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

所貶弗舉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亡以證其褒貶

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

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僞赴

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

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

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

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

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

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繩則規亡所效其圓矩亡

所用其方準亡所施其平繩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

正不得史而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

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

遷因實錄可也慎亡若王通陸長源輩驚然冗且

借則善矣

辨奸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

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

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

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

利害奪其外也管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

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

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

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佞

不求與物浮沉使吾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

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亡

文客復不足以勸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

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

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

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

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

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

洗去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虛之

衣食犬彘之食因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宋人文不
如公抑或
能不如公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願賢易乎。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復知言之名悲夫。

茅鹿門曰。荆川嘗讀韓非子。入奸篇。謂是一面照妖鏡。予于老泉此論亦云。

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

古文奇賞

韓文公

韓文公

韓文公

韓文公

始盛黨友。傾一省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頗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入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遣作辦。奸一篇。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它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達。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

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壅之為沼。汙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潞為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

古文奇賞

韓文公

韓文公

韓文公

韓文公

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螻蟻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艸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亡足怪者。晉者劉項奮臂於艸莽之間。秦楚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關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歿。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皆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歿于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

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手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烏乎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探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昔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

古文奇賞

上卷第三十一

卷三十一

論海士

古文奇賞

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選選偶語亡所忌諱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京師憂大水鋤耨者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瞞貽狼顧莫肯效用且大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貴身而處優樹恩而

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得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思詢好名則多封私恩思詢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

古文奇賞

上卷第三十一

卷三十一

論海士

古文奇賞

施諸其內太尉不及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懷光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誅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怨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目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

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
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昔之名盡至公之
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大
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
至于怨思太尉之威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
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古文奇賞

上卷
卷之二

晁繹先生詩集

宋蘇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
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
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
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
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
師與卿士大夫遊以語朝臣自今以往文章其日
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
其兆矣以魯人晁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
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
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
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
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
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十之爲文者莫不超
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
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
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
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
姓顏氏先師克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送入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任人之材
室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
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
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
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輶案
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爲桓壁彝器
其可乎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不吝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
古文奇賞
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
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項暫
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矣抑不足教乎且無事於
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遠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
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
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
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
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
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
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

有蘇薇可美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

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
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
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然而已非
所以望吾友也

文與可畫筍簞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白蜩腹蛇蚶以
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
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
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

古文奇賞

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
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
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
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能者乎居自視以然
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
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
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以子爲
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
者嘗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
方之人持繒素而請者足相蹀躞於其門與可厭之投

謝安嘗曰
吾嘗與
子敬共
飲酒
而子敬
不飲
則我
亦不飲

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戰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戰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為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鶯鶯綰掃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係於筆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嘗笑矣世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簞簞谷假竹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實簞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簞簞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簞龍料得清貧儉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餐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于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齋見此竹煖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時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古丈青賞

蘇軾

三

文淵閣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初至

蘇軾

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直筋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筋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侍妾而其妻妬甚見殺於厠妾雖死不取訴也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冤且使有所議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眾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為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難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荅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如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為之錄荅其意焉

古丈青賞

蘇軾

三

文淵閣

蘇軾王鞏劄子

八本司馬
名以自持
言不畏強禦
此其所長也
年壯氣盛銳於進取
好論人物多致怨憎
此其所短也
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

台仙止之

一處
在毛大字
僅可尋

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奸邪及離間宗室因詣事臣以獲薦舉泰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強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爲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爲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古文奇賞

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杭州召還乞郡狀

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達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大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梩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愛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

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事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默私語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稍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請遂飛語溫懷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呈遵將帶史卒就湖州追捕如捕冠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報處置後事自期必死

古文奇賞

卷之五

四三

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耶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款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抑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恨立

手寫真
大德寺書

不併知無不所以少報其始論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承傳竟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敢發然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書達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及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

古文奇賞

卷之五

四四

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奉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誹謗本無從似自加誣執其間曖昧譁怨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此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剝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恥止得此事今者

忽蒙聖恩召還。惟用又除臣弟輟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釋行至中路。果聞弟輟為臺諫。所攻般出屏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眾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輟。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古本事實。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眾怒者。所從來遠矣。又知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峻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避。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僥倖。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眾。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取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遘早除。一郡所

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在祈天請命。戰恐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單鈔吳中水利書狀

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而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昔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滯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輟。滯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前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壅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拉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

得之
海濱

宜不其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亦常高尺餘況數
十里積石壅上築為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
清運便之日甚不已而松江始艱阻不快江水不快
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
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明浚治海
口而不知江水艱澀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
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
挽路於舊橋外別為千橋橋狹各二丈千橋之積為
二千丈水道於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
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

古文奇賞

卷之三

卷之三

少憂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
興縣進士單鏐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
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年巨典
如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進進上
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
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饒不可悉數而十年九勞公
私凋弊深可憐惜乞下臣言與鏐書委木路監司躬
親按行或差強幹如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
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聖恩
命此第一
第全文字
寫此碑狀
如前不實
罪重矣

奏准勅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
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
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為亡母程氏
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洵平生交
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
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危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
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
許辭免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宜議保

古文奇賞

卷之三

卷之三

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
種世衡等專務整頓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
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
昊復臣今河朔西路備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
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
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
之頭目帶弓而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
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
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
有緊急擊鼓集眾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冠

至善誠感墳墓所在。人自爲戰。勝其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見今州縣。委實全籍。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箭社寔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定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違。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古文奇賞

杭州謝上表

入奉榮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賦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觀朴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

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懇遷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名於晚節

杭州上執政啟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哀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頑鈍

謝兼侍讀表

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同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放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而

古文奇賞

况講讀之司帷幄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之照實常負冰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於死生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

安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
 此固不待賦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
 官賦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累付至薄不
 任官耳今年正月賦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
 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賦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
 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
 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
 免喪得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賦
 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
 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
 古文奇賞

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
 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
 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
 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賦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
 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其可憫
 笑公若猶憐之不敢宣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
 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廼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
 之賦且飲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
 餘以予其家使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
 獲當獻諸公于胃左右無任戰慄

黃州上文路公書

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
 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
 遠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如志罵曰
 是知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此事
 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
 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
 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書
 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
 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
 古文奇賞

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傳人不足語以必傳者莫若
 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
 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
 老而能學也賦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
 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
 殺也輒草具其事之上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
 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籠獨得不燒
 龍破見之不覺慨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賦廢
 運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相有益於世既
 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仰祈之心掃除幸甚

太秦太虚書

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錢。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步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買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胷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

古文奇賞

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滯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柑櫚枰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

荅李昭昆書

軾啟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其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

答來處書
 此書名也
 署于無功
 長千鈞還
 不敢人道
 作古身香
 相務勤以
 益其淚又
 不畏矣而
 恒樂矣

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數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太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道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

古文奇賞

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
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
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
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
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
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旣喪妻絕嗜好飲食
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
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假借焉
未有所得也

芥毛湧書

不在其位

孫墳瑩祠以大牢令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
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
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爲觀使
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
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
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
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
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
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
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
古文奇賞 卷之三 宋 蘇軾 主
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日月星
晦豪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
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
島嶼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睟如神人王帶毳馬四十
一年寅畏小心厥箴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
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誅弗容先王
之志我惟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
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
之陽爲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祭張文定公文
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歎我公
實浮於聲知公者天寧俟此銘今公永歸我留淮海
寓辭千里濡秋有淮尚饗

題三國名臣贊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
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
佐未易以世論

雪浪齋銘 并引

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

古文奇賞

卷之三 宋 蘇軾 主

宋 蘇軾 主

主

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
激水其上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
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
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錫杖泉

錫杖泉在羅浮寶積寺即景泰禪師卓錫之地亦謂
之卓錫泉蘇軾曰予昔自汴入淮泛江浙漢歸蜀飲
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
以此知江之甘於井也審矣予來嶺外自揚子江始

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實
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亦清
今日遊羅浮酌景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水又在下
矣嶺外惟惠人喜關茶此水不虛出也

記游

昔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
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
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門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
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
有議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

古文奇賞

卷之五

五

五

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
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大息此亦
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
子晚歲誰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
尚有黃父在每與語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後傑人
乎悲夫

古迹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
不知果是不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鶴巢其上有二
地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

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深絕耳圖經云是徐邈
不知何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
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
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
一古銅盆盛之注水聚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
眼處以爲羣石之長

范祖禹可著作郎

敕其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
右史讀誓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于廊廟大議君
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于東觀則著

古文奇賞

卷之五

五

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
奮筆於其間則善惡質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
職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
往祗厭官無曠乃職可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敕其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節
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人而已非以求贏也至俗吏
爲之則多收羨用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爾昔爲
御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
分者是以前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

王哲可知衡州

敕具官王哲凡我四朝之舊經德秉哲篤老不衰者今幾人哉以爾好學守節名在循吏而久不治民朕甚惜之大行之麓民朴訟簡守以安靜莫如汝宜可

韓維父億寘國公

敕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植梓漆以備器用凡在左右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况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故父

古文奇賞

卷之四

六一

宋徽宗

泰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某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為循吏入為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篤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榮戟互設朕欲賞其家廟而實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不為其土之藩輔

童珪父參年一百歲可承務郎致仕

敕童珪父參古者天子巡守方岳之下問百年者就見之而絳縣役老趙武詢其典尉今汝黃髮齡背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戶齒乎往以忠孝教而子孫可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錫赴闕詔

范鎮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鸞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誘也苟得黃髮之叟幡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奸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令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王安石贈太師

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故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王安石少學孔

古文奇賞

卷之四

六十二

宋徽宗

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已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典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于麋鹿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遠天贈膺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是用寵以師臣之位尉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守太師

林希可中書舍人

教文章之變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而孔誥
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本
朝華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
異端所汨欲復祖宗之舊必以訓詞爲重故難其人
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聞強識篤學力行綽有建安
之風流逮聞正始之議論徑踐外制爲朝廷常潤色
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識典刑之勢務究所學
朕將觀焉可

峻靈王廟記

古文奇賞

卷二十一

本錄第六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
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其人民也唐代宗之
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得入寶以獻諸朝且
傳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於天故以此鎮之即改
元寶應是以知天亦分寶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
至儋耳又西昌化縣西北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
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里人謂之山落膊而僞
漢之世封其山神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永南夷有聖
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巖舟其山斷山發石
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之右夷

背溺死僊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船山上者今獨有釘

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之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
其客雷煥發豐城獄取寶劍佩之終以遇禍坐此也
今夫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昧亡知之
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矣詔聖四年七月
瓊州別駕蘇某以罪遣於僊至元符三年五月詔徙
蘇州自念謫居海南三載飲餼食腥凌暴而颶霧而
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向西而辭
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有紫鱗民不可
犯石峯之側有荔枝黃柑得就食持去即有風霆之

古文奇賞

卷二十一

本錄第六

變銘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雜居古相蒙方強遠
來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世嚴恭庇蔭
嘉穀歲屢豐大小逍遙逐蝦龍鵝鴈安棲不避風我
浮而西今復東碑銘然昭亡窮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任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鏡之東亞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太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古文奇賞

蓋呂君之志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于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其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遊藥禪山記

藥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嚴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藥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嚴

之虛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而之後洞予與四人擁火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議而在已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議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予

於什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有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子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秘閣校理丁君墓志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循而黜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刻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瑞州僎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

州會思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
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詣暨如剡越人滋以
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秘
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
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
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
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
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
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
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
古文奇賞

上深甫墓志銘

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
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
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
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其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
謂迂闊不足趨時今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甫也令
深甫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

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

以施澤於天下武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
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
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
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
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
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
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
沒皆遇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
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

古文奇賞

然尚如此嗟乎深甫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
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
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
如此蓋非予所能知也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
有以廸祖武厥猷抗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
悔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比部陳君墓銘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
而文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荆州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銘

嗟乎劉尹。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惟其有命。故止於斯。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銘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胡君墓銘

壽七十一。不為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建安章君墓銘

弗績弗雕。弗跋以為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古文奇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憤。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倅年。心類如翁。俯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鬢。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繼絕。予禍問疾。書猶在服。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編。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歎。

祭曾博士易古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間里宗親。

黨友知公之名於貴。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是。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

古文奇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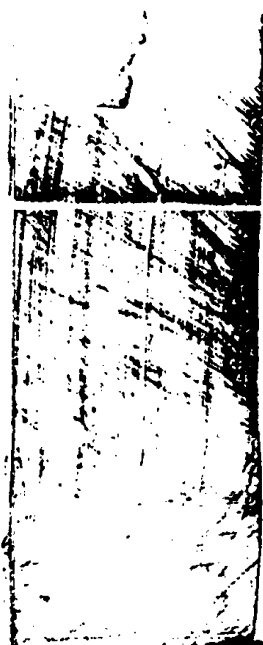
祭歐陽文忠公文

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脩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為。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大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漠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

於外者如星之光輝其法音幽韻矣如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捫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一 宋王安石

與潁水之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歎歔而况朝士大夫乎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此等文字
今有數冊
用云深光
刊本是大

唐論 寄寄選初本 宋 蘇 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難食足以自衛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繇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孰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願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古文奇賞 卷之十一 宋蘇轍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
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成大
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
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
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
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
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
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
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
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
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
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
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
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
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
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公邊爲節
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
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

古文奇賞

唐書

卷之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
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
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
至於乘隙間舉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
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
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
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
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
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
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
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
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
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
猥以成敗之遺踪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
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
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
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
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
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
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弼亦祇守澄

古文奇賞

唐書

卷之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愚竊謂今之兵滿天下並不得籍之行伍以折衝禦侮而北自遼陽迄臨洮延袤五千餘里僅得戍守之兵以乘障游徼於其塞耳然無唐之節度府帶甲十萬之勢以爲外重故胡人得以蹂躪我疆

古文奇賞 卷之三 唐書 四
場殺掠我人民其於南粵一帶亦然至於京師所籍兵十餘萬僅足以供天子之工匠與中官勢人者之侵漁而已又無唐之內設府兵五百以爲居重馭輕之威是所謂內外無以爲重者也故四夷數侵歲以爲常而中州則有一夫跳梁往往衝越不能遽熄豈非兵政無以制中外之亂歟 茅坤記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慙并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才行志義之美者思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思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它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亡以爲益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

能辯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

善惡相縣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

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辯之不惑議之不徇不

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

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

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

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

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

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

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

古文奇賞

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泣

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章也哉其追騶祖德而思

所以傳之之緣則知先生推一賜於章而及其三世

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

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歟而先生顯之則

世之題詞矣保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

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

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

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

賜之辱且敢道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

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贈黎安二生序

趙麗蘇賦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遊予稱

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

安生攜其文亦數十萬言以願余讀其文誠閎壯雋

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

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

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

予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

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

古文奇賞

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予之言益將解惑於里人予

奔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其於予乎知信乎

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

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

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愚爲笑於里之

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舉庸詎

止於笑乎然則若予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爲

善則其愚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

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

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

以爲何如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
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苟僊
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
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
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
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
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

古文奇賞

墨池記

卷之五

字

增

四

手

三

三

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
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
於羣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
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
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
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龍井題名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
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
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造。藍輿則曰。已不時
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乘舟
從參寥策杖。鉏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
澗。靈石鳩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據石
而飲之。自普寧。幾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
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
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

古文奇賞

龍井題名

卷之五

字

增

四

手

三

三

日乃還

清美映人

新城遊北山記

宋 晁補之

古吳陳仁選評

新城之北山。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出。初有石齒間。有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蚪。松下。有泉。汨汨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鵲。鵲。長喙。俛而啄。傑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可步。繫馬石。背相扶。揭而上。尊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聳。鷄。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曙而

古文奇賞

晁補之

如。麋。鹿。不。可。按。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螭。鼠。繞。乃。得。出。門。廊。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肯。宿。於。肯。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道。在。人。上。窓。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鬚。之。狀。二。子。又。相。顧。颯。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清激雋快

跋奚移文

黃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通得跋奚。蹣蹣。踣踣。不利。走趨。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姬。挽。不。來。兩。姬。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穿。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予。草。露。晞。而。出。草。露。降。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罩。子。不。通。之。則。屢。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屨。坐。而。脫。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替。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取。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跋。奚。來。前。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群。狙。賦。茅。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鎗。淪。釜。料。簡。蔬。茹。雷。精。黜。狗。髓。同。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洩。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醢。曰。晚。用。薑。葱。涼。不。欲。焦。旋。殖。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浚。沸。鼎。斟。酌。

古文奇賞

黃庭堅

大有歲記
吳女誌
吳女誌

薤毛生熟必告姨。燃臨食爬垢。擦髮染指。袖杓吸。鹹
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拭
蠟。潔寢匙。覆碗。陶瓦。絲素。視在。謹數。兄弟。為行。壯牝
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漱櫛。器淨。謹循。其初。素衣
當白。染衣。增色。梔。鬱。為黃。紅。螺。呀。光。接。藍。杆。草。茅。苑
素。皂。漿。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尉。帖。坦。平。來。往
之。役。資。他。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架。撐。拒。門。關。開。護
草。竊。飲。飯。猶。犬。堙。塞。鼠。穴。凡。鳥。攫。肉。貓。觸。鼎。犬。舐。鎗。
鼠。窺。甑。皆。汝。之。罪。也。春。簪。尋。臥。升。簇。自。裏。七。晝。七。夜
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絺。綌。錫。踈。手。作。無。有。停。時
古文奇賞
終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蒸。扇
涼蜜水。薰艾出蚊。水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筭。執
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吮膏。日使殘少。姆姬罵穢。瘡
痢泄嘔。天寒置籠。衣食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攪凍。無
事倚牆。緩履可作堂上。叫呼傳聲。代諾截長。續短。息
鶴皆憂。持敏捕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不跋
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黃
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此學王哀。僅約而擬議之中。更有變化
跋王慎中胡笳集句

公云水竟
欲遠足
公云水竟
欲遠足

盜賊王寅。慎中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其會
合宛轉。道文姬中心事。甚妙。慎中文士。孝友。清。將。年
三十八。未嘗知女色。童胤不入口。一粥一飯。三十年
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中人。初不接。事。故
其行易持。觀慎中詩語。所道。閑。園。中。意。不。應。是。鐵。人
石心。然能自護持。如此。所以為難

跋贈俞清老詩

公云水竟
欲遠足
公云水竟
欲遠足

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嘉事而
多。聞白頭。不倦。詠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為人
然。資亦下。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

古文奇賞

卷之三

宋王慎中胡笳集句

饒以足忿。慍欲視髮。著浮圖人衣。日免與俗子浮沈
余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為輕重。去而與視髮者
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龍爾。與俗子為伍
方自此始。清老蓋疑之。至今云

題七才子畫

眉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
態。予以為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閑
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堅耶
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曾次有之。但筆間不可
得

書贈俞清老

人生歲衣十四日。飯兩杯而終歲。爾然疲役。此何理。
邪。男女婚嫁。絲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道。
之隘。巷牛羊。朋字之其不應凍餒。溝壑者。天不能殺。
也。今底眉終日者。正為百艸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
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跋子瞻本山詩

往嘗觀明允本假山記。以為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
恨不得起。拜其履。馬問請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
拜子瞻于都下。是聞所未聞。今其人萬里在海外。對。
古文奇賞。卷之十三。此詩為廢卷。竟日。

書林和靖詩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
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
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
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
於人。

跋匹紙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戊子。荆州之沙市舟中。大雨初。
霽。聞北軒以受涼。王子飛兄弟來過。適有田氏婦。

問子飛子均皆不能酒。而子予自贊曰。能因懼予古。
銅瓢滿酌飲之。曰。飲此則為子書匹紙。子請盡之。
既而一舉覆瓢。示予。因為落筆不倦。是日子予雖醉。
而狂語皆無流俗之談。亦可以觀其不凡也。

書贈王長源詩後

王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奴不免饑寒。而未嘗。
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惜。
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忽忽不得盡平生朋。
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來苦眩。不能苦思。因而。
廢詩。輒以舊詩十許為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
以代勞歌耳。

書聖庚家藏楚詞

章子厚嘗為予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予初不謂然。子。
厚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
經蓋取諸頌。予聞斯言也。歸而考之。信然。顧嘗歎息。
斯人妙解文章之味。此其於翰墨之林。千載人也。但。
頗以世故廢學耳。惜哉。

書稽叔夜詩與姪榘

叔夜此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學作詩者。不。
可不成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沉於世故者。然而攬其。

餘芳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塵矣。何況探其義味者乎。故書以付復可與諸郎皆誦取。時時諷詠以洗心。忘倦。予嘗爲諸子弟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爲。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予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士之處世。或出武處。或剛或柔。未易以一節盡其蘊。然率以是觀之。

題蔡君謨書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處。

古文奇賞

題東坡像

元祐之初。吾見東坡於銀臺之東。其貌不爾。紹聖之元。吾見東坡於彭蠡之上。其貌不爾。紹聖之末。有僧法舟見東坡於惠州之市。其貌不爾。而彭山石喻作東坡之像。焉摩宜敘東坡。年家子也。而謂之然。予安敢獨謂之不然。

雜書

潘谷驗墨。模索便知。精粗凡百工各妙於一物。與極深研細者。同一闢。換耳。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人材風鑒。至於反照。便如漆墨。亦潘谷之流耳。

謝講和赦表

岳飛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東西宣撫使兼管田大使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卽奉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膚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懼誠忤。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整安而解倒

古文奇賞

謝講和表

岳飛

垂猶之可也。願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太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廼講信而脩睦。已漸還于境土。想喜見于威儀。臣幸遇明時。復觀盛事。身居將闕。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而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處徒懷宿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昔晉文之拔卻。穀孫權之曷呂。蒙文武豈不欲兼哉。忠武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吳數卻呂單耶。

黃州竹樓記

宋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茶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瀬幽閒遶復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铮铮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

古文奇賞

竹樓記

宋王元之

九日自叙

余山野遠城邑復不近壘市兼旬不識佳味日汲山泉煮湯餅饋以寒蔬主以脫粟粉不及日置不及耳

余心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問有酒乎曰無所于釀余仰屋喟曰安得白衣人乎已而所說送至醉余欣然又問有菊乎曰未家菊亦未花余又喟曰既得酒復望菊可乎因悠然獨酌取几上文書一編觀之乃余亡友西溪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日閒居賦詩云塵爵和虛臺寒花空自榮東坡和云鮮鮮霜菊藍滴清精床聲西溪和云境靜人亦寂觴至壺

古文奇賞

九日自叙

宋王元之

祥瑞策一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非

虞夏商周
禮樂之興
以爲祥瑞

移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向使漢唐之世。紫極而有堯舜。青槐而有伊周。宇宙而有太和。則尺地寸天。在在呈祥。岳貢川珍。源源錫祉。固未易筭計而鞭算。雖族誅刻。藤禿盡。毛髮有不可記者。蘭臺螭蚺之手。安能漁獵一二。以觀楠竹之載。邪簡策無祥瑞。天下有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天下無祥瑞。祥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嘗讀堯之典。舜之典。禹臯之謨。初不聞某歲某國獻某瑞也。又讀文之雅。武之雅。成康之頌。亦不聞某歲某地產某瑞也。鳳凰來儀之說。蓋因

古文音賞

卷之三

宋徽宗三

不知此乃先王林園中常羽也。吳蚕八育。時則瑞乎家而未瑞乎鄉。南稻再熟。時則瑞乎鄉而未瑞乎邑。馴雉翠桑。時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鄉。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未瑞乎萬邦。露雖非矣。天瑞而地未瑞也。泉雖醴矣。地瑞而人不瑞也。鴈不朱而赤矣。瑞而不瑞。潛兔不浴而白矣。瑞動而不瑞。楠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汗青之上。固不勝其侈矣。較之帝王之盛世。能幾許耶。故曰祥瑞在簡策。

古文音賞

卷之三

宋徽宗三

宋徽宗三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陸游

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顯而及斥歸欲買一黃犢代步其費二萬有奇作欄畜童又在此外送一笑而止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紹興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辟召不就性好山水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採藥服食年五十九見晉書余見宋小說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老也築室嵩山下每登高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題云登頂凡七十四次矣伯壽既結菴玉華峯下號玉華菴主有妾名義草芳草皆秀麗而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簫笛二草以漸笛和之聲滿山谷出門不言所之牛行卽行牛止卽止其止也必命壺觴盡醉而歸嵩前人以爲地仙云陸放翁羨劉凝之予尤羨劉伯壽也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宋陸游

跋李莊簡公家書

李丈參政罷政歸鄉里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慷慨形于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請命下青鞵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如熊邪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鞵布襪時也淳熙戊申五月笠澤陸某題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十四

宋陸游

趙鼎開和議與檜不合檜力排之出知紹興檜率執政往餞鼎不爲禮以後徙知泉州又提舉洞霄又移漳又安置在潮又移吉陽軍鼎謝表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云此老崛強猶昔則所謂趙相過嶺悲憂出涕者恐亦傳聞之誤也已得疾自書墓石其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公烈丈夫豈作兒女子態耶故一爲辨之

姚平仲小傳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侵悟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

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賈
討賊賈雖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
仲功冠軍乃見賈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賈
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
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
適在京師待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
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
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驪亡命一晝夜馳
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
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畱一

古文奇賞

平仲小傳

宋陸游

卷五

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
乃解縱所乘驪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
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
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
擇道聲聞殊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書頗奇偉然
終不言得道之由云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笑人名
雖老病之狀尤爲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
顏化爲白髮虎頭健兒化爲雞皮老翁亦復何樂
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

是不光未後一段醜境再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
不見尾

師伯渾文集序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
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既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
酒酣浩歌聲振江上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
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
醒聞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
筆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予懷
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嗚呼伯渾

古文奇賞

伯渾文集序

宋陸游

卷五

自少時名震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摩慕之願
與交方宣撫使臨邊歸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榮益兵
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於朝而卒爲忌者所
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卽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
粟帛牛酒勞賜極則如孔叵徐復輩散人號書其事
於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出
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
力徒其量雖左後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
子意自怡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
憾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

此歌之清。聯刻之藝。然後。今一不得施。而。有命識者。為時惜。不為伯。亦歎也。

感慨悲壯

跋陳伯正所藏山谷帖

此卷不應携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帟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笻杖。渡青衣江。千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中山人共小集。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家頂紫苜蓿。然後出此卷。乃稱爾。

古文奇賞

清麗



此當入六朝文

祭顏光祿文

宋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
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
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象文蔽班揚性行
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舉淡
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
叔夜嚴方仲舉儒原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
嘯歌琴緒游頽移年契濶宴處春風首時爰談若
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悵目法
情條雲互情緒忽如涼陰掩軒娥月凝耀微燐動
古文奇賞

光凡瞻誰招余祔長塵絲竹罷調擊悲蘭宇屑涕松
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
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懷顧望歔歔嗚呼哀哉

三高亭序

宋范成大

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爲賜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爲甫里先生三君不並世而賜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鷹智型蕭然屢儒使有爲于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踰度要皆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于松江大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私得奉蒸嘗以夸于四方若曰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勞具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爲陋將改作于是歸老之士鄉老王份獻其地雪

古文奇賞

卷之廿二

十八

宋范成大

中興遺傳序

宋陳亮

初龍可伯東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噉趙九齡次張夢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夢其臂追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母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慨諧縱譁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傍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駒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四噓吁長歎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于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于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

古文奇賞

卷之廿三

十九

宋陳亮

蘇心之言
亦平心之

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會使謂曰爾南朝欽
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入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
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為李丞相所辟
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
陽美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
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還永嘉與
諸將傍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
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美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
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于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
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叅

古文奇賞

中興遺傳

卷之三

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
政周公葵屢為予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
皆詰我于端人正士胡為余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
曰吾儕平居講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
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
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
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
言與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當欲傳其事而不能詳
因歎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沉沒于困窮不能自
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

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斬然自赴功
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賊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
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
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為中興遺
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
為之纂例而以漸足之云云

二烈女傳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
冬妖賊起所在喧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
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

古文奇賞

卷之三

中興遺傳

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于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
家曷為不可待我浴而出趨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
譖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具彩衣畫飾俄登几而
立縻帛于梁而圖其下度不容冠袖之籠其首整髮
復冠適死其家遽遽號號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
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
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
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
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
父母屢為余言如此雖古之烈女何以進焉余既

向山一峰
遠及此成
惟漢人時
或思漢風
德武相
掌大矣

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寶仲實因爲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官民陳氏二女并爲執其刃於旁曰從我與之否者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仲實請受刃官軍所之次女竟汚焉後有論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忠難而兒女者事已卽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公自贊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

舞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漫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視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世就是文中之龍文中之虎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耒

詩不云乎兼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衰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欲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兼葭者乎然匠石操斧

古文奇賞

卷之三

宋張耒

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楹杙輪輿輶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嘗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

頃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浴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兼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二

本集卷二

三

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遷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此文能起懦夫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七時作函關賦遊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遊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官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

哀行服言者以爲罪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海人作文以理爲主常著論云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常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吕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哩達之

古文奇賞

卷之十二

本集卷二

三

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閒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脩撰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着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絕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投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幾而凝竚者爲丹陽蔡天啟捉倚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壑後有凌霄纏絡紅絲相間下有大石岑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于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團巾蘭手手秉集筴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撫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于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爲陳碧虛唐巾游衣昂首而過石者爲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前有鬚頭頑童捧古硯而後有錦石橋竹蓮綠繞于清溪深處翠陰茂密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游衣而

者爲劉巨濟二人跏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湍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和壑木如皴草木如幄人閒清曠之樂不遑于此嗟乎洵湧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議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深羽流之餘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耶

淨名齋記

西園一集儼然未散 圖耶記耶固知勝于伯時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縹山爲城臨流爲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利地靈極倪而雲霞出沒星辰挂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設五州之後與西爲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栖霞平林坡陀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滁泗之封洪流東指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磧南絕中濬之巖巖蔚起筆山之隙宮光雙簷五州之外峭峻千壘黃鶴寶勢珠捧于豈長山異氣龍蟠于天晨曠垂虹時媚于左長庚纖月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嶺雪饒春羣于西郭而秋畱於南嶺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矣在東

出折少耳
自出以中
智樂天

南則杭以湖山鄣其境洪以西山彌其望潭以岳麓
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建窮荒遐遞發周羽皇
之歎者有之矣自川瀝流而止此既濟既潤亦沃亦
湯也多山引嶺而趨東且列且舉各羣各醜也吾齋
在萬井之中半天下乃右卷而一掛焉此其所以
得山而居之也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博
望孤嶺而隱隱而居何投網漁鱉動而飛仙下疾
幾舉而連山湧地賦聽法水怪効珍或鸛雲壓山海
帆外野織雲滿月清嶺巖松光羅密而靈光生陰霧
合而大霆走瑰奇忽恍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裏陽米
古文奇賞 淨名齋記 宋朱新三

予將卜老丹徒而仲宜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蔣
穎叔以詩寄云京城汨沒興如何歸棹翩翩返薛
如盡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籍鏤巖阿六朝人物東
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為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客取
刑維摩於是宜公以其末句命名予居亦冀公之與
予同此樂也念老矣無佳句壓其勝後之登吾齋攬
吾勝者得不為吾賦乎

金石錄後序 文政

李易安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
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簪衣取半千錢步入
相國寺叩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暇後二年從官
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
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雷信宿
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恨者數日及連守兩
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校裝緝得名
畫焚器亦摩玩舒卷指點病瘳一癖為率故紙札
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烹茶指
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
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盃大笑或至茶覆懷中
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利缺本不誤者即中
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滑川開虜犯京師盜
籍溢篋總總悵悵知其必不為已物建炎丁未奔太
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
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
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船渡
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鑽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
又化為煨燼已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北行即

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遂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宗器者可自負也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官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離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嵯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

古文奇賞 金石錄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李易安字清照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仲子之妻也

建炎元年奏 宋 宗 澤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推謀戰爭爲念乃以賊虜誕設爲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會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伎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買勇思敵所憚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因循苟且以致賊虜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賊虜之能也皆由亡誠實之士鼓唱驕逸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恥爲智爲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

古文奇賞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李易安字清照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仲子之妻也

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直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拒抗語但詭譎爲誠實包藏爲智謀緘默爲沉驚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

有方戰之
：而不
：而不可
：而不可

臣竊聞陛下日與王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
廟朝之恥激勵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勦絕以正夷夏
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為
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陟位何故以講
和為非遂當時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
與賊虜為他日之畫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
省官迎奉太廟上主上主如東河西北京東京西淮
南陝右七路千百里外如棄壞草芥略不顧恤比
賊虜遣姦狡小醜假借使偽楚為名來覬我大宋虛
實臣諫如是因納諫狀與雷守范納乞收賊虜奉使
古文前宣
建炎元年奏
三十一
宋孝宗二
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冤
之心俾肯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
之意今却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思
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為於賊虜情款如
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計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
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鑒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
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
之臣尚狃和議皇惑聖聽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
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
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為狂願盡賜褫削投之

澤烟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
之至以籍葉閣下以俟誅戮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心期許國每輸扶履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
魂魄將離於形體精忱願達於冕旒伏念臣猥
以朴忠受知淵聖權自困頓窮窮之際付以寇虜往
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精著勞效坐籌密
計俾臣得預屬僚遠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冠
履未泯暫為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論力
小任重志大心勞管珍羯胡再安王室但知懷主甘
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夙宵以繼殺
食辭寧斯民復奠枕之安胡馬無飲河之意事為紛
至通勉惟多回視顏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素節
每臨松楸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尚扶病以治
事敢愛已以顧私陰陽之寇清源藥石之功莫效少
延殘喘庶畢願言昨有詔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
慮百萬皆曾為寇願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為國
而戡難足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消古而戒塗擬成功
於指日干戈未舉舟楫忽移神輿飛揚長抱九泉之
恨功名卑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

死之與。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臣等。如法。摩無由。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展。

古文奇賞 卷之五

與魏容齋書

宋 謝枋得

天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逝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其願一死。全節入矣。所求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死。後來冤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遺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為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將隆旨。宣讀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克齊下有與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死如歸也。茲蒙大丞相公。勸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皆非愛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何必逃。走大丞相公憂慮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丞相公縲紲而到大都。以續經見。留忠齊諸公。

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開民于太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元死節于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于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緣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如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獻陛下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其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卽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茲蒙

古丈奇賞

卷之三

宋謝某

母之口不害其爲孝子也。母之口不害其爲孝子也。爲如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如婦矣。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

却聘書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南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蒸藜含糲于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旣爲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通播者。亦可呼我爲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子。若貪戀官爵。昧于一行。縱人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而爲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而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世傳文山
正氣歌
王忠文公
王忠文公

賀吳子章啓

宋 文天祥

維今言路之不通。最爲天下之大弊。縉紳以聞。諱事城闕。以游談爲危機。如入一家情。際離而衆。趣如人。四顧氣壑。底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類諸。行更子。改。轉。丹。移。惟從衆謀。可以合天心。惟。益。可以布公道。盡解群疑。衆難之會。竟有榮名。成之休。其惟其公乎。在今日。其。瞻。依。有。素。慕。造。關。以。戒。履。步。揚。庭。而。增。梓。以。書。上。光。範。先。仲。賀。之。私。於。人。見。歐。陽。行。展。振。衣。之。敬。其。爲。懇。切。同。既。宣。

古文奇賞

賀吳子章啓

宋 文天祥

賀曹尚書孝慶兼給事中啓

選高春伯光映夕郎。劔履摩雲。煥清朝之文物。簪裾照日。侈丹地之恩輝。鼓舞風雷。動捷驚。恭惟某官。名高二陸。才備百靈。風雲上下之交。揭河龍虎。天日清明之瑞。鞭駕鳳皇。春行霄漢。之三。星。煥。江。湖。之。廟。臺。鐘。水。安。定。龜。山。形。管。青。蒲。歐。陽。司。馬。出。袖。之。鐵。鼎。卷。捲。雨。之。簾。階。轉。松。陰。旗。翻。柳。色。白。馬。之。號。日。紫。雲。毫。索。之。生。風。矧。批。勃。瑣。闥。任。朝。廷。之。綱。紀。而。待。言。經。帳。啓。帝。學。之。光。明。用。頒。一。命。再。命。三。命。之。榮。特。懋。大。書。特。書。屢。書。之。績。卻。高。麗。使。止。西。

蕃馬讀青史而猶香。還諫臣勅。繳內侍官。稟清游其。未遠。必兼廣申公之十論。必細陳溫國之王規。要看。久遠之功名。盡展平生之經濟。某濫巾遠服。望履層。霄。星。度。文。昌。遙。想。蓬。萊。宮。之。氣。雲。行。如。鏡。尚。磨。致。龍。字。之。碑。心。曲。葵。葵。毫。端。艸。艸。

賀趙侍郎月山啓

宋 文天祥

選表揚綸。歸中持橐。來石洲之明月。光照海山。通明殿之紅雲。影搖河漢。介目觀只。會弁驩如。恭惟某官。玉梓金剛。冰縣雪跨。清廟生民之作。膾炙諸公。干將莫邪之鋒。指麾餘子。自傷天而行斗牛之渚。便拔地。

古文奇賞

賀趙侍郎月山啓

宋 文天祥

而起。湖海之樓。出入兵間。月析燈。慕之耿耿。驅馳江上。參旂井鉞之堂堂。儒臣知兵。從古所少。天子謀帥。必在其中。方建勳而前。七軍遮帳。而不動。及還。而。去。二。童。隨。馬。而。有。餘。悠。悠。四。顧。於。山。河。落。落。一。麾。於。江。海。嘯。吟。水。石。醉。謫。仙。捉。月。之。壘。上。下。風。搖。訪。舍。人。麾。軍。之。迹。慨然有神州陸沉之歎。發而爲中流擊楫之歌。屬傳風景於峴山。忽駭波濤於天塹。長江爲備。不數處。可共險。於敵人。朝廷養兵二十年。當成功於。儒者乃嘯庸於東掖。乃趣貳於西曹。太乙靈旗。出陪。招尾。鈞陳。玉。檻。進。逼。鼇。頭。青。天。白。日。鳳。皇。之。聲。名。高。

江村。龍虎之氣勢。前行爲兵部。小紆帷幄之謀。大本在中書。亟正鈞樞之拜。某濫巾。劇部。望履修門。班。漢從於甘泉宮。喜稱如已。勒唐功於吾吳。已戒有司。

謝何樞密夢然啓

范質傳衣曾侈和公之遇。仲淹入館。復蒙元獻之知。使諸公而與同升。豈門生而不知報。輒伸下悃。庸叩中樞。伏念某石室孤寒。青原落魄。幼被家庭之訓。頗欲得其本心。長讀聖賢之書。初亡補於當世。從事一研。起身諸生。偶持觴翰於南宮。獲遇鑑衡於北面。驚

人奇賞

謝何樞密啓

文天祥

已。昔年集賢公之門。款段驚駘。誤登伯樂之廐。姓。踰塵於雨。又足跡未遑於倚牆。山斗之望。彌久而彌穹。祗祗之蹤。愈疎而愈隔。閉門自守。知尚口之乃窮。避世無求。惟觀順而自養。凡竊祿奉祠之日。皆皆身念祭之肯。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意想宋宴之清。寬閒之墊。連拜寵光。胡爲乎來哉。是有其故矣。想木天。之清峻。望丹池。以凌競。顧非麒麟。騁之英。其如亥。豕魯魚之謬。深有慙於負乘。敢自己於循牆。菴。恭遇某官名世。年公清朝。良弼。持樞。責化共調。傳鼎之梅。報國薦賢不種。伏門之李。遂令公選亦及凡

謝江樞密古心啓

某。不敏。公前修恪持素節。就中書。而見唐。求一介之先容。以進士而爲名臣。尚賴終身之保任。領祠官之香火。敢望彈冠掌冊。苑之丹鉛。誤蒙推轂。薦非由於識。而事真可以語人。頂踵銜恩。額首奉記。切以和遠。臣以所上。孟子以言進退之間。遇大賢而相知。韓公以爲遭逢之盛。益受恩非天下所少。而知已得君子爲難。乃若初無左右之先容。獨受門牆之隆遇。此古道之相與。尤人生之至榮。伏念某執經而後承恩。以來念景行在四海之達尊。而科第非終身之能事。頗欲自拔於常人之類。庶幾無負於上帝之衷。頃。趣闕下之時。適際江干之警。主憂臣辱。念我生之不辰。外阻內訌。緊禍至之無日。因捐躬而思奮。遂投匭而獻言。當時。破腦而刳心。何啻焦頭而爛額。有舍卒等死之慮。無毫髮近名之心。六太息之陳豈曰。賈生。少年之過。三千字之獻幸。寬鄉。談東市之誅逮。時事之既平。滋人言之無劇。小體者戚其失措。好事者高其得名。痛痒亡知者。以文采爲賢。操拔不正者。以諱競爲。匪躬之故。俱莫諒於初心。尚口乃窮。嗟難行於直道。既奉祠而竊祿。端閉門而讀書。未可與

古來奇賞

謝江樞密啓

文天祥

難行於直道。既奉祠而竊祿。端閉門而讀書。未可與

俗人言姑盡我分內事不謂見知於長者遂勤延譽
於諸公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夢想宗莫之濱寬
閒之楚速沐寵光非華袞有一字之褒何敢帶增千
金之重雖深慙於負乘然幸出於鈞陶求堅乃心欲
報之德茲蓋伏遇某官清朝碩望昭代真儒胸中括
石渠東觀之藏海內仰天球河圖之瑞曜惟世道深
屬我公整頓乾坤共屹江流之柱獻納日月入旋斗
極之樞非徒耀不老之功名將有意太平之禮樂凡
今小往大來之會皆前推後挽之功遂使疎庸例叨
拔擢某敢不力持素節勉企前修稱彥博於都堂幸
古來奇賞 謝江表 卷之十三 文天祥

通重提舉克齋啓

魏闢揚綸熊湘授庾刺史二千石雲渡錦河天困十
三星春浮絲隄六條先曉一道生風恭惟某官闕閱
雲霄樓高湖海阻金石諧韶濩音振蓬萊踞虎豹登
虬龍氣摩厲蕩清泚三蘇之穎水崢嶸二陸之象山
自崑丘鳳穴之鳴雛即溟海鵬雲之增翮上下浙江
之明月早透金閨翔聲路之春風曉聽金鑰灑灑
清都之人物飄颻碧落之神仙張乖崖斬叛卒于益
州騷動之餘富鄭公活飢民於青社荒殘之後重書

逕表環召歸班大府上士之清聯帝恩前席常平使
者之新轡公念南湖以體泉芝艸之春爲芳芷杜衡
之澤九郡顒顒而望賜四牡業業以戒嚴霜飛暑路
旗展春山已挂翠岳烟傍袞龍日臨仙掌過侍紅雲
某夙出年盟今諸鄰好萬里風雲之天濶一襟草木
之味同祝融山外之芙蓉肅迎紫氣泰華峰頭之水
雪佇沐清風

回朱約山龍歲啓

一經栖遲不覺歲年之晚五雲飛降頃生草木之春
分四老之玉塵起初平之白石某官陽着物壽極富

古文奇賞

同朱約山龍歲啓

文天祥

霄門有重車換桃符之新句庭多戲彩沸竹爆之驩
聲猶推椒柏之芳馨散作茅茨之光寵某肅登嘉貺
祇佩盛心歎巷北之椰榆吾未醒祝樽前之強健
翁醉何妨

回黃主簿啓

伏以春華如水驚三紀之流光夏綠滿園又一年之
初度方拾薪而煮瀑即嚼茗而嚙花意一謙有來
多賦厚之厨珍以起其牢落將之籠實以申其殷勤
童喜相誇爲里中之羊酒兒亦不了笑門外之桑蓬
拜而受之我之懷矣輪囷感臆拍塞謝言

同起宰啓

三載淵明幸相望於五柳今年瀟岳颺已見於二毛
懷我好音賁予初度愛之欲其生也忠焉能勿詢乎
一雀自隨約青山於未老雙足何許感流水之相知

回謝教授愛山書

寒簷積雨扑撒亡慘得書而讀之昏眼爲拭某落落
白雲間一嘯春綠自飯吾情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
褒借所蒙君言多矣然醴露濃郁波及滿斷金瑞芝
而返眺佩金蘭之永好也美人一方琴書自適爲誦
停雲三過

古文奇賞

約山行書

比及門即并狀聞車騎在郊外亟欲嗣訊韓星忽來
倏然榮雲之贈故人渠渠勞苦行役諸兒那識此意
曉起入山新流沒岸基聲未盡石骨依然人生往往
如此盈虛消息道體流行仁者謂仁智者謂智超然
一笑承有訪剡之約上已前後擬山行數日須主人
止竹所方可乘興分沙一席已戒白鷗退避矣呼燈
又半馳意沉寥

告先太師墓文

維已卯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祥自嶺被執至

南安軍譚具香幣遣人馳告于先太師華齋先生墓

下烏乎人誰不爲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爲忠人誰不
爲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爲孝大乎使我至此極耶始
我起兵赴難勤王仲第將家適于南荒宗廟不守遷
我異鄉大臣之當國亡安亡雲武帥與解后歸國再
相出督身荷憂責江南之役義聲聞克爲親拜墓以
剪荆棘大勛垂集一臥崎嶇妻妾子女六人爲俘收
拾散亡息于海隅庶幾奮厲以爲後圖惡運推遷天
所磨奪有母之喪尋失嫡子哭泣未乾兵臨其側君
皇之間一女天逝剪爲囚虜形影獨存仰藥不靡免

古文奇賞

告先太師墓文

古文奇賞

非其轅紫頸繫足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原
指松楸有言若誓繼令支子實典祀事有鍾曰
身是嗣與言及此而淚如雨烏乎自古危亂之世忠
臣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吾生不幸
而值此百內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
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尚哀鑒之

子始至南安軍即絕換爲告某文遣人馳歸白之
祖廟瞑目長寢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五日
廬陵又二日至豐城知所遣人竟不得行予至
不食垂八日若無事然私念死廬陵不失爲首自

今心事不達。委命荒江。誰知之者。盡少從容。以就義乎。復飲食如初。因記左傳中包胥哭秦庭七日。勺飲不入口。不聞有它。乃知餓路西山。非一朝夕之積也。予嘗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未知何日。何所哀哉。

回吉州陳守緯啓。吟詩自樂。退求元亮之心。設榻相看。徒盛陳蕃之意。賀李湖南。改除漕憲。啓五丈原之流馬。木牛運於尊俎。八景畫之晚鐘。沙雁同是江山。又太微二十五星。旌推江漢。祝融九千餘丈。節倚雲霄。當驅馳吟遣使之詩。每忼慨誦師

之表。落落裏樊之事。會悠悠江漢之風寒。通羅提舉京子啓。九折回王尊之馭。爲範馳驅四方。隨東野之龍。願從鞭弭。宴客啓南有箕北有斗。所願絕。衆君向湘。我向泰。若爲聞笛。回楊秘監啓。綠萼風雨之中。方茲餐菊。舊繡波濤之後。復爾夢蕉。通丁侍郎啓。空萬馬以無前。領衆星而直上。又詎期漢節之來。喚醒楚騷之讀。通楊提刑啓。召賈誼於長沙。上心久渴。見夷吾於江左。天下何憂。謝章僉書啓。一經白雲對哺鳥。而俯仰十年流水。志夢鹿之去來。回奉使登車。敢自詭范滂之

探爲親。拜表尚曲。全李密之私。謝陳尚書宣中啓。宿昌黎之南斗。自歎我辰事元亮之西疇。每懷前略。賀劉尚書勸啓。一疏贊紅少日。老泉之氣識十條。論事平生小范之精神。爲御史爲諫官。張膽論事。負舍人真侍講。吐詞爲經。回人賀啓。願影躊躇。漸有雲東西之迹。懷人飛越相望。斗南北之輝。謝倉守李愛梅啓。家庭自爲庠序。要祖廬江典學之風。文字懶倚門牆。惟準石室立言之法。賀江古心判潭州啓。起觀一世之安危。端係大人之出處。答中秋請啓。風雨滿城。何幸兩重陽之

近江山如畫。尚從前赤壁之遊。

先生云。痛飲讀離騷。又云。喚醒楚騷之讀。讀少木吾味也。

望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相國文公。母被執時。予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望奠再致一言。嗚呼扶顛特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鉤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雨足。事終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簪。何如天意佑忠。憐才畱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雖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猶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莫耶。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附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字禹翁見宋遺民錄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克舉對牀共賦。感慨嗟惜之。克舉先賦云。天畱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飯之矣。予謂向字有憂其饑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克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

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以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懇思。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大學。父歿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效。忠退復虧。孝倖怱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爲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克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賸錄數十本。自顧至洪。於驛途水步。山牆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

耳克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簽判。與其兄克咨。文章超卓。爲安成名士。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大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周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闔閭。則田單。

卽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寥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于厠舍之後，投策于目曜之餘，於所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尚欲有所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止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與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伏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于就義，當以果卿張巡諸子爲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勿願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况刑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况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復，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可。

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誓，師讐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未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刀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毗之讐，投機明辯，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雖鏹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于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又反爲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其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尤事於。

骭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
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炎
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
沒退而國亡生雖魏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
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
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
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
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
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
曰勿戚戚行遣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

古文奇賞

卷之五

五十三

宋王夫之

通

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
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
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
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
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
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
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
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
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
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

帶噴鼻而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
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武遺舊主憂縱不斷
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
鑄錯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猶公而六爲位其
間聞計則哭

古文奇賞

卷之五

續古文奇賞序

文

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外無正文。兵也。兵禮也。始武經繼戴禮。終文苑英華。曰此蓋武事之。不張由文心之不足。故兵。曰武爲植。以文爲種。兵法。有之。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又曰世能祖祖。鮮能下下。夫火火文士之武心也。下。

續古文奇賞序

一

下武士之文心也。尊文賤

武。吾茲不信。今實無文士。安得而尊之。實無武夫。安得而賤之。古今無不翻案之文人。亦無空讀兵書之武士。李衛公斷劉項。皆非將將之君。而陣圖陣法。皆可廢。不出多方以誤之。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此善翻案者也。生殺在乎呼吸。

續古文奇賞序

二

則文章自於喉舌間倏奇
倏正。倏虛倏實。敵雖對面
莫測吾奇。正所在矣。故有
殺生而無奇。正至文也。大
槩密靜多內力焉。徒誦空
文。爲敵所誘。是以章句易
性命耳。或謂茲選止于唐
之英華。千卷何也。夫唐詩
不盡佳。而唐以後無詩。唐
文多直少曲。而唐以後亦

無文。晉有夢見龍者。劉子
作文嘲之。豈非嘗見畫工
者。屈其脊。拏其爪。施甲鬣。
雲氣於身者耶。是夢畫也。
先輩有好鑄佛者。鑄罷輒
毀。三年不就。工將去。童子
詒之曰。得無似人面乎。其
人大悟。一夕而佛容成。故
唐之文。猶似夢畫也。猶似
人面也。然英華一書大奇

有學士家廣之至萬卷更
奇予將續出宋文生氣太
多能活而不能殺其根易
爛勢不得不爲元之詞曲
而文統絕王歐老泉子瞻

文非不佳亦如王唐瞿薛
以時文雄特而已

國初方宋解劉諸公及王
文成楊文襄輩直達胸臆
不求其工大抵過直過莊

猶有唐人之遺是以文心
鬱蒸戰勲亦不乏其後才
子成羣著書盈橐有一篇
不模擬否有一段不帶恢
諧嘲笑而其文得工否故
文日萎蘭武日弛廢試觀
今日武功何如哉不咎文
士之雜之弱而訾介冑是
舍種求植也請與海內誦
喬潭賦劒舞劒舞者唐羽

林裴公獻戎捷於京師上
 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
 將軍舞劒爲天下壯觀其
 辭曰奮紫髯之白刃發帝
 庭之光色天子穆然詔伶
 人黜鄭衛選色者使覘乎
 軍容舞者俾觀乎兵勢夫
 女子可陣而況文章之士
 哉

以兵上之奇而顯其勢之雄壯絕似韓文公

天啓辛酉長洲陳仁錫書

于潛確居



續古文奇賞序

八

續古文奇賞目錄

選經

卷一武經

孫武子

始計

謀攻

兵勢

軍爭

軍行

九地

用間

吳子

圖國

治兵

應變

司馬法

仁本

定爵

李衛公

問對二十一章

作戰

軍形

虛實

九變

地形

火攻

料敵

論將

勵士

天子之義

嚴位

卷二武經

尉繚子

天官

制談

攻權

武議

治本

重刑

兵教

兵令

黃石公

上畧

下畧

太公六韜

文韜

文師

明傳

守國

舉賢

武韜

兵談

戰威

守權

將理

戰權

兵教上

兵令上

中畧

太禮

六守

上賢

賞罰

一

續古文奇賞目錄

公符	本命
易木命	
選傳	
卷四春秋左傳	
隱公六章	桓公十三章
莊公十六章	閔公五章
僖公二十八章	文公十一章
宣公十二章	
卷五春秋左傳	
成公二十三章	襄公六十章
卷六春秋左傳	
昭公七十二章	定公十九章
哀公十六章	
卷七公穀合傳	
隱公 <small>公羊二章 穀梁五章</small>	桓公 <small>公羊一章 穀梁二章</small>
莊公 <small>公羊七章 穀梁二章</small>	閔公 <small>公羊二章</small>
僖公 <small>公羊四章 穀梁三章</small>	文公 <small>公羊三章 穀梁三章</small>
宣公 <small>公羊三章 穀梁二章</small>	襄公 <small>公羊二章 穀梁二章</small>
昭公 <small>公羊四章</small>	定公 <small>公羊四章 穀梁三章</small>
哀公 <small>公羊二章 穀梁一章</small>	

卷八國語	
周語	魯語
齊語	晉語上
卷九國語	
晉語下	鄭語
楚語	吳語
越語	
選子	
卷十列子	
天瑞	黃帝
周穆王	仲尼
湯問	楊朱
墨子	
親士	修身
法儀	兼愛
非攻	耕柱
貴義	公孟
公輸	
商子	
更法	聖令

農戰	去強
說民	葬地
開塞	壹言
錯法	兵守
新令	畫策
外內	禁使
慎法	
管子	
牧民	
國頌	士經
六親五法	
形勢	權修
立政	
三本	五事
首憲	服制
陰陽	務市事
士農工商	聖人
失時	
七法	
七法	四傷百匿

爲兵之數	選陳
版法	幼官
五輔	宙合
權言	八觀
法禁	重令
法法	共法
大匡	中匡
小匡	霸形
霸言	問內
戒	地聞
參患	制分
君臣上	
卷十二管子	
君臣下	小稱
四稱	侈靡
心術上	心術下
自心	水地
四時	五行
勢	正
任法	明法

近世	治國	內業	七臣七主	九	主聽	主問	桓公問	地貢	明法	乘馬數	山至數	事語	山國軌	輕重甲	輕重戊	卷十三晏子	晏子八十五章	博選	天則
	區言四	區言五	條篇	條篇			條篇四	條篇六	條篇二	條篇二	條篇四	條篇六	條篇八	條篇十	條篇十二			著希	道端
		小問	禁藏				度地	形勢	臣乘馬	國奇	地數	海王	山權數	輕重乙	輕重己				
		區言六	條篇二				條篇五	條篇一	條篇一	條篇三	條篇五	條篇七	條篇九	條篇十一	條篇十三				

近遠	度萬	王鉄	泰鴻	備知	學問	世賢	天權	能天	泰錄	選集	卷十五文苑英華	雜文	問答	答問	學解嘲對書	問答	釣磯應語文	駢金錄	哀湘竹	下清江	反招鬼	哀溺	乞巧文	惆悵辭	悲才難	悲窮道	志今日

悲夫 盧照鄰 弔屈原 柳宗元

謔風伯 韓愈 見逐 皮日休

獄中學騷禮 盧照鄰

招非客文 岑參

帝道 全錄

唐貞符解 柳宗元 唐天志 韓愈

明道 節錄

金鏡 唐太宗

雜說 全錄

愛直 韓愈 朝日說 柳宗元

續言李齊賢 目錄 十一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柳宗元

畫諫 盧頌

雜說 節錄

雜說 韓愈 寄言 韋端符

志過 推德輿

辯論 全錄

設漁者對智伯瑤 柳宗元

辯論 節錄

原道 韓愈 原性 韓愈

風論 全錄

鞭買 柳宗元 悲刺溪古藤文 柳宗元

論事 全錄 西邊患對 沈亞之 畢言 杜牧

論事 節錄

原十六術 杜牧

辨論 全錄

讀備 牛僧孺 朱氏夢龍對 劉說

箴誠 節錄

宇誠 韓愈

紀述 節錄 口兵誠 劉禹錫

續言李齊賢 目錄 十二

謂夫子廟文 李觀

雜製 全錄

說鶴 柳宗元 較農 劉說

題後魏書釋老志 皮日休

職行 節錄

交難說 李觀

雜制 全錄

觀博 劉禹錫 止妬 劉禹錫

紀事 全錄

廣陵散解 韓愈

古贈 林嗣直

卷十六文苑英華

天象賦全錄

日中鳥賦康偉

初月賦鄭選

明賦田賦

天象前錄

日賦李為

日賦李為

日中有王字賦郭世

二黃人守日賦蔡選

續古文苑目錄

登天壇山望海月初出賦蔣防

破境飛上天賦蔣防

太乙歸雲賦喬淳

五色露賦白行簡

五色露賦王起

金華賦呂令問

洞天賦楊州

空賦郭功

空賦郭功

空賦郭功

野人獻日賦歐陽玘

秋霖賦盧照鄰

北斗賦崔損

登容至斗牛賦何顥

海月初出賦蔣防

日賦王維

日中有王字喬琮

日月如合璧賦章展

十三

郊天日月色賦元稹

秋雲似羅賦蔣防

露賦蔣防

湛露晞朝陽賦張勝之

秋霜賦蔣防

空賦郭功

空賦郭功

空賦郭功

七夕賦王勃

惠清秋賦李白

春賦李益

麥秋賦許敬宗

地類全錄

小山賦唐太宗

華山賦楊師之

小池賦唐太宗

漢光武渡滹沱冰合賦獨孤及

履薄冰賦王維

浮淵賜楊炯

續古文苑目錄

地類節類

塵賦謝靈運

掖庭山賦許敬宗

巨雷擊大華賦關朗

沃焦山賦吳融

水輪賦陳希

渾渭合流賦獨孤及

小池賦許敬宗

墨池賦王起

尺波賦錢起

秋宵讀書賦王維

借餘春李白

七夕賦王勃

奉和御製小山賦李益

大孤山賦李益

湖鵝溝賦李益

浮淵賜楊炯

浮淵賜楊炯

浮淵賜楊炯

浮淵賜楊炯

浮淵賜楊炯

浮淵賜楊炯

浮淵賜楊炯

浮淵賜楊炯

浮淵賜楊炯

浮淵賜楊炯

浮淵賜楊炯

浮淵賜楊炯

浮淵賜楊炯

浮淵賜楊炯

浮淵賜楊炯

水賦 <small>劉長卿</small>	永泉賦 <small>陳廷章</small>
水將釋賦 <small>侯言</small>	履薄水賦
玉壺水賦 <small>許翰</small>	履霜堅冰至賦 <small>王起</small>
東風解凍賦 <small>韋光</small>	陽水賦 <small>林蓋</small>
帝德 <small>節錄</small>	
進高祖受命造唐賦 <small>顧况</small>	
高祖斬白蛇賦 <small>白居易</small>	
王言如絲賦 <small>謝觀</small>	王者父事天 <small>居處稱</small>
邑居 <small>節錄</small>	
登長城賦 <small>徐彦伯</small>	灞橋賦 <small>呂令問</small>
宮室 <small>節錄</small>	十五
阿房宮賦 <small>杜牧</small>	華清宮賦 <small>李程</small>
合九殿賦 <small>李華</small>	吹笛樓賦 <small>鄭肅</small>
大厦賦 <small>楊名遠</small>	
苑囿 <small>全錄</small>	
九城宮東臺山池賦 <small>王勃</small>	
太平公主山池賦 <small>宋之問</small>	
朝會 <small>節錄</small>	
南蠻北狄朝見賦 <small>楊叔</small>	
禪祀 <small>節錄</small>	

進三大禮賦表 <small>杜甫</small>	朝獻太清宮賦 <small>杜甫</small>
朝享太廟賦 <small>杜甫</small>	有事于南郊賦 <small>杜甫</small>
行幸 <small>節錄</small>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small>陳信</small>	
臨卭亭賦 <small>唐太宗</small>	駕幸華清宮賦 <small>白居易</small>
駕幸九成宮賦 <small>李子卿</small>	
軍旅 <small>全錄</small>	
蕩子從軍賦 <small>黎賓王</small>	
軍旅 <small>節錄</small>	
立走馬賦 <small>喬夢</small>	觀兵部馬射賦 <small>元稹</small>
續古文奇賞 <small>目錄</small>	十六
轅門射戟賦 <small>王起</small>	
卷十七文苑英華	
樂賦 <small>全錄</small>	
箏賦 <small>梁簡文帝</small>	金鉦賦 <small>梁簡文帝</small>
樂 <small>節錄</small>	
試樂爲御賦 <small>元稹</small>	霜鐘賦 <small>喬夢</small>
數里鼓賦 <small>齊宗元</small>	
襍伎 <small>全錄</small>	
長安軍劍舞賦 <small>喬夢</small>	競渡賦 <small>白居易</small>
上 <small>全錄</small>	

茶賦 <small>顧况</small>	中酒賦 <small>陸龜蒙</small>
符瑞 <small>全錄</small>	進白鳥賦 <small>張說</small>
符瑞 <small>節錄</small>	白鳥呈瑞賦 <small>裴度</small>
赤鯉賦 <small>潘炎</small>	白鳥賦 <small>孟簡</small>
溫洛賦 <small>鄭宗哲</small>	黃龍見賦 <small>潘炎</small>
人事 <small>全錄</small>	瑞橋賦 <small>李德裕</small>
人事 <small>節錄</small>	江上愁心賦 <small>張說</small>
悔賦 <small>梁簡文帝</small>	知止賦 <small>李德裕</small>
滴九年賦 <small>劉禹錫</small>	十七
積善奇賞 <small>目錄</small>	哀節婦賦 <small>李華</small>
人事 <small>節錄</small>	影賦 <small>謝靈運</small>
感舊賦 <small>唐太宗</small>	罔雨賦 <small>王勃</small>
夢述遊賦 <small>楊孤及</small>	思慎賦 <small>劉知幾</small>
夢舞鍾馗賦 <small>周珣</small>	夢游仙庭賦 <small>王昶</small>
述志 <small>全錄</small>	虛室賦 <small>張說</small>
小園賦 <small>庾信</small>	述志 <small>節錄</small>
述志 <small>節錄</small>	述志賦 <small>隋蕭皇后</small>

遊北山賦 <small>三續</small>	問太鈞賦 <small>王勃</small>
大隱賦 <small>皇甫謐</small>	幽居賦 <small>陸龜蒙</small>
射 <small>節錄</small>	射中正鵠賦 <small>白若湯</small>
器用 <small>全錄</small>	竹杖賦 <small>庾信</small>
器用 <small>節錄</small>	白羽扇賦 <small>王九齡</small>
鷄距筆賦 <small>白居易</small>	畫倒筆賦 <small>李德裕</small>
摩尼賦 <small>陸龜蒙</small>	砥石賦 <small>陸龜蒙</small>
器用 <small>節錄</small>	大阿如秋水賦 <small>黃休復</small>
積善奇賞 <small>目錄</small>	斬蛇劍賦 <small>谷實</small>
山鷄舞鑑賦 <small>陸龜蒙</small>	臥讀書架賦 <small>楊州</small>
五色筆賦 <small>李德裕</small>	獬皮書袋賦 <small>王昶</small>
欽器賦 <small>李德裕</small>	章服 <small>節錄</small>
鎮圭賦 <small>元稹</small>	貂蟬冠 <small>侯洵</small>
圖 <small>節錄</small>	役君洪涯子圖賦 <small>歐陽詹</small>
寶 <small>節錄</small>	黃雀報白環賦 <small>張仲素</small>
黃雀報白環賦 <small>張仲素</small>	銀破甕龍珠賦 <small>李德</small>

登故宜城賦 <small>王勣</small>	楚望賦 <small>李希</small>	遊覽 <small>全錄</small>	遊覽 <small>全錄</small>	玄覽賦 <small>孝元帝</small>	紀行 <small>全錄</small>	東征賦 <small>馬融</small>	紀行 <small>全錄</small>	清明日恩賜百官新火賦 <small>王勣</small>	庭燎賦 <small>王勣</small>	野燎賦 <small>王勣</small>	薪火 <small>全錄</small>	舟賦 <small>王勣</small>	指南車賦 <small>張衡</small>	素絲賦 <small>張衡</small>	文君濯錦賦 <small>張衡</small>	絲帛 <small>全錄</small>
出門賦 <small>沈嘉</small>	望賦 <small>劉禹錫</small>		楚望賦 <small>劉禹錫</small>						歌戾賦 <small>王勣</small>	燈賦 <small>王勣</small>			蒲輪賦 <small>王勣</small>		水蠶賦 <small>王勣</small>	

潤底寒松賦 <small>王勣</small>	中木 <small>全錄</small>	漢武帝遊昆明池見魚鴈珠賦 <small>王勣</small>	窮魚賦 <small>盧照鄰</small>	蟲魚 <small>全錄</small>	鶴處鵲羣賦 <small>王勣</small>	古駿賦 <small>王勣</small>	烏獸 <small>全錄</small>	寒梧棲鳳賦 <small>王勣</small>	烏獸 <small>全錄</small>	哀江南賦 <small>庾信</small>	哀傷 <small>全錄</small>	項王亭賦 <small>李德裕</small>	平輞道賦 <small>王昌齡</small>	哀傷 <small>全錄</small>	清歸賦 <small>王昌齡</small>	山陽城賦 <small>劉禹錫</small>
青苔賦 <small>王勣</small>		螢火賦 <small>王勣</small>	蛭蛸賦 <small>李德裕</small>		紙為賦 <small>王勣</small>	江曲飲泉賦 <small>王勣</small>	獅子賦 <small>王勣</small>	馴鳥賦 <small>王勣</small>								

牡丹賦	舒元興
書帶少賦	蘇頌
少水節錄	
荔枝賦	張九齡
柳柏賦	李德裕
幽蘭賦	陳有章
荷珠賦	白居易
采薪賦	陸希聲
卷十八文苑英華	
制誥	
侍中	
續古文奇賞	目錄
王茂加詔	沈約
中書令	
授張說制	蘇頌
授劉幽求制	蘇頌
門下侍郎	
授崔日用制	蘇頌
中書侍郎	
授薛稷制	蘇頌
左右常侍	
授裴向制	元稹

授孔戣制	白居易
授趙真齡制	杜牧
給事中	
授李懷讓制	蘇頌
授鄭覃制	白居易
諫議大夫	
授薛稷制	蘇頌
授吳範制	蘇頌
授高適制	賈至
授元晦制	白居易
中書舍人	
授崔琳制	蘇頌
授裴論中書舍人制	崔琳
授盧光啓制	錢珝
授王鉅制	錢珝
授鄭延昌制	劉崇望
續古文奇賞	目錄
知制誥	
授韋觀度敬休制	白居易
授王鉅制	錢珝
起居郎	
授韓休制	蘇頌
起居舍人	
授崔鉞制	蘇頌
左右補闕	
授盧文玟劉從周制	白居易
授薛兼適制	常九
左右拾遺	

授盧告制 <small>杜牧</small>	通事舍人	授章元珪制 <small>蘇軾</small>	翰林學士	授元稹制 <small>白居易</small>	左右僕射	授劉禹求制 <small>蘇軾</small>	授李忠臣制 <small>常袞</small>	左右水	授孔戣制 <small>白居易</small>	吏部尚書	授劉晏制 <small>常袞</small>	授鄭絀制 <small>白居易</small>	兵部尚書	授張仁源制 <small>蘇軾</small>	戶部尚書	授畢構制 <small>蘇頌</small>	刑部尚書	授李乂制 <small>蘇頌</small>	禮部尚書
						授韓皐制 <small>元稹</small>	授令狐彰制 <small>常袞</small>		授劉知柔制 <small>蘇頌</small>		授蕭俛制 <small>白居易</small>			授李絳制 <small>元稹</small>					

授韋綬薛放丁公著制 <small>賈至</small>	授裴休裴諗制 <small>杜牧</small>	工部尚書	授韋貫之制 <small>白居易</small>	吏部侍郎	授盧綈用制 <small>蘇頌</small>	授楊綰制 <small>常袞</small>	兵部侍郎	授盧知猷制 <small>薛廷珪</small>	戶部侍郎	授韓滉制 <small>薛遜</small>	刑部侍郎	授閻伯璵制 <small>常袞</small>	禮部侍郎	授楊綰制 <small>賈至</small>	工部侍郎	授徐彥伯制 <small>蘇頌</small>	左右司郎中	授韋審規制 <small>元稹</small>	吏部郎中
					授李彭年制 <small>薛遜</small>	授柳公綽制 <small>白居易</small>				授牛僧孺制 <small>白居易</small>									

授韓況制	蘇頌	授盧懿制	朱頊
司封郎中			
授上丘制	蘇頌		
司勳郎中			
授韋博制	蘇頌		
考功郎中			
授趙昌翰制	蘇頌		
戶部郎中			
授高允恭制	元稹	授李苞制	朱頊
度支郎中			
授裴信制	蘇頌		
金部郎中			
授蔡泰客制	蘇頌		
倉部郎中			
授李規制	蘇頌		
禮部郎中			
授程休文制	賈至		
祠部郎中			
授王璵制	賈至		
主客郎中			

授鄭頎制	劉禹錫		
膳部郎中			
授鄭博雅制	蘇頌		
兵部郎中			
授李懷讓制	蘇頌	授楊嗣復制	元稹
授王政雅制	李虞仲		
職方郎中			
授杜寂制	常袞		
駕部郎中			
授韋翹制	常袞		
庫部郎中			
授高羣張士階制	白居易		
刑部郎中			
授許季杜羔制	白居易		
都官郎中			
授高仲舒制	蘇頌		
比部郎中			
授劉崇彝制	劉禹錫		
司門郎中			
授柳海制	蘇頌		

授李巨川制	錢堪
也田郎中	
授李顥制	劉世傑
虞部郎中	
授王踐陸制	蘇頌
水部郎中	
授溫緒制	薛廷珪
左右員外郎	
授李昂制	蘇頌
吏部員外郎	
授李建制	白居易
司勳員外郎	
授李偁制	蘇頌
司封員外郎	
授李知止制	孫逖
授馮韜制	崔櫓
考功員外郎	
授裴耀卿制	蘇頌
戶部員外郎	
授張傳濟制	孫逖
授徐彥振制	薛廷珪

度支員外郎	
授李元紘制	蘇頌
金部員外郎	
授崔夷甫制	常袞
倉部員外郎	
授崔鄴制	白居易
禮部員外郎	
授張元夫制	白居易
授徐商制	李德裕
祠部員外郎	
授褚長孺制	常袞
主客員外郎	
授裴薦制	賈
授陸海制	常袞
膳部員外郎	
授房宗儼制	常袞
兵部員外郎	
授柏耆制	元稹
授徐綰李光嗣制	白居易
授李虞仲制	白居易
職方員外郎	
授李何忌制	賈至
駕部員外郎	

集 353—643

中侍御史

授鄭溥制 蘇頌

授裴廙制 白居易

授蔡京制 崔頌

授李種章渙裴達制 崔頌

授牛希逸李延制 薛廷珪

監察御史

授鄭繇制 蘇頌

授崔炎制 常袞

授李珣制 元稹

授張徹宋申錫制 白居易

授牛僧孺制 白居易

授蕭鄴李玄制 崔頌

太常卿

授姜皎制 蘇頌

授楊綰制 常袞

授崔羣制 李廌仲

宗正卿

授高平郡王重規制 李瞻

授韋希仲制 蘇頌

光祿卿

授韋師貞制 錢珝

衛尉卿

授崔惠童制 蘇頌

太僕卿

授王希高制 蘇頌

大理卿

授蔡法度制 沈約

授陸餘慶制 蘇頌

鴻臚卿

授蔣渙制 常袞

司農卿

授裴武制 元稹

太府卿

授李從遠制 蘇頌

授呂崇賁制 常袞

太常少卿

授陳中師制 白居易

授崔就制 錢珝

授李瀚制 常袞

光祿少卿

授張光奇制 賈至

授李綬制 劉崇

衛尉少卿

授鄭孝式制 蘇頌

太僕少卿

授王溥制 元稹

司刑少卿

授徐有功制 李瞻

大理少卿	授李崇制 <small>蘇頌</small>	鴻臚少卿	授李崇制 <small>蘇頌</small>	司農少卿	授李崇制 <small>蘇頌</small>	太府少卿	授李崇制 <small>蘇頌</small>	授廣希超制 <small>常表</small>	史館修撰	授馬懷素制 <small>蘇頌</small>	授李德制 <small>常表</small>	授崔昌遐制 <small>薛廷珪</small>	殿中監	授李拭制 <small>元稹</small>	將作監	授李欽制 <small>蘇頌</small>	少府監	授崔諤之制 <small>蘇頌</small>	國子監	授魚朝恩制 <small>常表</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秘書少監	授李永制 <small>常表</small>	殿中少監	授杜元逞制 <small>蘇頌</small>	將作少監	授陳正觀制 <small>蘇頌</small>	少府少監	授李處直制 <small>蘇頌</small>	史館修撰	授沈傳師制 <small>白居易</small>	授韓愈制 <small>白居易</small>	授陸鼎制 <small>常表</small>	授鄭璘盧擇制 <small>薛廷珪</small>	集賢校理	授李毗制 <small>常表</small>	授楊毗制 <small>蘇頌</small>	授李穀制 <small>李頌</small>	太常博士	授鄭誦制 <small>白居易</small>	授杜深制 <small>蘇頌</small>	秘書郎	授張籍制 <small>白居易</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王建制	白居易	授劉繼制	杜牧
著自郎			
授莊融制	李端		
國子祭酒			
授楊給制	白居易		
國子司業			
授鄭誥制	白居易		
諸衛上將軍			
授張承國制	白居易	授李涵制	白居易
授張承國制	白居易		
左右衛大將軍			
授副鄭王希言制	蘇頌		
金吾衛大將軍			
授今延昌制	蘇頌		
驍衛大將軍			
授郭虔瓘制	蘇頌	授張直方制	杜牧
授劉思謙李瓘制	薛廷珪		
領軍大將軍			
授王叔良制	元祐		
千牛人將軍			

段平崇厚制	錢翊		
羽林大將軍			
授周仁軌制	蘇頌	授劉承文制	白居易
左右衛將軍			
授王知道制	薛廷珪		
左右金吾將軍			
授吾赤制	常袞		
左右驍衛將軍			
授安金藏制	蘇頌		
左右監門衛將軍			
授安弘度制	蘇頌		
左右羽林將軍			
授楊敬述制	蘇頌	授于季友制	白居易
授王輔元制	白居易	授郭簡制	白居易
左右武衛將軍			
授郭玄昇制	蘇頌	授劉泰清制	元祐
左右龍武將軍			
授并道制	薛廷珪		
左右神武將軍			
授姚成節制	白居易	授徐榮制	白居易

左右威衛將軍

授杜寶客制 蘇頌

太子太師

授宋王成器制 蘇頌

太子太傅

授制 蘇頌

太子太保

授制 蘇頌

太子少師

授唐休璟制 蘇頌

目錄

太子少傅

授嚴綬制 白居易

太子少保

授崔琳制 白居易

太子賓客

授韋嗣立制 蘇頌

授賀知章制 蘇頌

授孟子周制 常袞

太子詹事

授郭曜制 常袞

太子少詹事

授裴君士制 蘇頌

太子左右庶子

授王方慶制 李肇

授韋杭制 蘇頌

太子中允

授于復業制 李肇

太子司議郎

授魏慈制 蘇頌

太子諭德

續古文奇賞 目錄

授王寅制 常袞

太子贊善

授王珣制 蘇頌

授王幹制 常袞

太子洗馬

授竇元泰制 蘇頌

太子舍人

授蕭嵩制 蘇頌

王師

授柳冲制 蘇頌

王傅	授楊廉制 <small>蘇頌</small> 授李昌制 <small>元稹</small>
王友	授王 <small>蘇頌</small> 授李 <small>蘇頌</small> 授李 <small>蘇頌</small>
王府諮議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王府長史	授王自勵制 <small>元稹</small> 授李晟制 <small>白居易</small>
王府司馬	授崔子源制 <small>蘇頌</small> 授薛昌族制 <small>元稹</small>
京兆尹	授田幹之制 <small>蘇頌</small> 授康從固制 <small>白居易</small>
授宋環制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孟碑制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盧士玖制 <small>元稹</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韋正貫制 <small>白居易</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京兆少尹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大將少尹	授 <small>白居易</small> 授 <small>白居易</small>
授陸操制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授 <small>蘇頌</small>

封賞辭母制 崔淑

卷十九文苑英華

制詔

教書 全錄

唐宗受禪制 蘇頌 收貞元赦天下制 陸贄

文武孝德皇帝冊尊號赦書 元稹

曲赦并州管内詔 許敬宗

至都大赦制 蘇頌

赦書 中錄

大中十三年十月冊登寶位赦制 蘇頌

續古文音義 目錄

開元元年赦書 蘇頌 貞元天寶赦書 內制

奉天改元赦制 陸贄 開元冊尊號赦書 蘇頌

大中二年正月三日冊尊號赦書 蘇頌

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册尊號赦文 蘇頌

會昌二年四月二十有三日上尊號赦文

寶曆元年四月二十日上尊號赦文 蘇頌

南郊赦書 張九齡 親祭九宮壇赦文 蘇頌

冬至郊祀赦制 陸贄 冬至大禮赦文 陸贄

長慶元年南郊改元赦文 蘇頌

寶曆元年赦文 太和三年赦文 蘇頌

會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 蘇頌

大中元年赦文 大曆四年赦文 常衮

平先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陸贄

德音 蘇頌

太和七年冊皇太子制 蘇頌

宣慰河南百姓制 常衮

宣慰魏博百姓制 上堂遺範

減徵京畿負麥制 常衮

減稅京兆府制 常衮 放京畿丁役制 常衮

免京兆府稅錢制 常衮 減京畿秋稅制 常衮

續古文音義 目錄

減放太原及沿邊州縣稅錢制 蘇頌

雨災減放稅錢制 蘇頌

賑恤京畿百姓制 賑貸京畿制 王彥暉範

賑恤遭水災百姓制 蘇頌

賑恤水旱百姓制 亢旱撫恤百姓制 蘇頌

賑恤諸道制 蘇頌 賑青蝗旱賑恤制 蘇頌

賑恤遭旱百姓制 賑救諸道百姓制

賑恤江淮遭水旱疾疫百姓制

河上庭委勅 立換 破汴州李峇勅 蘇頌

叙用勅舊武臣勅 伐劉闢勅 蘇頌

討王承宗勅

討王庭湊勅

平党項勅

誅張韶勅

誅逆人蘇佐明勅

歲初處分制

太和八年疾愈制

疎理囚徒量移左降制

卷二十文苑英華

制詔

冊文

唐宗即位冊文

文宗即位冊文

開元神武皇帝冊文

冊皇太子文

封衡陽王為申王制

續古文奇賞

封諸郡王勅

擬冊齊王文

擬冊晉王文

擬冊公主文

封第七女公主制

封第十二妹等四人各為長公主制

冊文

上應天神龍皇帝冊文

會昌二年上尊號王冊文

會昌五年上尊號王冊文

冊代王為皇太子文

冊平王為皇太子文

冊代王為皇太子文

冊平王為皇太子文

冊代王為皇太子文

冊皇太子文

立平王為皇太子詔

立忠王為皇太子詔

冊魏王為青州刺史文

冊周王為并州都督文

冊殷王為單于大都督文

冊汴王文

冊雅王文

冊淑妃何氏為皇后文

冊益昌公主文

冊陳王九錫文

唐王以相周地白授并九錫詔

制書

姚元之拜相制

授張弘靖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授范希朝京西都統制

加裴度兩鎮兩道招討使制

加裴度鎮州四面招討使制

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

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

授田布魏博節度使制	元稹
授牛元翼深冀等州節度使制	元稹
授杜琮淮南節度使制	元稹
制書	韓愈
封郭元振為代國公制	太平內制
源乾曜拜相制	除唐休璟左庶子制
除韓休黃門侍郎平章事制	張九齡
李吉甫拜相制	裴相拜相制
李絳拜相制	李逢吉拜相制
王涯拜相制	權德輿拜相制
新古	用錄
夏侯孜拜相制	皇甫鎔加恩制
皇甫鎔判度支制	俱玉堂遺範
授王播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元稹
授朱朴平章事制	韓愈
授郭子儀兵馬副元帥制	房至
授李抱玉河西道副元帥制	常袞
授馬燧副元帥制	陸贄
授李晟鳳翔節度使制	陸贄
冊太原節度使守中書令晉王制	錢珣
李茂貞封岐王加尚書令制	錢珣

授王鎔常山王制	韓愈
授成汭上谷王制	韓愈
封趙凝南康王制	楊矩
授鄭涯義武節度使制	王堂遺範
授裴度彰義節度使制	令狐楚
授李愬山東節度使制	王堂遺範
授李光顏忠武節度使制	王堂遺範
授孔溫裕忠武節度使制	王堂遺範
授高承恭振武節度使制	王堂遺範
授高瑋劔南節度使制	王堂遺範
授畢誠昭義節度使制	王堂遺範
授蔡京嶺南節度使制	王堂遺範
授王安實天雄節度使制	王堂遺範
授韋有翼劔南節度使制	王堂遺範
授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陸贄
授劉聰天下節度使制	元稹
授劉悟昭義節度使制	元稹
授馬總天平節度使制	元稹
授牛元翼成德節度使制	元稹
授陳楚義武節度使制	元稹

授袁滋襄陽節度使制	元預
授柳公綽襄州節度使制	許防
授王宰陳州節度使制	封敖
授史憲忠涇原節度使制	封敖
授劉礎鄆坊節度使制	封敖
授崔龜從嶺南節度使制	封敖
授盧弘正等節度使制	李納
授孫範青州節度使制	許仲
授張允伸幽州節度使制	許仲
授鄭光河中節度使制	許仲
續古文奇賞 目錄	
授紇干泉嶺南節度使制	沈珣
授白敏中邠寧節度使制	沈珣
授李景讓襄州節度使制	沈珣
授盧鈞太原節度使制	沈珣
授畢誠邠寧節度使制	沈珣
授崔珙鳳翔節度使制	沈珣
授韋博淄青節度使制	沈珣
授李耽鳳翔節度使制	沈珣
授李崇河陽節度使制	陸康
授周岳嶺南節度使制	陸康

授周岳嶺南節度使制	陸康
授葛從周兗州節度使制	韓瑒
授李成慶夏州節度使制	韓瑒
授李業鄭滑節度使制	沈珣
詔勅 全錄	
命呂休璟等北伐勅	蘇頌
命姚崇等北伐勅	蘇頌
命薛納等與九姓伐默啞勅	蘇頌
處分朝集使勅	蘇頌
授劉沔招討吐蕃勅	李德裕
續古文奇賞 目錄	
幸西豐及同州勅	蘇頌 幸西京勅 張九齡
命新除牧守面辭勅	蘇頌
禁斷錦綉珠玉勅	蘇頌 焚珠玉錦繡勅 內制
禁斷大酺廣費勅	蘇頌
詔勅 節錄	
賜昭義軍將士書	白居易
又賜昭義將士書	白居易
處分朝集使勅	張九齡 遣巡撫使勅 賈至
遣宣撫使勅	李涵宣慰河北勅 常袞
授張仲武招撫迴鹘勅	常袞

陸象先按察制 蘇頌

遣王志情巡察本管内制 蘇頌

遣王暎等巡察諸道制 蘇頌

玄宗幸普安郡制 賈至

搜賢記 隋文帝 詔天下搜賢俊制 賈至

舉賢記 許敬宗 改正朔制 劉蕡

減大理丞廢刑部獄制 劉蕡

神龍開創制 劉蕡 復尚書省故事制 劉蕡

置北都制 劉蕡 剛定刑書制 劉蕡

申理冤屈制 劉蕡 省獄官制 劉蕡

結古文書賞 目錄 五聖

誠勵風俗勅 劉蕡 禁斷女樂勅 蘇頌

禁斷臘月乞寒勅 蘇頌

批答 全錄

批宰相賀赦王承宗表 白居易

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迹屏風表 常袞

批王播謝官表 元稹 批劉悟謝上表 元稹

答李嗣賀處分王士則等德音表 白居易

答宰臣賀破賊狀 張說

答顏真卿賀肅宗即位表 常袞 答李鄘於淮南書

批答 節錄

貞元年批宰臣請上尊號表 元稹

批宰臣請上尊號第三表 元稹

答擒李錡表 白居易

批百寮賀王宰破陽城賊表 封巖

批宰臣賀太原破迴鶻奪得太和公主表 封巖

批百寮賀御撰屏風表 封巖

蕃書 全錄

勅新羅王書 張九齡 勅渤海王書 張九齡

又勅渤海王書 張九齡

勅奚都督書 張九齡 勅識匿國王書 張九齡

結古文書賞 目錄 聖

與黠戛斯可汗書 李德裕

與紇圻斯可汗書 李德裕

與驃國王雍光書 白居易

蕃書 節錄

與迴鶻可汗書 陸贄 又與迴鶻可汗書 白居易

賜迴鶻可汗書 李德裕 勅突厥可汗書 張九齡

賜登利可汗書 張九齡 勅新羅王書

勅渤海王書 張九齡 勅投降奚等書 張九齡

勅契丹王書 張九齡 勅契丹知兵馬李過析書

勅突厥施毗伽可汗書 張九齡

續齊文全錄

賜陳敬瑄鐵券文 宋明勅

賜許國公鐵券文 崔前

青詞 節錄

祈雪青詞 月夢

歎佛歎道文 所錄

為太平公王力郎所意歎佛文 宋之問

為憲宗皇帝忌日王晨觀歎道文 白居易

卷二十一 文苑英華

策問 全錄

續古策問 目錄

策秀才問 宋家房 策賢良問

策宰相科問 策進士問三道

試進士策問二道 白居易

策進士問 德輿 春秋策問

禮記策問 敘祭策問

禮記策問進士二道

左傳策問 休德南 禮記策問

弘文崇文生策問二道

毛詩策問

應封神岳舉對賢良方正策問 重試策問

賢良方正四道

政理問 求賢問

祥瑞問 歷代帝王為理問

議罷漕運可否策問

策問 節錄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問 陸贄

策博墳典達于教化科問 陸贄

華州試進士策問 杜甫

吏部試上書人策問 韓愈

通玄經策問

續古策問 目錄

賢良方正策問三首

策對 全錄

詞標文苑科策對 皇甫湜

賢良方正策對 吳師道

直言極諫策對 沈亞之

大官乏人策對 白居易

求貨策對 宋伯宜

議罷漕運可否策對 白居易

策對 節錄

應封神岳對 崔河 重試策對 崔河

詞標文苑策對	房晉	賢良方正策對	張東之
政理策對	吳如道	五運策對	吳師道
賢良方正策對	孫斌	文詞雅麗策對	孟萬石
直言極諫策對	穆質	劉黃	沈亞之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對	元象之	韋處厚	
辭讓	皇甫湜	許元泰	姜公輔
茂才異等策對	杜元頤		
辨興亡之由對	白居易		
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對	白居易		
展官遷次遲速對	白居易		
革吏部之弊	白居易	省官併俸對	白居易
牧宰考課對	白居易	議百官職田對	白居易
使百職修皇綱振對	白居易		
封建論郡縣對	白居易	議百官食利錢對	白居易
官吏清廉對	白居易	決壅蔽對	白居易
達聰明致理化對	白居易		
議赦對	白居易	罷刑獄對	李德裕
用刑寬猛對	上官儀	刑獄用捨對	張昌齡
刑法得失對	白居易	往代爲刑是非對	
論刑法之弊對	白居易	使人畏愛悅服對	白居易

錢不行對	岑文本	郎肆對	郭正一
四民之業優劣對	駱賓王		
平百貨之價對	白居易		
議鹽法之弊對	白居易		
立制度對	白居易	議井田阡陌對	白居易
備邊對	白居易	求賢對	上官儀
高潔之士對	白居易		
請行賞罰以勸懲賢對	白居易		
苦史百家對	許南峯		
卷二十二文苑英華			
續文苑英華	目錄		
判全錄			
西陸朝觀判	張延	燕弓矢舞判	盧昕
四品女樂判	李康	旄人奏散判	張秀明
毀濯龍泉判	李肅	裴代封逃判	張曙
裴爵伴征判	邵卿	子姪承襲判	屠面
常裴僞暗判	楊伯曉	用父廢判	白居易
官門誤不下鍵判	王綰		
判解錄			
家童視天判	貞休	私習天文判	崔暉
以管聽鳳判	達奚珣	爲律娶妻判	明之翰

元日泰事上殿不脫劍履判 <small>蕭所</small>	大斗酌酒判 <small>王昌齡 沈東美</small>	競渡賭錢判 <small>康建之 伏日出何典憲判 崔建</small>	九日登高墜脚判 <small>馮敬微</small>	冬不獻很判 <small>白居易 亞歲上樽開酒判 王運克</small>	春不修鑑判 <small>蘇某 藏冰不固判 崔希建 崔悅</small>	西陸朝觀判 <small>潘文舉 凶荒判 賈登</small>	反古修火利判 <small>張孫憲</small>	四品女樂判 <small>李仲云 五品女樂 元</small>	怒心鼓琴判 <small>元 趙風變節判 元</small>	樂懸曲紛特判 <small>元貞卿</small>	笙師不施春額判 <small>中公杜門判</small>	聚徒教授判 <small>宋少真 胡建</small>	主者不杖判 <small>父在凶門判 顏器</small>	萊田不應稅判 <small>父在杖堂判</small>	蜡享不視判 <small>鄭岑 井田判 元</small>	秋零判 <small>白居易 受田兼種五萊判 平任</small>	稅千畝竹判 <small>簡簡 無夫修堤報判 元承先</small>	稍溝判 <small>鄭知 清白二渠判 劉仲宣</small>	毀濯龍泉 <small>蘇令問 請寒十月月 白居易</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祝商判	方領為未判	刺史求青牛判	嗣足不良判	夢得舊栗判 <small>自見 彭綱</small>	墳樹有甘露判	造刑判	衣經制判	先登判	獲五甲判	獻捷稱其伐判	簞醪投河判	執蒲葵扇判	鍤樹為杯判	升高判 <small>張如</small>	王節判	卷二十三文苑英華	表 <small>全錄</small>	代宗諫皇太子表 <small>常來</small>	賀章仇兼瓊克捷表 <small>李邑</small>
判少誤斬指斷判	負外讓題劍判 <small>李度</small>	道服襲灰判 <small>周彦之</small>	澤中得董判 <small>王待微</small>	不恤默於郊判	削金判	年登舉判	戰勝作樂器判	為將失禮判	獲俘衣之判	武用文士判 <small>白居易</small>	庖人進炙判	城者誣甲判	鑿開獲鏡判 <small>宋華</small>	知謀判					

賀平究項表 杜牧

爲榮陽公賀幽州破吳寇表 李商隱

代安平公賀聖躬痊復表 李商隱

爲羣官請庾卒哭表 蘇頌

爲張令讓麟臺監封國公表 李商隱

爲韋相讓函公表 賈至

讓兵部尚書平章事表 張說

讓封燕國公表 張說 讓右丞相表 張說

讓平章事表 李吉甫 代史館相公表 錢珝

爲崔相公讓大學士表 錢珝

新古文奇賞 六目錄

讓容州表 元結 讓除黃門侍郎表 張說

涪州刺史謝上表 李邕

代永州刺史謝上表 柳宗元

爲安平公交州謝上表 李商隱

爲濮陽公陳許謝上表 李商隱

爲榮陽公桂州謝上表 李商隱

爲魏王武承嗣謝男授官表 李商隱

蘇州刺史謝上表 劉禹錫

謝封妻弘農郡夫人表 常袞

謝修史表 張說

陳司徒謝勅賜麟德殿宴百寮詩序表 王維

蘇州謝賑賜表 劉禹錫

代武中丞謝新茶表 劉禹錫

爲田神玉謝茶表 韓翃

謝勅書及綵綾表二首 李邕

三月三日爲百官謝賜宴表 李邕

謝賜香藥面脂表 張九齡

爲郭令公謝賜錦戰袍表 王諱

謝勅書賜臘日口脂表 常袞

謝勅書表 許敬宗

新古文奇賞 六目錄

謝恩慰喻表 李邕

陳則天幸三陽宮表 張說

陳情表二首 負手于 張文成

初至益州上訖陳情表 蘇頌

辭上滑州刺史陳情表 李邕

別相請女婿潘炎罷判官表 王諱

謝試秘書少監陳情表 蕭萼

爲濮陽公陳情表 李商隱

皇太子請家令寺地給貧人表 崔融

李大夫請朝覲表 裴度

請廢在官諸司捉錢令史表 褚遂良

請千牛不簡嫡庶表 褚遂良

為原州趙長史請為亡父度人表 王勃

進象經賦表 庾信

為王方慶進書法表 李嶠

為王方慶進南齊臨新圖表 李嶠

進王維集表 王維 進元和聖德詩表 韓愈

進平蔡州碑文表 韓愈

為李景畧進射雁歌表 韓愈

薦顧協表 梁湘東王

續古文奇賞目録

卷四

責躬薦弟表 王維 齊王進蒼鳥表 庾信

為崔中丞進白馬表 李嶠

進吳馬駒表 李嶠

代崔大夫進銅鑄樹表 韓昇

進渾儀表 張衡 請罷魏州屯戍表 張柬之

卷二十四文苑英華

表 全集

諫鑾駕親征 薛稷 并州論邊事表 張說

代李侍郎論兵表 呂溫

請置屯田表 張說 論薛子雲表 顏師古

魏州表 張柬之

魏妻裴景仙獄表 李商隱

論時事表 李嗣 論諫職表 齊映

論左右須得其人表 劉治書

論請不用奸臣表 梁度

表 節錄

代孔侍郎賀順宗登極表 呂溫

為王中丞賀南郊表 李益

代宰相上尊號表 韓愈

京兆府請復尊號表 鄭元

續古文奇賞目録

卷五

賀封禪表 薛稷 代奉御賀明堂成表 崔融

賀太子知軍國事表 李嶠

賀赦表 李古甫 為汝南公賀赦表 李商隱

為京兆公賀南郊赦表 李商隱

賀老人星見表 武三思 今似楚 楊炯

為成魏州賀瑞雪慶雲日戴表 李商隱

為百寮賀雪表 李嶠

為百寮賀雨請復膳表 崔融

賀日當蝕不蝕表 常袞 賀涇州二州慶雲見長 許敬宗 崔融

賀皇太子賀甘露降表	賀百官賀斷獄甘露降表	賀太子賀芝朶表	賀太子賀天后芝朶表	賀百官賀千葉瑞蓮表	賀百寮賀瑞節表	賀許智仁奏徐州黃河清表	賀黃河清表	賀澤州等龍見表	賀杭州龍見并慶雲朱步	賀太子賀白龍見表	賀成使君賀白狼表	賀白鹿表	賀白雀表	賀姚訥言破契丹表	賀宰相賀九姓斬送突厥首表	賀宰相賀奴來降表	賀李採訪賀叔京西表	賀僕固懷恩死表	賀劔南破西蕃表	賀獲劉闢表
賀聖體平復表	賀德政表	賀百官賀國壽公除表二首	賀鳳閣侍郎表	賀中書令表	賀修國史表	賀代史館相公讓官表	賀羽林將軍表	賀江州刺史表	賀司禮卿表	賀祭酒表	賀司禮寺事	賀太常卿表	賀東宮表	賀道士讓官表	賀郭子儀讓華州及奉天縣請立生祠表	賀淮南立去碑表	賀公主讓新宅表			

賀聖體平復表	賀德政表	賀百官賀國壽公除表二首	賀鳳閣侍郎表	賀中書令表	賀修國史表	賀代史館相公讓官表	賀羽林將軍表	賀江州刺史表	賀司禮卿表	賀祭酒表	賀司禮寺事	賀太常卿表	賀東宮表	賀道士讓官表	賀郭子儀讓華州及奉天縣請立生祠表	賀淮南立去碑表	賀公主讓新宅表			
賀聖體平復表	賀德政表	賀百官賀國壽公除表二首	賀鳳閣侍郎表	賀中書令表	賀修國史表	賀代史館相公讓官表	賀羽林將軍表	賀江州刺史表	賀司禮卿表	賀祭酒表	賀司禮寺事	賀太常卿表	賀東宮表	賀道士讓官表	賀郭子儀讓華州及奉天縣請立生祠表	賀淮南立去碑表	賀公主讓新宅表			

謝公主辭家人表	謝黃門侍郎表	讓齊禮表	請免官表	太師乞退位表	辭官表	謝令密客宣慰奸臣表	謝浙內諸侯表	謝交海觀察使表	為郎郎中謝上表	荊南謝上表	常州謝上表	徐州謝上表	黃州謝上表	謝入朝表	謝恩寫真表	謝賜飛白書表	謝授刺史表	謝賜眾表	謝服衣藥表
謝黃門侍郎表	讓尚書省表	為定王請降王位表	宣示白鵠表	謝令密客宣慰奸臣表	謝浙內諸侯表	謝交海觀察使表	為郎郎中謝上表	荊南謝上表	常州謝上表	徐州謝上表	黃州謝上表	謝入朝表	謝恩寫真表	謝賜飛白書表	謝授刺史表	謝賜眾表	謝服衣藥表	謝賜新茶表	謝賜世表
謝黃門侍郎表	讓尚書省表	為定王請降王位表	宣示白鵠表	謝令密客宣慰奸臣表	謝浙內諸侯表	謝交海觀察使表	為郎郎中謝上表	荊南謝上表	常州謝上表	徐州謝上表	黃州謝上表	謝入朝表	謝恩寫真表	謝賜飛白書表	謝授刺史表	謝賜眾表	謝服衣藥表	謝賜新茶表	謝賜世表

謝賜櫻桃表	謝賜銀器表	謝賜口脂表	謝停口脂表	勅聽政表	請不從靈駕表	請駕停金牛一日表	陳情表	請致仕表	謝分司表	太子請給底人衣表	太子請修書表	太子請加相王封邑表	太平公主請住山陵表	乞入觀表	請授節度表	上九成宮頌表	進奉和詩表	進赤雀表	薦鮑幾表
謝賜銀器表	謝賜口脂表	謝停口脂表	勅聽政表	請不從靈駕表	請駕停金牛一日表	陳情表	請致仕表	謝分司表	太子請給底人衣表	太子請修書表	太子請加相王封邑表	太平公主請住山陵表	乞入觀表	請授節度表	上九成宮頌表	進奉和詩表	進赤雀表	薦鮑幾表	謝賜世表
謝賜銀器表	謝賜口脂表	謝停口脂表	勅聽政表	請不從靈駕表	請駕停金牛一日表	陳情表	請致仕表	謝分司表	太子請給底人衣表	太子請修書表	太子請加相王封邑表	太平公主請住山陵表	乞入觀表	請授節度表	上九成宮頌表	進奉和詩表	進赤雀表	薦鮑幾表	謝賜世表

奏羊乳麋表 <small>張說</small>	進芝少表 <small>黃頤士</small>	進聖容與圖表 <small>呂溫</small>	進繼天誕聖樂表 <small>王康休</small>	進寶應永寧樂表 <small>張謂</small>	獻食表 <small>陳子昂</small>	上食表 <small>崔融</small>	出師表 <small>高適</small>	諫親征表 <small>蘇頌</small>	論計西戎表 <small>元稹</small>	論蔡官官屬表 <small>許敬</small>	論刑獄表 <small>朱敬則</small>	請雪安恩順表 <small>邵謏</small>	論潘炎表 <small>于邵</small>	論馬射表 <small>張伏伽</small>	諫拜舞人官表 <small>李嗣</small>	諫胡殿表 <small>劉宗</small>	諫不夜飲表 <small>鄭元良</small>	諫營建中都表 <small>韓琬</small>	獻事表 <small>元稹</small>	諫五品以上妻犯奸不沒官表 <small>崔道真</small>	諫宮中服花浹凡不得輒奏表 <small>崔道真</small>	諫東宮物少于魏府長表 <small>崔道真</small>	諫欲觀起居紀錄表 <small>朱子恭</small>	論天官校官愆失表 <small>徐有以</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論則天不宜合葬表 <small>蘇思普</small>	論李多祚充夾侍表 <small>王前</small>	論別宅婦女入宮表 <small>張延珪</small>	論請掩骼表 <small>崔頌</small>	論鹽鐵表 <small>劉彤</small>	論請不用奸臣表 <small>吳兢</small>	遺表 <small>房玄齡</small>	遺表 <small>李商隱</small>	為孟處士求墓版 <small>符載</small>	卷二十五文苑英華	狀 <small>全錄</small>	為盧監被盜衣物謝賜御衣狀 <small>蘇頌</small>	為榮陽公謝借飛龍馬送至府狀 <small>李商隱</small>	賀破賊狀 <small>令狐楚</small>	賀行營破賊狀 <small>白居易</small>	舉章阜自代狀 <small>吳兢</small>	為薦漢陽公陳許舉人自代狀 <small>李商隱</small>	奏教習長鈴狀 <small>令狐楚</small>	為馬明府亡母請邑號狀 <small>宋之問</small>	進田弘正碑狀 <small>元稹</small>	進藍馬屏風狀 <small>李翺</small>	進白鷹狀 <small>張謂</small>	進雙鷄狀 <small>元稹</small>	論清舜廟狀 <small>為政事請公除狀</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立李德裕德政碑狀 張次宗

狀 韓維

謝賜告身狀 元稹 謝告身鞍馬狀 杜牧

謝賜將士襖子狀 金龜楚

謝勅設狀 李商隱 謝賜柑子狀 于邵

賜冬衣狀 李商隱 辨日剪氣狀 元稹

賀破賊狀 李商隱 舉人自代狀 李商隱

舉李孚狀 李商隱 舉裴遠夏侯璿等狀 李商隱

薦薛元賞狀 張次宗

檄 韓維 檄 韓維

檄齊神武高歡文 韋孝寬

檄劉積文 李商隱 爲北齊檄陳文 盧思道

檄洛州文 和君房 檄榮陽守郇王文 魏徵

露布 全錄

兵部奏姚州破賊露布 駱賓王

露布 韓維

兵部奏姚州破逆賊露布 駱賓王

河南邵王平冀州賊露布 張說

疏 全錄

請復于正位疏 蘇安恒

請則天復太子疏 蘇安恒

言河朔人庶疏 張仁傑

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疏 馬周

論巡風俗疏 李嶠 奏楊素疏 李嶠

請褒劉蕡疏 蘇秦

言疎勒等疏 狄仁傑 言不破突厥疏 盧南

言西蕃疏 魏徵 請不賜吐蕃青籍疏 于休

論時政疏 魏徵 請罷官買書疏 馬周

論治道疏 李綱 請崇節儉疏 馬周

請古交贊賞 韓維

請勲戚不拜南省官 魏安國

論選舉疏 薛登 諫濫官疏 韋嗣立

論賞官疏 薛至忠 爲魏元忠疏 蘇安恒

論度支疏 薛至忠 請不稅關市疏 崔誠

上百里昌言疏 王勃

諫置公主府官疏 上官儀

論刑罰多濫疏 韓維

爲索元禮首崇制獄疏 馬周

請削王珙授贈官爵疏 蘇秦

卷二十六文苑英華

啓全集

上東宮啓	張載	薦王寧啓	杜牧
賀趙江陵啓	柳宗元	賀裴相公啓	元稹
賀汝南公啓	李商隱	賀高相公啓	柳宗
謝魏相公啓	李商隱	謝李尚書啓	溫庭筠
謝京兆公啓	李商隱	謝紇干相公啓	溫庭筠
爲柳珪謝京兆公啓	李商隱		
獻河東公啓	李商隱	上范陽公啓	李商隱
謝趙王啓	庾信	謝滕王啓	庾信
謝趙王齊米啓	庾信	謝趙王齊乾魚啓	庾信
謝滕王齊馬啓	庾信	謝滕王齊中啓	庾信
謝滕王齊猪啓	庾信	謝李相公示手札啓	柳
謝所知啓	溫庭筠	謝李相公啓	劉禹錫
上高長史啓	李肇	謝河東公啓	李商隱
上武侍極啓	王勃	上皇甫常伯啓	王勃
上李中丞啓	柳宗元	獻李吉甫相公啓	柳宗
獻集賢相公啓	李商隱	上蔣侍郎啓	溫庭筠
上明貞外啓	王勃	上李少常啓	陳子昂
上崔長史啓	柳宗元	上郭贊府啓	柳宗元
上崔大卿啓	柳宗元	上宰相求湖州啓	柳宗

上崔相國啓	李商隱	上蕭侍郎啓	李商隱
上令狐相公	溫庭筠	上崔相公啓	溫庭筠
上宰相啓	羅隱	投韋尚書	羅隱
投鄭貞外啓	羅隱	投韋秘書啓	羅隱
上房博士啓		投裴顯微啓	
投裴貞外啓		投楊尚書啓	
辭令狐相公啓		答趙王啓	庾信
上白相公啓	杜牧	上時相啓	李商隱
上崔大人啓	溫庭筠	謝蕭郎中啓	羅隱
謝金郎中啓	羅隱	謝于常侍啓	羅隱
謝鄭長官啓	羅隱		
規正東宮啓	韋承慶	上東宮啓	韋承慶
上李中丞啓	柳宗元	賀中書門下啓	杜牧
薦韓又啓	杜牧	謝監修相公啓	羅隱
謝宰相啓	羅隱	謝知己啓	羅隱
謝薛啓	李商隱	爲薛從事謝薛啓	李商隱
爲崔從事謝薛啓	李商隱		
上李尚書啓	李商隱	謝趙王齊絲布啓	庾信
謝賜錢啓	柳宗	謝武相公啓	李商隱

謝張相公啓	謝相公裴公啓	謝實相公啓	謝皇太子啓	和閨情詩啓	上裴侍郎啓	上權尚書啓	獻韓郎中啓	上許左丞啓	上張齊州啓	上郎都督啓	上李相公啓	上楊相公啓	爲絳郡公上李相公啓	爲賀拔員外上李相公啓	上崔相公啓	上白相公啓	上裴相公啓	上學士舍人啓	上杜舍人啓	投李相公啓
		劉禹錫	許敬宗	駱賓王	王勃	元稹	李商隱	王勃	駱賓王	王勃	李商隱	李商隱	李商隱	李商隱	李商隱	薛逢	溫庭筠	溫庭筠	溫庭筠	羅隱
	謝江陵借宅啓		獻鉅鹿公啓	上李常伯啓	上裴門下啓	上令狐相公啓	上裴相公啓	上張司馬啓	上廉察使啓	上韋明府啓	上宰相啓	上李相公啓	上李相公啓	上宰相啓	上崔相公啓	上鹽鐵侍郎啓	投憲丞啓	上韓郎中啓	謝崔舍人啓	
		駱賓王	李商隱	王勃	劉禹錫	溫庭筠	溫庭筠	駱賓王	駱賓王	駱賓王	杜牧	李商隱	李商隱	李商隱	薛逢	溫庭筠	溫庭筠	溫庭筠	羅隱	

謝薛卿啓	投鄭尚書啓	投劉學士啓	謝下第後使人存問啓	投西邊節度使啓	投趙郎中啓	上衛郎中啓	上盧尚書啓	寄彭成公啓	端午日上所知劍及衣啓	文集序	駙馬喬君集序	上官昭容集序	文編序	拾遺朱君集序	西漢文類序	柳貞外集序	樊南甲集序	陳先生集序	投于常侍啓	投鄭尚書啓	投劉學士啓	謝下第後使人存問啓	投西邊節度使啓	投陸侍御啓	上劉判官啓	上李舍人啓	上宰相啓	南陽公集序	蕭穎士集序	劉信州集序	御史儲公集序	楊評事集序	呂衡州集序	文泉子集序	湘南應川集序
羅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全錄	盧照鄰	張說	元結	顧况	柳宗元	柳宗元	李商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羅隱	盧照鄰	李商隱	羅隱	柳宗元	柳宗元	劉悅	羅隱	

牛氏集序	宇文讓	文博思要序	高士
王勃集序	楊炯	孔補闕集序	張翥
崔河集序	李華	楊騎曹集序	李華
工部李公集序	賈至	趙郡李公集序	獨孤及
李泌集序	吳兢	獨孤常州集序	李舟
陶貞外集序	顧况	獨孤及後集序	梁肅
李補闕集序	梁肅	崔處士集序	王仲舒
秘公集序	司馬承	李相國集序	劉禹錫
韋相國集序	劉禹錫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著作郎顧君集序	皇甫湜		
續家言	目錄	主八	
李衛公集序	鄭亞	李商隱	
升中錄序	錢珣		
遊宴	全錄		
春日孫學士宅宴序	王勃		
秋日李處士宅宴序	王勃		
秋日遊蓮池序	王勃		
夏日登韓城門樓寓望序	王勃		
夏日登龍門樓寓望序	王勃		
仲氏宅宴序	王勃	上巳浮江宴序	王勃
守歲序	王勃	秋日遊洛陽序	王勃

夏日遊冀州張二林亭序	王勃		
綿州北亭羣公宴序	王勃		
遊冀州韓家園序	王勃		
初秋賓六郎宅宴序	駱賓王		
初秋登王司馬樓宴序	駱賓王		
薛大夫上亭宴序	陳子昂		
早秋上陽宮侍宴序	宋之問		
奉勅從太平公主遊九龍尋安平王宴序	宋之問		
鶴鵲樓集序	李嶠		
夏日諸從弟登龍興閣序	李嶠		
續家言	目錄	主九	
華山黃神谷宴臨汝斐毗陵十四明府序			
虎丘山夜宴序	李白		
江西觀察宴度支序	顧况		
宴韋庶子宅序	顧况		
臘日與諸公龍沙宴序	權德輿		
同德寺湊禪師院羣公會集序	穆員		
遊宴	節錄		
安山亭序	王勃	上巳禊祓序	王勃
遊武擔山寺序	王勃	宇文德宅宴序	王勃
遊國寺宴序	駱賓王	宴唐卿山堂序	宋之問

雨中飲序	宋之問	上巳宴宗主簿席序	宋之問
春宴序	員外庄序	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九齡
蘭宴序	張九齡	裴郎中薛侍御宴序	李白
蒼州長史叔宴別序	張九齡	陪杜尚書宴序	宋肅
湖中宴序	宋肅	上巳陪劉尚書序	符載
遊樂園序	于頔	宴赴舉秀才序	歐陽詹
陪崔使君宴序	柳宗元	茶宴序	呂溫
三遊洞序	白居易	卷二十八文苑英華	
詩集序	全錄	詩集序	全錄
河岳英靈集序	殷璠	篋中集序	元結
唐風集	顧雲	又玄集序	李益
詩集	節錄	中興間氣集序	高仲武
海昏集序	呂溫	韋處厚詩序	韓愈
武陵集序	劉禹錫	入蜀紀行詩序	王勃
詩序	全錄	登頭陀寺樓詩序	李華
在會稽與京邑游好詩序	顧雲		

送徐錄事詩序	楊炯	尋楊隱居詩序	楊炯
黎府雜詩序	盧照鄰	送陸負外詩序	韓愈
王氏唱和詩序	柳宗元	題武安客館詩序	柳宗元
送饒序	全錄	送王少府序	王勃
送蕭三序	王勃	送皇甫使君序	宋之問
送白七序	王勃	送孟大序	陶翰
送李參軍序	陶翰	送王大序	陶翰
送思上人序	陶翰	送王及之	元結
送田八序	陶翰	送李侍御	任華
送孟贊府序	李白	送溫司馬	任華
送祖評事序	任華	送李審序	任華
送宗判官序	任華	送虞上人序	任華
重送李審序	任華	送杜郎中序	任華
送魏七序	任華	送李白序	任華
送李少府序	獨孤及	送趙判官序	顧況
送來拾遺序	顧況	送張鳴謙序	顧況
送韋處士序	顧況	送李少府序	任華
送來少府序	任華		

送韓運使序	韓愈	送石洪處士序	韓愈
送何堅序	韓愈	送王進士序	韓愈
送獨孤書記序	韓愈	送廖有方序	韓愈
送李渭序	柳宗元	送徐從事序	柳宗元
送辛殆庶序	柳宗元	送內弟盧遵序	柳宗元
送蔡秀才序	柳宗元	送韋七序	柳宗元
送元秀才序	柳宗元	送苑論序	柳宗元
送丘儒序	皇甫湜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薛處士序	杜牧		
餞送	柳宗元		
續古文奇賞目錄			
郝司戶宅遇錢霍使君序	王勃		
送韋少府序	王勃	送勅赴人學序	王勃
餞尹大官序	裴君王	送杜司戶序	陳子昂
餞杜長史序	宋之問	餞獨孤少府序	宋之問
餞舒常侍序	蘇頌	送倩公序	李白
送崔十一序	李白	送趙四序	李白
送王舍人入序	任華	送杜正字序	任華
送賀拉明府序	任華	送新嶼尉洛郊序	任華
送戶部序	任華	送史處士序	獨孤力
送薛都守序	任華	送張二十七序	任華

餞蕭郎中序	劉長卿	送李補闕序	梁肅
送徐諮議序	權德輿	送三從弟序	權德輿
送友人序	呂溫	送鄭十序	韓愈
送杜留後序	柳宗元	送范明府序	柳宗元
送從弟序	柳宗元	送賈山人序	柳宗元
送班生序	柳宗元	送嚴公貺	柳宗元
送婁闕南序	柳宗元	送豆秀才序	柳宗元
送道士序	陸龜蒙	送樵人序	陸龜蒙
贈別	全穆		
贈陳入序	歐陽詹	別道王宴序	王勃
別薛昇華序	王勃	別洛下知己序	王勃
贈李八	裴君王	餞宋少府序	王勃
別冀侍御序	陳子昂		
臥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贈別序	李華		
別王佐卿序	李華	別崔曼序	元結
雜序	全穆		
山亭興序	王勃	山亭思友人序	王勃
令狐正字過敝廬序	宋之問		
荔枝園序	白居易		

黃帝難經序	王勃	續書序	王勃
神龍曆序	王勃	太衍曆序	張鷟
廣輿記	顏延之	通典序	李翰
地志圖記	呂祖	三國名臣贊序	嚴從
點斯朝貢圖傳序	李德裕		
注孫子序	杜牧		
卷二十九文苑英華			
方士論	李德裕	大古無爲論	劉悅
善惡無餘論	牛僧孺	禱祝論	李德裕
除德論	李德裕	吳季札論	孫武及
續古文奇賞	日錄		
質文論	李華	伐國論	李德裕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戰論	
守論	杜牧	辨迹論	劉禹錫
明贊論	劉禹	從道論	李翱
質無誠論	牛僧孺	食貨論	李德裕
貨殖論	李德裕	正文論	李華
華佗論	劉禹錫	北齊文襄論	朱敬則
孝行論	王勃	忠武論	王勃
三國論	王勃	張禹論	李德裕
鄭夷論	韓愈	司科論	沈既濟

隋對女樂論	朱敬	不招士論	牛希
論	韓愈		
天上論	劉禹錫	宜數有報論	李德裕
封建論	李百藥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將畧論	王叔	樞密論	牛僧孺
節士論	李德裕	鮮名政論	牛僧孺
平準論	杜佑	實論	牛希濟
三名口論	李翰	魏武帝論	朱敬則
首高祖論	朱敬則	宋武帝論	朱敬則
北齊高祖論	朱敬則	北齊文宣論	朱敬則
續古文奇賞	日錄		
梁武帝論	朱敬則	儒林傳論	劉悅
崔烈論	牛希濟	難進論	李翱
虛名論	李德裕	小人論	李德裕
薦士論	牛希	貢士論	牛希
寒素論	牛希		
卷三十文苑英華			
議	全錄		
定宗廟樂議	顏師古	論立封破陣善慶議	裴子
遷廟議	元稹	景皇帝配昇天議	周孤
節給議	韓愈		

怪松圖讚

臨淄縣令歷記

解縣令廳記	沈亞之	整厓縣令廳記	沈亞之
澄城尉廳記	杜牧	華州新葺設廳記	沈亞之
杭州楊壁記	沈亞之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萬勝岡城記	沈亞之	汴州東西水門記	韓愈
石渠記	柳宗元	石澗記	柳宗元
右溪記	元結	菊圃記	元結
殊亭記	元結	廣安亭記	元結
閩城開新池記	沈亞之		
易州侯臺記	李德裕	送會記	柳宗元
王氏廣陵散記	顧况	歌者葉記	沈亞之
九疑山圖記	元結	張僧繇面僧記	劉長卿
鸚鵡執狐記	李華		
翰林院廳辟記	韋處厚		
秘書省記	崔德與	四門助教辟記	柳宗元
江州刺史辟記	柳宗元	杭州刺史辟記	李華
衢州刺史辟記	李華	隴州刺史辟記	沈亞之
給納使新廳記	沈亞之	邠州節度辟記	李直方
鎮海軍使院記	羅隱	壽州團練使辟記	沈亞之
會昌主簿屬記	齊厚	節度饗軍堂記	柳宗元

宛陵公署記	顧况	楚州修城記	柳宗元
移魯公詩記	鄭薰	復大雲寺記	柳宗元
苻溪新亭記	李商	邠寧軍軍記	李華
哀冊哀文	韓愈		
陳文皇帝文	韓愈	睿宗皇帝文	韓愈
肅宗皇帝文	裴士港	文德皇后文	盧南
隋元德太子文	盧南	惠莊太子文	張九齡
謚議	全錄		
駁議郭知運	崔履	衛武及	
卷三十二文苑英華			
書	全錄		
上太子書	張士道	上劉右相書	王勃
上宰相書	劉琬	答韓侍郎書	李華
上李尚書書	杜牧	上上官司馬書	王勃
與京西幕府書	劉琬	獄中上書	傅緯
諫陳後主書	韋華	論教木書	元稹
與王僧辨書	徐陵	答諸求官人	徐陵
上權侍郎書	蜀孤帝	答負牛千書	駱賓王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與元九書	白居易
答莊充書	杜牧	與李山書	司馬圖

諫曹仁師出軍陳子昂

諫討生羌書陳子昂

上周相公書杜牧

答王尚書書陳子昂

賀張徐州得白兔書韓愈

與寧王憲書玄宗

論江陵耆耆書劉琰

與宗室書徐夔

與元微之書白居易

與弟莒書李華

答馮子華書王維

與李侍郎書韓愈

與盧郎中論侯喜書韓愈

薦所知書李翱

上周太祖書柳冕

劉秀才書韓愈

江南論知飲酒禮書劉琰

移史館書劉琰

復友生論文書韓愈

續古文書

卷一

與在朝諸賢書盧隱

上隋高宗書李華

投知己書杜牧

投知己書劉琰

書

重諫太子書張玄素

于志寧

與崔中書書韓愈

上鄭相公書歐陽詹

上蕭相公書于邵

賀外甥崔相國書于邵

爲人上宰相書白居易

卷三十三文苑英華

碑全錄 隍石山神廟碑陳子昂

白楊神廟碑李華

燕支山神廟堂碑楊炎

撥川郡王神道碑張說

翰林李白墓碑裴敬

周太子太保步陸碑裴敬

雲麾將軍郭公碑楊炎

雲麾將軍李公神道碑楊炎

昭容上官氏碑張良娣

萬泉縣主薛氏碑鄭國夫人

鄭國夫人碑張說

新川郡太夫人陳氏碑

郎國長公主碑張說

卷三十四文苑英華

續古文書

卷一

墓志全錄

都國公墓志韓愈

懷德公墓志韓愈

平盧節度李府君墓志杜牧

著作郎權君墓志李華

墓志韓愈

觀察使章公墓志杜牧

監察御史裴公墓志韓愈

襄城公墓志韓愈

琅邪公墓志韓愈

車騎大將軍宇文顯夫人墓志韓愈

間嘉公墓志韓愈

廣饒公墓志韓愈

廣饒公墓志韓愈

廣饒公墓志韓愈

廣饒公墓志韓愈

義興公墓志

唐信

周大將軍趙公墓志

唐

驛騎大將軍劉公墓志

禮貞

朝議郎楊公墓志

成陽唐

信別司馬任君墓志

李翔

大理評事杜君墓志

杜牧

團州令李公墓志

楊州

楊去溢墓志

楊州

楊去溢墓志

楊州

梁錫墓志

世昌

有唐君子墓志

歐陽唐

路處士墓志

杜牧

松滋公夫墓志

唐信

冠軍伯墓志

唐信

彭城公夫人墓志

唐信

崔主簿妻劉氏墓志

唐

崔主簿妻劉氏墓志

崔主簿妻劉氏墓志

九主

崔主簿妻劉氏墓志

行狀

全錄

少保郭公行狀

張謐

尚書韓公行狀

李翔

行狀

節錄

成安子行狀

楊州

開國公行狀

王勃

祭文

全錄

祭陸端公文

顏延之

祭崔使君

柳宗元

祭李柳州文

韓愈

祭裴少卿

韓愈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祭貞外文

韓愈

祭韓侍郎文

李翔

祭蕭侍郎文

王勃

祭王尚書文

李商隱

祭崔丞文

李商隱

祭薛郎中文

李商隱

為絳郡公禱雨文

李商隱

祠漢武帝文

沈亞之

賽齊廟文

李商隱

賽越王神文

李商隱

續古文奇賞卷之一

武經

始計 計者通計於廟堂之上



孫子曰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處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續古文奇賞

十三篇

道者謂也官者謂之分也通凡此五者將其不聞者得路也主用者上軍費用也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較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就有道將就有能天地孰得法今凡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之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敗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弱而怒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以利而難之以間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

先天下

作戰

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續古文奇賞

十三篇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漆之材車甲之末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視巧之久也

石乃得二十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與吾車雜而乘之不獨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之強已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必先謀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與師深入國未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自校以上全伍為上破伍次之至五人以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孫子兵法卷一

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敵已破而後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與其次伐兵兵形已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轆轤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倍大倍大轆轤者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而高而前以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將不待攻而城成而使士卒必死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戰之五則攻之一則三則

孫子兵法

為正二倍則分之為正一倍則一衛敵則能戰上已與敵入衆等猶少則能守之為正一衛敵則能戰上當敵引兵以勝之少則能守之為正一衛敵則能戰上避之引兵以勝之少則能守之為正一衛敵則能戰上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也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不士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人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亂軍引勝也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也

孫子兵法卷一

寡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勝則同欲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軍形我動彼應而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自強以待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不可勝者守也勝可知者攻也守之不可勝則不足攻則有餘所以攻者力有餘善守者藏於

以代之而
昂藏之軀
陽勝

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原其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惟勝其所易勝其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察其必可敗不若忒也故善戰者立於不勝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

兵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爲分什伍爲數闕寡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不備也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少

正 相主者

宋勢任持

知不足齋

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碭山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其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閭亂而不可亂；亂者，以全敵者也。紛紛紜紜，閭亂而不可亂，亂者，以全敵者也。形圓而不可敗，敗者，以部分名。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形勝於勢，則不可敗；勢勝於形，則不可敗。故善戰者，形之敵必從之，勢之敵必取之。以形，以動，以本，待之以利，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者，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虛實

孫子曰凡失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力有餘也後處戰地而
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使人自至
名利之也以利害之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計其所必趨攻
其勝故敵佚能勞之以事飽之飽能饑之絕其糧道安能動之

三

一、

不和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難可
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
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
盈而從之隘者山之間通谷也我先居之必盈而
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
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險者高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
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死者有陷
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也之災將
之過也大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力也卒強走弱曰走
變要奇賞卷一
吏不能敵更強卒弱曰陷更強敵進卒大吏怒而不
卒故弛陳更強卒弱曰陷更強敵進卒大吏怒而不
服遇敵愾而自戢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
將忿而赴敵曰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
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令衆以弱擊強兵無
進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慎
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悅遠近上將
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
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
於主國之寶也脫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路視卒

反 廣全正

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愚不可專施不可獨任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
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閭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
續要新實
者爲散地士卒易散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士卒
皆輕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可以少勝我可
返也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道近諸侯之地三屬與我
敵相當而有他國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先至得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難退山林險阻沮
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
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閭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
亡者爲死地進則不勝退則不存是故散地則無戰
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先至爲利交地則無絕相
也衢地則合交結諸重地則掠當所圯地則行無留

此句

善用兵者。擄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解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道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闔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交屬爭地吾將趨其後地利在前當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按被死地吾將進其途疾趨闔地吾將塞其闕以一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也故兵之情闔則禦不得已則關勢有不得已者則從計也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四五者謂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加於敵交者不結以天下之權故威得伸而自私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威得伸而自私故

火攻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日火積三日火庫四日火庫五日火隊行火必有因因天煙火必素其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燦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時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外者其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攻其火力可從而後之不可則止見其而退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上風無攻下風不使晝風久夜風止晝常凡軍必

之實不報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而爲勝敗詳敵之意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并敵一向里可禽其將也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事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其符信勿使通使腐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固必所入之愛利也微與之期後人發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人家爲鄰一宋從軍七宋宋之言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人知敵之情者也問有互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五間也問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

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喜愠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聞者因其敵聞而用之。死聞者為誣事於外。今吾聞知之而傳於敵。聞也。生聞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聞。實莫厚於聞。事莫密於聞。非聖智不能用。聞非仁義不能使。聞非微妙不能得。聞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聞也。聞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聞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今因是而知之。故內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誣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國國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古隱以往。察來上。君何言。由心選。今君四時使。祈禱皮華。掩以朱漆。書以丹青。繼以象。犀。冬衣之。則不溫。夏衣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車掩戶。綬輪能殺觀之。於目。則不。而求之。於目。則不。不識上君安用此也。若以。備戰。戰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閔心。隨之死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饌。先。起。於。廟。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開。上。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吳起曰。昔之國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知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士。將用其民。先知而造大事。於國和於軍。和於軍。則民先。不取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祭之。天時吉。乃後來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者。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死為樂。退生為。

人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上勝者帝是以致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起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

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

起對曰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起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

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料敵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勝吾西楚勝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

知彼

用兵者必先知彼

以料者勝

料敵者勝

已成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闕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而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氣其左右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諛皆有闕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來乘其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廢其民疲故擊而不久擊此之道襲其地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慈其民悍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隔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舉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良訓此陳之

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信武侯曰善吳子曰
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日疾風大寒早與
宿遷劍水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安典無間
行驅餓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
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安
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
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倦而未食
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
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
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

續古奇賞卷一

兵

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
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
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
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蒞涉無慮
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
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
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
而適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

可擊奔走可擊勸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
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
依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
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
勿疑

治兵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
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
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輕則以時則馬輕車輕則有餘
則車輕人輕則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
續古奇賞卷一

兵

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
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
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
則有威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
無絕人馬之力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
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
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
險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
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成爲先

人馬勞

武侯問曰凡昔年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
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
毛胤謹落四下戰其耳目無令驚駭日其馳逐閑其
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所繫必令
完堅凡馬不傷於未必傷於始不傷於已必傷於飽
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
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
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
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
治寡備者山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難克
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
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
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機重在於一人是謂氣
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
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
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檣櫓士

本意謂我
之兵不
之兵不

所以威耳旌旗旄幟所以威目禁令則罰所以威心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用之其術如何
起對曰今賊而勇者將輕銳以當之務於北無務於
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伴為不及
其見利伴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矣若
其衆議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
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難衆可獲

應變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石山左水
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
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
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之徒步分為五軍
各軍一備夫五軍五衛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
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被勝者說解之而
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為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
躍如是伴北安行疾關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衝
拔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
之道也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

去之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不戰雖衆不用募
吾林士與敵相當懼足列兵以為前鋒分車列騎隱
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
是出所列旂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
令得休此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我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
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害吾田野故將去其
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局追而擊之其
兵可覆

勵士

續古文詩賞

卷一

七

五

五

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
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
今使一死賊伏於城野十人追之莫不泉視狼顧何
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
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故難敵矣於
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
衆此勵士之功也

司馬法

仁本

九段一本
於仁義
或生是理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誅則權
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
止戰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
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古之民信其外得威焉
所以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紮綬不過三舍
謂從人逐奔之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
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
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

約古文詩賞

卷一

七

五

五

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者九德之謂也以時令教以爲
民紀之道也會之以發禁者九德之謂也以時令教以爲
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墮之墮之空野荒民散
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侵之而後之也賊殺其親則正
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討之不得與鄰國
多通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也
天子之義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七庶之義必
於父母而正於君長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下大司馬
六法

大青

无

辛酉

丁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一日權成其意
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謂使自其內之意之一日人
二日正三日辭四日巧五日火六日水七日兵是謂
七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
道也容色者容人之色所以動善積威者積我之威
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人人正辭辭火火人
者任人而還其所當信之人也正者正其所當正
者七辭辭者辭命以言人火火者火其所當火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
因權而成因欲而事暗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
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
謂之法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
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
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
服凡軍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
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
法不相信則一若急則助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
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

嚴位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聚力欲寵氣欲開心欲一凡

舉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剏正嚴禁名實立
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危則坐者危則坐者
坐則進跪則退則密危則坐危則坐者危則坐者
者勿視則不散位下左右中左右者中左右者
在下之人分方分有又使在下之人位位者位者
皆嚴甲而坐坐者坐者坐者坐者坐者坐者坐者坐者
輕重振焉歸徒甲畏亦密之密之者密之者
輕重振焉歸徒甲畏亦密之密之者密之者
起謀鼓而進則以舞止之舞止之者舞止之者
起謀鼓而進則以舞止之舞止之者舞止之者
勿殺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所者所者
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折氣勝
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
以輕勝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
心交定而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凡戰以輕
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
則戰故戰相為輕重輕重者輕重者
則戰故戰相為輕重輕重者輕重者
行剏戰說進止凡戰說則信信者信者
行剏戰說進止凡戰說則信信者信者
奏鼓輕舒鼓重服輕舒者輕舒者
奏鼓輕舒鼓重服輕舒者輕舒者

奇術公

王兵破
正兵七
正兵六
正兵五
正兵四
正兵三
正兵二
正兵一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遣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過河何所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定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門而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太宗曰
其兵不
其兵不
其兵不
其兵不
其兵不
其兵不
其兵不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神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威陳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焉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有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宋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故也

奇術公

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象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不戰而退不一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紆紆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

奇術公

集

以推乎天也太宗俯首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數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畧耳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也問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擊草羊出將所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也

焉若天地者本乎旌號風雲者本乎旌名龍虎鳥地
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說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于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
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五刑之法所以制其故
井分四道以定其形非字圖方也焉有制法
四為明地此所謂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
其四面諸部連貫此所謂終於八也又其變化則敵
則紛紛紜紜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則而勢不
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
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間閣降
此就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緒其法
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成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
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
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
衆周司馬法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
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
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
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北管樂以
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使齊興
師耳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若臣雖死無愧

昔賢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
家則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
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
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
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合謀不可以言窮太
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言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
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
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
技巧二種此四種也太宗曰司馬法首序鬼神何也
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來也周禮最為大政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
不成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
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
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
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此周制差多爾周一乘
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
甲共七十五人是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
則與周制同矣太宗曰春秋衛吳伐狄毀車為行亦
正兵歟奇兵歟靖曰奇兵用車法耳斷舍車而法在
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

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自之而知望
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
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
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為奇苟
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
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
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
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
使易曉爾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
而已臣當以教諸將

太宗曰朕置驍池都督以鎮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
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
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
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
之內地減省糧餉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
有熟悉情者使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
卒出焉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今
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嘗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
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

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
隊聚為陣國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
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禁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
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為善靖曰臣按
春秋左氏傳云生知軍之計焉古曰伍人為伍尉
孫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前後世皆以紙為
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
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
人甲士三人之制也今中為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
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為要

太宗曰臣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爾
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
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
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
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
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知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
以步數定於地行緩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
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其點圓
以見其步教足法兵教手法足便利思過半乎靖
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

精古文奇賞

卷一

聖

是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陣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未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賊新書前出四表後經八旛左右折旋趨步舍城各有其法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聞但見燕舞之

有知軍容如斯焉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平襟麾折衝爲奇平分合爲變其隊數易爲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于諸
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俱後如此

續古文音義

卷十

民

100

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爾大抵騎隊入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已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也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公孫穀行

一戰之計
不如此者
則出武可
無事乎

一戰之計
不如此者
則出武可
無事乎

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不已臣均其術一
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為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我
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太宗曰太公書云
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地
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
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
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
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眾此太公畫
地之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
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
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
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
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
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
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說道也故歷
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與
水因地制流此其意也太宗曰李勣言壯壯方圓
其法古有是是否靖曰壯壯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
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書
論語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

卷一

卷一

一戰之計
不如此者
則出武可
無事乎

右為壯蓋左為壯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
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
變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和變之陰陽若執而不
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壯壯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
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
奇正相變兵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
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而莫測吾奇正所在至
此夫何形之有哉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制微角
象之何道也靖曰說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
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說愈甚焉太宗曰何謂
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說又加商
金羽木後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說道存之則
陰說不復增矣廢之則使會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
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于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感之昔
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眾非有刑法臨之此何
由乎靖曰兵家勝敗出於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
陳勝吳廣聚眾興義勝廣刑罰能加於秦乎光武之
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莽王邑不曉兵法
兵家所以自敗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

卷一

卷一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敵不哀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情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臣等

太宗曰。漢高祖將其後。特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劉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

新古

卷一

五

臣等

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口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籍前情。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蕭鄧寇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素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聞者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糾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廢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與亡其焉。又宋之亡。仁日也。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亡之。出此

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困。單命一人為

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山。擊燕大破

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徐道宗。以親

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當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

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

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

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

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

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

綏者。御營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

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夫敗者

也。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

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

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臣嘗分三等使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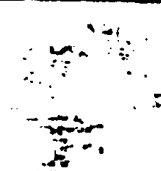
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若張良范

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得乎。若

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

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才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跡下而及中跡中而及上則漸而深矣

古今文奇賞卷之一



古今文奇賞卷之二

射線下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明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曰對曰刑以罰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皆無顧時乘之者耶然

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財穀多積家士一謀者也黃帝之十國若城下池深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紀而阪陣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紂不得天官之陳哉

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闕者四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權其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兵談第一

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相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

足勢不

足勢不

足勢不

生國不聽臣之術是使三軍之衆為一死賊莫當其
 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
 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
 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
 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
 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
 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
 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勝之也故曰使吾器用養吾
 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
 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討得天下助卒名爲
 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將曰無爲
 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豈吾境內之民無伍
 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
 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
 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駉駉之駭彼驚馬者與角逐何
 能紹我氣哉良驥駉駉之駭彼驚馬者與角逐何吾用天
 下之川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
 賞使天下川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
 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由今信行國內
 民言有可以勝敵者勿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

足勢不

足勢不

戰威
 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
 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
 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山中國之制弊矣
 夫以居攻山則居欲重陳欲堅欲發欲單欲齊欲
 之法而後攻出之法則居守欲持重而陳欲發
 堅固欲伏欲儲力而出戰則欲齊心而進也王國富
 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
 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求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
 法齊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聖
 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若不張蓋寒不重衣
 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
 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攻權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兵之力分
 將之心疑者則下背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禽將吏士卒
 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
 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嘗試發攻必動是謂疾陵之
 兵無足與圖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
 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
 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爲士卒者不夫

民無兩畏也。畏我而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改立威。老
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
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故衆已聚。不虛散。兵
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分險者
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鬪戰者無勝兵。分險而爭是無戰心也。若
來挑戰者其無以全氣擊之。若來鬪戰者其無以勝
兵。輕出與我鬪。凡挾義而戰者。責從我起。爭私結怨
戰皆誘我之遺
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
當備之。兵有去備。微威而勝者。以具有法故也。有器
川之蚤定也。具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

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募死則募代備敵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千甲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敲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寨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服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登變集未修城險未設累峇未張則雖有城無守矣遠者不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歛則斷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資

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人不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

凡守者邈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
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救塞靡毀折
而入保全客氣千百倍而上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
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敵來攻者強夫守者不失
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
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
萬故爲城郭者非恃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于

不獨古來有之

丈之城則

子合

新食料

餘萬之衆

五

之軍者則

無外若彼

地。

血城者

字之面喻

者，新之

救不誠則

世宗

...

俊堅甲利

1

丈之城則萬人之城也池澤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
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
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
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攻城之卒不下十餘萬之衆其在外必有救之軍者不可
無外戰地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恩夫蓋婦無不敵城盡資
血城者昔年之城守餘於攻者設俘於守者
守之而論一聞也
者救之力有餘於守者所以不可攻也
救不誠則恩夫蓋婦無不守陣而泣下此人之常情
也遂發其塞廣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衆保趙
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么麼毀瘡者并於後

十萬之軍頻於城下救必聞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寨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滅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

武議

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

古文奇賞

卷一

八

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屋宇行所

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聖賢則山因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

同字義

勝兵似水大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解丘陵必為之崩

古文奇賞

卷一

九

舍不平隴畝橫嶽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

材士在軍
中亦乞

能與之與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官為萬物之主也

治木

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埴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絛絛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

續古新書

卷二

十

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棄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醢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使則欲心與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焉有以爲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爲下不敢私則無爲非者矣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日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

止三軍渴臣謂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

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特無損民財大禁必以武而成實必以文而成

戰權

兵法曰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彼求我則以兵加之則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

續古新書

卷一

小

重刑令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圍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兵教上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

所以教之
十車也而
又百其數
今教者計

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樂五人其甲皆有賞弗教如
犯教之罪難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凡
伍臨陣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殺者如犯法者之
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殺者
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於什將有不若法者則
殺者如犯法者之罪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
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
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成
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旣陳去表百步而決
百步而趨百步而趨百步而趨以成其節為之賞罰

兵教下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廣人以一其制度
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一曰連則謂同罪保伍也二
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糾外姦也三曰全車謂甲首
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
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
待車馬為固以連以止也六曰號別謂前列後進以
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
列始卒不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
九曰全鼓謂與有功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

以補通行

矛馬其目也接連前矛使不離也十一曰死士謂
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勝
也十二曰力卒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此十二者
成犯令不舍兵弱能然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
民流能親之人眾能治之地人能守之國車不出
於閭組甲不出於蒙而威服天下矣武王問太公望
曰吾欲少閒而極用人之要望對曰貴如山罰如露
夫上無過其次補過使人無得私語諸將而諸將不
者死諸賞而諸不賞者死伐國必因其變示之以財以
觀其窮示之弊以觀其病上平下靜若此之類是伐

兵教上

之因也此與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關
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與師伐亂必能
入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
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窄而人眾者
則築大壘以臨之無喪其利無奪其時寬其政夷其
業教其弊則足以施天下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自
伍而兩自兩而師不一其令率俾民心不定徒尚驕
侈謂忠辯訟吏究其事累且敗也日暮路遠還行到
氣師老將貪爭掠易敗凡將輕壘卑眾動可攻也將
重壘高眾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

孫賓

節客有不食者矣。泉夜擊者驚也。泉擊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感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一偏失心者也。

兵今上

以觀利害
謂安民必
文則安乃
武也

之休

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安靜則治。暴疾則亂。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謀者謂之虛。後謀者謂之實。不謀者謂之秘。虛實者兵之體也。

兵今下

諸士大軍為前禦之備者。邊縣列侯各相去三五里。開大軍為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若戰禁人行。所以內卒出。成令將吏授旗鼓。戈甲發。日後將吏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成法。兵戎邊一歲遂下。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救之。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諸賊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奔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

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成三歲。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後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陣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成三歲。一級者。兵去斬。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成三歲。一級者。兵去斬。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全。民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乘卒為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臣以為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為饒。名為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國內空虛。自竭民歲。易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連。及戰。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眾。不用命。不知萬人之聞也。萬人之間。不如百人之密也。

黃石公

上界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實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衆。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謀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端未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國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審定九火。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夫爲國之道。恃賢與

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衆無遁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匹。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寇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有謀者隱之。使勿出。讓者獲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備者杜之。敵驕辱我。後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之。獲固守之。獲肥寒之。獲難屯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遠待之。敵暴緩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順衆性。

王以司初
孫上戰也

考下亦
是滋味

之困勢破之。放言過之。則網難之。言則過。與賢士當張四。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換而勿久。立而勿取。取人之所居。勿去。於所守。換人之所換。爲者則已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彼爲言。侯已爲天子使。城自保。令土自處。世能祖。祖能下。下者務耕桑。不道。字其下者。祖祖爲親。下下爲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歛。不賈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軍醪。若使按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軍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謀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辨。將不言倦。軍寵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合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倍。以一取萬。軍謀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已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聚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軍謀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待期。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謀曰。賢者所適。

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勝將可樂而不可憂謀
可深而不可疑將謀密則人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
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
則軍無勢外間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寡會將有
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所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
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識曰慮也勇
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誠
也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
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
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

續古文新寶

卷上

六

中畧

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
財爲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
卜問軍之吉凶亦恐其惑衆也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使有
不以財不以財

下畧

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
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
聖以道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
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士

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計其路遠是以明君舍近而取
遠棄衆乘敵國威乃弱致生在衆保國勢乃竭衆傑
低首國乃可久致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
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

續古文新寶

卷上

九

太公六韜

文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有大得焉非龍非
影非虎非鰐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
兆致足乎史編曰編之太師史嘯爲禹占得皋陶兆
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
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
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
文王曰何謂其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
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濫可以觀大

太公六韜卷之六

文師

文王

太公

矣釣有用權道者三以餌取魚以取人也香餌
之下必有死魚似重祿之下必有死士也魚之大
小各異其用以賢才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
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
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
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
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
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權微餌明小魚食之絳網餌
中魚食之絳網餌豐人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幸
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
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

耶嗚呼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德各歸其大而

立欽焉人衆之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耶嗚呼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德各歸其大而

立欽焉人衆之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耶嗚呼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德各歸其大而

立欽焉人衆之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耶嗚呼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德各歸其大而

立欽焉人衆之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耶嗚呼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德各歸其大而

立欽焉人衆之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耶嗚呼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德各歸其大而

立欽焉人衆之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耶嗚呼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德各歸其大而

立欽焉人衆之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耶嗚呼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德各歸其大而

立欽焉人衆之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耶嗚呼曼曼錄錄其聚必散嗚呼昧昧其光必遠微

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德各歸其大而

乘而勝恭而強而勝而此四者道之所起也
故義勝則財自勝義勝則財自勝

六守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夫之者何也太
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
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
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
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
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窳

守土

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太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
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
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
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
安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
衆無其左右御其四鄉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
其柄無掘經而閉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無操不
必割然齊必伐日中不替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

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和消州不塞將為江門焚焚
不殺炎炎奈何兩葉不夫用將斧柯是故人君必從
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令親疏其親則害
失其衆則敗

守國

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
民安夫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察之以其
陰會之以其陽為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其
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而同光

上賢

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官室池榭遊觀倡

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
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
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
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
位賤有司差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
奪凌侮貧弱傷庶人之衆七害者一曰無智畧權謀
而重賞尊爵之故輕勇輕職僥倖作於外王者謹勿使
為將二者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
王者謹勿與謀三者杜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

二

事

事

求名。無欲以求。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說。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能。五曰。譏佞苟得。以水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悅於上。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衆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

新古文賞

卷二

大

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熊。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樂賢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舉。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若能用世俗之所舉者。爲賢。以世俗之所

事

世

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之。姦臣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今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而勸百。罰一以示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降化矣。夫大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兵道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除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彼疾擊其不意。

武韜

啓

續古文奇賞 卷二

卷三

東

一

異猛獸將搏彈壓俯伏聖人特動必有恩色今彼有
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
觀其野草骨勝義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
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
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知大義發而萬物皆
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文啓

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格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其知則知其終文王卜靜之奈何

續古文音義

卷一

五

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
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
爲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

文伐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
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
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
兩心其中必疑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
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固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
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

不爭奸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留其使
勿聽其事亟爲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
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嚴散其忠臣而薄其賂
亟爲置代而貴以誠事來與親而信之其君
將復來合之誠能嚴之國乃可畔而謀之也六曰收
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曰欲
鋼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
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固與之謀謀而利之
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爲我川有國而外
其地大敗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
必信致其大尊先爲之榮微飾聖人以乃大俗自大
自古先爲之榮顯而微飾奉土自大
以聖人其國乃大俗矣十曰示之必信以得其情
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
若天喪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
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
而外爲乏陰內智士使圖其計納勇士使高其氣富
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
安能有國十二曰養其亂臣以進之進美女淫聲以
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
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
微已見乃伐之微驗已見乃伐之
此文伐之法也

已未年

能制而

可出用之

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
 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於。大。將。變。絕。望。舉。謀。保。全。民。
 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處。未。前。論。行。能。明。實。計。授。官。
 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早。昏。候。風。氣。推。時。
 日。考。符。驗。校。天。典。知。天。心。去。就。之。機。地。理。三。人。主。軍。
 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陰。陽。水。涸。山。阻。不。失。地。利。
 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衆。非。
 法。通。權。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
 軍。不。困。多。人。主。擇。財。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
 知。所。失。五。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謹。符。印。諱。號。
 今。聞。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
 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水。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
 客。論。議。談。話。消。患。解。結。典。之。論。議。談。話。以。權。士。三。人。
 主。行。奇。詭。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取。印。七。人。
 上。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取。五。人。
 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畏。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
 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
 伺。察。候。變。開。闢。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二。人。
 主。爲。諸。計。依。托。鬼。神。以。惑。衆。心。加。士。二。人。主。百。藥。以。治。
 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禁。二。人。主。合。計。三。軍。營。壘。糧。食。

則用出入

論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
 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
 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
 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
 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
 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
 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儒而喜任人者

選將

武王問太公曰

卷二

太公

幸

武王問太公曰

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行
 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吝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
 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
 而無誠者有好辯而無次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
 性慍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說激而
 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
 嗃嗃而反靜慈者有勢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
 無使不遂者

立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法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
遇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將軍今其國
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
日之太廟饋饗龜卜吉日以授斧鉞若入臨門西面
而立將人負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斧授將其柄
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以此言授鉞而退將者
於人者復操斧持鉞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
將軍制之以此言授斧而退將者於人者見其處
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衆
為中而必死勿以身貴而使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
以辨說為必然必以辨說之義士未坐勿坐士未食
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以受命拜而
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
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
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
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軍命皆由
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
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
戰氣厲自疾若馳若奔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禁止而
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
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
極也賞及牛豕馬洗瓶食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
賞下通是將法之所行也

勸軍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
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為之奈何太公曰將
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
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不身服不身服無以知士卒
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
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穴將乃就舍炊
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
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將與士卒共寒
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
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
死非好死而樂傷也為其將知寒暑飢飽之辭而見
其將之明也

軍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家之

奇兵

五音

來此

兵徵

謝安

太公

芒高四十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時突
賊來前促戰自刃接張地羅鋪兩鐵葉連鐵女
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賊野草中刀曾疑矛十二
百具張銀矛法高一尺五寸敗走時要窮寇逃走北
狹路微境地陷缺城領步連百二十具敗走時要窮
寇逃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梯十二具絞車連弩自
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
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盾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
百一十具渡溝壁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一丈以
上者轉開轉輪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以轉開也
續言寶貴卷二 太公
張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螺螄矩內具
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螺螄矩內具
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
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天浮螺螄矩內具山林野
結虎落紫管環利鐵鎖長一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
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
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徽纜長二丈以上
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鉏鐮廣四尺長四
丈以上車一具以鐵代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
三尺以上三百枚磨刀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

二百枚劍箭固為垂十五尺以上三百枚勝爪方劍
把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劍又柄長七尺以上
三百枚方劍兩枝劍又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菱草
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梯刃重八斤柄長
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杖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杖大
槌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要環鐵為槌上
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
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

疾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為之
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
則敗如此者為四武衝陳以武車馳騁驚亂其軍而
疾擊之可以橫行四武衝陳者謂以武車馳騁驚亂其軍而疾
若已出圍地欲歸以衝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
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進前迭後敵人雖
眾其將可走與敵爭道則我之力必出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
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眾糧食甚多險阻
同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必出之

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衛收夜山勇力起月將之士居前平曠爲軍間進材士強弩爲伏兵居后弱卒直騎居中陳單行行無驚駭以武衛扶肯前後拒守武翼人係以蔽左右以武衛扶肯前後拒守武翼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隨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如若從地出若從入下三軍勇歸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野深坑我欲踰度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吾軍前寒我歸道斥境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后爲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野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車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橋重燒吾糧食使敵心明告吏士勇關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不敢遠迫長驅而以火爲記先出者至火而止爲四武衛陳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關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軍略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諸侯之阻之水吾三軍未得阻清而天暴而流水大吾三軍不得屬於前無舟楫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單使三軍不謂留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應不先設器械不備穀不積不聚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轆轤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衛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衝則有材士強弩衝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轆轤者四轆轤者四者皆行軍之要也書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聲鐸吹鳴笳越溝壘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鉏鉏鉏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水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臨境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皆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往爲之奈何太公曰分兵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後出則強壯擊鼓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

知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計士六十二
要我隨路擊我便處為之奈何太公曰今吾前軍日
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
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
必駭如此則敵人不致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
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絕道

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誤失
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
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
之法常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在地勢
不利則以武衝為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
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
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火戰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蒺藜周
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
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三
軍恐怖散亂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
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

遇自燒而
不勝者
風之義

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荷至即引軍而却按黑地而
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
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人不
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煙履吾
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為
四武衝陣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壘虛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
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
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
來去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
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氣氣必知敵詐而為
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
大疾也大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如
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眾則必敗矣

豹韜

突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
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為敵
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如

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今我遠邑別軍遇其銳士疾擊其後其期日必會於聯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必敗武王曰敵入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奈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全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銳士隱伏而起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鼓完爲守備敵人以其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及固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敵強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衛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充其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敗武王曰敵人遠遁我

前急攻我後防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固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間也當明敗客今出我勇銳目將之士人操短火二人同鼓必知敵入所在或擊其表或擊其裏相與合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烏雲澤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輸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向之地以力無已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畜牧爲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奈何太公曰三軍之設伏兵於後當以計而用之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吾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吾爲寶必因敵使精微爲寶必因敵使而知之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陳傾兵所處須其必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烏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

少衆

經方文庫 卷二

分險

山之左急無川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

犬 韜

練士

續古文音義 卷二

日必死之士有肯增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

武王曰

名曰厭鉞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為一卒名曰幸川之士有財技族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為川也此軍之練也不可不察也

均兵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一騎當幾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伺候者待也

精兵要領

卷二 兵法

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先亦以千步之數也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陣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

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逐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軍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疾超絕倫等

武王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疾超絕倫等能馳騁發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壑登丘陵月險阻視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騎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疾超絕倫等能馳騁發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壑登丘陵月險阻視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戰車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其加勢動車則知地形勢如神能守進三軍同名而與勝也凡車之地死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上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無退前易後險者車之下地也無出陷之險阻而難由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淅澤黑土黏填者車之勞地也方地則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無攻辰草橫臥犯歷淶澤者車之拂地也拂地則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無止後有溝洫左右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無前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陷地則此士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陣未定耶所之所旂旗亂人馬數動耶所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耶所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耶所之前往所之疑後往而怯耶所之三軍卒皆薄而起耶所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於易地羣不能解耶所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

此八者車之勝地

戰騎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
王曰一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行陣未定然後不
陷其前擊其後使人必走敵人行陣未齊整
周士卒欲開吾騎翼而勿令或馳而往或馳而來此
疾如風其來如雷自是如奔如馳如飛如騰其
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同士卒不同薄其前後偏其左
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退歸舍三軍悉攻其
其兩耳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

積古奇賞卷二 太公 五

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險。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弱茂。林木。此。騎之。對地也。左右有水。前有高山。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踞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暗將之所以取敗也。

戰步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歸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我果且。武車騎翼我兩旁。我前後各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炭藁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義藁。掘地而後。廣深五尺。名曰命龍人。操行馬進退。關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解。

續古文奇賞卷之二

續古文奇賞卷之三

大戴禮記

主言

孔子開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也。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無席之上。還師爲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教。工樸。商慈。女憧。婦空。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弃惡也。如。准。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民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曰。省如昔考之。歲。誘賢。焉。慢。但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孔子曰。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實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上說。則天下之明舉。與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袁公問五義

哀公問曰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已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穀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貲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閑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偏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而顯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

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揔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備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漠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哀公問於孔子

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令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圖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

禮三本

禮者天地不令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

禮三本

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佚與其下復情以歸太一

禮察

孔子曰我以爲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則如湯武能廣大其德久長其後行五百歲而不失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此無他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

不審也。夫用仁義禮樂為天下者。行五六百歲猶存。用法令為天下者。十餘年即亡。是非明徵大驗乎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

夏小正

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雁北鄉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遷鴻雁。先言遷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遷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遷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遷者也。

維震鳴震也者。鳴也。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鳴相識以雷。魚陟負冰。冰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耒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吾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耒也。其用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耒也。間有

莊園也。園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人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曰涿。凍涿涿也。變而凍也。凍塗者。凍下而涿一多也。田鼠

春

出田鼠者。噉鼠也。記時也。農事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而祭魚其必與之。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蓋其祭而後食之。十月狩祭獸謂之祭。祭魚謂之獻。何也。祭其類。而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鷹則為鳩鷹也。若其殺之。皆也。鳩也者。非其殺之皆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芡為廟米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

續古文奇賞卷三

大戴禮

月令

歲再見爾。爾初春。春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梯梯也者。發乎也。梅杏桃。桃則華。桃。桃山桃也。緹縞也者。沙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鷄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桴伏也。粥養也。○二月往授黍稷禪。禪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少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爰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皆也。不足言祭。善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皆也。綏多女士綏安。

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人學丁亥者吉
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
也祭餽祭不必記記餽何也餽之至有時美物也餽
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祭黃菜色
果繁田胡繁田胡者繁母也繁萬物也皆以實也故
記之見小虫抵蟻是者眾也田魂螺也者動也小蟲
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是動而後著
括獲也蟻蟻也為食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
必不取也蟻蟻而不言取來降無乃降無也降者
下也言來者何也其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
降何也降者降也所者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
窠穴取與之室何也慘泥而就家人入內也判解以
為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
其時有見梯始收有見梯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
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柳者所為豆實○三月春則
伏伏者非忘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者不見之時
故曰伏云謂祭祭而記之急桑也委揚揚則花而
後記之律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彈彈然也變而或
曰辟獸也鼓則鳴鼓天蟻也願冰願冰者分冰以授
大夫也示識識中也妾子始歸先妾而後子何也曰

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執養官事執操也養長也
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
有小旱越下也記是時恒有小旱田鼠化為鴽鴽
也變而之其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若故不
盡其辭也律呂之律也者攝也攝也之時也或曰言
桐也始生貌沸沸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
鳩何也鳩者思而後知其為也○四月執陟攻駒執
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
也攻駒也者殺之服中殺舍之也○五月初昏大火
中大火有心也心中種黍殺糜貴也者梅為其實也
籍田為沐浴也殺糜以在經中又言之苦何也是食
矩闢而記之頒馬分大婦之物也將而諸則或取離
駒納之則法也○七月秀葦葦木秀而不為葦葦
然後為葦葦故先言葦葦子肇辟肇始也肆遂也言
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潦潦生於澤下處也有淫
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葦也初昏織女正東鄉首
有葦而潦茶灌聚也茶葦葦之秀為葦之也葦木
秀為葦葦木秀為葦○八月丹鳥羞白鳥羞者謂
丹良也白鳥者謂收納也其謂之鳥也者食者也
有葦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謂

九十一
入員
不計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嘯樂則太師繼恐而稱不習謂逆序音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儆升音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上某上然後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

卷三

人！

取於隆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
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謂避後之諱古者年
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
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
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衛爲
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
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
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璜平也半銜牙銜在口中此珠以
納其間納于銜璜之珞璜以係之挾曰珞璜而本者
日珞文玉間此亦作珞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

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鐻鳴也。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牒以象列星。除蓋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巾車宗伯之屬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謂乳也孝者。緩之。謂保母也四賢備之。謂慈母及于師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此前有與計。謂謀也而後有與慮也。足以封太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由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

卷三

大藏經記

丸

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閻廛以吳戰勝無錫。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匠擊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弑於檀臺。穆公以顯名尊號。二世以刺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綴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為義王。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歿不葬。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屈辱復得。趙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安陵。任周礪而國人得立。是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下世其後
即其用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下世其後
即其用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下世其後
即其用也

中包胥而昭王反復。皇有田單。其王得其山。山之無賢佐。俊仕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絕者木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綱者之二。而而二。至二。言而除。越王不煩舊家。而吳人服以其前為信於人也。皆得民。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水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相也。鮑叔以為賢於已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非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也。鮑叔在衛。靈公之時。遽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肖而任事。史鰌患之。言遽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非堂。吾生不能進。遽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致尸於非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遽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還。徒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還。不肖歟。且未止。又以尸諫。可謂忠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下世其後
即其用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下世其後
即其用也

不衰矣。封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陽狂。靈公殺便治而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治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無所樂。劉彭青至于是。東兵而次齊。齊問王於燕。燕支地計。果不與齊均也。然如所以能申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安存。失賢者危亡。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存古不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於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典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當世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

曾子立事

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存。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殺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博學而居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愷愷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乘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徐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顯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無所傳之。為畏

卷九

卷九

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
 疑片終身疑之及也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詰詰詰
 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處勝
 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
 思復之必思無悔言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
 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君子亂言而
 弗殖神言弗致也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
 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
 多言而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優倫
 而好佞者君子不與也今而無取強而無憚好勇而
 無勇奇貴卷九
 忍人者君子不與也忍人者忍而無守忍而無守忍而無所守忍而無所守忍而無所守忍而無所守
 而無體忍而無體忍而無體忍而無體忍而無體忍而無體忍而無體忍而無體
 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為難於仁矣君子弗與也
 酒好醜歌巷遊而細居者手吾者乎吾無望焉耳酒好醜歌巷遊而細居者
 已下非恭社不敬飲唯六以上送飲也出入已下非恭社不敬飲唯六以上送飲也
 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
 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
 祭祀而不畏祭祀而不畏其神初延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其神初延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
 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一以善聞矣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
 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乾矣其少不無過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乾矣

卷九

卷九

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
 不第焉壯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舉也過
 而不能改倦也倦倦能行人行而不能遂耻也能行人行而不能遂耻也
 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
 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
 而居之謬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
 而厚受祿而厚受祿也奸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
 人言不善而不遠人言不善而不遠也近於說其言人言不善而不遠也近於說其言
 言始於以身近之也言始於以身近之也始於以身近之始
 於身之矣言始於以身近之也人言善而色惠焉言始於以身近之也
 於身之矣言始於以身近之也人言善而色惠焉言始於以身近之也
 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君子之於不善也
 身勿為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君子之於不善也
 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身勿為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是故君子出言以邪邪行
 身以戰戰亦始勉於身矣是故君子為小山為大也
 而勿處存焉身以戰戰亦始勉於身矣是故君子為小山為大也
 夫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而勿處存焉是故君子為小山為大也
 夫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官也夫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

於國也念慈其臣者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居上位而不淫也臨事而果者鮮不濟矣先愛事者後事先樂事者後憂事遠者以親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進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曾子本孝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言隱不命人有患何臨不指上居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疾焉不行流言止

爲美言與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已故孝

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微幸孝子游之暴人遠之就其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歿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其父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諫親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分地任力任善不敢臣三德三者之孝也故孝之於親也生則養以輔之以歿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止而成於孝

子也

曾子事父母

單居離間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已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已爲無咎則寧謂順由已爲賢人則亂謂爭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

曾子制言

曾子曰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循道而獨立之也天下無道故若也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言爲法也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有耻之士也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舍于腐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是故人之相與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一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席則展其謂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謂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之如歸父母之望

不與同生兄弟之譬不與聚國朋友之譬不與聚知
族人之譬不與聚鄰邦之譬不與聚如虛君子有盛放如
無也感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門
弟子或將之曾子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
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
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
庸孰能親汝乎

曾子制言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貴其能達哉貴
其有功也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大唯進之何
功退之何守其功守何如

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
信有二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退則
不得忘不安貴位不博厚祿負拙而行道凍餒而守

仁謂美矣也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
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
親也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榮而取食也直
而取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

說也故君子無他忙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
聞布衣不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窗曰仁仁知我
吾無新新不知我吾無他他是以君子直言行

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異之見逐智之見致固
不難拙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
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誠
行雖諫不受必忠曰智誠天下無道循道而行
衡塗而值窮困也手足不掄四支不使手足節四支
說者申應聽耳云行有成人尚或堪之則此非士
之身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
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
為貴也管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
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

貴必勉於仁也管者伯夷叔齊死于溝澮之間其仁
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濱之間非有土地之厚
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于天下是故君子

思仁義盡則忘食夜則忘寐日且就業久而自省以
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曾子制言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訥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
衡言不韋不為令也諸疾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
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及郊問
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色師與不則乘惡之士不

與之聚

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去但仁義則吾與之聚

是故君子

入焉國無道則愛若出焉如大鳥若入焉國無道則愛若出焉如大鳥若

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君子

曾子疾病

曾子疾病

曾子疾病

曾子疾病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元華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庶鶴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鼃鼃以淵為淺而履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厚何由至哉親戚不從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者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悅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

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本

聞矣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

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

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效如食疾子矣言不見好

疾子也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後

夜而與來而改者矣言非也

曾子天良

曾子曰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偏則

則雷交則電交則雨交則風交則雨交則風交則雨

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雷陰之專

氣為霧霞電者一氣之化也是故聖人為天地上為

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聖人慎守日月之教以

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裁十二管以

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謂之

曆居陽而治陰謂之律曆述相治也律以治陽其間

不容髮也

武王踐阼

武王踐阼曰自今以後凡上大夫而問焉曰惡有紿之

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

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有

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有

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有

大之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學以深厲以斷性嚴厲而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銀銀如獨貴獨富君子耻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便之行也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讓當如是便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間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其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

續吳奇賞 卷三 主 子貢

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為人賜知人言大為知孔子曰不充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其勝人也晉平公問於祁僕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僕對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女其聞知之祁僕對曰其幼也恭而遜耻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公行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平公曰衛者問女何曰非知也祁僕對曰每位改變不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慎

人服義而行信孝平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敦性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取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不死十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其德教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誣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晉大夫桐提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能自直已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惠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慎命吳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為其樂以不能學為已終身之憂蓋介子推之行也

續吳奇賞 卷三 主 子貢

五帝德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降而聖德初而其青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

民康四方。效熊羆。虎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龍服衣大帶。黼裳乘龍。展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成生之說。存亡之難。昔播百穀。中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曆離日月。星辰極。敗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久而民畏其神。百年。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請問。帝額項。孔子曰。五帝。川記三。下用度。女欲一日。辨開古昔之說。躁也。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蟠。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愚。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海。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節。節。其。德。其。動。也。時。其。服。也。上。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龍。蔽。衣。執。中。而。與。天。下。

卷三

子張問入官

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

子張問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有教不能。勿措。家。第。為。已。過。勿。發。失。言。勿。誇。所。知。也。出。言。既。大。不。善。辭。勿。遂。人。言。不。中。之。行。事。勿。留。見。行。政。事。故。君子。南。而。臨。官。大。城。公。私。無。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解。情。短。量。之。無。狡。民。之。辭。也。恒。言。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而。臨。官。所。見。遇。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過。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舉。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言。內。有。法。象。則。源。泉。不。竭。故。天。下。贊。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躬。行。者。政。之。始。也。身。行。之。也。調。說。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叛。法。平。也。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齊。材。完。則。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舉。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音。

卷三

子張問入官

辟如絲木者務高而畏下者嚴其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禁有本能剛其身也而修業居入而譚其情也通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貴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服而不迎也此下之民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使成數年之疾則辟矣

盛德

續古奇賞 卷三 金史 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譽也刑者美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太史為左右手古者以法為衡勅以官為轡以刑為笑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德善御馬者正衡勑齊轡笑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笑不用而馬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惠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于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真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

其法誠惠法天其惠誠厚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于皇天上帝欲為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弄其德法譬猶御馬弄轡勒而專以笑御馬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國必亡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進退緩急異也

明堂

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廟三十六戶七十二廟以茅蓋屋取其上負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夷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謂法龜文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負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子曰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書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千乘

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浮於色
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
斯庶幾達達則事上靜靜斯深信立子設宗社宗社
先示威威明顯見辨辨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
志莫敢援於外人大中婦私謁不行卿設如大門大
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像出災以順天
道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取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
能使知事者之世能之不怠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
時成以事立此所謂德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
以恩育而祖不有也人古食之食攻老之事公曰
功事不少而儉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
者食也在今之民疲醒以勞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
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下交信
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
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壯役用力於茲民游薄事食
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各居升于公門
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勤有功夏服若事不及喝
冬服若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飢饉道無殍
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此以氣食不
節作事不成天之飢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歟

野代

公曰大節無察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
東有開明於時雖三號以典庶虞庶虞動賁征作龜
民執功百步咸淳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服服朝日
千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木
能取人子曰君何為不親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
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少之
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少可眇也如艾而夷
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豺狼焉深
之其地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
才矣兄才色修聲不視聞怪物怪命不改志舌不
更氣君兄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也事必與食食
必與位無相起踰昔度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
如此

虞戴德

子曰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
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
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
者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
他人則如何子曰否近則不能背商彭及仲傀政

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抑抑則揚揚
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耐懷袍
褐也行不越境

詰志

子曰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以傷事
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爲災長之祿也
在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
難成虞史伯夷曰明也幽也明幽雖雄也雖雄
起明一而虞夏之曆正建丁未春於時未正
百中惟與瑞無釋物乃歲但生于東以順四時辛
于冬萬於時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辛
于九月月成歲曆再閉以順天道此謂歲虞汁月天
曰作明日與維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
曰作樂曰與維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
色不遠厥德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
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
力在國統民如怨在家撫官而國仁者爲聖貴次力
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
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

不崩解陵不施川浴不處深淵不涸於時能至不閉
厚降志翼翬欲忘搜爪鳥忘距齧蟲不螫嬰兒蟲
不食天駒雖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
家之昌國家之滅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
車不建戈遠邇咸服胤使來往地實卑極無怨無惡
率惟黎惠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憂毒以時有
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發仁實也

文王官人

子曰藍之以觀其觀其不寧以觀其不寧以觀其
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失也方與之言
以觀其志志殷如浚其氣寬以柔其色儉
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
也其言如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不足
伐其所能曰日損者也其貌直而不傷其言正而不
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之食日月曰有質者
也其貌固囁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微以故自
而志不營也深道以利而心不移也道導隔幘以威
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變易如
煩亂之而志不裕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攝以威而易

憚曰鄙心而勢氣者也。執之以物而遷驚決之以卒
 而度料引之以卒然之事不學而性辨曰有慮者也。
 難投以物難投以物難說以言知一如不可以解也。
 而不知其止無辨而自慎曰思怒者也。謂關營之以
 物而不虞虞度也於則或人以卒而思置義而不
 可遷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曰潔廉而果敢者也。
 於貨色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鋼已諾無斷曰弱志
 者也。順與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沉靜而寡言多
 稽而徐貌曰質靜者也。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
 自慎而不讓常如強之曰始如強者也。謂始如強者
 而能發發也度察而能盡曰治志者也。以其見占
 其隱以其細占其大以其聲處其氣初氣主物與物
 於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
 節心氣鄙戾者其聲嘶嘶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信
 氣中易義氣時舒智氣簡備也。簡通勇氣壯直質然皓
 然固以安偽色綬然亂以煩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
 而無余色見於外生民有靈陽言人含陰陽言人含
 也。人有多隱其情飾其偽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有
 隱於仁質者有隱於知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

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者不
 不察也。亦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事言顯以
 偽愛以為忠而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故其行
 其名如此者隱於仁質也。故其行
 物焉謂有端義之攻其勇不知者則推
 少其所不足謂有先功者因首之有不
 為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願
 讓及其所不知正也觀人之動錯辭而不進其知
 情如是者隱於知理者也。索勸人以言涉物而不
 問則不對詳為不窮色示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
 窮則為深深言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深言以為
 荷作言自驕厲以為勇內恐外悖無所不至
 見使氣自然驕厲以為勇內恐外悖無所不至。
 其說言自驕厲以為勇內恐外悖無所不至
 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好以告人乞言勞辭
 而於敬愛飾其見物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不滅於內
 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要其利故分自其名以
 私其身如此者隱於忠孝者也。陰行以取名謂其
 人比周以相譽交相譽明知賢可以微與謂其
 同而交必重已交必取其重已者也心說之而身
 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歡忠不盡惟忠盡見於

侍志新傳
二種內傷
書經

衆而貌克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也
微忽之言久而可復謂後知及商開之行而不可克
克好勝行其亡如其存謂後知及商開之行而不可克
志如同方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
迷而不相合曰至友者也心色辭容人其人其言
言無進退工能故其與人其巧其說人其速其叛
人甚易曰位志者也志者言其不一如爵位及人
質不斷斷不至言心既不能裁少其所不足謀而不
已曰偽詐者也事阻者不夷夷者不仁持而
面舉者不忠飾貌者不情隱節者不平隱節者亦謂
多私者不義謂其言者寡信王曰太師女推其往言以
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其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
其內以揆其外是故隱節者可知飾無情者可辨
質誠居善者可得忠惠守義者可知也王曰於手教
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乎非人外慎人
小辨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小辨為小子
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曰不可得學有所學不可
以辨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
辨風別四方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

志者中心
之自知也
不常醒
覺不忘

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辨別猶辨言以遂志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
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子曰辨而
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不通通
道必簡簡約也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
爾辯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
謂簡矣人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忠有九知知
忠必知中能自思也知忠必知恕能自恕也知恕必知
外內恕於外物也外知必知思思知惠必知政知政必知
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思知思必知備
用兵
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湯害之生久矣與民
皆生人合而當之氣生有和氣也公曰黃尤作兵
與子曰否蚩尤虐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
以喪厥身蚩尤憐憫而無狀者也何器之能作作
挾螯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其身者也正教者于其身
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制之
亂人與之喪厥身校惡不塞嗣武孫武子武子
思其惠必稱其仁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

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開
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
暴于天下暴及不辜殺戮無辜不祥于天粒食之民
布散厥親能相親睦疎遠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
議貸處殺以射殺去口法言法行處辟辟罪殛替天
道逆亂四貴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任重切之曆失
制攝提失方謂提攝星鄒大無紀不告朔於諸
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六蠻四夷交伐
於中國于是降之災水旱絲葛霜雪大滿其露不降
百步焉黃五穀不升民多天疾六畜皆背背病也此
續古文苑卷三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帝之世無不義

少間

公曰今日少間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
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
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吾臣事君而
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
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措手足子曰昔堯
取人民狀觀其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
以聲文王取人以度觀其志此四代五王之入人以治
天下如此成湯卒崩殷小破二十有乃有武

殷民更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耶然明視武丁
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宋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
之明惠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於樂德昏政
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窖以為民虐粒食之民忽然
幾亡乃有周昌諸侯以陸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
周昌別嫌於紂乃退伐崇許纓以客事天子客事天
也文王幸受天命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
王之德煩煩如繫諸乎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
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
續古文苑卷三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若曰不足其前必譽
其後譽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公吁焉
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子曰所謂失政者蠲
未虧蠲是與中本皆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民神猶水
土未綱也謂者猶實者猶實實以論主皆猶
王王以論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血酒其可
是父人是父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
無假人名

無假人名

以上聘聘重禮也已聘而達主璋輕財重禮之義也
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作讓矣

投壺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峭壺請樂賓賓曰子有古酒壺
看又重以樂敬辭主人曰枉矢峭壺不足辭也壺中
置小豆為其矢唯而去也

容腹修五寸

魯命弟子計口無算無微無不立無喻言若是有有
帝爵爵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元而射女強
食公爾曾孫侯氏自願

讀書奇賞 卷三 大義

公符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
王近於民達於年民不達壽於時惠於財而時親賢
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也明以承皇天嘉祿欽
順仲夏之吉日以仲春遵並大道那或為或當其
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惟免之勿志
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
息降下承永與天無極

本命

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諸天子言而後事行者扶而

易本命

子曰鳥魚皆生于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于
水鳥飛于雲故冬鸞雀入于海化而為蛤萬物之性
各異類故鸞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
介鱗夏食冬蟄既養者入窠而卵生卵生而九竅而
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骨而無
前齒齒者不食而後有羽者脂為脂而無後齒不任後也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
山為積惠川為積刑陽為德陰為刑高者為生下者
為坎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
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
耗土之人醜息土之謂沃之田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
之屬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蚯蚓之屬不食息也大魚
之性自然食水者多力而拂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
愚之屬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虎狼屬
食穀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灰而
神

讀書奇賞 卷三 大義

手九

淳熙韓元吉序云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
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

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示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載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宜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為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袁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二本屏于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傳則見於賈誼疏聞與經子同者尚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為信都太傅聖則為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于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足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訛缺謬誤則不敢改益

想其序久而傳又加外也乃刊置建安郡公庶可致焉

古文奇賞卷之三

已

春秋左傳

古吳陳仁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姬好

三年夏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

之今德可不務乎王曰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公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四年秋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恒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將小老夫老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國之陳人執之而請滋于衛請衛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滋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

羊肩假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五年冬十二月辛巳藏僖伯卒公曰叔父有德於寡人魚不勝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之命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勇則能往無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退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師之中

前後擊之盡殪死也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敗戎師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在周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勝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代許與展傳于許類考極

以之舉

仁人之言

長而妙

不食言

不辭其私

不辭其私

不辭其私

取鄭伯之旗登茅孤以先登旗名子都自下射之

瑕叔盈又以登孤登周麾而呼曰若登矣鄭師畢登

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昔謂

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

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

公以居許東倫東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遠于許君

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

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

其口于四方叔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以

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鄭大夫若寡人

得沒于地天以其禮侮謂於許無寧意許公復奉其

社稷無寧寧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晉媾其

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

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寡

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

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端用財賄無寡于許

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鄭自桓受封王室

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何

後之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

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

也許無刑法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

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桓公名執惠公子桓公弟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思遂

弑傷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

書狄狄

五年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

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沐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

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

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固心若

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伐固將先奔既

而萃于王卒聚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蔡仲

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

臨後伍伍承彌縫二十五乘為偏以中軍彌縫

陳戰于緡葛命二拒曰櫓動而鼓櫓也蔡衛陳皆曰

奔王卒亂鄭師令以攻之王卒大敗

六年春楚武王侵隨使蓬章求成焉楚軍于穀

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董成也隨伯比比楚子曰

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張而彼吾

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也漢東

一曰當兵

師之隨

少師定而
乘之心師
我而望之
我子人焉
我子人焉
庸非福也

名師見
名師見

之國隨為大隨張大也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

少師修請贏師以張之示以贏弱熊率且比曰

季梁在何益圖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君

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贏其誘我

也君何急焉此下無說

八年春隨少師有寵楚圖伯比曰可矣警有警不可

失也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遂章讓黃楚子

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

續定奇賞卷四

怒我而急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

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

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逆

關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

不許圖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少師隨未可克也乃盟

而還

十年秋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旃之弗獻既而悔之

曰周諒有之匹夫無辜懷璧其辜吾焉用此其以賈

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十一年春楚屈瑕將盟武幹二人軍于蒲騷將

與隨絞州夢了伐楚師其救官名即患之闕廉曰

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庚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

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郢郢有虞心而恃其城

莫有闕志若敗郢師四邑必離莫放口盡請濟師於

王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若之所聞

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教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

不疑何卜遂敗郢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十二年冬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教屈瑕曰絞小而輕

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誘絞之出從之

絞人獲三十人獲者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

中楚人坐其北門解路而覆諸山中伏大敗之為城

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楚人欲伐

之使伯嘉謀伺之三巡也數之

十有三年春楚屈瑕伐羅圖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

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

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不

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誦司以德而威其放以刑

也莫敖獲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

也莫敖獲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

也莫敖獲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

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象而好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象而好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象而好其不設備乎

下分據白

是謂之

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救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
之人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
之不及莫教使徇于師曰諫者有朋及驛亂次以清
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成兩軍之大敗之莫
教縶于荒谷羣師因于治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早
也皆免之

十四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讎也在十楚渠
門城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鄭以大宮之椽歸焉
盧門之椽以鄭祖廟之椽為宋

續長寄賞 卷四 七 運傳一

十五年春祭仲專鄭伯意之使其將雍糾殺之將享
諸郊雍糾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
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
而將享于于郊吾恐其有變也遂殺雍糾尸諸周氏

之江也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
奔蔡

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長勺

齊師過更來告公曰疆場之事守其一而備其不
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質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

鄭人

鄭人

男有室無相質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
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諒之以告夫人夏四
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於
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
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莊公名同和公子在位三十二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陳也更為授師子焉
子戰以伐隨將齊授兵於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

矣故臨武事將祭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
矣故臨武事將祭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

續長寄賞 卷四 八 運傳一

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滿木之下令尹闢
祁莫教屈重除道梁為奇兵管軍臨隨隨人思行

成莫教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
漢而後發喪

六年春楚文王伐申過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
之雖作甥甥甥甥甥甥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

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噬臍其
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

取餘非從還年我申還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

鄧滅之

八年夏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也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命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

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紂之二人連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

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曰捷也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勞遂田以見丘見大豕從者

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也屨於徒人費弗得鞭

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刳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

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助賊伏公而出闕死於門

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居代公曰非

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

公立無常政令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

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

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齊大夫為

九年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民師敗績公喪戎路車

傳乘而歸車也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

止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魯

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實地召忽死之管

仲請回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仲治才過侯使相可也公從之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于

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南宮牛萬猛獲萬帥師圍

毫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以曹

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御猛獲

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言萬宋

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

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

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

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

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十四年春鄭厲公自櫟侵鄆及大陵獲傅瑕大傅

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

瑕殺鄆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

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

卷四

卷四

卷四

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
 伏其辜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
 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之言納我人
 又不念寡人不親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
 人典司宗祏宗祏廟中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
 取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
 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皆非非
 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將以官爵行賂貳而可
 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十九年春楚子熊之大敗於津遂齊舉齊舉納之
 申辛齊本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初齊
 拳強諒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思而從之齊拳曰
 吾思君以兵皇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太閼守
 也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齊拳可謂愛君矣
 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也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焉國爲之師及
 惠王即位莊王取焉國之圖以焉國邊伯之宮近於
 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勝夫石
 之秩也故爲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

卷四

卷四

卷四

氏桓王季孫氏十二
 二十一年春齊命於弭鄭相命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
 自陶門入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
 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
 平王舊賜武公者原伯曰鄭伯效尤效尤其亦將有
 咎五月鄭厲公卒
 王起號守號公爲王官於珪珪項反王與之酒泉周鄭
 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擊鑑予之以鑑爲飾號公請
 器王予之爵器鄭伯猶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
 奔齊御寇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完爲卿辭曰
 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救其不閑於教訓而
 免於暴戾弛於負擔息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
 位以速官謝請以死告詩云趙趙車乘招我以弓
 士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恐取使爲工正飲桓公
 酒樂公口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夜不敢
 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
 淫仁也
 二十三年夏晉桓叔莊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焉曰
 去富子二族之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

士為魯公子謀諸富丁而去之國族惡其富也

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焉曰不可公驕若驕

得勝於我必奔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

禮樂燕愛戰所畜也而後可戰夫民樂事樂和愛親

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戰將伐

二十八年春晉獻公娶於賈無子武生秦

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子戎大戎狐姬生重

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男女以驪姬歸

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榮丑

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

積善重賞卷四 春秋左傳

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

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

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

戎且旌君伐章君之功使俱曰狄之虐莫屈於晉為都

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使大子居曲沃重

耳居蒲城夷吾居屈驪姬謀羣公子而亡之齊晉人謂之二

五耦二耦為耦以

楚令尹子元微蠡文夫人以淫寵於其官側而振

萬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日足舞也習戎備也今

今尹不尋也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

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與讐我及忘之秋子

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扶之門鄭子元聞

御獵闕梧耿之不比為旆建旆闕班王孫游王孫喜

殷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鄭示

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

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三十二年夏初公築臺臨黨氏大見孟任

之閼不而以夫人言許之晉則公生子般焉天祭

講於梁氏大女公子觀之女公子圉人筆自牆外與

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榮有

力焉能殺蓋於稷門走而自投接其肩公疾問後於

叔牙叔牙母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季友弟對曰臣以

死奉般公曰卿者牙曰慶父材成季季友使以君命命

傷叔待於鍼巫氏夫使鍼季之曰飲此則有後於

晉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在位二年

元年春秋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

可厭也不使諸夏親曜也不可棄也安安耽毒不可

可厭也不使諸夏親曜也不可棄也安安耽毒不可

也。計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二年冬十二月秋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大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公與石祁子決示以與齊莊子矢示以使守曰

以此資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章取其文曰聽於

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

人戰於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晉侯使大子甲生伐東山臯落氏克諫曰太

子奉冢祀壯猷之案盛以朝夕祀居者也故曰冢

子若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

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

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

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

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

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

乎謂告之以臨民曲法教之以官族謂不共是

恩何故廢乎且子思不孝無惡弗得立修已而不責

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有異色佩之

金玦以金玦突御戎先友為梁餘子養御罕夷先

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之半

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怨分中衣之

也兵要遠災厥權在已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

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

中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實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

色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佩玉今命以時卒冬十月闕其

事也衣之龙服色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

以遠之時以闕之龙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

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

服於社服宜社有常服矣章并不獲而龙命可知也

續文奇賞卷四 十六

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龙奇無常金玦不復雖

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故

狂夫猶曰盡敵而反之公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

諛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

素事不忠雖知其寒也惡不可取子其效之太子將

戰狐突諫曰不可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

子其圖之戰身為孝不與其危身以連舉也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

還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

教勸學授方任熊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傳公名申莊公子野公庶兄在傳三

二年秋號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

陽不懼而又有力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

而不撫其民矣以五稔可過五年也

四年齊侯以之師侵蔡潰遂伐楚楚子使

與師言曰君處海濱人處而海唯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牝牡相誘曰風言不相及也馬牛風逸亦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

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東至于海西

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舟楫

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臯也敢不共給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師進次

冬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

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兆專

之渝渝猶公之渝也音余美也專龍之一燕一燕十年尚

有餘臭香臭並處則香不勝惡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

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里克成謀姬謂

太子曰君夢齊姜太子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

昨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

地地墳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

君必斃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

必有辜君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

不察其辜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

於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

屈

六年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

將許偃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縛手於

其面手不能執大夫衰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遂伯夫大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

辭而後音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淫之諧也

初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歿與之驛使

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

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

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

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

九年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在察也言君將有亂君將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已
九年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在察也言君將有亂君將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關上信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念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思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軫音進秦伯將止之鄭慶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下垂援合拔草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踐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籥刑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新焉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左右上下皆屬新乃得通使以與戎若晉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

既而燕歸目擊馬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之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愛重其怒也我食晉言昔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繁曰不如殺之無聚怨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木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過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殷呂飴甥且召之子金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厚社稷矣其卜臧附也武代也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田之稅應入公者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國之稅應入公者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積憂詩實卷四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諸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每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泉使州長各冬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讐寧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卑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故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

刑是威焉服者懷德來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崤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昭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飢秦伯又飢之粟曰吾怨其君而於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晉始以地與置官司焉秦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續古天書實二十二年春晉大子圉質於秦將逃歸謂羣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下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寡君命也不收從亦不敢言遂逃歸高辰言于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婚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冬十一月

已已朔宋公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

宋公

楚人

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癘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若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儛可也。儛，陳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

宋公

德而唯戰是聞，其何後之有？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子是乎？得人有人，而校卒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趨衰顛顛，視武子，司寇季子。晉人伐諸齊，如齊，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地，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倍首。」愛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驕，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僂負薪。曹大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曹其首也。」子曷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

宋公

公于使
不能殺之
公于使
不能殺之

公于使
不能殺之

公于使
不能殺之

公于使
不能殺之

辭焉。公子受殽。反辭。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
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
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
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師。其過子
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響之曰。
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玉。皇則君
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
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橈。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
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
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
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
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
焉。即子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
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以謝之。他日。公享之。子犯
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
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

公于使
不能殺之

公于使
不能殺之

焉。哀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也。
及河。子犯以辭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
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鋒于
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二月甲午。晉師
軍于廩柳。泰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還。軍
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
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
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偃。呂甥
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
狄。若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
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袂猶在。女其行乎。對曰。
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
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
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
仲相。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之臣。
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
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逆夫人贏氏以歸秦伯送餉于晉三千人

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
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請以沐謂人曰沐
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信者為社稷之
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早居者國君而
營匹夫懼者其眾矣僕人以告公遠見之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伯文公妻趙衰以
妻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公請趙盾與其
母叔隗于餘子解嬀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
續其舊實本四

逆之固請詩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嬀子而
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
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
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
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辜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相
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安誰怨對曰尤而效之皐

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
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

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秦晉侯求之不獲以
繇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
晉文侯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
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
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

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
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盟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
命之有加之幣帛以請隨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
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

田晉于是始啓南陽四邑在首陽樊不服圍之倉葛
呼曰陽樊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吾不敢服也
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但取其上

秋秦晉伐都音若楚關音中克音公屈禦寇音息以申息
之師戍商密音都秦人過析隈音楚邑入而係輿人
以圍商密音人秦人過析隈音楚邑入而係輿人

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公子
儀息公子遂以歸楚令尹子王追秦師弗及遂圍陳

納項子于頓馬頓

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圖宋使子文治兵於陸渚陸渚而卑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王復治兵於蔞終日而卑輒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文侯之

酒薦賈尚勿後至不賀孫叔敖父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王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王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何後之有

二十八年春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

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獨舍於墓為將師遷焉曹人

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

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焉而乘軒者三百人

也且曰獻狀今無入僂負焉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僂傷

負焉氏魏犇傷於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縛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向前跳而越物也曲踊向後下也以手示寧乃舍之殺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

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

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秦喜怒頑能無戰乎怒楚之頑必戰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

楚子王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二十六使子玉去

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

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

玉使伯勞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執邊惡之

卒若放子玉之相蓋宗人之兵六百人也實從之子

之國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晉宋臣取二曹復

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

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

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怨雖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

卷一

集 353—764

殺之。桓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從之。
武子名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睦
 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
 君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委生曰牧不協
 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
 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暴。有渝此盟。以
 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
 武衛矣。先期入衛。子先長。將守門。以爲使也。與之
 乘。而入。公子欲大。敬音 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
 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辜也。枕之股
 而哭之。歛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亡大旗之左旗名
 通帛祁。肅好命。李此二事而不司馬殺之以狗于諸
 侯使茅茂。味 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僞先歸。士會
 攝右。秋七月丙申。旅旅愷以入于晉。軍樂 獻俘授賊
 飲。至大賁。後會討。武殺舟之僞。以徇于國民。於是太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舉而民服。三罪罪順和
 衛侯與元咺訟。審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
 士。臣不宜與晉對生故使莊子使衛君 衛侯不勝。子
 殺士榮。別鍼莊子謂審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

于京師。賓諸深。至甯子。戰納。索解。左馬。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般。衛公
 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
 不禮之。且武於楚也。晉軍山陵。秦軍汜南。侯之
 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軍師。必退公從
 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
 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
 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
 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攻以
 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
 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
 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君賜矣。許君焦瑕。東
 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
 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制 關秦
 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昌歜音昌也 白鰐。鰐音
 形。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
 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醢醢虎形。以獻其功
 吾何以堪之。
 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

漢書

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公命祀孫居帝丘

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鄩何事祀後

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止門左右免胄而下趨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

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

也也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也

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

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伯公使視客館

則束載厲其秣馬矣使見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

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

原圖猶秦之有具圖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

滅滑而還

三十二年春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

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

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成君乎先軫

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

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乎

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

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

丙以歸遂累以莛文公首于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文嬴

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

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

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

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

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

君之惠不以累臣數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

戮歟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

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

舉也不替孟明亦之過也大夫何舉且吾不以一眚

掩大德

文公名與僂公于謹法憲意

元年秋初楚子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

子上曰君之齒未也尚而又多愛黜乃亂也已立而

取亂楚國之舉也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蓋目而射聲

卷四

卷四

卷四

卷四

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

南臣商臣聞之而未察。未若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

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羊。江羊。羊音木。成上而勿散也。從之

江羊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宜君王之欲役女而立

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職曰。不能能

行乎。出曰。不能能行大事乎。若曰。能冬十月以宮甲

太子。圍成王王請食熊蹯。音而。成。文。將。有。外。救。弗。聽

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日。乃瞑。穆王立以

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前

之。

續史奇賞 卷四 春秋左傳 三

二年春秦孟明視口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月晉侯

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

居。即續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

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戰于殺也晉梁弘

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

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

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後。在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

簡伯狼曠怒其友曰孟公之曠曰吾未獲戎所其友

曰吾與女為難。殺其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土不登

於明堂。阻實所以棄外存德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

故不義之上不稱升

江市之文

之謂勇。謂死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

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子

姑待之及彭衙既陣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

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

四年秋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

之禮有罪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吾自思也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

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

也。待以為樂工所習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

也。偶及此非為我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

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故王所

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

弓矢千以覺也。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

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五年冬楚公子變滅蓼。音滅艾仲聞六與蓼滅曰舉

陶庭堅也。舉字不祀忽諸而亡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

哉

七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

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虜。公日抱太子

以啼於朝曰先君何辜其嗣亦何辜舍適嗣不立而

外求君將焉宜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

外求君將焉宜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
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之
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
何宜于與諸大夫皆患穆廩且畏備大義信已乃肯
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
克且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
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革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
納秦則實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
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遂寇如追逃軍之
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食廢膳也潛師夜起戊子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四

敗秦師于今狐至于剗首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
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
求君此必不行事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
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荀林父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
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
三年不見士伯先其人口能亡人於國不能見于此
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舉非義之也同舉故同亡
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士伯
十一年秋鄭瞞侵齊遂伐我公下使叔孫得臣追

之古侯叔夏御莊叔得縣房甥為右富父終甥

之古侯叔夏御莊叔得縣房甥為右富父終甥
其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父終甥僑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以命宜伯名宜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初宋公之世
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而班御皇父充石
其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
獲長狄縶斯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皆死故縶斯
受宋公于是以門賞縶斯使食其征稅謂之郕門晉
之滅潞也宣子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
瞞伐齊桓六年齊王子戌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四

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至衛見獲鄭瞞山
是遂亡種之
十二年秋秦為今狐之役故年冬秦伯伐晉取欒馬
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
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晉甲佐之范無恤禦戎以從
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
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
新出其屬曰史駢驍新出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
也趙盾側室曰穿封子晉軍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
軍事未諳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若使輕

者肆焉其可激怒趙軍可得一戰秦伯以侯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

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

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趙軍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

之士皆未怒也人自明日相見也史新曰使者目

動而言肆惡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

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奔之不悲也不待期而薄

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取

續古文奇賞卷四 趙宣子曰趙宣子曰

十三年春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

浮地趙宣子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

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能任在且由舊勳

之子卻成子曰賈季亂且舉大義父不如隨會能賤

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舉雍故子乃使魏

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逆請

自歸于秦泰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魏使行秦伯

御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束人之能與夫二三

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使士會士會

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必妻子為戮無益於

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幣者有如

河乃行繞朝秦大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

適不用也示已覺既濟魏人謀而還士會秦人歸其

幣其處者為劉氏處秦不歸者

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公

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于是晉侯不見

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生使執訊之通德而與之

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

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行朝敝邑以侯宣多之

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十一月克

續古文奇賞卷四 秦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執事未盡平而行十

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嬖夷子以請陳侯于楚而

朝諸君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藏諸陳

事物成陳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

正月燭之武往朝患也相夷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

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

之事君何以不免罪在位之中一朝于襄公而再見

於君公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晉雖我小國則

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

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豕不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
不擇所從急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
則以不德則其鹿也銓而走險急何能擇走險
直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銓而走險急何能擇走險
急則欲德休命之罔極晉命無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
以待於儻言欲以唯執事命之文公鄭二年六月壬
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
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舉也大國若弗圖無所
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圻池為質焉
十八年春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音之父爭田
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時歆父已死故而使歆僕
納問驪之妻而使驪驂乘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
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驪驪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
怒一扶女庸何傷驪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
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紂之竹林中歸舍爵而行飲
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公
冬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大歸而不返也將行哭而過市
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晉人謂之哀
姜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
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葬納諸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父行使司寇出

諸竟曰今日必達必達使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
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
以周旋弗敢失隊日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也以下大
宣公名倭一名接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夏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侈趙宣
子為政驟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
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樂呂及
車四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敵百人狂狡輅也
鄭人鄭人入于井發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
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軍制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教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土
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嘻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
我為政舉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
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執大馬詩雅所謂人之無良者
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
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
見叔將羊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將

晉書

卷四

八

既合而來奔言畢而遂奔宋城華元之
伯出巡功城者護曰其目其腹大奔甲而復
有皮犀兕尚多奔甲復來使其驟乘謂之曰牛則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之使奔甲復來役人曰
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夏晉趙盾救焦晉遂自掌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
大棘之役楚圖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
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若叔氏世殆
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以欲示弱

續古文奇賞 卷四 晉書 四十五

夏晉靈公不君厚飲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
九也宰夫觸音而熊蹯不熟殺之賓諸春竹器本
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
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
子繼之三進及溜屋簷中堂而後視之公知欲諫故曰吾
知所過矣將改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
賦之晨往寢門開矣趙氏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麇見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
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外傳云
于此不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

晉書

卷四

八

之其車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
禮也史記云君賜臣遂扶以下公大夫葵焉宣子
明晉而殺之盾曰奔人用犬雖猛何為剛且出提彌
明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
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宣子三年矣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
食與肉賓諸索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甲例戟以禦
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
止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
宣子木出山而復趙盾大史狐書曰趙盾弑其君

續古文奇賞 卷四 晉書 四十六

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
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
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
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則君
臣之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音于周而立之晉文
公壬申朝于武宮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臨也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國人入大臨守陴
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
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

及河商
若三

秋
父子

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敵邑孤之舉也敢
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當海濱亦唯命其請以
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于厲宣
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政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
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
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若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矣庸可幾乎還三十里而許之予潘廙音入盟子良
出質夏六月晉師拔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趙括趙
嬰齊爲中軍大夫韋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
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
林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勸民勞馬用之楚歸而動
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象而動德刑政事
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素而
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
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能勞君
無怨謫音責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
業而卒乘戰睦事不好矣薦敖爲宰孫叔敖爲今尹擇楚國
之今典軍行右轅左追車右扶輪爲戰備左前茅
慮無楚以茅爲旌中權後勁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

續古文苑
卷四

又四六
選集

將及河商
若三

死且成師以出問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

而動其其所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
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
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
等威禮不違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
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範子音入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
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
死且成師以出問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
以非夫率羣子能成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
此師殆哉韓獻子音入謂桓子曰範子以偏師陷子昭
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謂亡師爲
罪已重不如退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
人同之不如愈乎師遂濟楚子非師次子音入鄭沈尹
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
帥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參令尹孫叔敖弗
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
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爲無謀矣不捷參
之內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軻反旆伍參言
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殺剛愎不

續古文苑
卷四

又四六
選集

上未肯川命其三帥者上中車行不獲不得聽而無上慈命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音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樂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賞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蠋冒筭路柴藍縷以啓山林言楚二先君勤儉以啓士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騫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戒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律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右廣初駕雞鳴數及日中而止左受之代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潘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

趙莊子趙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趙之室知
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晉之命人
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臯于晉二三子無淹又
隨季對曰晉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
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
人謂非敢拜君命之辱絃子以爲詔使趙括從而更
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
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單車
續亨齊實卷四
又示不欲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驅疾摩壘而還
和以疑之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驅疾摩壘而還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音善矢代御執善御
下兩馬掉鞅而還使卸下車作馬正攝叔曰吾聞致
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
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
一而已僅存麋興於前射麋鹿龜其背晉鮑癸常其
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
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
鮑免止不晉魏子魏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
故師弗許諸使許之速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

及禁澤見六虞射一虞以願獻曰子有軍事
乃不給於鮮敗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盾
未得且怒於失楚之政師者請挑戰弗許請
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克曰二憾皆天弗備必
敗此子日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
師無成命和戰不決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
楚楚人乘我我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
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
軍前不敵也獲子不可上季使趙盾韓宣帥七覆
十放前趙盾故上軍不敢趙嬰齊使其徒先
具舟十河故敗而先濟濟堂既逐魏錡趙盾夜至于
楚軍席于軍門之外在左所畏以故怒使其徒又之楚子
為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
舒左廣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旂趙旂
走而走林屈湯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思二子之怒
也師也使輓車其逆之潘黨望其塵使勢而告曰晉
師矣楚人亦患王之入晉軍也遠出陳孫叔曰進
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
不知所爲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三軍走角晉師右移河上軍
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
鳩居告唐惠疾屈楚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
穀之舉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從唐侯以爲左拒以
從上軍駒伯克曰待諸子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
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
爲分謗不穀其卒而還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
蕩尸之曰也尸止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
先左晉人或以廣陳廣車不能進楚人基之脫局
續百奇賞卷四春
乘詔其二子無顧知趙旂願曰趙旂在後怒之子
命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投趙旂綏以免明日以表
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果尸楚熊負羈因知營莊子知
莊子以其族及之還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
每射抽矢策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
而蒲柳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
不得乎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

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殺臣

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殺臣楚公因之以二
還及昏楚師軍于郢音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
夜有聲兵尚丙辰楚重重至于郢遂次於郢雍潘堂
日君孟築武軍而叔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臣
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
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
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
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
和衆利人之幾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
積夜寄實卷四襄公五十二襄公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楚
宮子告成事而以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
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惡
今暴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
肥子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上諫曰
不可賦漢之役在信二晉師三日殺文公猶有憂色
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失時公曰得臣猶
在憂水歎也周獸猶闕况國相乎及楚殺子公喜
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侵林
以重楚勝其毋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
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因熊相宜僚
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還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
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
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蕭與司馬卯言號
中叔展無社蕭與司馬卯言號
鞠窮乎曰無所以禦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背井
積夜寄實卷四襄公五十三襄公

十四年夏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
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
宋在文曰鄭昭宋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
我伐之見犀而行以死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
過我而不假道不用借鄰我也鄰我亡也殺其使者
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
而起履及於室皇廢門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

晉之市言其速也秋九月楚子固宋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客覲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人是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也王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晉侯立之也及雒魏顓顓服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艸以亢杜回杜回踰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續古文奇賞

卷四

晉書

五

選傳一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皆赤狄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甲以敵免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諫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微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覲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設而整也獻子怒出而晉曰

所不此最無能涉河

十八年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仲之子武仲也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葬也門氏東門子家遷及塋壇帷復命于介將去使介既復命袒括髮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造自晉善之也

續古文奇賞卷之四

晉書

五

選傳一

古吳陳仁

春秋左傳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二年春衛侯使孫良夫石稷齊相向會將侵齊與齊

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

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

夏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思盡子

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言子國卿也陷子辱

矣附見子以衆還我此我止乃止且告車來甚衆

齊師乃止次于鞠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

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

周禮天子樂官縣四面諸侯縣三面縣南

方曲縣即軒縣也繁纓馬飾諸侯之服許之仲尼聞

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

乞師皆主卻獻子卻克舊怒于晉侯許之七百乘卻

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庸故

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

軍士燮佐上軍樂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

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宿地韓

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斃斬之

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謫也師從齊師于華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職日子以

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偕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

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

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

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禁石以投人禽之而

棄其車繫桑本焉將至齊壘乃以桑以徇齊壘曰欲

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地齊地邴夏御齊侯逢丑

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鄒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剪

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

未絕鼓音中軍自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

貫余手及肘余折折以御左輪朱股豈敢言病

邴夏曰君命臣死臣死且不避臣知君命之辱也

莊申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故進退從之此車一人股鎮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

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效也病未及死

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

以齊師敗績逐之三周非不注韓厥夢子與謂

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後齊侯曰射其左
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
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恭毋張弓喪車從韓厥曰請
寓乘韓厥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以左右皆死不
韓厥能定其右右使射中逢父與公易位
及華泉駢結于水而止丑父殺于轡中音殺
出於其下以肱卑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後
及所韓厥執紫馬前紫馬再拜稽首奉觴加辭以
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人君地下
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思齊辟而泰兩君臣
願與之命賞卷五
厚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意欲稱卿丑父使公下
如華泉取飲代為齊侯鄭周父御左車宛後
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
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御子曰人
不難以或免其君我欲之而不祥救之以勸事君者乃
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三入者
帥退入于秋今齊侯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
卒皆抽戈請目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
入齊侯見保齊侯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
若厄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司

其父免矣可若何乃齊侯以為有禮先若既
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第音第晉師從齊師
入自左與擊馬齊侯使賓婦人以紀甌音甌
王晉師地滅紀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婦人攻略晉
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賢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敵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
亦晉君之母也晉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
聞水錫爾順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物相而布其利故詩曰
續古文奇賞卷五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
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
之命也乎不然見告不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
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
徒僥敗吾子惠激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
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乎又不許請收合餘
燼昔城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
幸敢不唯命是聽齊衛諫曰齊疾我矣其友亡者皆
親職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
國寶我亦得地齊師而紂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

用原明

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車以為
晉簡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惠也敢不
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歸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
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蜃蛤易炭益車馬始用
殉重麗備梓有四門四門設棟棺有輪槍輪有飾槍上君
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
伏戎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
弃君于惡也何臣之為

九月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
不可君召諸侯以討卑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
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是罰也
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一國族
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

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蠶鄭靈公殺御叔夏姬
早賦靈侯夢及南後山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楚人
生實難其有不獲歟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
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郢不獲其尸其子
黑要悉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
使人自鄭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

屈巫臣對曰其信知璧之父伯成公之嬖也而中行
伯父之季弟也人因知璧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
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臣與襄老之尸以求
之鄭人思于郢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
夏姬歸將行謂逆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
鄭鄭伯許之及其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
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申叔從其
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賜而又有桑
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
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口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

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那大夫子反請以重
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
君謀也則忠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
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弃
之何勞錮焉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錮也乎對曰
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
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三年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
以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

子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累故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剛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繁囹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許我而使嗣宗職次及續古之奇賞卷五 歷代五傳

七 歷代二

于事而師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職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冬十一月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之笑辱也寡人未之敢任侯享齊侯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想厥也乎齊侯曰服政矣韓厥登梁將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欲其初奸苟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藏之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苟營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

乃謝天亦
焉能好

兩難結
王何貴

海國公子
出亡時說
知同

續古之奇賞
卷五 歷代五傳

七 歷代二

六年三月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古也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大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離離于是子有流溺重蹙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疚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民驕則實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續夏寺賞卷五 七年夏楚圍宋之役宣十師遣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貧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農而分其室子重昧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嬰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遣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惓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吳許之

是歲七
齊命圖

吳子壽夢手札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通吳
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一二十五人為一
乘車及一兩二十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
五人今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
之叛楚寘其子孤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代
巢伐徐楚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
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弱於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八年夏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

屏將為亂樂部為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趙武

之從姬氏蓄于公宮以其回與鄭異韓厥言于晉侯

續定章實老五 趙而無後為晉其思矣

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趙而無後為晉其思矣

二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特王之君

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

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晉侯使中公巫臣如吳假道于焉以祭丘公子立

于池上城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抗以我為

虞對曰大侵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有哉有唯

然故多人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謂况國乎

冬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聽之請緩

師文子士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如貨事

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否不得事也也焚將復之季

孫思使宣伯帥師會伐鄭

九年秋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

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

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

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

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子不知

其言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何先職不

背本也樂操上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名其

二卿尊君也後無句則

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王請先使王以

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貽之公及

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

受賂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

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勸禮小人

盡力勸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泰神篤在

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或有受神之

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後章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晉侯曰秦不與晉相好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晉如天

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志

韓之師伐晉穆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

之成也成也文公躬擐甲冑嚴疆山用險越險阻

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

德矣鄭人怒君之驕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

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之將致命于

秦文公恐盟緩靜諸侯秦穆克遠無害則是我有大

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公不與秦我君寡我

襄公送我後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晉潰散

離我兄弟懷亂我同盟頭我國家我襄公本志君

之舊勛而盟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

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是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試

成穆公是以不克違志于我僕襄即世秦穆康靈即

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
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爾盟利吾有秋
入我河縣焚我箕郛焚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
是以有輔氏之聚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徵福于
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并惡
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勛言晉水就景公即世我寡君
是以有令狐之會晉君又不辭背并盟誓白狄及
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
女伐狄寡人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
有二心於秋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
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
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共其惡焉王
曰余雖與晉出入子唯和是視不殺惡其無成德
是用賞之晉以愆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
疾首嘸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
諸侯於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
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
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十四年九月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公
之子衛以爲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薨

突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篇情曰是大子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詭術固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鱗音專第大夫聞之無不聳思孫文子父自是不敢舍其重寵寵實於衛盡其諸戚而甚善晉大夫諸亂欲以爲援爲棄十四年辭矣出奔傅十五年夏楚將止師鄭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非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十二上申叔時老矣在申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碭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子欲報楚

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氏戰

狄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六百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舉大矣不能治官敢稍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伯族也六官皆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收

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

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
子楚魏句耳與往楚于救鄭司馬將中軍
左師右師子辛將右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
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權也德以施惠刑
以正罰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
生靈塗炭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
旋不遠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
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昭無疆言民主救虜和同以聽
天子勅力以從上命故我師其闕也此戰之所
由克也今楚內奔其民而外絕其好濟齊盟而食話
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
罪人恤所底至之地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
矣姚句耳先歸子駒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可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
我師過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道能
者我若輩臣職也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
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患公不
振旅後十年其之役先軫不友命三年邲之師荀伯
不復從宣十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

楚又益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
皆楚之患也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秦狄敵楚
而已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孟孫楚以為外患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
患之范句耳趨進曰塞井夷灶陳於軍中而疏行
首領行首領為其進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何畏文
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
楚師輕窺固過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
師至日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王
卒以舊怨而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遂晦
積憂積憂在陳而驚合而加驚名領其後莫有關心
舊不必良以犯天忌其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
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伯州犂待于王後王曰
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令謀
也張幕矣曰度卜于先君也微慕矣曰將發命也法
驚且靡上矣曰將塞井夷灶而為行也皆承矣左右
執兵而下矣曰聽晉也戰乎曰未可知也晉
皆下矣曰戰勝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王曰
晉黃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王王曰
曰國士在且厚兵不可當也晉黃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王王曰

齊侯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齊侯郤至從鄆

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殺范文子立十城馬之門

以長中已
不戰不食

田君初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楚師還及瑕
楚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之敗
中故罪于王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
首曰君賜臣死且不私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
重使謂子反曰初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
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
職忘其疾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
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如請逆于晉師為

以長中已
不戰不食

食於鄭郊師逆以至晉伯成勅以先聲伯曰日不
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也諸侯遷于制田也知
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
水反諸侯遷于賴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
失軍諸士皆失

以長中已
不戰不食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大殺
馬公美之于襄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偃士魴逆
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
于清原周子曰孤雖願死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
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三子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軍臣
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
晉大夫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夷羊五等周子有兄
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三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施恩惠舍
賦歛有量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
魏顓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榮驥無忌為公族大夫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渢渢為大傅使修范
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為之法并糾御戎

校正屬馬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馬使訓
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前元祁奚
為中軍尉羊舌肸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侯
之官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
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馬使訓羣驥知禮凡
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惠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謫言所以復伯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祁
楚子辛鄭皇展侵城郕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

此所
船却其
理亦亦

復入凡去其國國迎而立之日入復其位曰復歸諸
 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宋大曰
 何也若楚人與我同惡以惠於我吾國事之也不敢
 貳矣大國無厭鄰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
 以問吾患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
 寒夷唐夷唐之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
 恩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四歲即位有德曰襄
 二年夏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辭公曰楚君
 以鄭故鄭親集矢於其目晉曰射非異人任
 續古帝實卷五
 寡人也若背之是奔力與言其誰
 瞻我免寡人免寡人言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
 貽卒于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
 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不欲違
 四年秋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
 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
 患則睦否則搆成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
 陳也諸華必叛戎貪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辛甲之為大史也武王命百官官為王闕於虞

人之歲曰芒芒義禹述蓋為九州經啓九道開九民
 有寢廟獸有茂少各有攸處德川不援在帝夷羿
 于原獸忘其國恤憂而思其虐也武不可重
 用不恢于夏家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政告僕夫
 不致虞歲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
 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
 不聳聚居賈貨易也土土可賈焉其土地所產一也
 鄰不聳民狎其楚猶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
 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惠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煩
 四也鑒于后羿而用惠度達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
 續古帝實卷五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冬十月邾人苦人伐邾滅訖仲叔孫氏
 邾所敗國人逆喪者皆壘音銀麻魯于是乎始壘
 狐貍我君小子勿朱儒是使故曰朱儒朱儒使
 我敗于邾
 五年秋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西師宰元音
 家器為備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
 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
 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齊華弱與樂齊少相卿長相假謂又卿也
子蕩然志以弓格以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
武而格于朝以勝矣遂逐之夏齊華弱奔
齊子罕曰同室操戈相攻非州也齊華弱奔
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
七年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隨正
武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
城費
冬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之盟在燕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
寡君不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
吾子其少安行孫子無辭亦無後客穆叔曰孫子必
為君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詩曰南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謂從行者也衛而委蛇必折
八年春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樊鄭
人皆曰子耳不顧曰小國無文惠而有武功禍莫
大焉楚人來討能弗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
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九年春宋災樂齊為司城以為政知將有大災
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散小居塗泥大屋陳餘
橫土塗泥巡丈城使華臣具正徒使令正納郊保
其所以使華臣具正徒使令正納郊保
左亦如之使樂端庀刑器亦如之使皇節命校正
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鉞吾定將守
之令司宮人巷伯人微宮二師令四正敬享
禮祀宗人用馬于四塘城之以夢之
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
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宮或食於心或食於
心東方宿也時極也北方之宿後時以出內火
建辰之月大火居於南方而火正之官以出內火
之月大火居於南方而火正之官以出內火
味為鶉火有味故各味心為大火
正陽伯居而正肥大火而火紀時焉
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象必始於火是以
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則亂象不
可知也
景公使士唯告乞師于樂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

半為臣若子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東叔孫氏使盡為臣其父兄歸公不然不合其政而改作也此善三家盟誼之本言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

晉晉不吾疾也晉不忌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計而使

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國與也子展曰

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

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

之使弼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

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

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

矣夏鄭子展侵宋

十三年冬鄭良宵大宰石癸猶在楚石癸言于子襄

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占凶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卑止鄭

一卿可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臣不保則

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今鄭國不和不猶愈

乎楚人歸之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何為吳謀楚故也范宣

子襄與之不德也以楚人執其公子終喪其

其通楚使也其通楚使也

數諸朝曰來姜氏姜氏秦人迫逐乃歸晉公子

州乃相善雖破苦益秦人迫逐乃歸晉公子

先君患公有不撫之田與女分而食之今諸侯之

事我寡呂不如昔者昔者晉公謂諸侯則職女之由諸朝

之事而無功焉與晉執女昔秦人負晉其眾貪

之而山也男是男有賜我南師之用極理所居豺狼

所嗥我諸侯除剪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

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

人窮與鄭盟而舍成焉於是子有殺之師首禦其上

戎元其下秦師不復無反我諸侯實然譬如捕鹿晉

人角之角其諸戎擒之其與晉賂之之我何以不

克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侯相繼于時不勝時

以從執政猶後志也意常如彼豈敢離邊也今官

之師旅毋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舉我諸侯氏出

戊飲食衣服不與華同幣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患之

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晉焉晉公謂諸侯則職女之由諸朝

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惜也於

是子叔齊子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萬事之

莫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遠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通

以無失節同之其室而乃舍之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莊櫟之役也在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齊叔向

人見叔孫穆于穆子賦苑有苦叔向還

而其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矯

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亦涇上見諸非宮孫子

人多外侯鄭司馬子矯帥師以進師從之

十楓林不獲成焉不獲成焉不獲成焉今曰馬

子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鄭人執之公徒因敗故為公徒

還晉人謂之遠是之役樂鉞曰此役也

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

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下來是而

子殺余之弟也弗遂余亦將殺之士執奔秦

夏衛獻公成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

待命日肝不召而射鴻於罔二子從之不釋

皮冠田獵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知戚孫文子

入使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小雅

何人斯居河之廣無奉無勇大師辭師曹人

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

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

歌之遂誦之劇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忘我矣弗先必

死并幣於戚并子而入見蓬伯玉曰君之暴虐于

所知也大恩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

臣敢好之雖奸之庸知愈乎言即逐君更立遂行從

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齊公如鄭

子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鄭人執之公徒因敗故為公徒

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初加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

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射曰射為育師不射為

我射為禮乎禮射不射兩射音禮而還尹公佗曰

子為師我則速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營而射之其

射音禮子鮮公母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

若何告無令大臣而與小臣謀一舉也先君有家卿

以為師保而蔑之二舉也冠之余以巾擲事先君

而暴妾使余三舉也告亡而已無告無舉公使厚成

叔弔于衛厚孫歸復命語鍼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

有人叔儀以守有母弟鮒音鮒以出或撫其內或

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音邾衛侯及其復也

邾根歸音邾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音殺

曰余不說初矣音初從君非悅余無棄而燕袖音燕

從君出其罪不多也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剡音剡孫林

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緇紇如齊音齊

衛侯音齊衛侯與之言虛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

得入矣其言費上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

聞之見緇紇與之言道緇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

夫一子者或執之或推之前率為悅欲無人得乎

六國傳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歿遺言謂子庚必城郢音郢

有城郢音郢君子謂子囊忠君堯不忘增其名音堯

疾不忘辭音疾祖授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音詩

歸於周萬民所望也

十有五年春宋向成來聘且盟音盟十一年見孟獻子

尤音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

氏音氏晉魯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音氏于兄且不

鄭尉氏音鄭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音鄭鄭人以子西

有子產之故音產氏所殺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

師伐師音師三月公孫黑音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

女父射音女嗣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音女託諸季武

子武子寅諸音武卡鄭人臨之三人也音武別言三人見師

過宋朝將私音過焉其相曰朝也音過曰無人焉相曰朝

也何故無人音過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

之相易音過淫樂之矜必無人焉故也音過言不為于至受三

歸之音過能改過

十七年冬宋皇國音宋交為大

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華者謂曰門之實與我役居父白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居於澤門以行樂者而快物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右閑處以辟樂其者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謂者乃止則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訓有祝謂之木也

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玦而

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廢弃好背盟陵虐神主

民曾臣未彪晉平公名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經賁先

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以唯

經古文奇賞卷五

五

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曾于魯濟尋溪深之

言同伐齊在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為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

子家曰吾知子如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

千乘自其鄉入魯在齊東道以入既許之矣若入君

必夫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

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魯師

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而

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也

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而寅睡

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耶

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此別也夜遁馬齊師

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

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速大車以塞陞而殿

姑先乎乃代之殺衛殺馬於隘以塞道其欲使首

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其也曰止將

焉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其也顧曰殖乃止將

晉州綽曰有如日不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

其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甲下而縛坐于

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

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榮盈以下軍克郭趙

武諱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魯大

伐齊門之秋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大

子門中以孟莊子斬其櫛音以爲公琴已亥

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南士弱率諸侯之師焚

中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非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

門於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閭示

不齊侯駕將走郵棠齊太子名與和榮扣馬曰師速

而疾略也略其地無將退矣君何恩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犯之而行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淮南及沂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即祝曰大毋侵

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

取邾田自瀨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

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

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聘古

物以先故荀偃瘳疽生瘍於頤濟河及著雍病

目出出大夫先歸者皆及見士旬請見弗內請後

續宴齊賞卷五春秋左傳

曰鄭甥可即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合日明宜

子盟而撫之曰事吳吳微敢不如事主猶視察懷子

樂曰其爲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

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

之爲丈夫自恨以也

李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兵作林鐘鐘鐘聲應林而

銘魯功焉賦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惠

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明謂可銘也大夫稱伐其

之勢今稱伐則下等也此爲最下計功則借人也言

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

作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昭明而懲無禮也今

諸侯入之力以救其成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

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二十年夏衛甯惠子疾召悼子甯曰吾得罪於君悔

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若入則掩之掩其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可爲若不能

猶有鬼神吾有穀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

卒

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邾來奔季武子以

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

賊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詰又不能季

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

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盜焉何

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求外盜使訖去之將何以能

庶其竊邑邾邾以來子以婦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

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

次是彼與焉其小者未蒙劍帶是實盜也賞而去之

且或難焉紀也聞之在上位者謂濯其心當以待人

就皮其信可明後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

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

華之君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

子尹子庚卒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豫叔

曰國多難而士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馮子馮

子尹子庚卒

子尹子庚卒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豫叔

子尹子庚卒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豫叔

子尹子庚卒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豫叔

子尹子庚卒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豫叔

子尹子庚卒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豫叔

子尹子庚卒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豫叔

子尹子庚卒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豫叔

子尹子庚卒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豫叔

其少亡若何詩曰小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也樂王

叔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答

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酈言於

君無不行求故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

行祁大夫外舉不奔營內舉不失親其獨道我乎詩

曰大有有覺德有四國順之夫子覺也晉侯問叔

向之子樂王酈對曰不奔其親其有焉見叔向

周惠我無子孫保之書曰聖有慕勳明微定保夫

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惠訓不倦惠我無

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十世孫有以勸能

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孫有以勸能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

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

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變之故
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甞掠之
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
罪重於郊甸車得罪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
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靡不能保
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奔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
奔書之力而思縻之舉臣戮餘也之罪將歸歿於尉
氏討奸不敢還矣取布四體之官唯大君命焉王曰尤
而放之其又甚焉尤言逐逐而自使司徒禁掠樂氏
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

甲一 選傳二

知起中行喜州綽那刺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
鮒謂范宣子曰盍及州綽那刺勇士也宣子曰彼樂
氏之勇也余何獲焉不為王鮒曰子為彼樂氏如樂
乃亦于之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
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在平陰先二子
曰東閣之役臣左驂追還於門中識其牧豎其
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其
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其皮

二十二年夏晉人微軻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
月而我先大夫子朝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
寡君寡君思曰是行也我二年六月軻于楚晉是
以有戲之役九年楚人獵競而申禮於故已
鮮也欲從執事而思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其有禮
以以不敢攜戴於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
寡君以親魯於楚謂我敵局在晉國譬諸中木晉與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

甲二 選傳二

而何敢差池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貢重之
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燕
朝貳於楚者子展石孟歸而討之此亦梁之引
年在平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晉
耐與與楚間二年間若將靖東夏二十
月又朝以聘車不朝之間無歲不聘不從
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庚君至無日不
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楚河不
若不論其患而以為口實不
而窮為仇讐則成仇讐也忘君

卷五 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九月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宗老宗人立
以之而便燕官薄祭祭以特羊毀以少牢以一時祀
三年春秦足以供肥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
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
子在敬成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哉詩

何樂而用成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上王每

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辜也王曰

新古交利也卷五 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爾將討焉爾其居乎爾能止

對曰父戮子居若焉用之洩命重刑為君命臣亦

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觀觀起觀起於西竟子南之

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

也命三日奔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

與殺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平父事吾吾

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遂子馮為令尹公子餘為司

馬屈為莫敖有寵於遂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

他日朝與中叔豫言弗應而還從之入于人中叔

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曰我於朝

吾恐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夫我也對曰吾不
免是懼子恐與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
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觀自御而歸不
能當道遂子德與至謂入人者曰吾見中叔夫子所
謂生歿而肉骨也自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
然請止移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十三年春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祈歸父滕之

以蕭獻樂盈及其士蕭中有納諸曲沃樂氏樂盈夜

見晉午曲沃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典之

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

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于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觸

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盈盈何如對曰得

主而為之歟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而行又言皆曰

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申

因魏獻子魏以書入絳初樂盈在魏莊子終於

下軍獻子終私焉魏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

宗氏成八年莊難韓趙方睦韓趙睦中氏以

以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而固與范氏和

有魏子中氏知悼子少而聰于中行氏中行氏

和與和與魏氏及七與大夫與

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
子懼桓子曰本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
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其利多矣既有付權又
執其柄將何患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
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王鮒使
宣子望緣計往三婦人皆以如公樂氏有內應也
不公以如固宮觀備守者范鞅逆範舒取之則成
列樂氏將逆樂氏矣樂氏趨進曰樂氏師成以入鞅
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樂氏持
帶樂氏遂超乘此上轅右撫劍左援帶之命驅
之出侯請所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下執其手
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以書其罪
樂氏之力臣曰督我國人恩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
用書氏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
書者有如此乃出豹而閉之門外督戎從之踰
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
在臺後之樂氏乘也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
死之令其死戰也鞅用劍以帥卒殺樂氏退攝
車從之遇樂氏曰樂氏免之死將誰女於天樂氏下
樂射之不中又注焉矢則乘槐木而覆根而或以

之
穆子武子無適子公州公長而愛悼子穆欲立之訪
于申公曰彌與範吾皆愛之欲擇焉而申之申
謂趨退歸盡室將行它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其敵
申而行乃止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
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其前重席
新樽累之使樂孫之仲子降通之大夫皆起及旅
而公鉅使與之尚飲而公鉅失
色公鉅李氏以公鉅為馬正馬而不出罔子
續水音賞也卷五
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忠
不孝不忠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而信
季氏可也則何有之茲回不軌禍信于民可也
公鉅然之敬其朝夕恪恭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
以其件之其能事盡舍旂之故公鉅氏富出為公左
宰用季氏家孟孫惡滅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驕盟
點好羯也于孫子孫日從余言必為孟孫
三云羯從之孟孫子我豐點謂公鉅曰公鉅所也
氏使孟氏與公鉅謂季孫曰孫子孫所也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處已卯孟孫

不齊

1. The first step i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r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This involves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and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task.

1

不穴於寢廟

不穴於寢廟人多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

焉寧將事之復事之非鼠則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

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能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

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謂其長

二十四年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蹀致楚師求御

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成之曰大國之人

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

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踴躍而鼓琴

琴示開眼近不告而馳之言其

入壘皆下搏人以投言其

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言其

復踴躍而鼓琴曰公孫同來兄弟也義如胡再不謀

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

公孫之恥也

二十五年春齊棠公棠公之妻東郭姬之姊也東郭

偃臣崔武子棠公欲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妻而美

之使偃取之為已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

取也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崔子固是

若爲已私欲而爲已亡非其私暱嬖誰敢任之曰
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歎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
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
莒古社叔孫宣伯如之在齊也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齊也
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
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之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
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
帝乃歎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
弑其君崔子殺之其第嗣書而歎者二人其弟又書
續古文奇賞卷五春秋左傳五十二
還間丘嬰以帟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鮮虞推而下之推下要妻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
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會中狹將舍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思我言道狹
遂舍枕樂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會中謂嬰曰
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謂莊公
于且郭不詳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音微去聲
不歸不詳行人下車七乘送葬不以兵甲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二年

則我周之自由至于今是賴晉乃周之男國謂之
 亂蔡人欲立其出五年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
 蔡人殺之出諸公我又與蔡人奉戴鵬公至于莊宣
 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今陳忘周之大惠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
 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徃年之告告
 本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五年當陳隧
 首井堙本川敝邑大思不競而時大姬之天誘
 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舉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
 續文祈賞卷五
 口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皇所在各致其辟且
 昔天子之地一圻千里列國一同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國
 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
 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音布命
 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
 王命故也士莊伯音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
 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
 陳之功謝受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音陳本成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不言誰知其
 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

楚爲掩十馬爲司馬子木使庖賦數甲兵甲午爲掩
書土田土地度山林量材以鳩藪澤鳩聚穀澤使民
以備辨辨別京陵絕高曰京大阜曰陵表淳鹵表其鹵鹵之
田獵田獵辨辨別京陵絕高曰京大阜曰陵表淳鹵表其鹵鹵之
數掘濠掘濠有流濠者規儼規儼緒下濕之地及町原防
廣平廣平防防濠濠也也防防濠濠也也防防濠濠也也
得方止得方止如井田如井田爲爲小小量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色
井行沃井行沃爲爲小小量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色
也也賦車兵士徒兵卒甲楯之數旣成以授子木禮
也也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四年門于巢

子之大叔曰烏乎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小雅言今我不能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
自容何暇念其後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可復
今寧子視君不如奕基其何以免乎奕者舉基不定
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
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公及公室之卿族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

子貞言云使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

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
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

續古文新賞卷五

集三年暴骨子貞道三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姦

以事君者為行人而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故
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
思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
無卑乎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辭敬奴公及嬖令之

對曰君無信臣思不免敬奴曰雖然以吾故也昔

何厭公使與衛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
公使子鮮子鮮不命于敬奴以公命與衛喜

若言曰苟友政由氏祭則寡人祭祀而已衛喜

遂伯王伯王曰瑗去不得若之出故問其入

從近聞出告右宰殺衛喜右宰殺曰不可瑗

兩君衛惠子遂獻公今悼天下誰育之悼子衛喜

受命于先人子惠不可以貳二十年殺曰我請使焉而

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

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矣無日矣悼子

曰子鮮在右宰殺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

焉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也

孫林父以戚如晉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

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

續古文新賞卷二

甲午衛侯人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夫夫逆于竟者執

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掛之逆門者領之

而已謂衛侯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

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問衛國之書吾子而不

在寡人問也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之對

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驕洩以從衛喜

罪一也有出者謂有居者臣不能貳道外由之言

其事君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

公使止之

楚子秦人侵吳乃為之楚子秦人侵吳乃為之至于城麇音君鄭皇頤音成成之出與楚師音成四皇頤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犂音所曰所爭若子也其言不知也問于四乃立因伯州犂曰所爭若子也其言不知也音所成皆非細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無有之責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驛尹也音所子圍曰願與王子圍也焉成怒抽戈逐王子圍乃及楚人以皇頤歸帥董父與皇頤戌城麇楚人圍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也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音所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音所其猶在也之域下其可弟從遂行秦人下之更諸從子產而後之音所夏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面之拜諸楚音所之妻取以入名之曰奔奔而之妻取以入名之曰奔奔音所與之食公見奔也而視之尤音所與之食公見奔也而視之尤音所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音所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音所晉過宋太子知之請禁享之公使往伊戾曰夫不惡女乎音所夫謂對曰小人之事君子音所夫謂對曰小人之事君子音所

楚遠好之不近近以待命敢有亂心乎縱有其世外其共其內音所外其共其內音所坎用牲加書徵之音所坎用牲加書徵之音所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建公夢則則信有焉問諸夫人音所公夢則則信有焉問諸夫人音所問之公曰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音所問之公曰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音所謂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音所謂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音所過期乃繼而疾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音所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音所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音所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音所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音所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音所王曰君之妾奔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音所王曰君之妾奔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音所二十七年夏晉楚爭先音所二十七年夏晉楚爭先音所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也音所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也音所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惠以非歸其尸盟也音所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惠以非歸其尸盟也音所也子務惡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音所也子務惡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音所小國主楚為晉細楚敵尸盟自同於不亦可乎乃左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音所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音所

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
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
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惠何如對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我能節神人宜其
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
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二十八年秋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政則
以其內實遷于盧蒲葵其易內而飲酒數日國
輿朝焉氏謂其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人
續哀公實卷五
出奔者故反盧蒲葵祭臣子之有寵妻之慶
舍之士謂盧蒲葵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
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
惡識宗如賦詩者其不與而慶舍王何而反
之二人皆愛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曰雙鶴夫大
之人竊史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內而以其泊
續哀公實卷五
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晏平仲
凡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小我
有盟可也子家歸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言止

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
子謂桓子文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黑房
兵之本百車於雅禮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
已善其不志於貨盧蒲葵王何卜攻慶氏爲示子
之慶兆曰或卜攻晉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
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
字之毋疾病請歸慶季則卜之示之兆曰或奉壺而
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封
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
續哀公實卷五
子家封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
捷矣祭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兵請止之
祭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外之廟慶舍治事盧蒲
葵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娶爲尸慶
氏爲主獻盧蒲葵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
宮陳氏鮑氏之困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
甲束馬而飲酒且觀慶至于魚里慶在魚里樂高
陳氏鮑氏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櫓擊扉三櫓
以新盧蒲葵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
以長廟櫓動于堯以組帝投殺人而反

殺慶繩即麻嬰公。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煩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櫟，里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形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必祭，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不說，刺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貴，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卷五

卷五

二十九年夏，范獻子來聘，拜城祀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類莊叔為一耦，鄆鼓文黨叔為一耦。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侵紀而弗歸也。晉侯以晉悼夫人杞女也，愠曰：齊也。叔取貨於齊，故不歸。先君公仲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是以大若井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

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貳，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馬用老臣。

莫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于周樂。魯以周公故，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人哉，始基之矣。王休猶未也。治于天下，然動而不怨矣。文王受命，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

也。公淫亂，諸公滅之，民猶秉義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脩風乎？為之歌，王雅曰：美哉思而不怨，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煩瑣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曲曰：美哉鴻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為之歌，泰曰：此之謂夏聲，起自西成，至秦大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襄公至周，東遷為之歌，魏曰：美哉風乎，中庸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惜其國小，為之歌，唐曰：思深哉。

卷五

卷五

後漢書
卷之五

卷之五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今之
後漢書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無君故其能人
乎自鄧以下無議焉也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
怨而不言也其周德之衰乎周之衰也
先王之遺民焉以有糾紛焉之歌大雅曰瞻彼淇
水而有不似曲而不屈通而不屈達而不屈遠而不
淫復而不厭新日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廢廣而
不宜自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以守之而
不流以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也
後漢書卷之五
德之所同也見錄象傳南宮仲卿曰美哉
哉猶有憾也見錄象傳南宮仲卿曰美哉
其若此乎見錄象傳南宮仲卿曰美哉
聖人之難也見錄象傳南宮仲卿曰美哉
禹其誰能修之見錄象傳南宮仲卿曰美哉
之無不歸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遠也如以加
於此矣視止矣若有它樂吾不敢請已其意以加
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安平仲謂之曰子之
政無已無政乃免子難齊國之政將有
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焉以見

後漢書
卷之五

後漢書
卷之五

子身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痛帶子
產新衣焉見錄象傳南宮仲卿曰美哉
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
敗道術說遂瑗史狗史鱗公子荆公孫赤公子朝曰
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子聞鐘
聲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子
獲舉於君以在此愚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
也猶燕之巢於幕上至君又在殯未葬而可以樂乎
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
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
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
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三十年春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
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驪良方爭未知所成
子產良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
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子皙好在上莫能相下也
雖其和也猶相猜惡也惡至無日矣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婦人誤年
衣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將有疑年使之年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

成未更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曾都成子于

承匡之歲也文十是歲也狄伐魯叔孫叔于足乎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地也自也而皆以名其子

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古亥字二畫在

如等下二如身下亥上二畫是其目數也士文伯曰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

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告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山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

之卑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

續史記卷五使為君復陶上水以為絳縣師師長而廢其

與尉以其役于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

武子曰晉未可喻也喻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

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

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喻乎勉事之而後可

六月鄭子產如陳游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

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

君弱植公子後大子卑大夫教政多門以介于大國

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鄭伯有者酒為寇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

牙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松谷

射布路而罷分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

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

雍梁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于皮曰仲虺之

志云亂者取之古者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

志云亂者取之古者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

產就直助直三家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

誰知所敵或主強直難子產生三家未幾則伯有

力始成吾所欲以無所幸且子產欲伯有氏之死者

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

續史記卷五印人不我順子產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

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蔡卯子石印入皆

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

人於師之梁城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

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

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

子西之子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

及此子皙伯有者吾從天所與伯有殺于羊肆子產

徒之枕之而哭之飲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聞者

既而奔諸手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國

復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城晉求讓惡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昭十三年

秋立敬歸之弟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亥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去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卿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平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哀相如故衰

重公十九年矣猶有

重公十九年矣猶有

重公十九年矣猶有

重公十九年矣猶有

重公十九年矣猶有

重公十九年矣猶有

重公十九年矣猶有

重公十九年矣猶有

重公十九年矣猶有

重公十九年矣猶有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其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子馬也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遂盜充斥無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其閭閻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令吾子壞之雖微者能成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經完其館以舊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具命寡君使何謂命對曰以敝邑臨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常居也故以以來會時事達執事之不聞而不得見又不獲命不知其時不敢輪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命也

非薦陳之不敢輪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

朽蝨以重敝邑之舉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

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殿繕修

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場圻以時墾墾宮室以時

塗者瑱諸侯賓至而設庭燎設火僕人巡宮車馬有

所賓從有代食中車脂轄以貽諸客之車則隸人

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

亦無廢事賓得速去憂樂同之事則廵之行教其不

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舊患寧復有不畏寇

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

人如門不客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

戒也此皆實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

藏幣以重舉也故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

夷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

懼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

之垣以藏諸侯也夫是吾舉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歸諸侯之

館

吳子使屈狐肅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曰吳之州

宋季子其果立乎巢伯諸樊二十二年吳滅吳

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其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災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志其語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譏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備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速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也不如吾聞而禁之也也爲

結古文賞
卷五
春秋左傳

七十一
經傳

不然明日幾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ZW 21181000584891